

卡歇尔·拜伦的职业

CASHEL BYRON'S PROFESSION

【英】萧伯纳著

韩祖铎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CASHEL BYRON'S RROFESSION

卡歇尔·拜伦的职业

〔英〕萧伯纳著　韩祖铎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妙夫
责任编辑　仇知白

George Bernard Shaw
Cashel Byron's Profession

根据美国卡克斯顿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丛书的《乔治·萧伯纳小说选》（1946年版）译出

卡歇尔·拜伦的职业

〔英〕乔治·萧伯纳著　　韩祖铎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境）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插页4　字数189,000　印数00,001—39,6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185　定　价：1.20元

译者前言

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是举世闻名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小说家、评论家。

1856年7月26日，萧伯纳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市一个小公务员的家庭里。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境窘困，十五岁便当抄写员、出纳员，工作了五年。这期间，他对音乐、歌剧、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二十岁时去伦敦谋生，并致力自学，常去大英博物馆图书室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1879年，萧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写了《未成熟》、《不合理的婚姻》、《艺术家的恋爱》、《卡歇尔·拜伦的职业》、《业余社会主义者》五部小说。这几部小说，象简·奥斯丁早期的几本著作一样，写成后没有很快得到出版家的赏识。于是，他的兴趣转向短文，为《明星报》写音乐评论，为《星期六评论》周报写剧评和书评；同时，他也从事新闻工作。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方兴未艾。萧伯纳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他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从而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1884年，他参加了成立不久的费边社，为它撰写《宣

言》，并成为这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集团的积极鼓吹者。列宁称他是“堕入费边主义者中间的一个好人”。他曾在政治、经济、伦理以及文艺等方面写了许多评论文章。1892年，他写出了第一个剧本《鳏夫的房产》，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剧作生涯。到1950年为止，他一共创作了五十一个剧本，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英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1925年，萧伯纳获诺贝尔文学奖。1931年，他访问了苏联，高度赞扬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1932年来中国旅游，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先生等会了面。

1950年，九十四岁高龄的萧伯纳仍坚持写作，创作热情不减当年。同年11月2日病逝。

萧伯纳在戏剧方面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他不愧为莎士比亚以来英国一个杰出的剧作家。但是，他的小说在我国鲜为人知。许多知名人士对他的小说给予较高的评价。恩格斯说过“萧作为小说家是很有才能、很机智的”。英国名作家史蒂文森称颂他的小说“情趣盎然”，认为他是个“擅长叙事状物的真正天才”。而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对萧的小说尤为推崇，认为具有“非凡的魅力、幽默的情趣和绝妙的讽刺性”，甚至说萧是个“误入剧作之途的伟大小说家”。

萧伯纳的小说，除了前面提及的那五本以外，还有后来所著的《黑女求神记》和《短篇小说集》。在他的七部小说著作中，《卡歇尔·拜伦的职业》是比较成功、深受欢迎的一部。这部作品，《朗曼英国文学指南》誉之为萧的最有名的一本小说。

这部小说的主题，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涉及一个人的职业问题。对于职业——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向来有不同的看法。从十九世纪

英国资产阶级、贵族的观点出发，象样的职业莫过于当官，做牧师、律师或医生，对其他行业都不屑一顾。至于拳击业则被认为是尤其卑微低下的行当。卢西恩·韦伯对拜伦的诋毁正是资产阶级、贵族的职业偏见的大暴露。韦伯一口咬定，干拳击这一行的必然出身低贱，是屠夫、丘八、侍卫之流的粗汉，象赛马、斗鸡之类的动物，他们天性暴戾，冷酷、野蛮、贪财、欺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对拜伦职业的否定实际上是对他的身世、人格、品质的全面否定。

对于拳击这种职业，拜伦是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独特的见解的。他慨叹：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拳击式的战斗；要生存，就要学会战斗；由于擅长拳击，自己才免于堕落，才没有和伪君子、嗜杀成性的将军同流合污；作为职业拳击师，自己的人格并不比莉迪亚客厅里的亲朋戚友低下，甚至比其中的某些人要高尚得多。

职业问题，一旦与恋爱、婚姻问题相关联，就非同小可了，对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来说尤其如此。资产阶级要维护其“体面的门第”，贵族需保持其“高贵的血统”。小姐该嫁少爷，名门必配望族。身世、金钱、地位三方面条件具备，是传统的缔结良缘的基础。这种观点，在卢西恩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在莉迪亚的言行里也有所反映。拳击这个职业，平时是拜伦赖以为生的手段，交友择偶时竟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那个社会的冷酷现实。卡歇尔与莉迪亚的婚姻问题，几经波折，最后毕竟圆满解决。但是，这与其说是一曲爱情的凯歌，倒不如说是一支传统观念的奏鸣曲。因为她是在卡歇尔·拜伦的身世弄清了、职业放弃了、财产确定了（虽然她对最后这一项并不看重）以后才答应与之婚配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俩思想上的局限性。

在这部小说中，男主人公卡歇尔形象丰满，写得较有个性，女主人公莉迪亚开明、爽朗、重人品轻钱财、重感情轻权势的良好气质也跃然纸上。当她的亲友甚至仆人对地位低下的拜伦侧目而视时，她对他却以礼相待，开诚相见。

由于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刻画得很鲜明，形象勾勒得很生动，小说的主题思想也就表现得比较突出。职业问题，几乎是每个人都要碰到的问题。萧伯纳以这个问题作为这本小说的中心，将“职业”一词直接纳入书名之内，实属有感而发，可谓用心良苦。他自幼家境窘困，尝过失学、失业的痛苦。他的亲友大部分也很穷苦，有各种不幸的职业遭遇，这对他刺激也很大。青年时期，他对拳击运动很感兴趣，经常观看比赛并熟悉拳击业的内幕，同情拳击师的苦难遭遇。拳击运动职业化，正象他在后来的剧作《华伦夫人的职业》中所揭露的卖淫活动职业化一样，是萧伯纳所深恶痛绝的。因此，1882年，正当英国社会动乱不定，个人职业没有保障时，萧毅然提笔创作《卡歇尔·拜伦的职业》，以拳击业为中心，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通过那些形形色色不公正、不合理的事例，抒发他的义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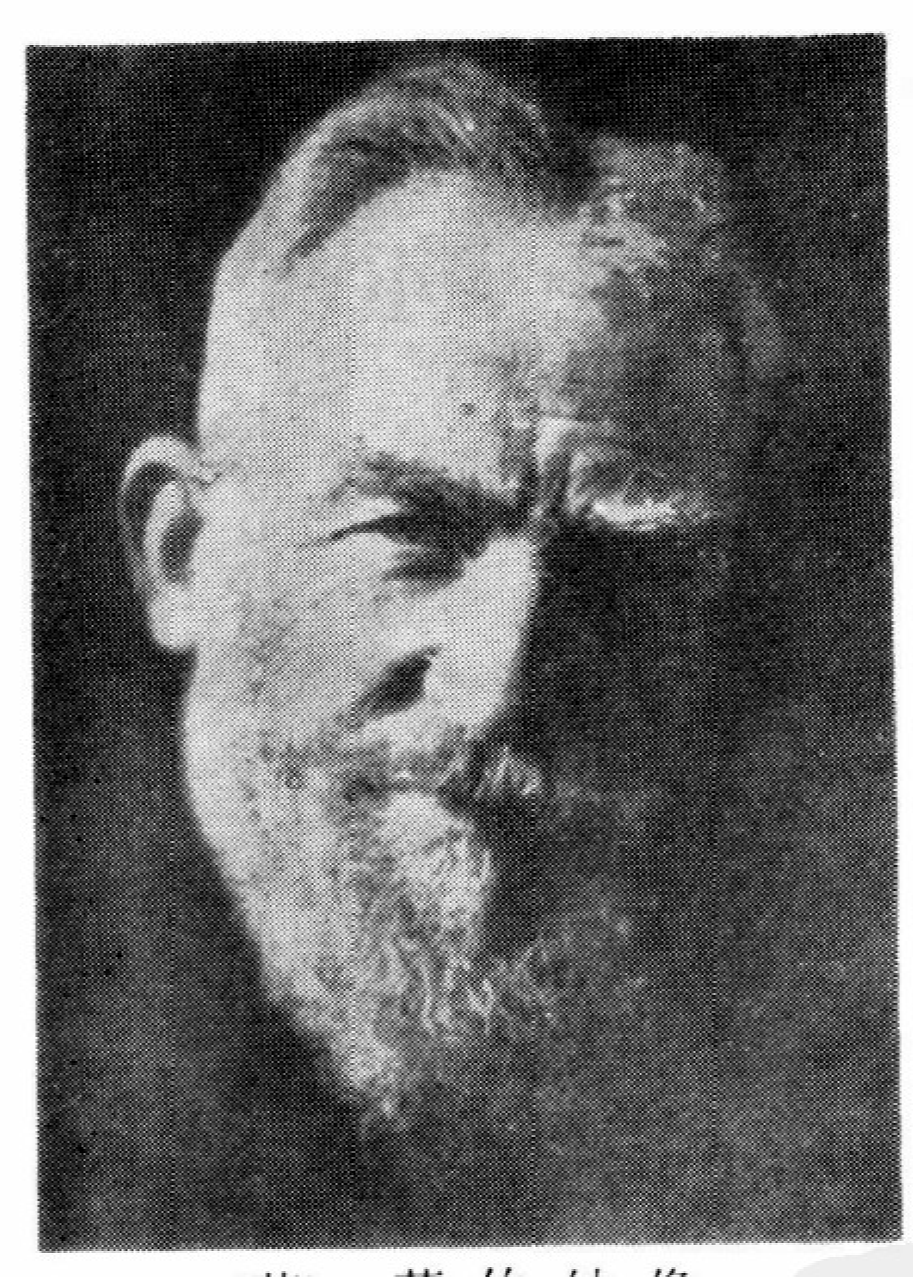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是颇具特色的。作品的结构比较严谨，重点比较突出。书中出现的各种人物四十有余，发生的大小事件也有二十多起，但小说的篇幅却不太长，事件虽比较多，但互有关联。作品语言风格也是上乘的。萧伯纳行文流畅，语多隽永，点缀于全书之中的那些讥讽、反话、双关语宛如锦上添花，为作品增色不少。这位语言大师的才华，在他二十六岁所写的这本小说之中已初见端倪。

无可讳言，作品也有其不足之处。这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发展描述得不够充分，有的地方显得突兀。最明显的缺点也许是

体现在对男女主人公婚姻问题的处理上。卡歇尔·拜伦与莉迪亚在婚姻问题上的三大矛盾一下子全然解决，这未免太迎合资产阶级的门第观念了。拳击，成为一种职业，是可悲的；尽管拜伦最后脱离了苦海，缔结了良缘，但是，职业拳击界有拜伦这样鸿运的人毕竟为数不多。帕拉戴斯的不幸遭遇，才是职业拳师生活的真实写照。

韩祖锋

1983年12月于杭州大学



〔英〕 萧伯纳像

序　幕

一

潘利公地的蒙克里夫寄宿学堂，是一所专为绅士子弟开办的学校.

从学校楼房背面凭窗远眺，潘利公地是长满荆豆和灯芯草的草地，莽莽一片，伸向西部地平线。

这是一个多雨的春天的下午。朵朵乌云在公地上空游动，从云层间隙透射出来的一束束阳光，辉映在绿黄夹杂的丛丛荆豆上。北面的群山沐浴在一阵大雨之中，显得溟溟蒙蒙；公地这边，雨后初霁，学校石板墙上的雨迹渐干。蒙克里夫学堂是一个白色的方形建筑物，以前，它是一位绅士的别墅。建筑物前面有一片培育得很好的草坪，草坪周围植有一些修剪得很齐整的冬青树。建筑物后面是一块场地，约有四分之一英亩那么大，已经圈起来专供学生们在此玩耍。在公地上漫步的人，有时可以听到界墙里的喧闹声或跑步声。外边的男孩在公地上溜达时，往往爬到围墙上向里面张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光秃秃的黄色地坪。地坪当中有块数码见方的水泥地，它已裂损得坑坑洼洼，不能给学生再作球戏之用。还有一个长棚，一个水泵，一扇被涂刻得一塌糊涂的门。楼房的背面破烂不堪，正面

稍好一些。学校大约有五十个男学生，都穿着宽领短上衣。每当这些学生们看到墙头上露出陌生面孔时，他们就乱喊乱叫地冲向墙边，对陌生人凌辱、挑衅，用一连串的泥块、石头、面团以及手边其他可投掷的东西把人撵走。

这天下午，一辆马车停在蒙克里夫学堂门口。车夫上身裹着一件白色橡胶雨衣；阵雨过后，他显得精神抖擞。屋内客厅里，蒙克里夫博士在与一位贵夫人谈话，她约摸三十五岁，衣着雅致，仪态万方，美中不足的是她的面色不好。

“没有任何进步，说来遗憾，”博士说。

“真令人失望，”夫人皱着眉头说。

“难怪你感到失望，”博士接着说。“我真诚地劝你把他送到其他——”博士忽然停顿下来。因为夫人嫣然一笑，扬起手，作了一个迷人的手势，表示反对。

“哦，不，蒙克里夫博士，”她说。“我不是对你失望，而是对卡歇尔更加恼火。因为我明白，要是他在你这儿都不求上进，那只得怪他自己了。至于说把他带走，我很难办到。假如你不再收留他，那我连一分钟的安宁都不会有。今天我走之前会和他好好谈一次，叫他检点些。再给他一次机会，行不行？”

“当然行，非常乐意，”博士大声说，这样一口答应，他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你愿意叫他在这儿待多久，就待多久。不过，”——这时，博士又严肃起来——“现在他正处在学生时代的转折点，不管你怎样敦促他勤奋学习也不嫌过分。他现在快十七岁了，还这样无心学习，我真怀疑他是否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你大概希望他在就业以前取得学位吧。”

“是的，当然罗，”夫人含糊其辞地说道，显然是同意博士的话，但缺乏自信。“你看他将来干什么好呢？你对他的了

解比我多得多。”

“嗯哼！”蒙克里夫感到为难，“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这取决于他自己的爱好——”

“决不，”夫人轻快地打断他的话。“可怜的孩子，他懂什么？他自己的爱好肯定很荒唐。很可能他要上台演戏，象我一样。”

“啊！那你是不愿意他干你这一行了？”

“肯定不。我希望他没有这种想法。”

“据我所知，他没有这种想法。他对任何学科都无所用心，我说最好还是由父母亲来决定他的职业吧。当然罗，我还不知道他听不听大人的话。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他并没有显露出什么特殊的天分。”

“可怜的孩子，他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夫人苦笑着说。见博士惊讶，她很快接着说：“其余的都去世了。”

“啊！”

“然而，”她继续说，“在物质方面我肯定会给他安排得好好的。不过，如今就业考试不及格，是难以找到工作的。他真得用功了。如果懒惰的话，必然会自食其果。”

博士显得有些为难。“事实是，”他说，“你不能再把儿子当孩子对待了，虽然在习性和思想方面他还是个孩子，但体格方面，他正迅速成长为一个青年人。这使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这问题希望你跟他认真谈一谈。我必须告诉你，在学生中，他已有些名气了，是个运动员了。体育锻炼是教育制度中认可的一部分，搞得恰当，无可非议。可是，说来遗憾，卡歇尔仗着力气过人、手脚灵活，往往要动武。几个月前，在潘利大街他跟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竟然打起架来了。这桩事没有即时传到我耳边；事后得知，我并没去注意，因为据说他是为了护卫一个

小孩子才和人家干起来的。不幸，后来他犯了更严重的过失。他和另一个学生请假同去潘利教堂。过后我发现他们的真正目的却是去公地观看一场职业拳击赛——这当然是非法举行的。除了欺骗师长之外，我认为他们的爱好也很危险；因此，我不得不严加惩处，罚他们六周不准出校门。然而，我不认为把孩子惩罚了就万事大吉。我很重视母亲的作用，她会使男孩子特有的野性变得温顺些。”

“我想他一点也不会听我的话，”夫人说，显出同情的样子，好象在怜悯博士本人的处境。“当然，我会和他谈谈的。他的叔伯辈一直好斗；他们活在世上没干过好事情。”

“请您跟他谈吧。内容不外乎三方面：要他认识努力——更加努力——学习的必要性；认识作风粗野的危害性；并且叫他谈谈自己将来的打算。你认为目前还不必过分计较他对职业的看法，我同意你的观点。天真的幻想，甚至也能用来激励青年人上进。”

“说得是，”夫人赞同，“我会给他上一课。”

博士疑惑地望着她，心想，也许她以母亲的身分亲自上一课是比较好的。但他不敢对她说出自己的疑惑；敢说又有什么用，他对女演员总有一种偏见，认为她们缺乏纯真的感情。他又怕她对儿子的事感到厌烦起来；他身为神学博士，可是和一般人一样，不愿在漂亮女人面前显得办事不力。因此，他就揿铃叫佣人去请卡歇尔·拜伦少爷来。不一会儿，楼下一扇门砰的一声开了，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博士有些激动起来，想说点什么，可是一时想不出；他默不作声地坐着，嘈杂声中扬起“拜——伦！”、“卡谢！”的呼喊声，“卡谢”是模仿缝纫用品商店里人们通常对会计的称呼。最后，传来尖锐的叫声“妈——妈——妈——啊！”这明确显示拜伦应召而来了。博

士涨红了脸，拜伦夫人微笑着。门关了，嘈杂声没了，脚步声从楼梯传来。

“进来，”博士大声鼓励着。

卡歇尔·拜伦少爷羞怯地走进来，窘迫地走近母亲身边，吻了一下她仰起的脸，这时她严厉地审视着他浑身上下。由于才十七岁，他还不知如何亲吻。他笨拙地连牙齿都碰了上去，使拜伦夫人吃了一惊。他意识到这不对头，就挺直身子，同时把非常肮脏的双手藏在上衣的窄褶里。他已长大成人了，颈粗肩宽，金棕色短发蜷伏头上。他眼睛蓝晶晶的，一脸孩子气，看样子很犟。

“卡歇尔，你好啊？”拜伦夫人威严地说道，并且望了他一会儿。

“很好，谢谢，”他说着咧嘴一笑，但不敢看她。

“坐下，拜伦，”博士说。拜伦一时不知怎样坐才好，犹疑不决地从这只椅子看到那只椅子。博士找了一个小借口就走出房间，这下子他的学生才轻松许多。

“卡歇尔，你已长大了。我担心你太笨拙、倔强。”卡歇尔脸红了，显得沮丧。

“我不知道怎样对待你才好，”拜伦夫人接着说。“蒙克里夫博士对我说，你很懒散、粗野。”

“我不，”卡歇尔绷着脸说。“这是因为——”

“这样顶撞我没有用，”拜伦夫人立即打断他的话。“我相信蒙克里夫博士说的全是事实。”

“他总是那样讲我，”卡歇尔哀伤地说。“我学不进拉丁语和希腊语，不明白学它有什么用。我跟别人一样用功——可就是经常有些烦闷。说我性野，是因为有一天我和古利·莫尔斯沃思出去了，我们见公地有一群人，走近一看，原来有两个

人在斗拳。他们到那里去斗拳，又不是我的错。”

“是的，卡歇尔，你总是有许多动听的借口。可我不允许斗拳，你必须真正用功读书。你有没有想过，每年为你付一百二十镑给蒙克里夫博士，我工作多么辛苦？”

“我是尽力而为的。老博士似乎认为一个人除了整天写些拉丁韵文之外，就不该做别的事。博士认为泰瑟姆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可他的翻译全是抄袭来的。假如我有拉、英对照读本，我也会翻译的——很可能译得更好。”

“卡歇尔，你很懒散；这我确信无疑。每年花费这么多钱却不见效果，真叫人恼火。你还是早些考虑就业吧。”

“我要从军，”卡歇尔说。“这是绅士们唯一的职业。”

拜伦夫人朝他看了一会儿，似乎对他的想法感到惊愕。可是，她克制了自己，仅仅说，“我看你还是另外选择一个职业，别破费我更多的钱。此外，你得考试及格才能从军；不读书，怎么行呢？”

“哦，时机一到，我笃定行。”

“哎呀！卡歇尔，你说话越来越粗鲁了。在家里我对你的苦心全白费啦！”

“我说的话跟别人没什么两样，”他绷着脸反驳道。“过分挑剔字眼，我看没有用处。别人老是嘲笑我说的话，对此我总是忍受。当然，这儿的人对你的一切都知道。”

“对我的一切都知道？”拜伦夫人重复着，好奇地望望他。

“我的意思是，对你演戏的事都知道，”卡歇尔说。“你怪我好斗，可是，如果我斗不掉某些人对我的嘲笑，我的日子才真难过哩。”

拜伦夫人疑惑地笑了一笑，静静地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看了看天气，说道，“卡歇尔，现在我得走了，趁阵雨

还没下下来。你务必学些东西，懂点礼貌。我看你得快些去剑桥读书。”

“剑桥！”卡歇尔激动地叫了起来。“妈妈，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

“哦，我说不上来。还没到时间。蒙克里夫博士说你好去了，你就去。”

“那要拖很久很久的，”卡歇尔说，显得很沮丧。“他不会很快放弃每年一百二十镑的收入。大块头英格利斯二十出头了，老博士才让他走。啊！妈妈，我能不能这学期一结束就走？我相信，在剑桥我会读得好些的。”

“瞎扯，”拜伦夫人断然说道。“我要你在博士这儿至少再待一年半，你如果读得象样些倒可以提早离开这儿。卡歇尔，现在你别发牢骚啦；不然你真烦死我了。我后悔，不该跟你提起剑桥。”

“我宁愿去其他学校，”卡歇尔苦苦诉说。“老蒙克里夫那么讨厌我。”

“因为我指望你在这儿读，你就只想离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要你留在这里。”

卡歇尔闷声不响，脸色阴沉，思想抵触。

“我走之前还要跟博士说几句话，”她说着又坐下。“现在你可以回去玩了。再见吧，卡歇尔。”她再次仰面让他亲。

“再见，”卡歇尔声音沙哑地说，转身朝房门走去，佯装没注意到她的表示。

“卡歇尔！”她不胜惊异地叫了一声。“你生气了吗？”

“不，”他气呼呼地反驳道。“我没说什么。我想我的礼貌不够周全，对不起；但我没有办法。”

“很好，”拜伦夫人坚定地说。“卡歇尔，你可以去了。

不过，我对你是不满意的。”

卡歇尔走出房间，砰地关上门。在楼梯下面有一个大约比他小一岁的男孩子急着向他打招呼并挡住他的去路。

“她给了你多少钱？”这男孩子低声问。

“一文没给，”卡歇尔咬牙切齿地回答。

“喔唷！”男孩子大失所望地嚷着。“那太小气了。”

“没有比她再小气的啦，”卡歇尔说。“这都怪老猢狲蒙克里夫，老在她面前说我坏话。可是，她跟他一样坏。古利，不瞒你说，我恨我妈。”

“啊，得啦！”古利惊讶地说：“老兄，这有点过火了吧。但她确实也该容忍你一点儿。”

“古利，我不知道你打算干什么；但是我想逃走。她以为我会在这儿再呆两年，她大错特错了。”

“逃走可太有意思啦，”古利笑着说。“不过，”他突然严肃起来，“要是你当真的话，我也走！威尔逊刚才给我安排了很多作业；我才不去做它哩。”

“古利，”卡歇尔显得眉飞色舞，“我真希望看到我们在公地上见到的那批小伙子当中的一个向博士直冲过去——把他击倒。”

古利忘乎所以，竟淌起口水来。“对，”他气喘吁吁地说：“最好是名叫菲伯的那个人来。一个回合就可以解决这老家伙了。我们到操场去吧；他们发现我在这儿，会骂我的。”

二

当天夜里，朦胧的月色透过云层笼罩大地，潘利公地是黑压压的一片，微亮之处一根乌木也显得昏暗不清。蒙克里夫寄

宿学堂方圆一英里之内万籁俱寂；学校的烟囱，向月的一面白蒙蒙的象个幽灵，在银灰色的石板墙上投射了长长的阴影。远处教堂传来的钟声划破了寂静，这时是十二点一刻；突然，阴影里闪出了一个人头。这是一个男孩，正在爬越嵌在山墙上的顶窗。双肩过窗时，他仰着头，一把抓住顶窗外的矮墙头，将整个身体纵越出去，然后蹑手蹑脚地沿着房顶护墙向前爬。他后面紧跟着另一个男孩。

蒙克里夫寄宿学堂的校门在教学楼正面的左侧拐角处，上端有一个高高的门廊，其顶部平坦，可当作阳台。一堵齐门廊高的墙把楼房正面跟界墙连接，并形成了校内草坪与操场之间的一个果园的部分边缘。这两个男孩沿护墙爬到门廊顶部之上时，停了下来，用钓鱼线把各自的皮靴扎好，垂放到阳台上。靴子安放好，他们就扔掉钓线，从另外一个天窗进了屋。一分钟过后，他们爬出了天窗，来到阳台，又出现在门廊顶部之上。在这儿，他们穿上靴子，往果园的墙头走去。当他们沿墙匍匐前进时，后面的男孩咕哝着。

“喂，卡希。”①

“别作声，行不行，”另一个男孩低声说道。“什么事？”

“我想再采一次蒙克里夫老妈妈的梨子；别的不干。”

“这个季节还有什么梨子，你这个笨蛋。”

“我知道。不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走这条路，卡希，以前不是常这样玩的么？嘿！”

“要是你不闭嘴，这就不是最后一次；那样你会被发现的。咱们走吧。”

卡歇尔的话还没说完就已来到界墙墙头上，一讲完随即向

---

①卡希是卡歇尔的昵称。

墙外公地跳去。他靴子触地的响声吓得古利倒吸了一口气。接着，古利低声问他有没有摔伤。

“没有，”卡歇尔不耐烦地回答。“你跳下来尽量轻些。”

古利言听计从；他生怕震动大地，吵醒博士，跳时太紧张，震得双脚缩拢。他跌坐在地上，动也不动，抬头目瞪口呆地望着卡歇尔。

“哎哟！”他立即嚷了起来。“真够呛。”

“起来，听我说，”卡歇尔讲。“我从来没见过象你这样的大笨驴。快起来！喘过气来了吗？”

“我想好了。跟你赌两便士，看谁能先跑到前面交叉路口。我说，我们先拉一下校门的门铃并且大叫三声再起跑。他们绝对逮不着我们。”

“好的，”卡歇尔冷言冷语地说道：“我看我来发号施令，好不好？注意。一、二、三。”

他们齐步奔去，约摸八分钟后都跑到交叉路口。古利上气不接下气，卡歇尔也气喘吁吁。在这儿，他们按逃跑计划行事，古利走北路，径去苏格兰，投奔他叔父的猎场看守人。卡歇尔则要去当水手，扬言如果当不成也愿沦为海盗，在海盗的粗犷强悍的声名中增添一些骑士风度，从而赢得这个行当的显要地位。

卡歇尔等古利喘息稍定才说话。

“好了，伙计，我们得分手了。”

临到要各奔东西，古利顿感孤独，前途茫茫。他想了一会儿，说道：

“不，老兄，我跟你走吧。我不想到苏格兰去啦。”

卡歇尔性格比较坚强，古利越想缠住他，他越想摆脱古利。“不行！”卡歇尔说，“我要去闯，你可不行，你身体不

够棒，吃不消海上风浪。哎，你见过水手吧，他们身子强硬得象钢铁，可他们也不大吃得消。”

“那么，你跟我去吧！”古利劝说道。“我叔父猎场的看守人是不会介意的。他是个大好人，会让我们随便打猎的。”

“那对你很好，古利；但我不认识你的叔父，也不指望得到他的猎场看守人的照顾。还有，假如我们一起逃出去，那就太担风险，说不定会统统被捉住。当然，要是能不分手，我会很高兴的，但这不可能，我敢说那样我们会被逮住的。再见。”

“但等一会儿，”古利辩解道。“如果他们追上来，我们两个人在一道就能有些办法对付他们。”

“废话！”卡歇尔说。“你真孩子气。可能至少有六个警察派出来追我们；即使我全力去拼，也只能勉强敌他两个，要是他们都扑上来的话。而你呢，一个警察也对付不了。你还是继续上你的路，不要沿铁路线走，这样你会平安无事地到达苏格兰。你看我们已经耽误了五分钟。现在我气不喘了，要走了。再见。”

古利不再坚持与卡歇尔同道逃走。“再见，”他说着沮丧地握了握卡歇尔的手。“祝你成功，老兄。”

“成功，”卡歇尔重复着，心里感到一阵内疚，紧紧握住古利的手。“一有什么消息，我就写信告诉你。可能是几个月以后，只要我安定下来。”

最后他拥抱了一下古利，松开后马上朝着通向潘利村的公路方向飞快跑去。古利目送了他一会儿，然后自己直奔苏格兰。

潘利村有一条大街，一头是个老式客栈，另一头是个新式的火车站和一座桥，中段有一个抽水站。卡歇尔在桥边阴暗处

停了一会儿，想在月色下沿着这条宽阔的大街跑过去。见周围无人，他就轻快地走起来，因为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他不可能一直跑到南美洲去。此时，在村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在走动。这是威尔逊先生，蒙克里夫学校的数学教员，他看完戏正回去。威尔逊先生认为戏院不是好场所，正人君子是很少公开进去的。他不避公众去看的只有莎士比亚的戏剧；他特别喜欢的一出是《皆大欢喜》。他认为穿紧身衣裤的罗莎琳德①比身穿裙子的麦克白夫人②要动人得多啦。这天晚上他所看的罗莎琳德是由一个有名的女演员扮演的，她这次随剧团来附近一个城镇作巡回演出是挂头牌的。戏散场后，他先回到潘利村和朋友共进晚餐，这时他正上路准备返回蒙克里夫学堂，学校大门的钥匙也信任地交给了他。他时常用数学题难倒学生，知道如何整学生，并且一直以此沾沾自喜。此刻，丰盛的晚餐后的兴奋状态和看戏后的戏弄心理，促使他处于一种更乐于抓获逃跑的学生的心情之中。当他走近村里的抽水站，他看到并认出了卡歇尔。见此情景，他立刻躲到泵后，等这个思想麻痹的逃学者走近，他就快步走出，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嘿，先生，”他说，“这个时候你在这儿干什么？哎？”

卡歇尔吓得脸色发白，仰视着他，无以作答。

“跟我走，”威尔逊严厉地说。

卡歇尔不胜哀伤地跟他走了大约二十码。然后，他停住，哭了起来。

“我回去也没有用，”他呜咽着说，“我在那儿一向不好。我不能回去。”

①《皆大欢喜》一剧里的女主人公。

②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里的主人公麦克白的妻子。

“的确是这样，”威尔逊以严厉傲慢的讥讽口吻说道。“不过，我们会设法使你将来变好点儿的。”于是，他逼着这个逃亡者继续向前走。

卡歇尔为自己的眼泪感到无比羞辱，被捉拿者冷酷而得意的样子所激怒，没走几步就表示抗议。

“你不必揪着我，”他气呼呼地说。“松手让我自己走嘛。”这位老师反而抓得更紧了，押着这个俘虏向前走。“我不会逃跑的，先生，”卡歇尔可怜巴巴地说，眼泪又流下来。“请让我自己走，”他又说了一遍，上气不接下气，同时想把脸转向捉拿者。可是，威尔逊硬把他的脸扭回去，催他继续向前走。卡歇尔激怒得大叫：“让我走。”扭来扭去想挣脱。

“得啦，得啦，拜伦，”老师说着用力揪住他，“别再乱嚷嚷啦，先生。”

接着，卡歇尔突然从上衣中挣脱出来，转身对着威尔逊，用右拳狠狠地揍了他一记。这一拳正好打在老师的下巴旁边。老师惊得目瞪口呆，晕头转向。他身子朝前一扑，脸朝下倒在地上。卡歇尔退了一步，扭动手腕想消除指关节的骤痛，同时认为出了人命案，吓得不得了。他见威尔逊动了一下，才消除了疑虑。卡歇尔余怒未消，向被击倒的对手挥动拳头，大声说：“不许你乱吹牛，说看到我哭的。”然后，他用力——其实，大可不必——把上衣扯回来，拔腿就跑。

威尔逊先生虽然不久就恢复了知觉，能够爬起来了，但半晌一动都不想动。他开始呻吟，迷迷糊糊地自信准会有人来同情他、解救他。五分钟过去了，没人来，取而代之的是增长的寒冷和疼痛。他想，假如被警察发现，他们还以为他喝醉了。再说，他有义务去报警。在晕眩和恶心之中，他挣扎着站了起来；却断定当务之急是自己去睡觉，而让蒙克里夫博士尽力去

捕捉这个流氓学生。

夜里一点半，博士被一阵叩门声吵醒，他打开卧室房门一看，原来是本校数学教员，鼻青脸肿，浑身是泥，呆若木鸡。五分钟过后威尔逊才把事情的原委向这位校长诉说清楚。于是，所有的学生都被叫醒，挨个儿点名。唯独拜伦和莫尔斯沃思两人不在。没人见他们走出去，也没人猜得出他俩是怎么出去的。有一个小孩提到天窗；可是他一见那几个爱爬窗采水果的大男孩子脸露凶相，就不敢坚持己见，反被博士斥责一顿，说他的想法荒谬。快三点钟了，才有人到村上去报警，警察当局心照不宣地把此案搁置一边，说天亮时再去处理。博士自信拜伦回到他妈那儿去了，认为没必要去寻找，就心安理得地给拜伦夫人写了一封信，把威尔逊先生挨揍的情况描述了一番，并且遗憾地表示，旨在促使拜伦少爷再次被学堂接纳的任何建议将不予考虑。

这时，追捕完全针对莫尔斯沃思而进行，因为威尔逊先生肯定古利是在潘利村外跟卡歇尔分手的。不久，有消息传来，说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曾看到"一个可能是他们要找的那个男孩。"搜寻一直延续到次日下午。那时，古利脚疼难熬、情绪懊丧的样子使人相信要找的那个男孩非他莫属。他与卡歇尔分道扬镳后走了两英里路就灰心丧气，转身往回走。离交叉路口还有一半路，他就责备自己胆怯，再度逃跑。这次，他把蒙克里夫学堂甩开了八英里，然后他离开大道，进入一片种植园，想抄近路走，却迷了路。他茫茫然地走啊走，想起那个森林中的弃婴的故事更是心灰意懒。直到清晨他才看见一个在田间干活的妇女，于是问她去苏格兰最近的路。她从来没听说过苏格兰这地方。他又问她去潘利怎样走，她可沉不住气，扬言要唤狗来咬他。碰了这样一个钉子以后，他再也不敢向陌生人问路

了。他总是迎着太阳走，随着情绪的起伏，徘徊在苏格兰与潘利之间的大地上。最后，他忍受不了饥饿、疲惫和孤独，便竭尽全力朝回走。他终于回到了公地，急急忙忙向博士低头认罪，可是博士怒不可遏，要他立刻滚蛋。古利非常害怕被撵走，便苦苦哀求博士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他的哀求毕竟感动了博士。考虑到古利是被狂徒所引诱，然后自愿返回，诚心悔悟并和威尔逊先生所谓的脑震荡之事没有关系，博士认为他会幡然悔改，也就原谅了他。要在这里补充一句，后来古利遵守了诺言，他不但是校里最大的学生，也不胜荣幸地成为一个颇为勤奋、有时甚至很懂事的孩子。

博士那封信送到拜伦夫人家里时，她正忙着，以为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把信搁在一边，想等空下来再去拆看。要不是两天后又来了一封信，问她有没有收到前一封短笺，她真的要把上次那封信全忘了。得知情况后，她立即驾车去蒙克里夫学堂，对博士谩骂一通。他还从来没受过这种窝囊气。然后，她请求他原谅，恳求他帮助寻找她的宝贝儿子。他提出，要是有人来通风报信或逮住她儿子，她应该付赏金。可是她义愤填膺，严词拒绝，不愿在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子身上多花一分钱。接着她哭哭啼啼，责骂自己太严厉，把儿子逼走了；然后，又大发雷霆，责怪博士虐待她儿子；最后她却说，要是有人把他找回来，她情愿出一百英镑，但是她再不愿跟儿子说话了。博士答应派人去寻找，其实，为了摆脱这位来访者，什么样的事儿他都会答应的。最后商妥出五十英镑赏金。也许由于卡歇尔生怕因行凶伤人罪被法院抓去故而一路提防，行踪诡秘。也许由于他在离校逃跑和他们商定这笔赏金之间的四天里已设法离开了英国，博士的追捕计划未能实现，他不得不向拜伦夫人承认失败。出乎他的意料，她客客气气地给他写了一封措辞文雅

的回信，说此事委实令人烦恼，承蒙大力协助，不胜感激之至。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

这批学生离开蒙克里夫寄宿学堂很久之后，卡歇尔这个名字在学校里仍有人怀念，说他是个英雄，创造过许多传奇式的英雄业绩，一拳打倒过老师，逃往南美洲。

三

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市内有一幢木房，门上钉了一块牌子，上写“健美武艺学校”。在长而窄的门厅通道里有一个布告栏，栏内通知说，大英帝国的前拳击冠军内德·斯基恩每日在校给有志于习武防身的仁人君子讲课。通知也提及舞蹈、修身、柔软体操诸课的收费标准，这几门课都是斯基恩夫人在学校干练的同人协助下教授的。

一天傍晚，在这所学校校门外，一个男人坐在一张普通木椅上抽烟，地上放着一把榔头和几只平头钉。他刚把一块硬纸板钉在门柱上。纸板上写着一行字，是女人的笔迹：*兹招收一名男性杂工兼会计。请入内联系。*吸烟的人身体很壮实，头颈粗粗的，比他又大又扁的耳垂还突出。他眼睛很小，牙齿却很大，双唇稍为启开着，露出得意的奸笑。他头发黑而短，皮肤硬邦邦的。鼻梁打扁了，然而鼻尖却完好无损，肥大而光滑，使得整个鼻子看起来已快恢复原来的形状。鼻梁的扁塌减弱了他面部的凶相。他心平气和时俨然是个谦逊和蔼的人。他好象五十岁上下，头戴一顶草帽，身穿一套白色亚麻布衣服。他刚抽完一斗烟，一个小伙子走到他家门柱前看硬纸板上写的是什么。小伙子穿了一件粗制的水手衫和一条灰呢裤，但都小得不

合身。

"是找工作吗？"大英帝国的前冠军问道。

小伙子红着脸回答："是的。我想弄点工作做。"斯基恩用严厉而好奇的眼光盯着他。由于职业关系他对英国绅士的举止和言谈已司空见惯，他一眼就看出这个衣衫褴褛的水手是出身于绅士阶层的。

"你大概是个学生吧，"这位职业拳击家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我上过学，可是没学到多少东西，"小伙子回答。"我想我能记复式簿记，"他望着硬纸板补充了一句。

"复式簿记！那是什么玩艺儿？"

"商人的帐簿都是这样记的。每笔生意记两次，因此叫做复式簿记。"

"啊！"斯基恩说，对这种记法不以为然，"记一次我看足够了。你体重多少？"

"我不知道，"小伙子咧嘴笑着说。

"连自己体重多少都不知道！"斯基恩嚷道。"这样生活怎么行哩。"

"我好久没称体重了，上次还是在英国称的；"小青年说，态度有些自然起来，不那么害臊了。"那时我体重一百一十六磅；您看，我只是轻量级。"

"你懂什么是轻量级吗？你受过很好的教育，大概会打拳击吧。是吗？"

"我想我是打不过你的，"小青年说着又笑了一笑。

斯基恩抿着嘴笑；这个异乡人以男孩子特有的口气把他在英国看到的一场真正的格斗（显然是指一次职业拳击赛）一五一十都告诉他。然后他描述在逃离学校的半路上如何一拳把老

师打倒。斯基恩半信半疑地听着，对他的拳式和击点盘问再三，最后才相信他说的话。谈了一刻钟之后老冠军认为小伙子还不错，就把他带进健身房，称体重，量身长，然后递给他一双拳击手套，邀他显显本领。于是，两人动起手来。职业拳师身手不凡，小伙子连打空拳，沉不住气，竟向他猛扑数次，每次他的脸部都被斯基恩的左拳击中。这只左拳，快捷而有力，简直是塞进手套里的一只铁的拳头。最后，这位拳击新手向老冠军的鼻部疯狂攻击，挥拳进逼时脚也踮起。斯基恩突然用右拳狠击一记，把这个鲁莽的小伙子打得晕头转向，踉踉跄跄地仰面跌倒在角落里，脑勺子重重地撞在地板上。他若无其事地又站了起来，还要继续战斗，但是斯基恩此时拒绝再战。不过他对新手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答应往后给予科学的训练，将他培养成材。

于是，老冠军叫人把他的妻子叫来，在他眼里，她是个通情达理、彬彬有礼的女人，因此他很尊重她。这位新来者只把她看成是个可笑的舞蹈老师。但是他很敬重她，因而更加赢得了斯基恩对他的好感。他向她叙述了逃离学校的过程：他如何去到利物浦，越过码头，躲进船舱，被带到澳大利亚来；他一路上怎样忍饥挨饿，直到被人发现；以及尽管是非法偷渡，但当他表示愿意做工图报时，还是得到了公正的待遇。为了证实他仍然愿意做工，海上经历不无教益，他立即当场要求打扫健身房。他们象儿童听神话故事那样听他诉说自己的遭遇。这个建议使斯基恩夫妇相信，他虽出身上等人家，但还愿意干粗活。因此，立刻把他的膳宿安排停当，答应每周给他五先令的零用钱。于是他成了这位大英帝国前拳击冠军的杂工、佣人、健身房管理员、办事员和徒弟。

不久，他发现这个合同不易履行。健身房从上午九点一直

开到晚上十一点，来锻炼身体的公子哥儿们不但粗鲁地把他呼来唤去，而且将学得的解数全部施展在这个陪练的学徒身上，以期改变不可战胜的斯基恩一直以来对他们本领的蔑视。他们兴味十足地猛击他，打得他前俯后仰，再把他举过双肩，任意抛掷，好象他只不过是个活靶子，专门备来挨揍的。这时，老冠军在一旁观看，微笑，懒怠履行教他防身抗击的诺言。然而，斯基恩每天给人家教的课、打的拳，他都注意学。来了还不到一个月，他竟相继击败墨尔本所有的业余拳击手。一天斯基恩随口说他逐渐变得非常聪明了，可又告诉他，公子哥儿们欢喜轻松地搞搞，叫他注意，手下留点情。除了体力上的消耗，他还得将买进卖出的手套和衬垫、斯基恩夫妇的收入统统上帐。这个差事他最感头痛，他的字写得又大又难看，象小学生写的。他也不大会算帐。后来，师傅上课时叫他做些辅助性工作，因此记帐事宜也就耽搁下来了。斯基恩夫人只好拿起帐簿，重操旧业。这样她丈夫很高兴，他一直认为她智力过人，写写算算非她不行。过后他们雇了一个中国人做杂务工作。于是，"斯基恩的新门徒"——当时人们一般都这样称呼他，很快晋升为老冠军的助理教授①，成为健身房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来到这里九个多月，就从一个积极向上的小伙子成长为十八岁的年青运动员。一天晚上，师徒进行了一席重要谈话。健身房里只有他们两人，内德·斯基恩脱去上衣悠闲地坐着吸烟，他的新门徒刚从楼上卧室下来，准备出去看戏。

"喂，我的绅士，"斯基恩开玩笑说，"你是个奇特的人，你啊。你的手套也奇特！你戴它，嫌小了。别戴着它跟人家对打，不然你可能伤了手腕。"

①在西方大学里，助理教授低于副教授，高于讲师。这里意为得力助手。

“不必太为那担心，”门徒边说边看表，发现时间尚早，就在斯基恩对面椅子上坐下。

“可以这么说，”老冠军表示同意。“可是，当你正式成为职业拳击手的时候，没有相应的报酬，你是不愿跟人家赛拳的。”

“我敢说我已进入职业拳击界了。你不再称我为业余选手，是不是？”

“哦，不会的，”斯基恩安慰着他；“没有那么糟糕。可是注意啊，孩子，我不会把没进赛场比赛的人称为职业拳击手。你是个拳击手，一个聪明而机灵的拳击手；可是拳击不是目的所在。将来有一天，如果上帝愿意，我会给你安排一场小型拳击赛，看你换下这双小手套能干出什么来。”

“我情愿早些扔掉小手套，戴得快，脱得也快，”门徒不大高兴地说。

“你真勇敢得象一头狮子，情况就是这样，”斯基恩拍着他的肩膀说。可是，门徒表情冷漠，一言不发，他听惯了师傅这样表扬学员，当他们自吹自擂的时候（这种吹嘘往往伴随着失败）。

“今天你出去给诺布尔船长辅导的时候，米尔敦①人萨姆·达基特来过这里，”斯基恩接着说，一边狡猾地盯着他看。“现在，萨姆是个真正的拳击手了，这似乎有点委屈你了。”

“我认为他没什么了不起。比如说，他经常撒谎。”

“这是职业性的毛病。我不想瞒你，”斯基恩哀伤地说。其实，门徒早就发现这种毛病了。比方讲，他从不相信师傅对

①米尔敦是美国新泽西州一县名。

他自己拳场三次败北的情况和原因所作的解说。不管怎样，斯基恩毕竟赢得了十五场拳赛，他下面的话还是无可争辩的。“人虽撒谎，但照样能打好拳击。萨姆·达基特跟埃博尼·马利打赌，说二十分钟之内能击败他。”

“可以，”门徒轻蔑地说，“可是埃博尼·马利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一个快六十岁的可怜的黑人老头儿，天天醉醺醺的，为一杯白兰地肯卖一场老命！达基特应在七十秒之内解决他。达基特不懂拳术。”

“一点不懂，”斯基恩说，“但是他很会耍花招。”

“哼！得啦，师傅，你跟我一样知道，他那一套不是什么新鲜货，臭不可闻。一个人会打拳击，有人就说他有拳术没勇气。一个人打不来拳，他们就讲他不灵光，但有花招。”

斯基恩暗自惊异地瞧了他一眼，觉得他的观察力与表达力有时简直可与自己妻子抗衡。“萨姆今天这样说过，”他说，“他说你只不过是个陪打拳击手，要是把你拉进二十四英尺见方的拳击场里，你会吓倒的。”

门徒脸红了。“但愿萨姆·达基特说这句话时我也在场。”

“怎么，你会对他干什么？”斯基恩闪着小眼说。

“我会打扁他的头；那就是我要并且会对他干的。”

“嗨，伙计，他会想办法吃掉你。”

“有可能。不过，等他把你的本领都学到手，他也会吃掉你。他知道我没钱，就尽说大话；他装腔作势，扬言一方不拿出五十英镑他是不会上场的。”

“没有钱！”斯基恩嚷着。“我知道明天十二点以前他们愿凑足五十镑来和我负责推荐的任何人上场比赛。年轻人，这对你讲是事业的开始！嗨，我头一次比赛是在托特纳姆运动场，

为了五先令；我当时赢了，真自豪。我不想强制你跟萨姆·达基特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去拚斗，但别说拿不出钱。让我对人指着一个小伙子说，‘那就是斯基恩培养出的年轻人，’于是，人们蜂拥而上，很多很多人。”

门徒犹疑不决。“内德，你认为我该和他比赛吗？”他问道。

“这不该由我来说，”斯基恩坚持己见。“象你这样岁数的时候，我知道我该说什么。不过你的小心谨慎可能是对的。说实在的，我可不喜欢看到你被萨姆·达基特那样的人击败。”

“要是我向他挑战，你愿培训我吗？”

“愿意培训你！”斯基恩回答道，热情地站了起来。“是的，我愿培训你，而且还肯在你身上花钱。孩子，你必须把他打得一败涂地，就象我的名字叫内德·斯基恩一样肯定。”

“那么，”门徒嚷道，激动得脸都涨红了，“我就与他比。如果我赢他，你得把你那冠军肩带送给我。”

“好的，”斯基恩深情地说。“别在外面待得太晚；为了你的新生活，你应滴酒不沾。明天起，你必须来参加锻炼。”

这就是卡歇尔·拜伦第一次职业性的合同。

第　一　章

威尔茨托肯城堡是个方形建筑，四角各抱有环形的棱堡，每一棱堡呈土耳其式的尖塔形，直冲云霄。城堡的正面朝西南，当中是个摩尔式①的拱，下面有几扇玻璃门，外面护有牢固的铁门。拱内是帕拉弟奥②式的门廊，其圆柱直伸屋顶，俨如神殿，拱顶有一个镂空的三角楣饰，里面有一座黑色大理石的埃及人塑像，傲然挺立，眺望天日。拱下的地面是一片意大利式的平台，其栏杆的两端各有一个石刻大象。城堡二楼的窗子与入口处一样，都是摩尔式的；可是底层的大窗是有直棂的方形凸窗。这座城堡在不学无术的人眼里可谓宏伟壮丽，可是在建筑师或稍谙建筑学的人看来它是风格低下、难以名状的大杂烩。城堡坐落在一片高地之上，四周是山丘、树林，其中三十英亩已圈为威尔茨托肯园林。离城堡南面半英里路远是威尔茨托肯镇，从这里乘两小时左右的火车可直达伦敦。

居住在威尔茨托肯的人大多数是保守派。他们对城堡总有种敬畏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论何时，宁肯不理睬一些交谊很深的老友，只要能争得这位失去双亲的城堡女主人莉迪亚·卡

---

①西班牙和北非的摩尔人的建筑风格，它体现于：马蹄形的拱门、高圆顶以及拱内外的艳丽的图案装饰。

②安德烈亚·帕拉弟奥(1518—1580)：意大利著名建筑师。他擅长设计罗马古典式的建筑。

鲁小姐的宴会请帖，或者哪怕是当众打一次招呼也好。这位卡鲁小姐是个了不起的人。她从姑妈那儿继承了这座城堡和园林，这位姑妈那时认为侄女在铁路、矿山方面资产虽已很多，但没有地产总归美中不足。莉迪亚还从嫌贫爱富的亲戚那儿得到了其他大笔遗产，因此，她现在二十五岁就成了大财主，年收入相当于五百个工人一年所得，并且无需为这笔收入报答人家什么。这位未婚女子不但养尊处优，而且博学多才，颇有名气。在威尔茨托肯，人们说她懂四十八种现代语言以及废弃了的语言，能弹奏所有的乐器并擅长绘画、作诗。既然比他们见多识广，威尔茨托肯人认为她可能真这样多才多艺。她曾多次随父亲漫游各地。父亲是个思想活跃、体质欠佳的人。他喜爱社会学、自然科学和美术。在这些学科方面他曾著书立说，颇有建树，赢得了评论家和哲学家的美誉。他的成就是通过博览群书，细心观察人情世态，旅游和看戏而取得的。在这些方面，他的女儿并不逊色，实际上更为出色，因为她越来越聪明能干，而他却日渐衰老了。他不得不在摄生的同时注意取乐。他暴躁，苛求，用艰涩深奥的课业来训练她的自制力和耐性。这种课业比她接触到的希腊和德国哲学家的文章还难懂，她把那些文章译成了英语，自己还是很不理解。

莉迪亚二十一岁时，她父亲身体状况急剧变坏，越来越依赖她。她预计，在自己时间的支配问题上，他对她的要求也会更严格。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在那不勒斯①期间，有一天，她与住在那儿的一群英国人约好出去骑马郊游。临近赴约之时，他却叫她把莱辛②的一大段文章译成英语。这以前，莉迪亚有时就反问自己该不该这样顺从父亲的管束，这次她考虑了一会儿

①意大利南部一港市。

②戈特霍尔德·莱辛(1729—1781)：德国哲学家、剧作家和评论家。

才答应。她没再说什么就去写了；但父亲很快从仆人手里截取了一封信，这是向那群英国人道歉的。他看了信后就去找女儿，她正埋头翻译莱辛那段文章。

“莉迪亚，”他说着稍为迟疑了一下。她没有看出这种犹疑是父亲难为情的表现，因为他对她说话时会羞涩，那是难以置信的。“我希望你切不要让文学翻译方面的小事耽误了你个人的事。”

她看了他一下，既有些顾忌，又感到新奇、怀疑。他不满意刚才的说法，就补充了一句：“你出去玩一个小时比为我的著述来翻译文章更重要。十分重要！”

莉迪亚思索一会儿，把笔放下说道：“手头上的事没做好，我去骑马游玩也没意思。”

“我不会欣赏你的译作，假如你的郊游因此而放弃，”他说，“我宁愿叫你去。”

莉迪亚默不作声地顺从了。突然，她异想天开地想亲吻他一下从而得体地了结此事。但是，他们对这并不习惯，她的冲动不了了之。她在马背上度过了这一天，一再思量自己的叛逆的想法，当晚译完那段文章。

此后，莉迪亚逐渐意识到在屈从父亲的许多年月里，自己不知不觉地获得了力量。开头她遇事胆怯，后来当她能摆脱父亲的管束，胆子就大了起来，逐渐任意选择学习的科目，甚至违背父亲的保守观点来捍卫艺术方面的某些新近发展。他肯定了她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再三告诫她不要只信任他而不信任其他评论家。有一次她告诉他说，她跟他争辩的动机之一是为了获得最终证明他是对的、使她心悦诚服的那种快乐。他却严肃地说：

“莉迪亚，你这样说，我也高兴，因为我相信你。不过，最好别这么说。这似乎属于讨好之术，这方面你不久可能受引

诱而效仿，因为对于所有年轻人来说，这似乎简单易行、报偿丰厚、显得亲切友善，并且标志着好的教养。事实上，这很庸俗，卑怯、自私、虚伪。这是生意人的长处，自由女公民的短处。与其让人家怀疑你阿谀奉承，倒不如把诚挚的赞誉埋在心里，不予表露。”

不久以后，按父亲的意愿，她去伦敦，在上流社会里生活了一个季度，宛如置身于一个拜金的殿堂，一个出卖贞操的市场。其他地方的拜金主义和市场交易她已见过不少；这里差不多没有什么东西使她感到兴趣，除了英国伦敦所特有的拜金方式和交易手法。不过，这种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她也为另一件事所困扰，这就是她那不期而然、能讨女子喜爱的魅力。感情容易冲动的姑娘们，她可以敬而远之，然而老年妇女，特别是那两位姑妈，她不能躲避。当她孩提时期，她们从不注意她，而今却以一味的溺爱来困扰她，以恳求和金钱诱使她离开父亲，跟她们住在一起，照顾她们的晚年生活。她娴静的性格，激起了她们要把她当作宝贝留在身边的强烈愿望。为了逃脱，她跟父亲又去欧洲大陆，不再跟伦敦通信往来。两位姑妈宣称痛苦之极。人们认为莉迪亚这样对待她们很不明智。可是，她们去世后遗嘱一公布，大家发现她俩早就相互竞争着要使她致富。

她二十五岁的那年，她一生中第一件痛心的事发生了。这就是她父亲在阿维尼翁[1]去世。即使临终前，他们之间也没有说什么表示钟爱的话语。那是一个晚上，她坐在火炉旁，面对着他朗读一篇文章。突然，他说：“我心里难过死啦，莉迪亚。我不行啦！”接着，他就咽了气。家里的仆从应铃声走进房

①法国东南部一城市。

内，失声痛哭，她好不容易才平息了他们。全体仆从觉得逢丧恸哭理所当然，认为她那种既不感谢他们、也不想效仿他们的态度有失体统。

卡鲁的亲戚们一致认为老人的一份遗嘱写得很不得当。这是一份简短的证件，执笔于五年之前，大意是说他将把他的全部财产遗留给他的女儿莉迪亚。同时，他也给她写了几条手谕。其中有一条使得大家勃然大怒，这就是他的遗体必须运到米兰[1]去，在那儿火化。按父亲遗言料理好后事，她就去伦敦处理个人的事务。林肯法律协会和法院路[2]的工作人员对她感到失望，但她办事的能力和在法律的繁文缛节面前表现出来的耐心使律师们惊叹不已。他们认为她比同年女子强得多。事情办完又能宁静度日的时候，她回到了阿维尼翁，对父亲尽最后的职责。这就是打开在他书桌里发现的一封信，上面是父亲的手迹："给莉迪亚。我的生命和我的事情最后都了结的时候，由她来看这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莉迪亚：我是千千万万失意者当中的一个。如果没有你的话，现在我应该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只是在数年以前我才意识到：虽然我一生壮志未酬，几经挫折——现在事过境迁，不须赘述，但作为父亲，我是有所得的。一意识到这一点，我就不断地考虑，你从生活中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我出于自私，多年来把你仅仅当作秘书和听写员使唤，而现在你不必以你的才华再给我尽义务，正如一个奴隶不必以强制性的苦役迫使他的肌肉迸发出的力气再为主人效劳。今天我要将事情的原由给你诉说清楚，不然你会感到委屈，认为是我居心不良，使

①意大利东北部一大城市。

②英国大法官法庭（今属高等法院）所在地。

你受这么大的罪。

我从来没有问你是否还记得你的母亲。不论何时，如果你提到这桩事，我会直截了当地把情况告诉你；可是，某种敏锐的直觉引导你避开了这个问题，我也乐于不提此事。时至今日，情况变化，继续缄默似无必要。倘若由于对生身之母一无所知因而你感到很难过的话，我劝你想开些，不要懊恼。她是我知道的最难与之相处的人。我这样说，不是由于一时感情的冲动。我对她的怨恨，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消除了，正如你读此信之际它已消除了一样。我甚至对她的、同时你也继承了的某些特点亲切地怀念起来。可以肯定，自从作为结合基础的感情破灭以来，我还没有象现在这样依恋她。六年结合期间，我总想竭力搞好关系。她却截然相反，后来我们就分开了。我答应让她随意解说分居的原因，并且让她得到的赡养费比她应得的大约多四倍。这样，她才同意你永远归属我。在这之前，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我已将你带到比利时去了。她在世之时，我们没回到英国来过，其理由是她可能、也许偏要将我以前对宗教的冷淡和厌恶作为口实，把你从我身边夺走。我不该再谈到她，但又不得不提及她，请原谅。

现在我要告诉你是什么驱使我抚养你。这不是出自一种天然的感情。那时我并不喜爱你，我明白，你会成为我的大累赘。但是既然生了你，后来跟你妈解除了婚约，我感到有责任抚养你，免得你往后为我犯下的错误吃苦受罪。我本该心悦诚服地认为她——正如饶舌者所说——是抚养你的最恰当的人。但是，我太了解她了，就毅然全力对你负起责任来。你渐渐长大成人，会为我做些事了。如你所知，我使用你时虽不踌躇，但对你的切身利益仍十分关心。我一直雇用一个文书来做那些我认为纯粹是抄写性质的工作。虽然你为我做过许多事，但是，

说实在的，我认为我从未把毫无教育价值的工作强加于你。要你花费很多时间管理我的钱财，你大概感到十分厌烦了吧？可是现在我不必为此内疚了，从生活经验中你一定已经领悟：对一个拥有大量财产的人来说，懂些财务是必不可少的。

我认为，我这样培养你不是为我个人舒适安逸着想的。长时间以来，你是个好孩子，并且是个无知之辈所谓的神童。处于象你的这种环境，任何普通孩子，也可能既是好孩子也是神童。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你的存在是我的欣慰，一种从我自身存在之中得不到的欣慰。我还没有，也不会完满地表达我对你的疼爱和胜利的喜悦之情。我喜悦的是，我现在发现，我对你尽的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责任竟然拯救了我，使我的生命和劳累不致白费。在著述上，我辛勤劳作，由于你也为此忙碌，现在我珍视的只是其中对你有教育作用的那一部分工作。当你发现我筛的沙并不比别人少，但就是淘不出金子来，你会懊悔没背叛我。请你记住，抚养你多年之后，我才感到一些乐趣，有了一点希望。当你岁数再大些，并从你妈妈的朋友那里得知我对你妈妈不好，你也许仍会称赞我，为了你，为了博得世人的好评，我改变了一些生活习惯，弃绝了一些朋友。这些习惯和朋友，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曾经使我觉得生活还能忍受，对我影响颇大。

你的未来不会影响我什么，可是我却经常想到这个问题，我唯恐你不久会发现，世界还没有为聪明而有好教养的女子提供活动的地方和领域。我年轻时，整天跟伙伴们混在一起，有意荒疏学业，不守纪律，同流合污，为的是使自己适应我所生活的那种环境。倘若我生活在熊群之中，我肯定是熊而不是人。你要提防些，别象我这样。切不要自暴自弃地一味迁就，同流合污。耐心点，注意些，否则你不轻浮也会欣赏轻浮，好

比一个人不学无术就格外艳羡你的学问一样。

我希望不久的将来你会结婚。那时，你也可能犯下一个难以补救的错误。要防止这种可能性，我的忠告，你的机敏，恐怕都无济于事。我想你不会很容易地找到一个男子来满足你那企图摆脱我们日常生活事务的愿望，我们的生活特点促使我们各自企求一个能令人信赖的、生活上的向导。假如你不称心，请记住，你的父亲虽然对你母亲大失所望，但现在却把他的婚姻看作是他一生当中最幸运的事。我也想提醒你，既然我们家里财产很多，你不必傻呵呵地计较你自己的收入，并且把择偶的范围限制在那些非常富有、不为金钱求婚的人当中。庸俗的冒险家向你献殷勤，你可别去理睬，好一些的人至少会被你的财富所惊吓，所吸引。我要你特别提防的人是所谓属于象我这种阶层的人。别以为一个只会大发议论的人必然能使你称心如意，配做你的朋友；别以为一个人懂得并且接受你熟悉的名称和学派的分类法，他的艺术观点就跟你的一样；也别以为一个人赞同你心爱的作家的看法，他的理解力就必然跟你的一样。要提防那些书本啃得多而事情干得少，或者爱啃书本、不大爱干事的人。要提防画家、诗人、音乐家以及其他方面的艺术家，当然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例外；即使他们是丈夫或父亲，也得提防。精通业务、乐于工作的人，不管是财政大臣也好，农夫也好，才是我大体上能容忍并愿推荐给你的人选。

我不打算再进一步给你什么忠告。我的想法在脑海里出现得很快，可是，认为这种想法无济于事的念头出现得也很快。

你可能感到诧异，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向你谈起这些事情。我曾试图跟你说，但没说成。假如我能正确理解自己，我写这封信主要是为了能如愿以偿，向你吐露我的一片疼爱之情。一个过分文明的人承认自己不是冷淡无情的书呆子，也会感到窘

促的；处在这种窘困的情况下，我就没有用你不习惯的那种感情表达方式来打扰你，使你迷惑不解。此外，我希望，你读到这份疼爱——我遗言中最珍重之词——的表白时，它的纯真所具有的感染力不再被庸俗的东西所玷污。

我明白，我谈得太多了；可我觉得谈得还不够。写这封信可真不容易。笔头儿虽然练过，但即使在锤炼之初，我也从未象现在这样吃力，力不从心啊——”

写到这里，手稿中断了。遗书到此为止。

第　二　章

两个孩子逃离蒙克里夫学校七年之后的五月份里，在绿油油的草坪中央的一棵雪松的树荫下，坐着一位小姐。她遮阳护肤有方，面色光润，犹如珍珠母一般。她体态娇小，温文尔雅，唇鼻显得敏感，眼睛略呈青色，双眉自然而舒展，金发稍泛红色，戴着一顶朴素的宽边草帽。她穿了一件印度薄纱衫，短袖的大褶边贴在她的肘部，双肩微露，上面围了一条披巾，透过披巾可以瞥见她的喉部隐蔽在柔软的托尔克里斯花边饰带的后面。她正在阅读一本用象牙签装订而成的书——袖珍版歌德的《浮士德》下册。

午后，阳光显得暗淡时，小姐才放下书本，沉思冥想起来，没注意有人穿过草坪向她走来。这是一位身着礼服大衣的年轻绅士。他肤色微黑，面孔长长的，严肃而冷淡，但无恶相。

“这么快就回去啦，卢西恩？”当他走到树荫下，她抬头看他一眼说。

卢西恩若有所思地望着她。她这样称呼他每每使他有些激动。凡事他都喜欢追根究底，他早就断定，内心的激动是她优美的语音引起的。其他熟悉他的人管他叫卢欣。

“是的，”他说。“我已把事情安排好了，我到这儿来是

汇报府上财务情况的，并且也是来告辞的。”

他随手拿了一把椅子摆在她身边，并且坐下。她两只手重叠地放在膝盖上，镇定心神，听他汇报。

“首先，”他说，“谈谈狩猎园别墅吧。它租出去只不过一个月。假如你还愿意的话，你可以在七月份分文不取地把它让给戈夫太太住用。不过，我希望你别这么轻率从事。”

她笑了一笑说道：“现在谁租用了？听说他们不让牛奶场工人穿过榆树林。”

“我们有口难言。契约明文规定，一旦房客租了别墅，榆林就归私用。那时我不知道你会回到城堡来，否则我肯定要拒绝这一条。”

“我们就把榆林归他们私用，但是不准陌生人通过。我们的人要通过榆林每天往返牛奶场一次。就这么说。”

“这好象很难办，莉迪亚！可是，情况似乎有些特殊——这次房客是个年轻绅士，他是来疗养的。他每天要在空旷的地方锻炼，不让人走近，只带来一个人服侍他。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同意他们独家使用榆林。事实上，有了这一条，房租已提高了。”

“但愿这位年轻绅士不是疯子。”

“别墅租给他之前我还蛮高兴，以为他会是个适当的房客，”卢西恩严肃地抱怨着。“他是由沃辛顿勋爵大力推荐的，勋爵无疑是个有名望的人，尽管他酷爱体育。那时我也象你一样对他表示怀疑。沃辛顿却担保他神志正常，并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租用别墅，对这位年轻的疗养者的行动负责。我想这个人准是读书太用功，伤了脑子啦。很可能是沃辛顿的读大学的朋友。”

“也许是。可我宁肯期望沃辛顿勋爵的这位读大学的朋友

是一个擅长骑马的人或爱喝酒的人，而不是一个苦啃书本的人。”

“你尽管放心，莉迪亚。我是相信了沃辛顿的话才租给他的。我还没见过这位房客。虽然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但我愿冒昧地间接为他回答一些问题。”

“我很满意了，卢西恩，非常感激你。我要命令，去牛奶场，说也不得抄狩猎园的近路走。这位房客离开城市到这儿来静养是自然不过的事儿。”

“第二桩事情，”卢西恩接着说，“更重要，这与你个人有关。戈夫小姐愿意接受你的邀请。不过，叫她陪伴服侍你，很不合适！”

“为什么，卢西恩？”

“不管怎么说，她比你年轻，不宜陪伴你出入社交场所。她受的教育很一般，她的社交生活局限于当地的募捐舞会。她妩媚动人，在威尔茨托肯称得上是个美人，因此她骄矜任性，你来做她的保护人她很可能并不乐意。”

“她比我更任性吗？”

“你并不任性，莉迪亚！只不过你听不进意见。”

“你的意思是我很少听取意见吧。你是不是认为我最好雇用一个专门陪伴服侍人的人——一位精力衰退、风韵无存的淑女——而免得这位年轻姑娘离家外出当女伴，二十三岁就开始精力衰退呢？”

“寻找一个合适的女伴与乐善好施是两码事，莉迪亚。”

“是的，卢西恩。戈夫小姐什么时候来？”

“今天晚上。请注意，事情还没有定下来。假如重新考虑后你决定不用她，那你只需把她当作一般客人对待，闭口不谈此事，问题就算解决了。至于我，宁愿要她姐姐；可她姐姐不

愿离开戈夫夫人，戈夫先生刚去世不久，夫人还没从悲痛中解脱出来。”

莉迪亚若有所思地望着手里的书，似乎要解决有关戈夫小姐的问题。随即，她断然说道：“你能否猜得出，刚才向我发表高见时，你使我想起歌德笔下的谁来着？”

“刚才向你——这两件事毫不相干！我好久没读歌德的作品了。你大概想到魔鬼靡菲斯特吧。可我无意挖苦人家。”

“不，不是靡菲斯特，而是瓦格纳① ——不过有所不同。瓦格纳是以靡菲斯特，而不是以浮士德为榜样。”从他的面部表情，她看出他还没领会她的意思，于是，补充说道：“我在赞扬你哩。瓦格纳代表着一种非常聪明的人。”

“这条补充说明似乎没有必要，”他稍带讥讽地说。“我很明了你对我的看法，莉迪亚。”

她瞅了他一眼。发现她眼里流露出不安的神色，他不大高兴地摇摇头说：“现在我得走了，莉迪亚。戈夫小姐没来以前，还是你自己照管这个家吧。”

她向他伸出了手；他握手时，灰白的面颊上泛出一片红晕。然后，他扣好大衣钮扣，心情沉重地离去了。他走远时，她见他光洁的礼帽被太阳照得闪闪发亮，但他高贵的大衣却暗淡无光。她叹了一口气，拿起《浮士德》继续读。

过了一会儿，她感到坐得累了，就站起来，在花园里漫步了近一个小时，寻找她童年时期来姑妈家作客时游玩的地方。她认出了那个巨大的、摇摇欲坠的巫师祭坛，这以前曾使她联想起《天路历程》②里的西奈山快要倒压在基督徒头上的情景。前面是一片沼泽地，她看了它一眼，可是没走近，她曾经

①《浮士德》里的一个人物，是浮士德的学生。

②英国作家约翰·班扬的宗教寓言式作品。

在那儿把长袜弄得满是泥巴，被保姆讲了一顿。然后，她来到一条幽深的林荫道上，路面是绿油油的一片草皮，东西走向，一眼看不到头。这里大概是她财产中最宜人的地段，她早就打算在附近造一座楼阁。这时，她突然想起，这里必定是在狩猎园别墅里养病的房客坚持要一并使用的那片榆林。她立即窜进这片树林里。她在林中平安无事时，想到在自己的地产上，自己竟成了一个非法入侵者，真是奇特，因而发笑。为了避免进一步入侵，她绕个大弯，迂回前进，结果，一刻钟之后，她迷了路。树林似乎没有尽头，她想她所拥有的这一大片地方不仅是园林，简直是森林。最后，她发现一条通道。她急忙走过去，又见到了阳光，停下来，觉得前面有个东西使她眼花缭乱。起初她以为那是一尊漂亮的塑像，但很快她惊喜交集地看出那是一个人。

把人世间十九世纪一天的下午在露天锻炼身体的一位绅士误认为是一尊塑像，在一般情况下，这也意味着对人与塑像的本质区别一无所知。但是，卡鲁小姐遇到的情况并非一般：这人穿着一件白色运动衫和一条白色短裤，光着的双臂闪闪发亮，结实得象古罗马的斗士。宽厚的胸肌在白衫下凸起，犹如大理石板。他的头发短而紧紧卷曲着，在落日照耀下，活象闪亮的铜像的头发。她想，她惊扰了森林之神啦。然而，这种想法是一瞬间的，因为她感到有第三人在场，这个人不可能跟古罗马的神话有什么联系。他看起来俨如有钱人家的马夫，他注视其伙伴的那副神情，简直象注视一匹骏马。是他先看到莉迪亚，他面部的表情清楚地显示出，他认为她是个不速之客。象尊塑像的那个人，随第三者阴沉的眼色望去，也见到她，但感触迥然不同。他双唇微启，面孔涨红，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眼里流露出惊异和爱慕之情。这时，莉迪亚第一个念头是想转身

就跑，第二个念头是为她的贸然闯入表示歉意。可是，末了她什么也没说就穿过树林走了。

走到回头见不到他们，她就加快步伐几乎跑起来了。这天，天气很热，跑步不好受，不一会她停了下来，一声不响。耳边传来树林里通常发出的声音：树叶沙沙作响，蚱蜢唧唧鸣叫，鸟儿吱吱喳喳；但就是没有人声或脚步声。她想，刚才那神一般的形象就是歌德的经典作品《萨巴特》里的普拉克西特利斯①的赫耳墨斯②，由于一时的幻觉，她才把它看成是尘世上的人。那个马夫必定是幻觉与现实矛盾的产物——这肯定是联想所致，因为卢西恩曾经说过狩猎园别墅的房客带来了一个男仆。浑身是劲的堂堂美男子实际上又是个不胜苦读的文弱书生，这简直不可思议。一个人莫名其妙地面露喜色也是梦境里的一件荒唐事；她本该感到不好意思。

莉迪亚在回城堡的路上神色有些惶遽，可是，回味一下所见的幻象还是令人高兴的。不过，假如涉及到的是个血肉之躯，那她就不敢这样纵容自己的感情了。她记得很清楚，她一再自问，刚才一瞬间出现的情况是不是真实的。但是，稍事推理之后，她相信那必定是种错觉。

"小姐，请，"她的一个仆人说，这人是威尔茨托肯本地人，对城堡的主人很敬畏，"戈夫小姐在会客室等您。"

城堡的会客室是环形的，穹形的天花板错落地嵌着一个个粗竹筒般的镀金装饰物，酷似垂直朝下的根根石笋。天花板下面悬挂着几盏枝形大吊灯，吊灯四周饰有失去光泽的铜球。几把低矮的、宽大的椅子的椅背顶上，也冠以较大的铜球形的饰物，椅面上罩了一层印有日本黄龙图案的皮套。壁炉旁边有一

①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的雕塑家。

②希腊神话中的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道路等的神。

只中国式青铜大钟一样的东西，好象是架置在黑色木质车架上的臼炮，这东西是当煤斗用的。墙壁上缀满了大月牙形的金色装饰品，地面呈浅蓝色。

在这个格调粗俗的圆形客厅里，卡鲁小姐发现等待着她的是一位小姐，芳龄二十三岁，体态丰满，双颊微红，肤色白皙并且光滑得犹如瓷釉。她昂首翘鼻的高傲样子，说明她一直以为自己了不起，被街坊上的小伙子宠坏了，可能也由于她认为身上那件廉价的黑礼服与她那无可指责的帽子、手套和靴子配得巧妙，得体。为了自荐给城堡的主人，她已等候了十分钟，情绪十分紧张。莉迪亚进来时，她气都有些透不过来了。

“你好，戈夫小姐。让你久等了吧？我刚才出去过。”

“不要紧，”戈夫小姐说，同时，脑子里出现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红发是代表贵族的，深褐色头发（她自己的就属于这种颜色）是平民百姓的。她站立起来跟主人握了手，不知所措地犹疑了一会儿才回到原座上。卡鲁小姐也坐下，沉思地凝视着来访者。此人正襟危坐，力求镇定，无意之间显得倨傲。

“戈夫小姐，”莉迪亚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话，好使自己的话给人印象深一些，“你能来长时期陪伴我吗？在这孤独的地方，我很需要一个与我年纪和地位差不多的朋友和女伴。我想你一定很合适。”

艾丽斯·戈夫年纪很轻，不该得到的荣誉她坚决不要。她带着年轻人的一种无意识的虚荣心和有意识的诚实感，着手拨正卡鲁小姐对她的社会地位的看法。她没考虑到城堡的主人对她这方面的了解，很可能比她本人了解的还多，却认为卡鲁小姐无疑是弄错了。

“你太客气了，”她生硬地回答；“可是，我们的地位很不相同，卡鲁小姐。事实是我没条件过悠闲的日子。我们很

穷，我妈靠我干活来贴补家用。”

“我想，假如你到我这儿来，你干的活就对头了。”莉迪亚无动于衷地说，“说实在的，我将给你养成爱花钱的习惯；当然喽，我还要使你能够维持这种习惯。”

“我不想养成爱花钱的习惯，”艾丽斯不识抬举地说，“我得使自己终生满足于俭朴的生活习惯。”

“不必这样嘛。老实告诉我，你打算干什么呢？想当教师，是不是？”

艾丽斯脸红了，可是点了头。

“你根本不适合当教师，一结婚，你就当不了啦。做教师，你不可能攀上好亲。做个游手好闲的小姐，有爱花钱的习惯，你会真的攀上一门好亲。懂得如何致富是一种艺术——一种必不可少的艺术，假如你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的话。”

“我还没考虑结婚，”艾丽斯傲慢地说。她想煞煞这位冷冰冰的贵族小姐的威风。“要是我来的话，我不会别有用心。”

“那正是我所希望的。就来吧，还是再考虑考虑。”

“但是——”艾丽斯刚开口又停住，象这样谈下去她感到很为难。她咕哝了一句，等待莉迪亚接着谈。可是莉迪亚话已说完，显然在期待回答，她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才不管艾丽斯的观点如何哩。

“我不大明白，卡鲁小姐。是什么样的职责？——您指望我做些什么？”

“做很多事儿，”莉迪亚一本正经地说。“比我指望专门陪伴服侍人的人做的事儿多得多。”

“不过，我是个专门陪伴人的人呀，”艾丽斯申辩着。

“陪伴过谁？”

艾丽斯又脸红了，这次她却老羞成怒。“我的意思不是说——”

“你的意思不是说你不愿跟我打交道吧！”莉迪亚从容不迫地打断了她的话。“戈夫小姐，你为什么这样顾虑重重？这儿离你家近，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去，假如你对这里的位置不满意。”

她生怕怠慢了主人而自讨没趣。但阔小姐狂妄任性，目中无人，她又不愿就范。她疑虑重重——她早就听说社会地位高的人不可信——唯恐她决心要挣的薪金化为泡影；再说，也不能顶撞卡鲁小姐，于是，艾丽斯很快找到了托词。“我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一下。”她说。

“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我，是不是？完全可以，随你多长时间都——”

“啊，明天我能告诉您，”艾丽斯迫不及待地插言道。

“谢谢。我愿给戈夫夫人捎个信，说你今天不回去了，请她不必等你。”

“可是，我的意思不是——我还没准备待在这里，”艾丽斯抗辩着，感到已陷入圈套。

“晚餐后，我们散一会儿步，然后，我陪你回去，在你家里你可做些准备。但是，我想我能给你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

艾丽斯不便再表示异议。“恐怕，”她结巴着说，“你会认为我太粗鲁无礼。可是，我这样无用，肯定您会失望的，……”

“你并不粗鲁无礼，戈夫小姐！我倒是发现你很怕羞。你想逃之夭夭，躲避陌生面孔和新的环境。”艾丽斯在威尔茨托肯社交界一向是沉着的，甚至是傲慢的，这时她感到被误解

了，但不知如何为自己辩白。莉迪亚接着又说："我是在旅游期间形成我的习惯的，所以，生活上我不拘礼节。我们进餐早得很——六点钟。"

艾丽斯是下午两点钟就餐的，但她觉得不必交代这一点。

"我来带你去看看给你准备的房间，"莉迪亚站起来说道。"这儿是独具风格的会客室，"她环顾全室补充一句。"我只是接待客人时才偶尔用它。"她颇感兴味地又对之环视一周，好象在欣赏别人的房间。然后她领她到二楼一个房间，里面布置得犹如小姐卧室。"假如你不喜欢这一间，"她说，"或者这间不合你的意，另外还有房间，任你去挑。你准备好了，就到我的卧室来。"

"在哪儿？"爱丽斯急切地说。

"就在——最好叫个人带你去。我给你唤个女仆来。"艾丽斯立即谢绝了，她对侍女比对小姐甚至更畏惧三分。"我习惯自己照顾自己，卡鲁小姐，"她的语气既得意又谦卑。

"管我叫莉迪亚吧，这样你会感到比较方便。"卡鲁小姐说，"不然，人家以为你叫的是我的姑婆，一位老太太。"然后，她走出房间。

想起自己富有女性的情趣，擅长装点房间，艾丽斯就很高兴。她惯于自豪地环视她母亲的会客室，因为那是她用廉价的印花布窗帘、日本纸扇花、陶瓷小玩艺儿把它装饰象样的。现在她感到，倘若在眼前的床上躺一会儿，她对家里的房间再不会心满意足了。她以前所阅读和相信的有关俭朴装饰谓之美、奢侈浪费谓之俗的学说，此刻对她不起作用了，犹如寓言里的狐狸对"酸葡萄"所下的定义一样不可信。她想起家里壁炉旁的那把不值钱的中国纸伞、印花的床沿挂布和窗帘，就战栗起来，觉得寒伧。这间卧室里有一系列的镜子，大的她可以照全

身；中号的装在雕花的栎木梳妆台的镜框里；小的很多，形状各异，由有活接头的架子支撑着，可以随意转动。第一次在这些镜子面前端详自己，后脑勺好象也长了眼睛。她以前从来没有从各个角度来观察自己。她自我端详的时候，竭力不为自己的衣服而羞愧，甚至她那使她沾沾自喜的脸蛋儿和身段，在卡鲁小姐的镜组里也显得平淡、粗鲁。

“还是，”她自言自语地说着就往椅子上一坐。这张椅子坐起来比看起来还要舒服，“不向妈要新缎带吧——妈妈给我的那条旧缎带还是好用的——再说，她全部的衣着并不比我多多少。不管她怎么挑，她决计不会给我买一条比较值钱的缎带。”

艾丽斯还是有点见识的，与其说她妒忌卡鲁小姐的衣着，还不如说她更艳羡小姐的风度。倘若有人说她不完全象一位小姐，她才不会承认哩。可是她感到，在陌生人面前，莉迪亚无疑比她更象小姐，犹如人家形容的那样——风度翩翩。她办起事来沉着、冷静，跟人言谈不着意讨好。艾丽斯喜爱跟年轻的小姐们交朋友，并请她们以其教名称呼她。每逢这种场合，她总是称她们“亲爱的”或“心爱的”，友谊持续的期间（一般是一个多月，艾丽斯这姑娘可不轻率多变），她们一遇见，无不互相拥抱、亲吻。

“没有什么东西，”她回忆着这些往事时，从椅子上跳将起来，语气坚定地说道，“能诱使我相信，真挚的感情里会掺杂着任何粗鄙的东西。我会提防这个女人的。”

心神初定之后，她继续审视房间，越看越带劲儿。由于她是本地美人儿，见过一点世面，所以她对那些富丽堂皇的摆设并不畏避。贫贱的人们才对之畏避，不会把豪华与舒适联系起来。倘若那床罩是她的，她会毫不迟疑地把它改成一件舞裙。

盥洗室里有些装置叫她莫名其妙，只能乱猜它们的用场。她望着那两个宽大的衣橱就泄了气，心想她那三件连衣裙、一件长外套、几件旧罩衫假如放在里面，才大煞风景哩。还有一个化妆室，设有浴缸，大理石砌的。在这儿，洗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而不是家庭卫生的一个要素。虽说房间内每样东西多少有些装饰性，但没有一样纯粹是为了装饰而摆设的。从对家务事的安排来看，卡鲁小姐是讲究实际的。房内有个雅致的壁炉架；壁炉台上清清爽爽，没放任何东西，艾丽斯不由得认为自己的卧室在这方面格调低下。她们家壁炉台上罩了一层蓝布，布边装饰着穗子和铜头针，布上面的、毛绒垫底的玻璃镜框里放满相片。

时钟敲了六下，钟声使她想起该开晚餐了，可她早把这件事儿忘了。于是，她匆忙脱掉帽子，洗洗手，在镜组当中又照了一会儿，鼓起勇气想按铃，却又犹疑起来。下楼之前，是不是该把手套戴上呢？她困惑了好一会儿。最后，她毅然把手套放在口袋里，决定按女主人的样子进行取舍。她不敢再耽搁，就按了铃。应声而来的是一个态度和蔼、小姐模样的法国姑娘——卡鲁小姐的女侍，她引艾丽斯去小姐的闺房。这是一个六角形的房间，恐怕王妃也要对之艳羡不已。莉迪亚在里面读书。艾丽斯见她没换衣服，没戴手套，才松了一口气。

这顿饭戈夫小姐吃得并不是滋味。主管膳食的男仆好象没事干，老是站在餐具架旁盯着她看。还有一个行动迅速、一声不吭的男仆，他不时来到她身边，要她立即从她从未尝过的食物和饮料中挑选一些。她妒忌这些人的社会经验，避讳他们的指摘。一次，她用手拿了一片芦笋，发现女主人吃芦笋借助刀叉，她很尴尬；幸好那时男仆背朝着她，男管家精神恍惚，天气热得他直想打盹儿，根本没注意她。卡鲁小姐没有摆女主人

的架子对她挑剔，她又孜孜地仿效小姐的一举一动，大体上尽了职责，没有什么有失教养的表现。

莉迪亚不想用闲聊来款待新来的这位客人，她沉思着，用餐时几乎一言不发。艾丽斯感到纳闷，不知她在想什么。她认为男仆差不多也同样纳闷。主管膳食的男仆甚至也在冥思苦想这问题。艾丽斯想问她在想什么。但是，她还不敢这样随便。即使她发问了，小姐回答了，大家肯定都莫名其妙，解说会是这样的：

“今天，我在树林中看到普拉克西特利斯的赫耳墨斯显圣了。我想的就是这个。”

第 三 章

翌日，艾丽斯接受了卡鲁小姐的邀请。莉迪亚一旦表示赞同某个结论，就认为它势在必行，因此她把这次应邀看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艾丽斯此时认为有必要让女主人知道另外还有人应予考虑。所以她说：

“昨天要不是为我母亲的话，我本来不该犹疑不决的。丢开她不管好象太昧良心了。”

“你家里有个姐姐，是不是？”

“是的。不过她身体不大好，况且我妈很需要人照顾。”艾丽斯说着停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补充一句：“爸爸去世对她打击太大了，她身体和情绪一直没恢复过来。”

“那么，你父亲去世不久吗？”莉迪亚若无其事地说。

“只不过两年，”艾丽斯忍痛说。“我真不知道怎样跟妈妈说，我要离开她。”

“今天去跟她说，艾丽斯。你无需怕伤她的感情。悲痛持续两年就不好了，太任性啦。”

艾丽斯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气愤。在她看来，母亲的悲痛无可指摘；然而，考虑到母亲的身体，她承认莉迪亚的话有些道理，因此觉得无法辩驳。她皱了一下眉。卡鲁小姐没看她。然后她站起来，走到门边停下来说：

“您还不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我现在想回去劝妈妈让我待在您这儿。”

“请快些回来用餐，”莉迪亚无动于衷地说道。“我将把你介绍给我的表兄卢西恩·韦伯。我刚接到他一份电报。他跟沃辛顿勋爵一道来。不知沃辛顿勋爵来不来用餐。他有一个养病的朋友住在狩猎园里，卢西恩没说清楚他是来看这位朋友，还是来看我。然而，这无关紧要。沃辛顿勋爵只不过是个喜爱运动的年轻人。卢西恩很机灵，将来会出人头地。他现在是一位内阁大臣的秘书，忙得很。不过，降灵节后的一周我们可能常见到他。对不起，让你在门口听我讲了这么多话。再见！”她挥了挥手。艾丽斯不禁对卡鲁小姐发生了好感。

她和母亲度过了一个很不愉快的下午。戈夫夫人早年居然幸运地嫁给了一个她所惧怕的人，每当家里生活无着、孩子们缺衣少食，她丈夫就大发雷霆。穷日子，细盘算，倒也勉强过得去，因而她妈在威尔茨托肯算得上是个贤妻良母。一天，一辆高大的马车辗死了戈夫先生；夫人被撇下时几乎身无分文，身边只有两个女儿。她沉陷在极度的悲痛之中不能自拔，百无聊赖。女儿竭力把父亲的后事安排好之后就跟妈妈搬到一栋租金便宜的房子去住。他们住了多年的那幢房子却租给了一个陌生人。姐姐珍妮特，本是个学生，传说她参加了现代妇女教育工作，当上了科学服饰式样课的教师，这消息已传到威尔茨托肯。艾丽斯不会教数学和伦理，她开了一个舞蹈班，自己教唱并兼授法语。她相信她教的是当代法语，但可惜得很，路经威尔茨的法国旅游者就是听不懂她教的法国话。姐妹俩情同手足，对妈妈非常孝敬。艾丽斯以前深受恣情纵欲的父亲的宠爱，所以对他有所思念，她甚至希望深厚的父爱给她带来一笔遗产。从前，每逢赛马会、赛船会或其他举国欢腾的节日，爸

爸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她想起这件事，总有些难为情；就是在一次这样的集会之后，他送了命的。

艾丽斯从城堡回来，以为家里人都为她的好运气欢欣鼓舞，也为她离开家而悲痛忧伤；因为她对人性和母爱的看法纯粹是一种世俗之见。但是，戈夫夫人对女儿即将享受的舒适生活立即表示艳羡，同时也责怪她缺乏感情，爱好虚荣，沉湎享乐，不顾妈妈死活。艾丽斯太爱妈妈了。为了掩饰一些不愉快的实情，一个下午她竟撒了五次谎；她认为绝不能说妈妈自私，感情不圣洁，否则，她就是大逆不道。她哭了起来，宣称再不去城堡啦，并且说要是她想到在城堡过夜会使家里这样痛苦，说什么她也不会在那儿过夜。这使戈夫夫人吃了一惊，她心里明白，遇事要艾丽斯轻率决断比事后劝她改变容易得多。她生怕威尔茨托肯人指责她任意违反女儿的明显可得的利益，也担心失去卡鲁小姐答应给予的那份薪金和盛意，也就克服了对人家的戒心。她严厉地训斥了艾丽斯的刚愎自用，要她不但对母亲负责，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她所信奉的上帝负责，要她感恩戴德地接受卡鲁小姐的邀请，要她一旦以自己的德行在城堡站稳了脚跟就坚持一份不含糊的薪金。艾丽斯虽然很孝顺，但是在戈夫夫人恳求再三，甚至怀念亡夫的巨大忧伤又要爆发的情形下，她才答应照办。不过，艾丽斯说要等珍妮特授课回来，原谅她前一天晚上离家未归，她才肯去（戈夫夫人先扯了一个谎，说珍妮特为这桩事很痛心，哭至半夜两三点钟）。母亲此时觉得很为难，要么在珍妮特回家之前打发掉艾丽斯，要么等她回来拆穿西洋景，埋怨妈撒谎。于是，她就装模作样说珍妮特晚上跟几个朋友有约会，一时回不来，并催促她走，别无情地让卡鲁小姐孤单单呆在家里。最后，艾丽斯抹去眼泪，告别妈妈，在回城堡的路上她心里仍然感到很难受，聊以自慰

的是，刚才幸亏她姐姐不在场，不然她也要难过的。

她回到城堡时，卢西恩·韦伯还没来。她进屋时，卡鲁小姐瞧了瞧她那忧郁的面色，不过，没提什么问题。她很快放下手里的书，考虑了一会儿说道：

"我快三年没做新衣裳了。"艾丽斯好奇地望了她一眼。"有你来帮我挑，我想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换新。希望你也顺便为自己选几件。你会发现我的女裁缝史密斯太太的手艺挺不错，尽管她讨价很高，花样经很多。如果对威尔茨托肯厌腻了，我们可以到巴黎去，在那儿选购一些时髦的帽子和头饰。不过，我们可以先去找史密斯太太。"

"我可做不起奢华的衣服。"艾丽斯说。

"我并不是叫你去买你买不起的衣服。我跟你提过，我要给你养成爱花钱的习惯。"

艾丽斯犹疑了。她具有一种随遇而安的可爱的性格；同时她已受够了贫穷之苦，不会不为自己的时来运转而欣慰，也不会由于卡鲁小姐慷慨解囊而羞愧。可是，她想，自己往后打扮得花枝招展，坐着马车陪小姐出去兜风，遇见身穿廉价黑哔叽、手戴破手套的珍妮特在疲惫地赶路去上班，那自己太不象话，活该挨妈妈的骂。但她又想，谢绝了，对珍妮特显然也没有物质方面的好处。

"说真的，我不能这样让您大大破费。您对我太客气了。"

"今晚我将写封信给史密斯太太，"莉迪亚说。

艾丽斯正要再次略表异议，一个仆人突然进来说韦伯先生驾到。她挺了一下身子准备见客。莉迪亚仍旧坐着，一动也不动。卢西恩的举止酷似戈夫小姐，却不象他表妹，他不厌其烦、慎重其事地自我介绍，但艾丽斯态度有些冷淡，她习惯上

对男人很骄横，虽然内心对男人是敬畏的。

与艾丽斯谈话时，韦伯先生说他认为天气比前一天凉了。与莉迪亚谈话时，他承认反对党领袖宣布的决议相当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他相信，内阁大臣们会得到多数票的支持。他并没带来什么重要的消息。他是和沃辛顿勋爵一道来的，勋爵是来威尔茨托肯看望在狩猎园养病的朋友的。他们俩约好乘七时半火车回去。

他们下楼就餐时，艾丽斯已经不象初来时那样拘谨，应付仆人已是泰然自若，毫无失礼之处了。席间，卢西恩不是议论文学就是大谈政治。对此，艾丽斯一窍不通，既然不能介入，便坐着不响，反复考虑她的一个先入之见：女人议论报纸，说明她缺乏教养，荒谬可笑。她觉得卢西恩的谈吐谨小慎微，有些教条主义，并断定他是百事通。莉迪亚似乎对新闻很感兴趣，但对卢西恩的高见表示冷漠。

近七点半的时候，莉迪亚提议大家步行去火车站。同时补充一条理由，说她想去跟沃辛顿勋爵打几样赌。卢西恩听她这么讲，板起了脸孔。而艾丽斯，为了表露与他有同感，显出惊讶的样子。他们俩的表情，莉迪亚视若无睹。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卢西恩说：

“沃辛顿害怕你呀，莉迪亚——这似乎没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你这么有学问，他那么不学无术。除了熟悉赛马，他对别的一窍不通。不过，也许你对他的嗜好的同情比他想象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喜欢他，因为孕育他的思想的那些书我没读过。说实在的，他的思想很新颖，这是直接从人们的实践，甚至是从自己对生活的体察中总结出来的。”

“我可以给你解释，戈夫小姐，”卢西恩说，“沃辛顿是个年轻的绅士——”

“他的日程表就是赛马日程表，”莉迪亚插言道，“他感兴趣的是有希望夺彩的赛马和不大可能获胜的赛马，就象卢西恩感兴趣的是首相和独立的激进分子一样。你想去阿斯科特赛马场吗，艾丽斯？”

艾丽斯回答的，正如她觉得卢西恩希望她回答的那样，她说从没去过赛马场，也不想去赛马场。

“明年赛马会开始的时候，你会改变看法的。赛马能引起每个人的兴趣，谈起它比谈起戏剧或皇家美术学会更带劲儿。”

“我去过皇家美术学会，”艾丽斯说，她先前去伦敦旅游过一次。

“好啊！”莉迪亚说。“你参观了国家美术馆吗？”

“国家美术馆！没有吧。我忘了。”

“我认识许多人，他们什么学会都到过，但却不知国家美术馆在哪儿。艾丽斯，你喜欢那些画吗？”

“啊，的确很喜欢。”

“你将会发现阿斯科特赛马会有意思得多。”

“让我来提醒你，”卢西恩对艾丽斯说，“我表妹是假装对她所酷爱的艺术以及她所精通的文学表示厌恶。这是她心血来潮时的拿手好戏。”

“卢西恩表哥，”莉迪亚说，“假如你与政治没有瓜葛了，官场失意，你就有机会生活在文学艺术之中。那么，我将高度欣赏你把文艺当作生活必需品的观点。目前，你仍把它们只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不满意啊，象往常一样，”卢西恩说。

“你对我的一种看法，也象往常一样，”莉迪亚耐心地回敬了一句，同时与他们走进车站。

这班火车有三节客车厢和一节货车厢，正停在站里等客。机车发出一阵沉闷的轰鸣声。司机与司炉工探身窗外：后者，一个年轻人，热切地注视着站在一等客车前的两位绅士，前者老成持重地对他们同样投以好奇的眼光。从车上往下看，其中一人大约二十五岁，身材瘦小，头发金黄，身着一套城市纨袴子弟午后穿的礼服。另一个人，莉迪亚一走到月台上就认出，原来是前一天她见到的那个赫耳墨斯。不过，他已经现代化了，头戴一顶草帽，颈系一条黄色领带，身穿一套黑白细方格西装，上衣胸袋里插了一块绯红色的丝手帕。他双手空空如也，没有手杖或阳伞这种累赘，举止很潇洒，身材很匀称，怡然自得，满面春风。但是——莉迪亚觉得他还有“但是”的地方——他必定不单单是个漂亮、结实、快活的年轻人。

“那是沃辛顿勋爵，”她指着那位瘦小的绅士说。“他边上的那位肯定不是他的来养病的朋友吧？”

“那就是住在狩猎园的房客，”艾丽斯说，“我认得出他的外表。”

“他的外表一点不象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卢西恩边讲边盯着这位陌生人看。

他们走近两位绅士身边时，沃辛顿正准备进车厢，并且说：“老朋友，好好照顾自己，行不行？请记住！假如火车十五分过后多停一秒钟，我算输给你五百英镑。”

赫耳墨斯一只手臂围住了年轻勋爵的双肩，并且嘻皮笑脸地紧搂了他一下。接着，他以纯正的语音、略粗的嗓门、比一般英国绅士发得更响的声调说：“放心吧，老兄，你的钱会象在造币厂一样安全的。”

艾丽斯心想，这个陌生人显然是沃辛顿勋爵的亲密朋友。倘若被介绍过去，她决意在人家面前表现得别具一格，引人注目。

“沃辛顿勋爵，”莉迪亚说。

听到她的声音，他急速从车厢的踏板上跳下来，慌忙说：“你好，卡鲁小姐。可爱的乡村，可爱的天气——一定对你很相宜。你读书钻研的时间多得很，我想。”

“谢谢！如今我一点不钻研什么啦。你愿为我在阿斯科特弄些赛马彩票来么？”

他笑着摇摇头。“我为自己的低级趣味感到难为情，”他说，“可是我又没有天分学好你感兴趣的——是不是？”

卡鲁小姐低声细语说：“听说你的朋友是我的房客，把他介绍给我嘛。”

沃辛顿勋爵犹疑了一下，看看卢西恩，感到有些费解，同时也觉得蛮有趣，过了一会儿才说：

“你真这样想么？”

“当然，”莉迪亚讲，“有什么不方便吗？”

“啊，一点没有，你想见就行，”他迅速答道，然后转过身去调皮地瞅着他的同伴。这位同伴站在车厢门口，正向莉迪亚投以爱慕的眼光，同时他自己也为司炉工所赞赏。“这是卡歇尔·拜伦先生；这是卡鲁小姐。”

卡歇尔·拜伦先生脱下草帽，脸上微露红晕。不过，他的举止大体上还是挺得体的，没有傲气。他一时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沃辛顿勋爵随即打破沉寂，回到阿斯科特赛马会的话题上。莉迪亚一边听着他的话，一边看着这位刚认识的朋友。这位新朋友遇见生人就拘束起来，脸上原先的爽朗笑容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点令人畏惧的表情。不过她倒不在

乎，反而感到一阵不可名状的惊喜。卢西恩不大高兴，觉得身边好象出现了一只令人疑惧的大凶狗。莉迪亚看出，拜伦先生一见面就不喜欢她表兄，因为他一直睨视着卢西恩，似乎在着实地打量他。

列车员请先生们入座，于是他们就分手，互相告别；沃辛顿勋爵对卡歇尔·拜伦嚷道：“自己保重。”拜伦敏捷地向卡鲁小姐瞟了一眼，有点儿不耐烦地说：“好的！好的！别担心，先生。”然后，火车开出了，他与两位小姐站在月台上目送着他们。

“我们要回园林去，卡歇尔·拜伦先生，”莉迪亚说。

“我也是，”他说。“可能——”他欲言又止，朝艾丽斯看看，以避开莉迪亚的目光。他们一同走出车站。

他们一言不发地走了一段路。艾丽斯呆板地向前瞧，满腹狐疑地回忆着他刚才称沃辛顿勋爵为“先生”；而莉迪亚却在欣赏他轻盈的步伐、和谐的动作，看来他很轻松愉快。这时，他说：

“昨天，我在园林里见过你，我还以为你是个幽灵哩。可是我的教——我的伙伴，我的意思是说——也看到了你。这样我才弄清楚，你确实是人。”

“奇怪！”莉迪亚说。“我对你也曾有过同样的幻觉。”

“什么，你也有过！”他边嚷边看她。没注意脚步，他绊了一下，随即稳住身子，闷声诅咒了一句。他的脸又涨红了，可他说，晚上天气变暖了。

他的话是对戈夫小姐讲的，戈夫小姐表示有同感。“我希望，”她补充说，“你现在好些了。”

他显得迷惑不解。思考了一下以后，他肯定她指的是刚才的绊跌，所以他说：

"谢谢，我没碰到哪里。"

"沃辛顿勋爵一直跟我们谈到你，"莉迪亚说。他退缩了一步，显然很不自在。她急忙接着说："他说你到这儿来是休养的，就讲了这么多。"

卡歇尔轻松而又好奇地笑了一笑。可是，他立刻又怀疑起来，忧心忡忡地问道："他没跟你们说我别的什么事，是吗？"

艾丽斯轻蔑地瞪了他一眼。莉迪亚答道："是的，没说别的。"

"我想，你可能在其他地方听到过我的名字吧，"他的语气很肯定。

"也许听到过，但我想不起在什么场合。为什么？你认识我的朋友吗？"

"啊，不。仅仅认识沃辛顿勋爵。"

"那么，我敢断定你很有名气，卡歇尔·拜伦先生，没能早闻大名，是一件遗憾的事。我说的对吗？"

"一点不对，"他急速答道。"没有理由说你们本该听说过我。谢谢你们刚才对我的问候，"他接着说，一面转向艾丽斯。"我现在很好，谢谢你。来到乡间使我又恢复原状了。"

艾丽斯虚伪地笑了一笑，把身体挺了一挺，什么也没说。她对拜伦先生的身份怀疑起来，尽管他与沃辛顿勋爵很熟悉。他遭此冷遇，随即走开，几乎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卡鲁小姐在一旁注视着他，把他看作是她所遇见过的、最不善于掩饰感情的人。他若有所思地看着莉迪亚，好象要弄明白她在想什么。她的思想似乎在随落日西沉，或者说隐没在美丽而神秘的世界里。但是，在她脸上，他觉察不出戈夫小姐的那种轻蔑的神情。

“这么说，你真的把我当作一个幽灵啦，”他说。

“是的。开头我以为你是一尊塑像。”

“一尊塑像！”

“这样说你，你好象不高兴。”

“被当作是一堆石头，还有什么可高兴的，”他沮丧着说。

莉迪亚沉思地看着他。这个人，她误认为是世界健美男子的最佳形象。而他却如此缺乏艺术修养，居然把一尊塑像看作是一堆讨厌的石头。

“我想我上次冒犯你了，”她说；“不过，我不是有意那样的。我迷了路。因为我不常到这儿来，对园林周围的路还不熟悉。”

“不要紧，”卡歇尔急速说道。“方便的话，请常来嘛。梅利什胡猜乱想，说谁去那儿见到我，谁会倒霉。你瞧，他希望人家认为——”卡歇尔突然停了一下，然后迷惘地补充一句：“梅利什神经不正常，就是那么一回事。”

艾丽斯煞有介事地朝莉迪亚看看，她已暗示过，神经不正常才是狩猎园房客隐居的真正原因。卡歇尔见此情景，就转向她，随便攀谈起来：

“你们年轻小姐在乡下是怎么消遣的？你们常打弹子吗？”

“没有，”艾丽斯气呼呼地说。她认为，他的发问意味着她晚上常去小酒店二楼鬼混。出乎她的意料，莉迪亚答道：

“我打——不过不多。我并不是最喜欢这种玩艺儿，所以打得不太好。昨天我看到你的时候，好象你们在草地上准备打网球。戈夫小姐是个有名的草地网球运动员。去年，她战胜过澳大利亚的冠军。”

拜伦对此战功表示极大的震惊，他简直对她有几分崇拜了。“澳大利亚的冠军！”他重复着。“谁可能成为——啊！你的意思是草地网球冠军。是的。呵，戈夫小姐，我祝贺你。不是每一个业余运动员都能夸口说，他已使职业运动员靠边站了。”

艾丽斯被所谓夸口的非难激怒了，同时她认为，不管弹子是什么玩艺儿，他出言太粗，因此，她的举止更显傲慢了。她打定主意，假如他再来唠叨，她将公开明显地奚落他一番。可是，他没有再唠叨，因为他们立刻来到了园林围墙的窄小铁门前，莉迪亚首先止步。

“我来替你开门吧，”卡歇尔说。她将钥匙递给他，他左手抓住门上一根铁条，弯下身子似乎要窥探锁眼，利落地打开了门。

艾丽斯冷漠地朝他点了点头准备进去，却见卡鲁小姐向卡歇尔伸出了手。莉迪亚的动作如此得体，简直无懈可击。卡歇尔小心翼翼地稍为握了握她的手，没有勇气看她一眼。艾丽斯生硬地也伸出了手。卡歇尔立即将右脚向前跨了一步，一把握住她的手，这样粗硬的手指，她从来没接触过。这只引人注目的拳头，一眼望去黑不溜秋的。然后，她进了门，莉迪亚跟着进去并转身关门。她推铁栅门的时候，卡歇尔站在门外抓住门上一根铁条往后拉。她立即放手让他关，并朝他嫣然一笑，以示谢意，随即转身而去。这时，他才大着胆子盯着她看。意识到被他如此盯视，她感到新奇、反常。她甚至觉得有点局促不安，不过，还没有卡歇尔那样局促不安。虽然局促，但他仍目不转睛地在看。

“你认为，”当他们穿过果园时，艾丽斯问道，“那个人是位绅士吗？”

“我怎么能说得上？我们还不大认识他。”

“可你认为如何？绅士总归有一种气派，人们凭直觉能辨认出的。”

“是吗？我从来没注意过。”

“没注意过？”艾丽斯很惊讶，并且忐忑不安地担心着，自己认为绅士阶层优越，在某种程度上是她寄人篱下的社会地位所使然。“我还以为，人们总能说得上。”

“也许如此，”莉迪亚说。“不过，就我自己来说，我发现各种人都有其独特的谈吐方式。有些人欣赏举止方面的乡土风趣——”

“我正是这个意思，”艾丽斯说。

“——但是，这些人不大会是绅士、淑女，往往是演员、吉普赛人、凯尔特①农夫或外国农夫。当然喽，一个人可能会料事如神，但这位卡歇尔·拜伦先生的事，他可能猜测不出。你对他感兴趣吗？”

“我！”艾丽斯自以为了不起地嚷了起来。“一点都不。”

“我则不然。他使我感到兴趣。我很少在人们身上发现新颖的东西；但他与一般人不同。”

“我的意思是。”艾丽斯垂头丧气地说，“我对他并不特别感兴趣。”

艾丽斯对他的兴趣到底有多大，莉迪亚并不大想知道，只点了点头，接着说：“象你所想象的一样，他可能是个稍为见过世面、出身微贱的人；也可能是个不合社会潮流的绅士。他可能是后一种人。到底是哪一种，我还说不准。”

“但他说话很粗俗，叫人恶心。他的手硬邦邦、黑不溜秋

①今散布在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等地的凯尔特族人。

的。这你没注意到？”

“我都注意到了。我想，假如他是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他出言吐语就会很注意。白手起家的人说起话来才四平八稳。他们严守社会法则，不敢越雷池一步。再说，他有些词句的发音非常清晰，我曾猜想他可能是个演员哩。但后来发现并非全部清晰。我相信，他生活是有目标的，从事某种职业；他没有游手好闲的样子。一般的职业我都想过了，但好象都对不上号。也许这就是他叫人感兴趣的地方。他有些神秘莫测。”

“他必定有些社会地位。他跟沃辛顿勋爵很熟悉嘛。”

“沃辛顿勋爵爱好体育运动，跟各种各样的人都很熟悉。”

“是的。不过，可以肯定，他不会让一个赛马骑手或类似那样的人用手臂搂住他的颈部，就象我们看到拜伦先生所做的那样。”

“情况是那样，”莉迪亚若有所思地说。“不过，”她摸摸额头笑道，“我就不相信他是个养病的学生。”

“我来告诉你他是干什么的吧，”艾丽斯突然说。“他是跟他住在一起的那个人的陪伴者和管家。你还记得他说过‘梅利什神经不正常’么？”

“可能是这样，”莉迪亚说。“不管怎样，我们闲聊有了一个话题。这是乡村生活中一种重要的家庭乐事。”

这时，他们来到了城堡。莉迪亚在平台上流连了一会儿。狩猎园别墅的哥特式的烟囱耸立在落日映红了的一片晚霞之中。她笑了一笑，脑海里似乎闪现了一个怪念头。然后举目朝着那尊傲然挺立、眺望天穹、黑色大理石的埃及人塑像看了一会儿，才随艾丽斯进屋。

天黑了，卡歇尔坐在别墅宽敞的厨房里沉思默想。他的伙伴把上衣放在一边，就走到炉旁，边抽烟边注视煨着东西的深

锅。梅利什望了一下钟，开口说道："现在该去睡觉了。"

"见鬼去！"卡歇尔说。"我要出去一下。"

"好的，可是会着凉的。不出去准保没事。"

"噢，，你去睡吧，那样，就免得你烦神了。我要在附近散步一会儿。"

"要是你今晚走出屋子，沃辛顿勋爵就会输掉五百英镑。晚上还去外面锻炼，你以后怎么能在十五分钟之内把对手击败。你自己倒很可能被击败哩。"

"我说，我今晚整夜待在外面，以后照样能在第一回合里把弗莱英·达切曼击败，你愿拿出一英镑与我的两英镑打这个赌吗？"

"得啦，"梅利什好言相劝，"稍微理智点吧。我这样说是为你好。"

"要是我不听善意的劝说，行吗？把那只柠檬递给我。你不必发议论；我并不想吃它。"

"哎呀，他准是拿柠檬去擦手！"梅利什盯了他一会儿嚷道："嗨，你这个大傻瓜，柠檬不会使你的拳头厉害起来的。为你的拳头，我花的心血还少么？"

"我要把手擦擦白，"卡歇尔说，不耐烦地将柠檬扔到炉格下面，"可是，这没有用；我不能让我的拳头老象黑人拳头似的。明天我要去伦敦买一副手套戴戴。"

"什么！一般人用的手套？戴手套？"

"你这个只会乱嚷嚷的老疯子，"卡歇尔说着站了起来，戴上帽子。"难道我要的是拳击手套吗？也许你以为用这种手套你能教出一点名堂来。哈哈！顺便说一句——请注意，梅利什——别在这儿对人说我是个职业拳击手。听见了么？"

"我说出去！"梅利什愤慨地嚷道。"这可能吗？我倒要

问你，卡歇尔·拜伦，这可能吗？”

“可能也好，不可能也好，请别说，”卡歇尔说。“你可能跟城堡马厩那边的小伙子们闲聊。他们是乐意请人喝酒的，只要那人肯谈些体育新闻。”

梅利什以责备的目光瞅他一眼，卡歇尔转身朝房门走去。他的行动使教练转怒为忧。他再次规劝他晚上不要贸然出去，并且谈了许多拳击手的遭遇，他们都是对教练的忠告置若罔闻，最后身败名裂的。卡歇尔斩钉截铁、针锋相对地说他不相信这些轶闻是真事。最后，梅利什只得提请他把散步的时间限制在半小时之内。

“也许我会半小时之内回来，”卡歇尔说，“也许不会。”

“喂，注意，”梅利什说。“我不想跟你争这几分钟；但我自己现在也想出去散步，我跟你一道去吧。”

“要是跟你去，我就——”卡歇尔说。“咳，让我出去，你别罗唆了。我不会走过园林。我不想在村子里过一夜，你不必担心。我了解你，你这个老把式。你要是还阻挡我，我就请你在火炉上坐一会儿。”

“可是，要负责，卡歇尔，要负责，”梅利什苦口婆心地辩解。“每个人必须尽本分。考虑考虑你对老板们的责任吧。”

“你是打算自己走开，还是非要我来把你赶走不可？”卡歇尔面红耳赤地威胁着说。

梅什利回到座位上，双手掩面，哭了起来。“我情愿做狗也不做教练了，”他嚷道。“哦，跟拳击手单独呆几个星期真够受！头两天他们对你很客气，尽是甜言蜜语，过后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脾气坏得一塌糊涂。”

卡歇尔既懊恼又光火，把门砰地关上，人就出去了。他径直向城堡走去，对它的几扇窗子注视了约莫半小时，同时不停

地来回走动，防止受寒。最后，一阵悦耳的钟声从附近伊斯兰教寺院尖塔的钟楼传来。对习惯于英国一般刺耳的钟声的卡歇尔来说，这声音简直是来自仙境。他慢腾腾地回到狩猎园别墅，发现他的教练站在门口抽烟，焦急地等待着他。卡歇尔傲慢而冷淡地拒绝了他确要和解的友好表示。他的傲慢和冷淡比他先前目无师长、不拘礼节的行为庄重些，但梅利什先生却更接受不了。卡歇尔若有所思地去睡了。

第 四 章

一天上午，卡鲁小姐坐在园林内的小池塘旁，向水里两块两块地扔小圆石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平静的水面上泛起的两圈相互交叉的波纹。艾丽斯坐在不远的一张折椅上，给坐落在东南方的高地上的这座城堡写生。四周的林地象体育场的围墙一样巍然环抱着她们。然而树林没延伸到池边，这里有一大片砂砾地，莉迪亚扔出的石头就是从这儿拣来的。

忽然，她听到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看，只见卡歇尔·拜伦站在艾丽斯身后，很有兴致地注视着她的画。他的衣着跟她上次看见的差不多，只不过戴了一副淡黄色的手套，结了一条埃及红领带。艾丽斯转过身来，惊异而傲慢地打量着他。可他并没计较她那种神色。艾丽斯向莉迪亚望了一眼，感到自己不是单独一个人，便安下心来向他打了个招呼，继续作画。

“这地方挺怪，”停了片刻，他暗指城堡说。“看起来象中国式的，不是吗？”

“人家都认为这座建筑很漂亮，”艾丽斯说。

“啊，那才见鬼哩！”卡歇尔说。“这是什么建筑？很值得研究。”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艾丽斯冷冰冰地说。

“卡歇尔·拜伦先生。”

卡歇尔吃了一惊，急忙朝池边走去。“卡鲁小姐，你好，”他说。“我还不知道你在这儿，要是你不叫我。”她看着他，他意识到自己胡里胡涂地说了假话，不觉有些心悸。“从这儿看，城堡才雄伟壮丽哩，”他接着转了话题。“戈夫小姐刚才正跟我谈它来着。”

“是的。你欢喜城堡吗？”

“很喜欢。它很美。人们一定都很喜欢。”

“你太客气了，当着我的面称赞我的房子，在别人面前却嘲笑它。你现在不说：‘啊，那才见鬼哩！’了吧。”

卡歇尔平时很少这样吃瘪，沮丧得无法答话。过了一会儿，他心情开朗了，微笑着说：“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一回事。作为写生的对象，让局外人看来，城堡有中国味儿。但是，作为你的住所，情况就不一样了。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我发誓，就是这样。”

莉迪亚嫣然一笑。可是他站着向下看，看不到她的笑容，在阳光照耀下艳丽似火的王冠般的红发，遮断了他的视线。他不甘心，想一睹玉容。犹疑了一会儿，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坐到她身旁的地上，好象来到了温泉浴场。

“我希望你不介意我坐在这儿，”他战战兢兢地说道。“我站着跟你说话似乎不雅观。”

她摇了摇头，又朝池里扔了两块石子。他想不出更多的话来说，她同样一言不发，一本正经地注视着池中交叉的波纹。于是，他也盯着波纹看。他们静静地坐了好几分钟，目不转睛地瞅着这些被击起的涟漪，她好象在沉思遐想，他似乎惶惑不安。最后，她说：

“你知道振动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他茫然地看了她一下，然后说。

“你这样坦率，我很高兴。当今，科学把一切都说成是振动。光啦，声音啦，感情啦——自然界所有的奥秘要么是振动的产物，要么是振动受到干扰的产物。请看，”她说着朝池里扔了两块石头，并指着两组不断展开的波环，“还有，星星的闪烁，乐弦的颤动都是这么回事儿。可我不善于描绘这种事。我真怀疑，许许多多滔滔不绝、大谈振动的物理教科书的编者在这方面是否比我懂得更多。”

“一点都不，一个也不，还不及你的一半，”卡歇尔兴致勃勃地对她的话语尽他所领悟地作了回答。

“也许这方面的事你并不感兴趣吧，”她转身朝他说。

“正相反，我很喜欢。”他大胆地说。

“我虽然有兴趣，但还说不上很喜欢。听说你是个学生，卡歇尔·拜伦先生。你爱好哪些学科？——啊，这个问题一般很难回答，我是说，你攻读什么？”

艾丽斯注意地听着。

卡歇尔凝视着莉迪亚，他的脸渐渐涨红了。“我是个教授。”他说。

“什么教授？我明白，我该问你是哪里的教授，但那只能引你说出大学的名称，这没有多大意思。”

“我是个研究科学的教授，”卡歇尔低声说，同时看看自己的左拳，将它放在胸前；然后偷偷地朝面上弯起的膝盖打了一记，好比打在人家脸上。

“自然科学，还是伦理学？”莉迪亚追根究底。

“是前者①，”卡歇尔说。“但是这里面也有伦理学，并

①这里，原文是physical science，即“自然科学”之意。但拜伦似乎把它理解为“体育科学”。因“physical”有时有“身体的”、“体育方面的”或“物理的”等不同的意思。

且比一般人想象的还多。”

“是么，”莉迪亚一本正经地说。“虽然我不大懂物理学，但是我能欣赏它的道理。不是扎根于物理学的其他学术也许仅仅是虚饰、空洞的东西。我读过许多物理书，有时学些这方面的实际知识——亲手做些实验啦——办一个实验室啦——甚至做些分析解剖啦。我认为，一个人要彻底掌握科学，就得把手套摘掉，好好干一番。你也这样看吗？”

卡歇尔盯着她。“你说的话再确实没有了，”他讲。“不过，戴着手套，你也能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业余爱好者。”

“我才不会哩。那些自作聪明、认为读读实验报告就行的人是自己欺骗自己。从传闻出发，人们不可能学好科学，正如从格言出发，不可能获得智慧一样。啊，听懂一种议论是容易的，但领悟作为它的基础的事实可真困难！颇有声望的物理学讲师提出的一系列推论是如此冠冕堂皇，致使我们认为从头至尾拜读拜读必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但是，这些推论在我们脑海里激动之余只留下模糊的记忆。请原谅我打这个比喻。我觉得你的性格正好相反——我想，你是厌恶说大话、写华而不实的文章的。请问，假如我打算认真钻研自然科学，你愿给我上些课吗？”

“好的，”卡歇尔暗暗地咧嘴笑着说，“我当然希望你到我这儿来，而不是到其他教授那儿去。但是，我怕我不合你的意。我想先请你那边的那位朋友来试试也行。她比大多数男子更健壮挺拔哩。”

“看来你很重视身体方面的条件嘛。我同意你的看法。”

“只不过是着眼于实用，”卡歇尔一本正经地说。“老盯着一种人看是不对头的，就象只盯着一种马看是不对头的一样。假如在一次拳击比赛或赛马会上你要为之下赌注，那是一

码事；但是，假如你要找朋友或爱人，那是另一码事。”

“是这样，”莉迪亚笑着说。“除了对她的形体和健康情况既褒又贬之外，你是不想对戈夫小姐表示更多的好感喽。”

“对了，”卡歇尔满意地说。“卡鲁小姐，你真了解我。有些人你可以和他们交谈一整天，但他们到头来依旧不懂。你可不是那种人。”

“我想我们还没有好好地交流过思想。一个人的思想必须稍加修饰才能符合另一个人的意愿。教授先生，你上课讲演时必定格外地体会到表达思想是件很难办的事吧。”

卡歇尔局促不安地望着池水，低声说：“当然啦，你可以随意称呼我。可是——假如怎样称呼对你都无关紧要的话，我希望你别称我教授。”

“我在国外生活惯了，不论何时，对教授总归按其头衔称呼，万一疏忽大意，我倒要请求原谅哩。不要我这样称呼你，你太客气了。引你议论科学，这是我的过失。沃辛顿勋爵跟我们说过，你到这儿来就是想轻松一下的——在过度工作之后来静养的。”

“那不好怪你，”卡歇尔说。

“我打扰你没有太过分吧，可我不想再麻烦你。现在让我们去看看戈夫小姐的速写。”

卡鲁小姐的话音刚落，卡歇尔就以其职业特有的方式毫无献殷勤的样子，熟练地扶她站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照应使她为之一惊，接着高兴得一阵心跳。她转脸朝着他，粉颊微泛红晕。他紧锁双眉，仰望长空，若有所思。

“谢谢，”她说，“不过，请你以后别再这样。象小孩儿似的被拉起来，有点叫人难为情。你力气真大。”

“把象你这样次轻量级的人拉起来不需花多大力气。我看

你体重大概有一百磅。但要做好这种事儿，却有很大窍门。我经常得对付二百磅左右的人，总是把他们安放得好好的，象睡在床上似的。”

“啊，”莉迪亚说，“我知道了，你在医院里做过事。对于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我是很钦佩的。他们处理病人那么得心应手。”

卡歇尔没吭声，只阴冷地笑了笑，跟着她向艾丽斯走去。

“我知道，我是多么笨拙，”艾丽斯发觉他们走近身边就说，“有人看着我，我怎么也画不下去了。”

“你以为人家都在评论你的画法，”卡歇尔鼓励她。“业余画家才老那样想。可事实是，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它表示丝毫关注。对不起！”他说着，把画拿在手里，悠闲地端详起来。

“请你把画还给我，拜伦先生，”她气得涨红了双颊。他感到诧异，转脸向着莉迪亚，想要她说明缘由，这时艾丽斯却一把将画夺回，放到画夹里。

“天气有点暖起来了，”莉迪亚说。“我们好回城堡去了吗？”

“我想最好回去吧，”艾丽斯说，她气得发抖，疾步走开，留下莉迪亚单独与卡歇尔在一起。他立即嚷了起来：

“我到底哪里得罪她了？”

“你的意思是真诚的，可你的言语欠妥当。”

“刚才我只想给她打打气，让她继续画下去。她一定是误解我的意思啦。”

“我认为不是那样。年轻小姐听人家说她忸怩到了荒谬的程度，说她没有必要那么害羞，你想她会高兴吗？”

“我会说过那样的话！我发誓，我根本没说过那种话。”

“你的措词不是这样。可你使她误认为，她不必反对人家看她作画，是因为她的画毫无价值可言。”

“噢，假如她因此而生气，那她一定是个天生的傻瓜。有些人听别人议论自己就受不了。可是，一会儿工夫，他们就把一被议论就发作的愚蠢行为忘得一干二净。”

“你有姐妹吗，卡歇尔·拜伦先生？”

“没有。怎么啦？”

“妈妈呢？”

“妈妈是有的，但我有好几年没见她了，假如再也见不到她，我倒无所谓。我今天的这个样子是她造成的。”

“这么说，你对自己的职业不满意喽？”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总说傻话。”

“是的。你说傻话是因为你对习惯于献媚奉承的女性缺乏认识。假如你不进一步研究研究女性，你与我的朋友就很难友好相处。”

“对她，我才不会认错，除非我真错了。实事求是嘛。”

“甚至也不想向戈夫小姐讨好吗？”

“甚至也不想讨你的好。以后你会只看到我的短处。”

“十分真实，十分正确，”莉迪亚热诚地说。“再见吧，卡歇尔·拜伦先生。我得去找戈夫小姐。”

“我想，她对我的谈吐光火的时候，你是袒护她的。”

“什么光火？怨恨吗？”

“是的，差不多。”

“这个词儿听起来有些殖民地情调，不是么？”莉迪亚摆出语言学家的派头追问。

“是的；我相信这是从殖民地那边学来的。”接着，他沮丧地补充一句：“我想我跟你讲话时不该用方言。请原谅。”

"我并不反对用方言。恰恰相反，你用了，我反而感到新鲜有趣。比如说，我刚才得知你去过澳大利亚。"

"我是去过。我惹戈夫小姐生了气，你怪我吗？"

"并没有。然而，我有些同情她，我认为，她对你说话的态度，假如不是对你说话的内容，表示厌恶，是有道理的。"

"我怎么也弄不懂，我到底说了些什么，竟然使她那么大惊小怪。假如我往后再讲傻话，我希望你用胳膊肘儿触我一记。这样，我就立刻住嘴，不再提任何问题。"

"喔，是这样，我的胳膊肘儿一触到你，意思就是说'住嘴，卡歇尔·拜伦先生，你有些不象话了'，是吗？"

"正是这样。你真了解我。这句话我以前跟你说过，不是么？"

"恐怕，"莉迪亚说，脸上露出喜色，"我不便约束你，我们还不够熟悉哩。"

他有些失望，脸色阴沉下来，说道："假如你认为这样做有些冒失——"

"是的，我认为这样有些冒失，"她抢着说。"我自己的行动不是已经够我操心的了么？干吗我还要自告奋勇地来约束一位大力士，同时也是一位学问渊博的教授呢？"

"啊呀！"卡歇尔激动得嚷了起来。"你怎么讲我都可以。你有一种扭转乾坤的本领，叫人住嘴，还要使人心甘情愿。假如我现在是个我本来就该是的绅士，而不是个可怜虫似的职业帕格①，我就会——"他感到失言，脸色也发白了。至此住了口。

"我想提醒你，"莉迪亚极力镇静地说。不过，他刚激动

①英语 pug，普通意思是"哈巴狗"；作为俚语，意思是"拳击手"。卡歇尔随口说出 pug，意为"拳击手"，但莉迪亚不懂此俚语。

的时候，她脸上也有些失色，“现在，都有人在等我们：戈夫小姐在等我，你的仆人在等你，他一直徘徊在我们周围，急不可耐地盯你好几分钟啦。”

卡歇尔猛转身，只见梅利什站在不远的地方阴沉地怒视着他。莉迪亚趁机走开。她退避时，听到他们在顶嘴。但她听不出他们在争什么。幸亏听不清，语言不堪入耳。

她在书房里找到艾丽斯，后者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这张椅子，在她心情舒畅的时候，她总爱靠着坐的。莉迪亚一声不响地也坐下。艾丽斯立即看她一眼，发觉她轻声地大笑起来。莉迪亚平时比较持重，这一笑竟然产生奇异的效果，使得艾丽斯忘却了刚才不愉快的事。

“见你这么容易自得其乐，我很高兴，”艾丽斯说。

莉迪亚等自己完全收敛了笑容才回答道：“这样大笑，我一生中没笑过三次。好了，艾丽斯，现在消消气，暂时把那位邻居的冒失忘了吧，谈谈看，你对他的看法如何。”

“说真的，我根本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哩，”艾丽斯轻蔑地说。

“那么，看在我的份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谈谈你对他的印象。”

“实际上，你比我有更多的机会评论他。我还没有怎么跟他说过话哩。”

莉迪亚耐着性子站了起来，往书橱走去。“你有个表哥在上大学，是不是？”她边说边往书架上找书。

“是的，”艾丽斯答道，语调很柔和，象要抵消刚才她那生硬的态度。

“那么，也许你懂一点儿大学生俚语，是吗？”

“我才不让他跟我讲他们那种话呢，”艾丽斯立即说。

“你也许可以限制一个人的表达方式，但你不能限制全体大学生的，”莉迪亚说，她那淡淡的嘲弄想不到竟使艾丽斯流下泪来。“你知道‘帕格’是什么意思吗？”

“帕格！”艾丽斯心不在焉地说。“不知道；我听说过哈巴狗——学监豢养的一种哈巴狗，可是，从未听说过什么帕格。”

“我得查查俚语词典，”莉迪亚说着取下一本，并立即打开。“哦，在这儿。‘帕格——搏斗者收缩[1]，源自拳击师一词。’多么离奇的解释！搏斗者还有收缩之意！一个人在与人家搏斗时干吗还要有一种收缩的意思，干吗会有这种念头？‘搏斗者’这词可能也是俚语吧。不，这里没有注明。要么是我把这个词理解错了，要么是它还有其他的意思，连编词典的人也不知道。”

“对我而言，词义很清楚，”艾丽斯说。“‘帕格’意思是拳击手。”

“可是，拳击就是斗拳，这不是一种职业啊。我想，男人或多或少都是拳击手。我要的是这样一种词义，它表明某种行当或工作。我还以为‘帕格’意思是解剖学者哩。不过，这无关紧要。”

“你在哪儿听说过这个词的？”

“拜伦先生刚才用过它。”

“你真喜欢这个人吗？”艾丽斯回到老话题，比她岔开此话题时谦恭多了。

“到目前为止，我并不讨厌他。他令人费解。假如他生硬的态度是装出来的，那他装得很成功，让人看不出破绽。”

---

[1]收缩应为缩略形式，莉迪亚处于当时的心情下，误解了。

“也许他就是不懂规矩。我看他的粗野根本不是假装出来的。”

“我基本上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一两句话他说得还是有些道理的。这表示他领会了科学知识的真谛，理解了语言内在的涵义。这些话我很少听到，除非是出自那些文化很高、阅历很深的人口中。我怀疑他那态度是故意装出来的，以对抗社会上那种故弄风雅的、自私的虚荣心。这还是有些说得过去的。毫无疑问，他似乎沉不住气，说起话来欠斟酌。你常去剧院吗？”

“不，”艾丽斯说，为这突如其来的提问愣住了，“我父亲不赞成。可是，我去过一次。看的是《莱昂斯的贵妇》。”

“参加演出的有位著名的女演员吧，她叫阿德莱德·吉瑟博恩——”

“就是她扮演莱昂斯贵妇的。她演得美极了。”

“看到拜伦先生你有没有想起过她？”

艾丽斯满腹狐疑地瞪着莉迪亚。“我不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个人彼此会不大相象，”她说。

“我也是这样看的，”莉迪亚沉思着说。“不过，我觉得他们的不同之点是依赖他们的潜在的相同之点而存在的。否则，他怎么会使我想起她？”莉迪亚说着坐了下来，显得有些心烦意乱，象要阐明自己的想法。“可是，”她接着说，“我在戏剧方面的联想如此复杂，我——”她停顿了好一会儿，艾丽斯意识到女主人有些不同寻常地激动，就暗暗地注视着她，不知她要干什么。

“艾丽斯。”

“嗯。”

“我的头脑不听使唤了，尽想些鸡毛蒜皮、毫不相干的事

情——这肯定是神经衰弱的一种症状。爸爸去世以来，我住了好几个地方，想过几天清闲日子，这次到这儿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可是，没有一次是成功的。我得做些工作了。我明天就去伦敦。”

艾丽斯吃惊地望着她，因为这似乎意味着被解雇。可是，她面不改色，依然客客气气，好象无所谓。

“现在，我还来得及在这社交旺季去伦敦凑一阵热闹，六月份我准备回到这儿来，着手写一本我已计划好的书。我得在伦敦收集素材。社交旺季结束之前我可能就离开那儿；假如你不愿跟我一道去，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请个人来照应你，随你在这儿呆多久。但愿六月已经来临！”

艾丽斯很欣赏莉迪亚的急于求成的女性气质，但不喜欢她那随遇而安的性格。先前她跟莉迪亚亲近不是减轻、而是加深她的自卑感，此刻她的自卑感有些解脱了。不过，她认为莉迪亚的彬彬有礼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就在上午，这位卡鲁小姐竟贸然问一个男人是干什么的；而艾丽斯庆幸自己至少没有这样有失体统。她再也不畏惧仆人了，跟他们说起话来有意表现得温文尔雅，却无意间流露出轻蔑倨傲，以致仆人们私下都管她叫“暴发户”。男仆巴什维尔在伙伴们当中竟然不顾个人名声，说戈夫小姐是位很美的姑娘。

巴什维尔现年二十四岁，身高五英尺十英寸。在村里“绿衣人”小酒店里，他是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热情洋溢的政论家。在马夫当中，他被认为是体育方面的权威人士，并且是个康沃尔①式的摔跤能手。女佣人们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爱慕之情。每当听到他朗诵诗歌，她们都争着对他海阔天空地说些恭

①英格兰西南端的一个郡。康沃尔人擅长摔跤，以紧抱对手的脖子使之窒息而获胜。

维话。他喜爱诗歌，记性又好，所以常常朗诵。她们以能和他出去走走而感到荣幸。不过，他献殷勤并没引起妒忌，因为仆人们都知道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他爱慕女主人。他从来没有亲口那么说过，也没有人敢当他的面谈这件事，甭说挖他那出身卑贱、家境贫寒的老底了。但是，他的热恋，大家心里都有数，似乎并非毫无希望，年轻的仆人们这样认为，厨师、管家以及巴什维尔本人也这样认为。卡鲁小姐知道找一个好仆人不容易，赏识巴什维尔的干练，并给予相应的报酬。但她也毫不怀疑，服侍她的是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钻研诗歌和公共事务，因风流倜傥，武艺高强，能言善辩，并在本地政界有影响而出名。

就是这个巴什维尔，此刻走进书房，把手里的一个托盘递给艾丽斯，说道："小姐，有位先生在圆形会客室里等候。"

艾丽斯随手从托盘上取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沃利斯·帕克先生。"

"啊！"她恼火地说，并向巴什维尔看了一眼，好象要探测他对来访者的印象。"我的表哥来看我啦——我们刚才还谈到他。"

"太幸运了！"莉迪亚说。"他会把帕格的意思告诉我们的。请他与我们一道用午餐。"

"你不会喜欢他的，"艾丽斯说。"他不大会交际，还是让我去看他吧。"

卡鲁小姐没作声，显然她不明白事有蹊跷。艾丽斯走进会客室见帕克先生正在观看一件作为纪念品而保存的印度盔甲。从他背后望去，这是一位身着漂亮的蓝色长大衣、身材矮小的绅士。由于他双手叉在背后，伫立翘首观看，一顶新帽和一双新手套清晰可见。他转身向艾丽斯打招呼之时，脸部表露出一种

非常自负的神情。他那失神的双眼和那光秃的头顶显示他迟睡迟起的生活习惯，不知是勤奋过度，还是放荡不羁。

他很自信地向前走了几步，抓住艾丽斯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会儿，并且给她挪了一张椅子，没注意到她对这样献殷勤所持的明显的冷漠态度。

“艾丽斯，我真吃了一惊，”他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说。“从埃米莉阿姨那儿我知道你到这儿来生活了，也没跟我商量一下。我——”

“跟你商量！”她轻蔑地打断了他的话。“这可真是新鲜事儿！干吗我一举一动要跟你商量？”

“唉，我是不该用商量二字，尤其是对可爱的艾丽斯·戈夫这样的独身小姐。可我仍然想，你可能把要采取的步骤事先通知我——你明白，这仅是个形式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给我一种得到你信任的权力。”

“什么关系，请问？”

“什么关系！”他以责备的语气重复同样的词句。

“是的，什么关系？”

他站了起来，既温柔又庄重地向她说：

“艾丽斯，我向你求婚至少已有六次啦——”

“可是，我哪一次接受过？”

“请听我说完，艾丽斯。我知道，你从来没有明显地应允过。可是，心照不宣，我们结合的唯一障碍是我的家境贫穷。我们——请别打断我的话，艾丽斯。啊！你还不知道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障碍现在不复存在啦。我已被任命为森伯里学院的副院长，一年有三百五十镑收入，还有住房、煤以及煤气供应。过一段时间，我肯定会当正院长——这个职位可了不起，年俸高达八百镑哩。你现在摆脱了父亲过世给你带来的烦恼，

你可以现在——马上——立即脱离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

“谢谢你。我在这儿很惬意。我还要继续待在卡鲁小姐家里。”

半晌谁也没再说什么，他慢慢坐下。然后，她接着说：“我很高兴，你终于有了个好职位。这对你可怜的妈妈一定是个莫大的安慰。”

“艾丽斯，我认为——这可能只是主观想象——我认为，今天上午你妈妈的态度比以往冷淡了。我希望，这座宫殿般的城堡里的奢侈生活没有腐蚀你的心田。虽然我不能把你带进一座城堡，一个有许多身着制服的仆人听你使唤的地方，但是，我能使你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英国家庭的主妇，不沾外人的光。你太象一位这样的夫人，艾丽斯。”

“这样给我上课，你太费心啦，我看。”

“你尽可跟我严肃些，”他阴郁地站起身来，踱到房间另一头。“我认为一个男人的求婚应当被认真地考虑。”

“哎呀，我还不大懂。我想我们曾经谈妥，以后见面时，你不再向我提出那样的要求。”

“我们都有数，这桩事仅仅是延搁了一下，等我有条件了就办，无需用婚约长时间地束缚你。时机现在成熟了，我终于能期待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是有权利这样期待的，你看，我是多么耐心地在等你！”

“就我而言，沃利斯，我得说，你一年收入只有三百五十镑就想结婚，这不是上策。”

“有房子，请别忘了；还有煤和煤气！跟这儿的、叫什么来着的小姐生活了一阵子，你变得深谋远虑起来了。我怕你不再爱我了，艾丽斯。”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

“哼！你也许从没说过，可你总使我认为——”

“根本没有那种事，沃利斯！我不会同意你那么说的。”

“归根结底，”他反唇相讥，“你想你会在这儿找到某个花花公子，作一笔比我更大的交易。”

“沃利斯，你怎么这样放肆？”

“你伤了我的心，艾丽斯，我才这样说。在这儿该如何循规蹈矩，我清楚，并且不亚于来这里的任何宾客。但是，当我的一生幸福受到威胁，我就会不拘礼节了。因此，我美好而神圣的请求必须要得到直截了当的答复。”

“沃利斯，”艾丽斯一本正经地说，“逼我作违背我意愿的答复可不行。我只能把你当作表兄。”

“我可不希望被当作表兄。难道我把你只当作表妹看的吗？”

“沃利斯，你有否想过，假如你不是我的表哥，我会让你直呼我的教名，并且一直跟你亲近、不拘礼吗？如果你以为是这样，那你对我的看法就怪了。”

“没有想到，奢侈的生活会这样腐蚀——”

“刚才你也是这样讲的，”艾丽斯嗔怪他。“别再没完没了地重复同一句话！你知道，这就是你的毛病。你愿在这儿用午餐吗？卡鲁小姐叫我请你哩。”

“真的！卡鲁小姐太客气了。请转告她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因不能领情，心里也很过意不去。”艾丽斯轻蔑地昂了昂头。“你闹了这么多笑话，一定觉得很有趣，”她说，“可是，我得说，这事儿仍然没指望。”

“很抱歉，我的一片痴情没能使你回心转意。贵族化的生活没出现之前，你并没对我牢骚满腹。我很难过，占用了你这么多的宝贵时间。再见。”

"再见。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生这么大气。"

"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很痛心，你被奢侈的生活腐蚀了，我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原则更重要。再见吧，戈夫小姐。我不会再次荣幸地到这个被精心挑中的宅邸里来见你。"

"你真要走么，沃利斯？"艾丽斯站了起来。

"是的。为什么不走呢？"

她揿了一下铃，他却显得仓皇失措，他原以为她要挽留他，跟他言归于好。他们没来得及说什么，巴什维尔就进来了。

"再见吧，"艾丽斯彬彬有礼地说道。

"再见，"他咬牙切齿回了一句。他目空一切地朝外走，擦过巴什维尔身边时摆出不屑一顾的神情。

他走出屋外，正在走下平台的台阶之时，巴什维尔赶了上来，客气地说道：

"对不起，先生。我想，您忘记这个了。"他把他的手杖递了过去。

帕克的第一个想法是，他的手杖放在城堡的大厅里显得寒伧，引起了这个男仆的注意，所以巴什维尔赶上来，明谦暗傲地要他把东西拿走。再考虑一下，他的自尊心占了上风，他认为这样疑心有失体面。他决定向巴什维尔显示一番，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绅士。于是，他接过手杖，不谢他，而是从袋里掏出五先令。

巴什维尔笑吟吟地摇了摇头："啊，不，先生，"他说，"仍旧谢谢您。我不要这个。"

"你这个蠢货，"帕克说着把硬币塞进衣袋，转身就走。

巴什维尔大惊失色。"停一下，停一下，先生，"他边说边跟帕克下台阶，"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并不比你蠢。先生应

有自知之明，象仆人那样。”

“啊，见鬼去，”帕克低声咒骂着，脸涨得通红，一溜烟走掉。

“你要不是小姐的客人，”巴什维尔目送着他威胁道，“我就揍得你在床上躺一个星期，看你叫不叫我见鬼去。”

第五章

卡鲁小姐毅然去伦敦，在里吉恩特公园区租了一幢房子，对此艾丽斯大失所望。她原指望寄寓于梅费尔①或至少去南肯辛顿②。但是，莉迪亚就是看中了北面的高地和公园区的户外活动场所；艾丽斯也乐得穿着漂亮衣服、坐着漂亮马车随她穿梭于伦敦城里，招摇过市。艾丽斯对此比对古典音乐会、甚至歌剧更感兴趣，音乐会她不是特别喜爱，歌剧则时常去听。她比较欢喜看戏，虽说节目比较平淡，没有她预料的那样离奇。她很乐意进入社交界，因为这是真正的伦敦上流社会。她变成了个舞迷，每天晚上都参加舞会，觉得自己比在威尔茨托肯更加出人头地、妩媚动人。其实在老家，她对自己的仪态和风度已经够满意的了。

对看戏、跳舞这类荒唐事儿莉迪亚可不问津。为艾丽斯，她轻而易举地搞来请帖并请人伴她参加舞会。艾丽斯却大惑不解，莉迪亚这样聪明能干的女人竟不厌其烦地坐到索然无味的音乐会结束，然后回家，而此时，晚间交际的欢乐却刚开始呢。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用早餐时，莉迪亚说："熬夜过多使你的面色有些失去红润了，艾丽斯。写作的准备工作已做了不

①伦敦西端贵族住宅区。

②伦敦过去的一个行政区，比较繁华。

少，我也有些疲劳了。今天我要去水晶宫，到公园里走走；下午，那里有个音乐会。那是由什齐姆普利卡女士义演的，她的演奏你也许不欣赏。你愿意和我一道去吗？”

“当然，”艾丽斯百依百顺地说。

“我不要你‘当然’，要你任意选择，”莉迪亚讲，“你明天晚上有约会吗？”

“星期天晚上？啊，没有。再说，对你方便的时候，我才考虑自己的约会。”

说到这里，她们停了一阵，时间长得话头几乎接不上。艾丽斯咬咬嘴唇。过后，莉迪亚说：“你认识霍斯金夫人么？”

“是霍斯金夫人举办星期日晚会吗？我们可以去吗？”艾丽斯急切地说。“有人常问我是否参加过她的晚会。可是，我和她不熟识——虽说我见过她。她这个人好吗？”

“她很年轻，读过许多艺术评论，并深受其影响。她的殷勤好客是尽人皆知的，她常把结识的所有的聪明人请到家里，热情款待，使他们惬意得真舍不得离开。还算幸运，她没有让她的艺术狂热使她失去理智。她与一个大实业家结了婚，这人离开学校以后，除了看看报纸之外，大概什么也没读过。他们这一对很幸福，在英国可能找不出第二对。”

“我猜想，她心里有数，她没条件再挑三拣四了，”艾丽斯自鸣得意地说。“她很丑。”

“你这样认为吗？崇拜她的人还不少哩！据说她没见霍斯金先生以前，跟艺术家赫伯特先生订过婚。明天在那儿我们会见到赫伯特先生以及另外一些名人——他的妻子、钢琴演奏家什齐姆普利卡女士，作曲家欧文·杰克，诗人霍克肖，发明家康诺利等等。这次机会很难得，著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兼艺术评论家阿本德加西先生将要在晚会上谈论‘艺术的真实’。要

注意，当人家的面提到他时，可别称他为社会主义者，要管他叫社会学家。你是不是很想听他谈论一番？”

“那一定很有趣，”艾丽斯说。“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要去见见这位霍斯金夫人。人家老问我是否去过她家，是否知道这件事、那件事，是否认识其他有名的人物。我尴尬极了，简直是个土包子，一无所知，一人不识。”

“然而，”莉迪亚紧接着说，“我原先想在他演讲之后去那儿的。阿本德加西先生虽然热情洋溢、口若悬河，可是没有创见。我听他所说的那些看法，都是从别人那儿批发来的，我看没必要去听他那一套。不过，假如你特别感兴趣——”

“不，不。如果他是个社会主义者，我就不去听他的，尤其是星期天晚上。”

这样，她们就说定，等这位先生演讲结束后，才去霍斯金家。说定后，她们到悉德纳姆去玩。在那儿，艾丽斯带着乡下人的好奇心畅游了水晶宫，莉迪亚象一本百科全书一样，有问必答。下午，有个音乐会，乐队演奏了几出大部头作品，对这些作品莉迪亚似乎还感兴趣，可是对演奏者的技巧她不欣赏。艾丽斯既觉察不到演奏的毛病，也体会不了音乐的美妙，只得看别人的反应行事——装作很欣赏，并且很有气派地鼓鼓掌。什齐姆普利卡女士，这位她指望在霍斯金家能会见的钢琴家，也出现在舞台上，演奏了一段幻想曲。这曲子是霍斯金夫人的社交圈的又一名人杰克所谱写的协奏曲里的一个组成部分。音乐会的说明书里有一段对该作品的分析。从这篇文章里，艾丽斯得知，如果全神贯注在徐缓的乐调之中，她可以从中听见天使的美妙歌喉。她屏息静听了，可听不出天使在唱歌。一曲终了，掌声雷动，她不禁吓了一跳，人们向什齐姆普利卡女士欢呼，好象她使他们听到了世外仙乐。甚至莉迪亚也感动了，不

由说道：

“奇怪，她不过是个跟我们一样的女人。她与我们处在同样狭窄的天地里，有着同样平凡的生活经历——她也是乘火车去维多利亚，乘长途公共汽车回来，而不是乘一只小船、由天鹅牵引到仙岛去。她的演奏把我带回到童年，那时我心里只有仙境，对其他地方几乎一无所知。”

“他们说，”艾丽斯讲，“她丈夫嫉妒心很重，她使他生活得很痛苦。”

“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来谈论有才华的人。当然，他们是对的。我没碰到过赫伯特先生，但我看过他的画。那些画显示出他曾博览群书，可是不得要领，景物全部是某些诗文中所描绘过的。假如能找到一个从未读懂一本书的文化人，那有多好，他是一位多么可爱的伙伴啊！

音乐会结束之后，他们没有直接回去，因为莉迪亚想在公园里散散步。过后，他们离开悉德纳姆，去滑铁卢车站上了火车，不得不在克拉彭联轨站倒车。这是一个宜人的夏夜。尽管艾丽斯认为妇女此时待在车站候车室里不抛头露面比较合适，但她并不想劝阻莉迪亚去月台较冷落的那一头走走。那儿是一个斜坡，上面种满了花。

“依我看，”莉迪亚说，“克拉彭站是伦敦附近最宜人的地方之一。”

“是啊！”艾丽斯有点儿言不由衷地说。“我想，所有的画家都把车站和铁路看成是风景画里的污点。”

“有些画家是这样，”莉迪亚说，“但他们不是我们这一代的画家。那些只会模仿别人话音的充其量不过是些鹦鹉。如果说，我少年时代的每一次假日、每一次郊游与火车结了不解之缘，我对它的感情就不同于我父亲的。他中年时，火车才出

现，简直是钢铁怪物。火车头现在是孩子们最感新奇的东西。他们会挤在天桥上看火车在脚下穿过。小孩子走在街上会边呼气边吹哨，模仿机车的运行。这些行动看起来傻气十足，可是他们到年老时再来回顾，会很有意思。再说，一旦离开了伦敦的肮脏地道，火车还是挺漂亮的东西。它喷发出来的羊毛般纯白的蒸汽出现在任何一张风景画的画面上都会是和谐的。啊，还有它的声音！你有没有站立在有铁路线的海岸边听过火车从远处隆隆而来？开头，火车的声音与海浪的声音很难分辨；后来，根据火车的震动声你会辨认出来；一会儿，火车声闷阻在深山里，过一会儿，从山边传出回声。有时候，火车声很平和，过后突然变成很有节奏的咔嗒、咔嗒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火车快来时，你得躲入地道等它过去。我就经历过一次，它象贝多芬的一段前奏曲的最后一页——雷霆万钧，震天动地。很难想象，有人竟然如此贬低火车，把它比作公共马车。我还是有点知道什么是公共马车——至少是老式的公共马车。马夫对马车的不满情绪就雄辩地证明了蒸汽机的优越性。我所见到的火车司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非常能干的机械士。而叫我们铭记马车时代的那些作家和画家好象很轻视马车夫，认为他们是不可靠、不文明的人。从畜牧业的需要来攻击铁路运输业的作法已过时了。对几百万英国人来说，远处火车的汽笛声跟乌鸫①的啼声一样悦耳动听。再说——喂，那不是沃辛顿勋爵从火车里出来么？是的，那一个，从这儿过去第三个月台上。他——”她突然不说话了。艾丽斯向前望去，但是既看不到沃辛顿勋爵，也看不出是什么导致莉迪亚的感情发生这样微妙而明显的变化。莉迪亚很快接着说：

①属山乌类，一种常见于欧洲的鸣禽。

“他很可能是来乘我们这趟车的。跟我到候车室来。”她边说边沿着月台疾步而行，艾丽斯匆忙地跟在后面。候车室的门靠近通向月台的楼梯间。她们刚刚走进候车室，就听到从楼梯间传来一阵嘈杂的上楼脚步声和几个男人粗俗、喧嚣的说话声。忽然，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出现了，立刻又醉醺醺地跳起舞来，并且胡乱哼唱着什么歌。莉迪亚站立在一扇窗子附近，静静地注视着。艾丽斯也走过去瞧，并认出这个醉汉是梅利什。他后面跟着三个衣着花哨、兴高采烈的男人，没露什么醉态。再后面，却是卡歇尔·拜伦。他穿着一件显眼的平绒上衣和一条浅褐色的、显示了他腿部肌肉轮廓的紧身裤。他好象毫无醉态，可是他头发蓬乱，左眼老眨巴，左额和左面颊的肤色比原来黄得多，脸部的右半边面色正常。这时，梅利什醉醺醺地要围观者一个个地陪他去喝酒，他来会钞。卡歇尔毅然走到他身边，抓住他的衣领，义正辞严地叫他别再出丑了。梅利什却要抱他。

“我的孩子啊，”他情不自禁地嚷道，“他是我最好最好的好小伙子。卡歇尔·拜伦能对付世界上任何体重的对手。鲍勃·梅利什的钱——”

“你这个酒鬼，”卡歇尔说着将他拉来推去，搞得他晕头转向，然后强迫他坐到一只长靠背椅子上；“人家还以为你前半生从来没有看过拳赛或打赢过一次赌呢。”

“别急，拜伦，”那三个人当中有一人说，“勋爵来了。”沃辛顿勋爵正上楼，他显然最激动。

“好样的！”勋爵嚷道，一面拍拍卡歇尔的肩膀。“你真了不起！今天你给我赢了五百镑；其中有一半还得分给你老兄。”

“是我培养他的，”梅利什说，同时蹒跚地向前走。“我

培养他的。这您是知道的，我的勋爵。你是了解鲍勃·梅利什的。跟您说一句知——知心话。你问过，谁有窍门能使人吃进牛肉、长出肌肉。你问过——对不起您了。勋爵，您有何见教？”

“天啦，你要当心！”沃辛顿勋爵看他踉踉跄跄走到月台边的警戒线上，就一把抓住他。“你没见火车就在这儿吗？”

“我知道，”梅利什沉着脸说。“我很清楚，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是鲍勃·梅利什。你问——”

“这里，往这儿走！”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说。这人身体壮实，脸有伤疤，鼻梁碎扁，他揪住梅利什并把他推进火车。“拜伦，你得贴块牛排在你这只眼上，让它补补，你是以它为代价才整倒了这个开头是英雄、最后是狗熊的荷兰人的。这上面涂的黄漆似乎多了些，你明天怎么去教堂亮相呢？”

他这一席话引起大伙儿哄然大笑。接着，他们进了三等车厢。莉迪亚和艾丽斯急忙上车，刚一坐下，火车就开动起来。

“真的，我要说，”艾丽斯讲，“假如这些人是卡歇尔·拜伦先生和沃辛顿勋爵的伙伴，那他们的兴趣太独特了。”

“是的，”莉迪亚有些严肃起来了。“我对语言还有些研究，可是，他们的话我一句也不懂，虽然我听得挺清楚。”

“他们不是上等人，”艾丽斯说。“你说，一个人不能凭人家的外表来判断人家是不是个绅士；但是，你可不能认为这些人跟沃辛顿勋爵不相上下，是同一类的人。”

“我并没这样认为，”莉迪亚说。“他们都是暴徒。卡歇尔·拜伦尤其是个暴徒。”

艾丽斯听了吓一跳，不敢再说什么，直到他们在维多利亚站下车为止。卡歇尔他们乘的那节车厢的外面挤满了人。她们

急速绕过人群；莉迪亚随即问列车员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一个醉醺醺的人下车时跌到铁轨上去了，假如车子在开动，这家伙准没命啦。莉迪亚向他道谢，转身却发现巴什维尔站在她面前，正要脱帽致敬。事先她并没命令他来侍候。然而，他来了，她也高兴，并问他马车是否赶来了。

“没有，小姐，”巴什维尔回答道。“车夫没接到通知吧。”

“很对。请你找一部双轮马车来。”他去找时，她对艾丽斯说：“你有没有叫巴什维尔来接我们？”

“啊，没有，没有，”艾丽斯说。“我没有考虑到这件事。”

“奇怪！不过，他做事很负责，比我还负责！他这次能来，我觉得很好。可怜的家伙，他大概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了吧。”

“他反正没事干，”艾丽斯漫不经心地说。“他来了。并且给我们找来了一匹高头大马。”

在她们候车闲聊时，人们把梅利什从车底下拉了上来，让他坐在一个伙伴的膝盖上。他跌得不省人事，眉头肿起一大块。双眼松弛地闭着。此时，那个扁鼻梁的家伙大显身手，作起外科专家来了。卡歇尔扶持病号的上体，另外几个伙伴软硬兼施地驱散围观的人群的时候，这位专家就拿出一根刺血针，速战速决地给他放了血，肿块立即消了下去。然后，他用随身携带的消毒纱布和药膏将刺口敷好裹好，对着梅利什的耳朵叫喊起来。可是，这位教练只哼了一声，软绵绵地耷拉着脑袋。又是一阵喊叫，仍然无济于事。卡歇尔不耐烦了，说梅利什在装死，他可不愿站在那儿让他愚弄一个晚上。

“假如他是我的而不是你的好朋友，”扁鼻梁说道，“我

会很快把他弄醒。”

“不劳你的神啦，”卡歇尔说着弯下身去，在教练的耳朵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就是这么办，”另一个人点头称许，梅利什此时大叫一声，猛然坐起。“喂，你站起来吧。”

他抓住梅利什的右臂，卡歇尔握住他的左臂，两人把这位教练架着走。他泪眼模糊地抱怨说耳朵痛死啦，他老朽啦，没有他的关照，卡歇尔今天怎么会这样神气啦，可他们不理他这一套。

沃辛顿勋爵早已乘机撇开这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独自回到杰明街寓所。他仍然很激动，他的贴身老仆交给他一封信之后，他四次问他，有没有人来找过，又四次打断他的话，东拉西扯地谈论这天的好消息以及自己的好运气：

“我跟人家打了赌，赌金是五百镑，我认为比赛会在一刻钟之内结束；后来，我又以二百五十镑对一百镑跟拜伦打赌，我认为比赛在一刻钟之内不会结束。就是这样打赌的，不是吗，贝德福德？卡歇尔才不会放弃可赢得二百五十镑的机会呢！说真的，他是个机灵鬼。打完十四分钟的时候，我想，我的五百镑完蛋了。那个荷兰人斗志很旺；卡歇尔突然显得软弱乏力，但仍试图重整旗鼓。荷兰人进攻时，你瞧他的眼光可凶狠逼人哩。他以为笃定能马上把卡歇尔干掉。”

“真的，我的老天爷。哎呀！”

“我当时这么想：我输定了，上当了。这可怜的家伙体力不支了。喃，贝德福德，你瞧，卡歇尔猛地打出一记右钩拳。可是，你不会看清楚的，这拳疾如闪电。荷兰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摔倒在地，不省人事。拜伦总共重击他十五拳。这家伙的脑袋一定很不好受。呵，贝德福德，卡歇尔真是个了不起的

人。我情愿拿出我所有的钱来支持他跟任何人拳斗。他使你感觉到，作为一个英国人，值得自豪。”

贝德福德谦恭而惊奇地站在一旁观望。他的主人激动不已，举止失常，在房间里急速地走来走去，不时紧握拳头，猛击想象中的荷兰人。最后，仆人鼓起勇气跟他提起他已忘怀了的那封信。

“哎呀，还有一封信！”沃辛顿勋爵说。“霍斯金夫人的笔迹嘛——一份请帖，还是其他什么差不多的玩艺儿。在这儿，我来读读看。”

“沃辛顿勋爵阁下：

我从未忘怀为您引见著名的赫伯特夫人，即您所谓的辛普利西塔女士。明晚，她将来舍下一叙；届时您如能光临，则不胜荣幸之至。我的挚友、德国著名艺术评论家阿本德加西先生将于九时宣读其大作《艺术的真实》，但我不敢贸然断言您对此亦感兴趣。阁下可于十时或十时半莅临，是时晚会之学术活动即将结束。”

“咳，岂有此理！”沃辛顿勋爵没读完信就突然嚷起来。“这些女人以为我生活当中缺乏艺术感，认为我欣赏不了美术作品，看不懂文学名著。我就是要九点正到场。”

“倘贵友中有对艺术亦感兴味者，请邀约前来，我当竭诚欢迎。能邀一、二名流随同前来否？我急欲为阿本德加西先生约请志趣高雅之听众。实际上，我已约好一批知名之士，当不至遭他指摘。但务请再邀

请一声名显赫者。

霍斯金夫人

星期六于坎普登山路寓所”

“好的，霍斯金夫人，”沃辛顿勋爵说，狡黠地望着不知所措的贝德福德。“会来一位名人的——一位真正的名人——决不是你的那些讨厌的德国佬——要是我能请动他的话。假如他们不喜欢他，尽可直说。对不对，贝德福德？”

第六章

第二天晚上，快到十点钟了，莉迪亚和艾丽斯才到坎普登山路霍斯金夫人的家里来。她们发现沃辛顿勋爵在前花园抽烟并和霍斯金先生闲聊。见到两位小姐，他随即扔掉雪茄烟，跟她们一道进屋。他的脸，酒后涨得红红的。她们去客厅脱放外衣，他站在楼梯底部等候着。忽然，传来一阵下楼梯的脚步声，有人兴奋地招呼他：

“沃辛顿。沃辛顿。他当着大庭广众发表演说了。老阿本德加西讲完刚坐下，他就站起来了。你为什么要给他喝那杯香槟酒呢？”

“嘘——嘘——嘘！你别说了！跟我来，让我们想办法把他悄悄地拖出去。”

“你听到没有？”艾丽斯说。“一定发生什么事情啦。”

“但愿如此，”莉迪亚说。“通常，这里宴请宾客的毛病就是死水一潭，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我们来了，请你别张扬。”最后一句话是她们上楼时对仆人说的。“我们来迟了，还是尽量轻点进去，别惊动阿本德加西先生。”

她们进去并没引起注意，因为各室光线微弱，只有两盏式样别致的挂灯，灯罩是粉红色玻璃制成的，缕缕清烟冉冉而起。霍斯金夫人就是这样以幽暗为美的。在稍大的房间当中放

了一张小台子，上面铺着一块石榴红的丝绒台布，再上面放了一张斜面小书桌，还有两只银烛台，烛光比灯光稍强，四周站着一群人，四壁出现浓密的双重人影。台子周围放满了椅子，其中大部分是女士们坐的。在他们后面靠墙站立的人群之中，出现了卢西恩·韦伯。大家都注视着卡歇尔·拜伦，他正在对着台子旁边的几位留胡须、戴眼镜的先生发表演说。莉迪亚以前从未见他这样衣冠楚楚、神态自若，不由吃了一惊。他的双眼炯炯有神，他的自信威慑四座，他的粗厉的嗓音震撼全室。他谈得兴高采烈，不时地挥动左臂，而他的右手却紧贴身子，偶尔强调论点时他才伸出右手，狡黠地摇摆食指。

“——办事的本领，”莉迪亚进入大房间时听到他这样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字眼。先生们，这方面我可以跟诸位谈论一番。众所周知，假如我们要教育人家，主要的，我们必须以我们的生活和行动作出榜样，让每一行动都成为很有修养的活生生的范例。可是，我不禁要问，人家怎样才能知道你是个有修养的人呢？你不能象块三明治似的，胸前背后各挂一块广告牌，招摇过市，标榜自己。可以肯定，没有人会欣赏你那副尊容。你要有一种办事的本领，那才是你需要的。比如说，你在街上看到一个男人在殴打一位妇女，这是一个残暴的坏样子。呃，你可得给人家树立一个好榜样！假如你是个男人，你该去救助她。你不能听之任之，袖手旁观。无视弱女子的急难，决不是好样的。可是，你怎么才能将你的美好愿望付诸实现呢？呃，你要懂得如何向他进攻，何时进攻，朝他什么部位进攻。然后，你还得有勇气扑上去。这就是办事的本领，这就是形势的迫切要求。你怎能心安理得地认为你自己为人好就够了！这位先生的学说归纳起来就是这个意思。诸位以为如何？需要树立一个有办事本领的榜样。假如你让暴徒继续为非作

歹，那他们的样子就散布开，而不是你们的样子。请注意一下这方面的策略问题。今天晚上，有关法国人的事已谈了许多。呃，他们是很有办事本领的。他们懂得如何筑街垒以及筑好后如何进行战斗。结果怎样？呃，这些法国人，只要他们觉得需要，第二天就会把事情做好，感觉不到这种需要，那就比较可怜了。在这个国度里，我们不可能有所作为。假如贵族老爷、地主资本家或其他有钱有势的人要赶我们下海，我们不去行吗？我这么说，有位先生在笑我。但我要问，假如今晚有警察或丘八老爷叫他离开这个舒适的人家去跳泰晤士河，他将怎么办？跟他们说，他在下次选举中不投他们长官的票了，是吗？如果这样仍无济于事，就告诉他们他要叫朋友们也不投他们长官的票，是吗？这就是很妙的办事本领！不，先生们，别上迫害你的那些投机者的当。首先要学会如何去战斗。光购买图书是徒劳的，除非你懂得如何记住它们，如何使你头脑保持清醒。尽管刚刚笑人的那位先生觉得自己平安无事，如果他明白如何战斗，他的朋友也明白如何战斗，他就不必害怕警察、丘八、俄国人、普鲁士人以及任何时间都可能来犯的人。然而，他可能说，让我们分一下工。我们不参加战斗，可以出钱叫别人去为我们战斗。这显示，有些人有了一种想法，就糊里糊涂地夸夸其谈起来。不过，人家可不愿听他那一套。战斗是一种本能的自卫能力，它不能让别人来代替。你可以把一餐饭的劳务分工，出钱叫一个人买牛肉，一个人买啤酒，一个人买土豆。可你就是要出钱雇人来为你战斗。也好，让我们来辩论辩论。假如对手出更多的钱，被你雇用的那些人就会反戈一击，向你杀个回马枪！这时，你只好怨自己让钱显示了本领。只要办事的本领是钱，穷人就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就会遭殃。而这位德国教授刚才却要穷人行使他们的权利。因此我说，一

个人的首要职责就是要学会战斗。如果他不会战斗，他就树立不起榜样，他就不能坚持自己的权利、支持朋友，他就不能保全自己的血肉之躯。当他看到弱者被强暴者欺凌的时候，充其量只能偷偷地去报警，等警察懒洋洋来到现场，很可能坏事早已干完啦。来到夫人的客厅，把自己标榜一番，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榜样，这可不行啊。先生们，请注意！我希望你们别认为我的每一句话都无懈可击，别把我的意思理解得过分狭窄。假如你看到一个男人在殴打一个女人，我想你该据理进行干预。别期待她感谢你。可以帮她解脱困境，但不要让她过分依赖你。至于那个男人，你教训他一顿就走开。切不要呆下去在路上跟他打起来！这样，格调就低下了，通常为人们所不齿。上面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点实际对策。它完全符合这条伟大的原则，即你要具备办事的本领。当你具备了，你就有勇气，但如果你没有办事的本领，你的勇气只会导致你被那些既有勇气又有本领的人狠揍一顿。请问，你那种天生的勇气又有何用呢？人家说你是个运动员，可是，如果你比赛赢不了，人家不会嘉奖你。你若明知自己没能耐，最好趁早回避，放弃比赛。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还有些话要说，我的话会使教授感到宽慰，为他消除一些忧虑。我不懂音乐，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通晓一种艺术的人是如何触类旁通，搞通另一种艺术的。从那位先生的演讲里，我得知音乐界有一位名叫瓦格纳的人，他是你们所谓的那种颇有胆量的作曲家。尽管音乐迷不得不承认他的曲子是第一流的，或者说，他比赢了，然而，他们企图诋毁他，说他是以古怪的曲调取胜的，没有真才实学。我奉劝这位先生别听他们那一套。正象我刚才所说过的一样，只有勇气，没有本领，他不可能有所建树。他当初胜过一些二流作曲家，也许是年轻力壮之故。但是，懵懵懂懂，没有两下

子，他能坚持到现在么！你会发现，那些故意贬低他的人，不是妒忌者，就是抱残守缺、对他崭新的风格看不顺眼的老世故。请注意，后来他们又别出心裁地说他的风格一点不新颖，是从他们十岁时见到过的一个人那儿剽窃来的。正象那位先生所说，历史上这样的人多得很，他们的手法如出一辙，对待贝多芬就是其中一例。可是，这位音乐家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了解他的人毕竟为数很少。现在以我们都熟悉的杰克·兰德尔为例吧。他们也同样诋毁他。这样，音乐界就找不出一个样板来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有些人总是妒忌人、中伤人，不承认善良的人有本事。当他们不得不肯定人家某一方面的才能的时候，却又想方设法把人家其他方面说得一塌糊涂。现在我来把事情简单扼要地谈一谈。精通音乐的这位德国先生说，许多人认为这位瓦格纳才气不足，勇气有余。哎，我虽不懂音乐，但我敢拿出二十五镑跟人打赌，我说世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认为他勇气不足，才气有余，他的工作成就来自他的才干，而不是出于他的爱好。我愿打这个赌，我愿拿出二十五镑，请那位先生保管这笔赌金，并请这位德国先生作仲裁人，好吗？噢，我很高兴，这儿没有人想跟我打这个赌。

“现在我想谈谈那位先生疏忽了的问题。他建议你们学习——使你们一天比一天聪明能干。但是，他没有提及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学习，不听他劝告。我想，可能他考虑到自己是个外国人，怕谈得过分，会伤了你们的感情。不过，我确信你们不会如此没有涵养，人家一开诚布公，你们就脸红脖子粗。我坦率地说一句，你们不愿学习的原因不是不想变得聪明一些，不是你们比那些博学者懒惰，而是由于你们希望人家认为你们无所不知——由于你们害臊，怕学习时被人家看见。你们以为，只要闷声不响，装出个聪明相，你们的无知就不会被发现，可

以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了。可是，讳莫如深、装腔作势又有何用呢？假如你们开始学习时，有些笨拙，被一、二个厚脸皮的小鬼讥笑了，这又有何妨呢？当你理解到别人只关心自己的容貌，而不关心你们的，那么，老是考虑你们自己的样子看起来如何如何，那又有什么意思呢？大孩子读低年级，看起来当然有些尴尬；但是，假如他求上进，纵然从头学，他也会高兴的。我这些话是针对你们说的，因为你们都是伦敦人。而伦敦人是最会为自己考虑的。然而，这位先生的话我并不全都赞同。象他那样死拚硬斗来改良社会是很不对头的；这不是因为改良社会是件坏事，如果得法，当然是好事——而是因为死拚硬斗是处世之道里最差的一着。人们会说这个人风格低下，从而削弱了他的形象。同时它也显示出，这个人缺乏自信。当我听到教授大声疾呼、极力争着要你们改良这个，改良那个，我就对自己说：'他不但需要说服听众，还需要说服自己。从他的语言里听出他缺乏自信。'谁的——"

"是的，先生，"卢西恩·韦伯走近桌旁插言道，"我想，你已经谈得够多了，今晚来了许多人，他们的意见可能象你的一样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他的话被"肃静、肃静"的吼声打断，接着有人说"别插嘴"、"让他继续讲"，嗓门较低，声音很轻，在此种集会中很少听到，可是，气氛很活跃，客厅里平时少见。卡歇尔早被激怒了，他转身朝着卢西恩，极力抑制自己的感情，以一种讥讽的语调说道："请你别着急，先生。马上就可轮到你发言了。不过，在这以前，我可能告诉你一些新鲜事儿。"然后，他转向众人，继续谈下去。

"这位年轻的先生刚才岔断我的话的时候，我正要谈劲头问题吧。凡是很费劲才做好的事，你们大概不会说那是件干得漂亮的事。如果事情做起来不是轻松愉快、从容镇定、确有

把握，倒不如不做。这话听起来很怪，不是吗？可是，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更怪的事。一个人费的劲儿越大，功效越小。想要成为艺术家的人就是成不了艺术家。在我干的行当里，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请诸位别介意我是干什么的，女士们可能认为我的职业很糟糕哩。各行各业中，都有极其紧张劳累但又令人切望把它做好——或如这位德国先生所说——很费劲儿的工作。这种工作往往非人力所能及，因而也就做不好。或许这超过了人的体力，但很可能由于这人没受过好教育。许多教师使学生过度紧张劳累，不出数月，他们就精疲力竭，身心交瘁。请相信，在其他艺术领域里，情况也是这样。有一次，我收了一个小提琴手作学生，他经常给人家演奏两、三个曲子就可以赚一百个几尼①。他告诉我，同样是拉小提琴——当你手托提琴，紧握琴弓，甚至咬紧牙关，你只能象乐队的琴师那样拉出刺耳的声音，通宵卖命不过赚几个先令。”

“这种胡言乱语，叫我们还要忍受多久？”卢西恩嚷道，这时卡歇尔停下来吸了一口气，然后转身盯着他。

“唷！”沃辛顿向他的伙伴窃窃耳语，“那家伙不象话，太放肆。真不该乱嚷嚷。”

“你认为那是胡言乱语，是吗？”卡歇尔停了一会儿说道。然后，他拿起一根蜡烛，照着墙上一幅画。“瞧这一幅画，”他说：“你看看穿盔甲的这个人——圣乔治②和龙，或其他什么人。他已经从马上跳下来跟另一个人搏斗——对手头戴钢盔，他的马已经绊倒了。画面上站在阳台上的那位妇人为圣乔治担心得不得了，简直要发狂了，她很可能是这样的。他搏斗起来还真有架势呢！呀，他的重心不是由双腿支撑着，小孩儿

①英国旧金币。从前，一几尼等于二十一先令，现在值一镑多一点儿。
②据传说，圣乔治是英国的守护神。

的指头对他一点，恐怕他就要倒地。你看他象鹤一样的伸着脖子，他的脸扁得象一轮满月，直朝着对手，似乎在等着挨揍。你也可以看出，他软弱、紧张得象一只猫，不知如何招架是好。为什么会给你这种印象？这是因为他紧张过度；因为他太拘束；因为他支撑自己的躯体就象这儿的妇女肩负一砖斗的砖一样不得法；因为他没有把握，不够沉着，腿脚不灵。其实，只要他镇定一会儿，设法稳住身体重心，形势即可改观。要是这位画家有一点儿这方面的常识，他就不会把圣乔治画得这么不象样子，这么不成体统。你稍为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出，他根本不懂——且不说搏斗的技术——我提到过的那种普遍的规律，即不费力与强大、很费力与软弱是相辅而行的。喂，”卡歇尔再次对着卢西恩说，“你还认为我在胡言乱语吗？”他颇为得意地咂着嘴，因为随着他对那幅画的批评，全场轰动起来了。他不知道这幅画的制作者艾德里安·赫伯特先生也在场。

卢西恩尽力不理睬所提的这个问题，可是他感到对提问者不能不予理睬。“既然有了你这个只管自己乱说一通，不管社交礼节的先例，”他简慢地说，“我就可以说，你的理论，假如它也可称为理论的话，是荒谬绝伦的。”

卡歇尔表面沉着，态度比先前还克制。他环顾四周，似乎要寻求一个新的实例来说明他的观点。最后，他的眼光落在那位演讲者的座位上，那是一把宽阔的深红色锦缎扶手椅，正空着，离卢西恩背后不远。

“我看你不会鉴赏绘画，”他说，同时轻快地把蜡烛放回原处，走到卢西恩面前，后者傲慢地看着他，一动也不动。“这样来看问题吧。比方说你要极力惩罚我，狠揍我。你将怎么办呢？哎，按照你的逻辑，你只需大鼓一下劲头就行了。‘劲头越大，力气就会越大。’你会这么自言自语地说。‘我要

揍扁他，哪怕鼓破了肚皮。’那么，然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你不过伤了我一点皮肉，惹我发火，但一下子就把你的力气用光了。如果你能驾轻就熟——象这样——”说着，他轻快地向前走了两步，将手掌朝卢西恩的胸脯轻击了一下。卢西恩象被蒸汽机的活塞杠打了一记，顿时摇摇晃晃向后退，一屁股坐到身后那张扶手椅里。

“请看！”卡歇尔站在一旁，手指着卢西恩大声说。“这多象弹子落袋啊！”

整套房间都骚动起来，惊叹声、欢笑声、斥责声混成一片，人们向台子拥过去。卢西恩站了起来，气得脸发白，半晌完全失去自制力，变得目瞪口呆。他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只有那惨白的脸色和仇恨的目光显示了他内心的情绪。突然他感到有人拍他的手臂，听到莉迪亚叫唤他。她的呼唤使他镇定了一些。他想看看她，可是，视力模糊不清，眼前出现了双重的人影，灯光似乎在跳跃；沃辛顿勋爵对卡歇尔的嚷声“老兄，你太联系实际了吧”好象传自屋内某一角落，也似来自耳边。他恍恍惚惚地在找莉迪亚时，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于是，他的知觉恢复了，感到一肚子怨气。

“你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是不是？”卡歇尔说。“别慌张，你的胸骨并没受伤。你跟我开小玩笑有你的一套；我跟你，有我的一套。那只不过是——”

他没把话说完，锋芒就消失了，变得无精打采，甚至觉得内疚。卢西恩一言不发，随莉迪亚向隔壁小套间走去，卡歇尔木然张着嘴，依依目送她的背影。

这时，霍斯金夫人，这位肤色微暗、面貌动人、态度严肃、戴金边眼镜的年轻女士，在寻找沃辛顿勋爵。他觉得出了纰漏，力图避开她。没等他溜掉，她就走到他面前，目不转睛

地盯着他，使他不得不停步答话。

“你给我介绍的那位先生是谁？我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真感到非常抱歉，霍斯金夫人。拜伦太粗鲁了。可是，韦伯的脾气也过大啦。”

这样的道歉霍斯金夫人并不希罕，她觉得这使她处于怠慢宾客的不光彩的境地。于是，冷冷地说了一句：“拜伦先生！谢谢；我忘了。”转身就要走，此时，莉迪亚上来把艾丽斯介绍给她，并解说她为什么未经通报就进来了。然后，沃辛顿勋爵转回话题，继续谈论拜伦，想凭借莉迪亚认识拜伦的这件事来提高拜伦的身价。

“卡鲁小姐，你有没有听到我们的朋友拜伦先生的发言？很有特色，我想。”

“是这样，”莉迪亚说。“我希望霍斯金夫人的客人都能适应他的作风。否则，他们准会感到有点吃惊。”

“是的，”霍斯金夫人说，心想卡歇尔可能是个知名的、奇特的天才。“他是与众不同。但愿韦伯先生的怒气消掉了。”

“他当然不大高兴，他理亏了嘛，”莉迪亚说。“不容忍人家，不让对方把话讲完，是一种粗暴的行为。它不该出现在您这个典型的十九世纪的客厅里。霍斯金夫人，以老练的行动来制止粗暴的行为，无可非议。何况那行动机智而奇妙！一位先生在大庭广众之前攻击另一位先生，可是竟没有一个人感到愤慨。”

“霍斯金夫人，您知道，对这种事，一般人的看法是‘他活该’。”沃辛顿勋爵讲。

“这还要附加一条说明，两位先生全然辜负了女主人的一片情谊，”莉迪亚说。“不过，男人们多半爱坚持己见，不爱

讲礼貌，责怪他们也无济于事。你不赞同旧礼俗套吧，霍斯金夫人？”

“我赞同文雅的举止，当然不是那种俗套。”

“那么，您认为两者有区别了？”

“我觉得是有区别的，”霍斯金夫人的态度很庄严。

“我也这么认为，”莉迪亚说，“可是，一个人的主观想法不大可能让别人解说清楚。”

莉迪亚说完话，就走到客厅的套间那边去。在此期间，卡歇尔孤独地站在房间中央，身旁的人大多盯着他，但没有一个人与他攀谈。女士们冷漠地瞧着他，生怕人家怀疑她们崇拜他。先生们摆出英国绅士派头，板着面孔注视他。他发现自莉迪亚在场以来，他的自信逐渐被忧虑所取代，担忧他一直是在愚弄自己。他感到孤独而羞愧。要是没有那种临危不惧，遇险不慌的职业素养，他早会躲到房间的最阴暗的角落里去啦。他越来越闷得慌，真想出出气，要是能打破情面，他就狠狠地整一整这些态度冷漠、身穿黑色礼服的先生们。此时，沃辛顿勋爵向他走来。

“我还不知道你是个演说家哩，拜伦，”他说。“你不想干现在这一行的时候，尽可去做牧师。对不对？”

“我不是生来该干现在这一行的。”卡歇尔说，“我不但懂得如何跟我的同行们谈话，也知道怎样与高贵的女士们、先生们讲话。请不要为我劳神，我的勋爵。我明白，来到这儿，宾至如归，不要拘束。”

“当然喽，当然喽，”沃辛顿勋爵附和着。“从你的举止上，人们都会看出你是个绅士。即使在竞赛场上，他们也会看得出来。否则，我就不敢带你来这儿了——请原谅我这样说。”

卡歇尔摇了摇头，不过，心里还是高兴的。他认为自己是厌恶奉承的。倘若沃辛顿勋爵说他是英国最好的拳击手——他很可能就是如此——他反而会蔑视勋爵。但是，对于称赞他举止的那些虚伪的恭维话，他还是听得进的，并且全然信以为真。沃辛顿勋爵对此有所觉察，便得意洋洋地走开，去找霍斯金夫人，要她如约把自己介绍给什齐姆普利卡女士。夫人为卡歇尔的不端行为要惩罚他，私下决定不理睬他的要求。

卡歇尔想，此刻他该回去了。莉迪亚被一群男人围着，他们用德语跟她谈笑。他感到自己无能，即使用英语，谈吐也不能渊博得象位学者。此外，他认为她生气了，因为他得罪了她的表兄，此人一本正经地跟戈夫小姐在谈着什么。突然，一阵吓人的噪音震惊了全室，人们的谈话立即停顿下来。原来是卓越的作曲家杰克先生在钢琴旁就一篇讨论中的音乐作品中的几个音符大练嗓子，虽然伴有钢琴的和音，但声音仍很刺耳。这时，卡歇尔大声讥笑着，穿过人群朝门口走去。人们从四面拥向钢琴，什齐姆普利卡女士刚刚过来帮助杰克。在远离钢琴，靠近房门的角落里，他见莉迪亚和一位中年绅士在一起。看上去，这人既不象教授，也不象艺术家。

“阿本德加西是个很聪明能干的人，”这位绅士说。“很遗憾，我没听到他的演讲。不过，这方面的事我是让玛丽去照应的。她通常在楼上接待温文尔雅的艺术家，而我在楼下吸烟室或花园里款待有识之士，视天气而定。”

“那么，有识的女士们做什么呢？”莉迪亚说。

“她们来迟了，”霍斯金先生说，并为巧妙的回答笑了起来。接着他见卡歇尔走过来，就立即上前问好，紧握他的手，同时也被有力的手回握了一下。当他看出莉迪亚和卡歇尔相互认识，他就溜之大吉，让他们去聊。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认识我的，”卡歇尔被她那激动的宽厚的点头招呼所激励。“我以前从未见过他。”

“他不认识你，”莉迪亚的语调带有几分严厉。“他是男主人，因此，他应该认识你。”

“啊，是那样，不是么？”他停了一会儿，不知再说什么好。她并没帮他排除困窘。最后，他迸出一句：“卡鲁小姐，我好久没见你啦。”

“不久以前，我见过你，卡歇尔·拜伦先生。昨天，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我看到过你。”

“啊，天哪！”卡歇尔嚷道，“别那么说。你在开玩笑，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玩笑我可不爱开。”

卡歇尔愕然相对。“你的意思不是说你去看了一场——一场——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看到我的？可以告诉我吗？”

“当然可以。是在克拉彭车站，六点过一刻。”

“有人跟我在一道吗？”

“有的。你的朋友、梅利什先生，沃辛顿勋爵，另外还有几个人。”

“是的。沃辛顿在的。可是，你那时在哪儿？”

“在候车室里，离你们不远。”

“可我没看见你，”卡歇尔回忆当时的情景，脸泛红了。“我们的样子一定很怪。我的一只眼睛意外地碰伤了，梅利什神志不清。你是不是认为我交的朋友不大好？”

“这不关我的事，卡歇尔·拜伦先生。”

“不，”卡歇尔突然辛酸地说。“你不是在注意我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么？我想，你对我很恼火，因为我愚弄了你的表

兄。这对你有关系了吧。”

莉迪亚向周围看了一眼，生怕有人听到他们的话语，接着低声告诫他这里人多话杂。“这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你有些孩子气。我不会因为你攻击了我的表兄而对你恼火。不过，他确实很生气，霍斯金夫人也这样，她的客人你该尊重嘛！”

“我想，你会厌恶我。要是我知道刚才你也在场，我会一言不发的，”卡歇尔显得很沮丧。“该把我摔倒在地，在我身上踩过去，你可能认为这才是我应得的下场吧。另外一个人恨不得把我的脖子扭断。”

“在社交场合里，先生们不会相互下毒手，将人家脖子扭断的，不管你多么得罪人，这事你会不知道么？”

“我一无所知，”卡歇尔感到悲痛和压抑。“我做的事都不对。就是这样，你满意了吗？”

莉迪亚瞧他一眼，不以为然。过一会儿，她很耐心地说道：“你愿意慎重地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他犹疑了，生怕她问他是干什么的。

“问题是这样的，”她见他踌躇，就接着说。“你是一个傻子，还是一个为了取笑我和我的朋友而装傻的科学家呢？”

“我并没取笑你，我以名誉担保。有关科学的那些话不过是玩笑而已——至少，那不是你们所谓的科学。在社交界，我真是个傻子，然而，在我干的行当里，我还是挺灵光的。”

“请相信，我无意于使你向我认错，我希望你不要过分轻视我，也不要过分重视我。”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卡歇尔争执着。“我从来没轻视过你。我倒是觉得你聪明过人。”

“你可能还不明白，这就是一种轻视。不过，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随你的便。我又错了，你对。"

"你这么说并不能使我满意，但愿我们都对，意见一致。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但我赞同你的愿望。不过，这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呢？"

"但愿你能明白。我来解释吧。你认为我喜欢比别人聪明。这你错了。我希望我懂的事他们都懂。"

卡歇尔狡黠地笑了笑，摇摇头。"这样说不一定对头，"他讲。"你不会要人家都象你一样聪明，这不符合你的个性。你希望人家聪明得能使你更加突出——值得和他们比一比。可是，你并不希望他们超过你。只希望他们聪明得能知道你比人家聪明得多。就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莉迪亚不想再开导他。她若有所思地瞧着他，慢慢说道："我现在有些了解你的个性了。你已经信仰了为生存而斗争的时髦学说，并且把生活视为一场永恒的战斗。"

"一场战斗？正是这样。生活不是战斗又是什么呢？卑怯者要么活受罪，要么被击败；恶棍背叛其支持者，卖身求荣，勇于战斗、善于战斗的人可赢得奖赏，但他们得把其中的大部分交给游手好闲的先生们；命运捉弄他们，一个接一个，毫无例外。生活并不象书里所描绘的那样，生活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说得很离奇，不过也许真的是这样。有必要进行战斗么？难道地球还不够辽阔，容不下我们和睦相处么？"

"你尽可这样想，因为你生在富贵人家里。你不必为财富去战斗，但是别人要去为之战斗；而他们的战斗所得被剥夺，归你所有，无疑，他们怎么会想得通呢。我自己曾经也很势利，认为我生来该享福，对养活我的那些穷人发号施令。但是

后来，我从他们那儿得不到给养，得自己养活自己——唉，还得供奉那些游手好闲的先生们，他们有权势，逼我向他们进贡。这真伤透了我的心。请问，这种事你知道多少？”

“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多一些。你带着这种思想进入英国社交界是危险的。”

“咳！”卡歇尔咆哮着。“更加危险的是，假如我给那些将我劳动所得的一半剥夺的人上它十二课——科学课程。”

“你是能够上的。把它们付印吧。‘政治经济学十二讲，卡歇尔·拜伦著。’我帮你出这本书，如果你高兴的话。”

“哎呀，你真天真！”卡歇尔说，“我教的这种政治经济学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

“你这个人简直不可思议。你的信念决不是傻瓜式的。你在跟我闹着玩——凭借孩童般的坦率来显示你的智慧。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你的想法我一点都摸不透！我可从来没装作坦率的样子。请问：你的怨恨这么深，是不是由于我讥笑了你的表哥？”

莉迪亚严肃而疑惑地望着他，他不由把头向后一缩，好象有危险似的。“你才不了解我呢！”她说。“我要求你答应我一件事，我要通过这件事试试你是不是真傻。”

“傻！请讲吧。”

“假如我命令你，你会服从么？”

“纵然为你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莉迪亚有点脸红，不知他怎么会作出这样新奇的激动的反应。隔了一会儿，她说：“你顶好别向我的表哥道歉。部分理由是，你如果去道歉，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主要理由是他不值得你道歉。但是，离开这儿以前，你务必向霍斯金夫人这么说：

‘我很抱歉，我方才忘乎所以’——”

“这听起来象莎士比亚的语言，不是么？”卡歇尔评论道。

“啊！通过这次试探我可把你看透了，你只不过在做作。然而，无论如何，那改变不了我的看法，你得向夫人表示歉意。”

“好，好。不过，我一点不懂你所谓的试探和做作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希望你自己心中有数。不过，这没有关系，我会去道歉，象我这样的人是道得起歉的。假如你高兴，我还会向你的表兄去道歉。”

“这我不高兴。这跟那个有什么关系？你必须明白，我建议你这么做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我。”

“至于我自己，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我为了你才会这样去做。我甚至不问你和他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你想知道吗？”莉迪亚愣了一会儿才郑重其事地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愿告诉我吗？”他嗓门高了起来。“如果你愿意，我要说，您太好了。”

“自然啦，我愿意告诉你。我和他素有交谊，有亲戚关系，但没有爱情关系，也决不可能有这种关系。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考虑到，如果我回避这个问题，你就会得出相反的、不符合事实的结论。”

“我很高兴，”卡歇尔说，但心情突然变得很阴郁。“他没有男子气概，对你不合适吧。但他的社会地位和你的差不多，他这个该死的！”

“他是我的表哥，恐怕还是个忠实的朋友。因此，请你不要咒他该死。”

“我知道我不该那么说。可是，我只不过在说我的运气不

佳，我该死。”

“这样讲也无济于事。”

“我知道。你不必再说了。尽管我很傻，我也不会跟你再那么胡言乱语了。”

“显然，你以为我在责备你，其实，我并没有那个意思。不过，这无关紧要。你仍然是个不可思议的人。我们现在去欣赏一下什齐姆普利卡女士的表演吧，好不好？”

“我想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不可思议的人，”卡歇尔颇为伤感。“我的心中只有你，而不是世上其他任何女人。但对我来说，你太富有了，太高贵了。如果我不能称心如意地与你结合，我也要尽情诉说我爱你。”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未免太唐突了吧，”莉迪亚强作镇定地说，但面颊又泛红。“对不起，我绝不能答应你。我得对你直说，卡歇尔·拜伦先生。我还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什么样的人；我认为，在这两方面，你一直对我保密哩——”

“要是我能保密的话，这两方面你一点也不会知道什么的，”卡歇尔插言道；“我们的做法都很不对头，因而不能很好地相互了解。”

“确实如此，”莉迪亚表示赞同。“不过，我不会制造秘密，我没有秘密好保守，我厌恶秘密。你的个性与我的很不一样。”

“你称这为个性！”卡歇尔愤怒地说。“也许你以为我是一个乔装打扮的公爵吧。假如是这样，我劝你改变这种想法。假如你有秘密，你会对它严加保守，因为一旦泄密，你就会被上流社会一脚踢开。请注意，这不是由于你有什么差错，而是由于别人胆小怕事，有偏见。”

“社会上流行的那种恐惧和偏见我至少没沾染上，”莉迪

亚考虑了一会儿说道，“假如我发现了你的秘密，你也不必轻率地下结论，说我不会理你了。”

“我最不希望你来发现我的秘密。但是，你会很快发现的。哼！”卡歇尔笑着说。“我象特拉法加广场一样有名气。但我不会主动告诉你。我和你一样厌恶秘密。我们就到此为止，谈谈其他的事吧。”

“我们谈得时间够长了。音乐演奏一结束，人们就会回到这个房间里来，也许要问我刚才发表非凡演说的那位客人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我再说一句。有关我的事，请你不要去问任何人。答应我吧。”

“答应你！不，我不能答应。”

“啊，天啦！”卡歇尔呻吟着。

“我已跟你说过，我厌恶秘密。目前我还不会查问此事。不过，以后说不定我会改变主意的。在这期间，我们无须多谈什么。我甚至希望我们不要再见面。我太富有了，太高贵了，但仅仅对一样东西而言。那就是——故弄玄虚。再见吧。”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走掉了，到一群男客那儿跟其中一位攀谈起来。卡歇尔一时不知所措。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大模大样地走到霍斯金夫人面前，她正巧也往他这边走过来。

“我想回去了，夫人，”他说。“谢谢您，今天晚上我过得很愉快。我很抱歉，我忘乎所以了。晚安。”

霍斯金夫人生性坦率，此时却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尽管她是社交老手，很少在紧急时刻缺少辞令，但现在却默然相对，向他伸出手时，脸色也泛红了。他接过她的手，在他看来，这好象是只小孩子的手，唯恐捏痛她，他只轻轻地握了一下，然后转身往外走。画家艾德里安·赫伯特先生背朝着他，

正挡着他的去路。

“劳驾，先生，”卡歇尔说着和善地把他从两胁抱起、挪开。画家愤怒地转过身来，但卡歇尔已过门而去。在楼梯上，卡歇尔遇见卢西恩和艾丽斯，遂停步告别。

“再见，戈夫小姐，”他说。“有幸在你面颊上看到了乡村红玫瑰。”接着他压低嗓门儿朝卢西恩说：“我刚才跟你闹着玩的，你别那么不高兴。要是你的朋友拿这件事打趣你，你就告诉他们，那是卡歇尔·拜伦干的。假如他们处在你的情况下，也会一筹莫展、手足无措。你还没有站稳，就不要让人走近你。嗨，一个人的脚跟没有实实在在地站稳，扫帚柄掉在身上，也会惊慌失措。就是这么回事儿。再见。”

慑于卡歇尔的威力，卢西恩也说了一声“再见”，他唯恐得罪他就会被他扔出栏杆之外。至于艾丽斯，自从莉迪亚说卡歇尔是个暴徒，她就对他抱有一种对鬼怪那样的畏惧之情。他出去了，大门关闭了，他们才松了口气。

第 七 章

艾丽斯度过她在伦敦的第一个社交季节的这段时间，社会各方正注视着一桩并不罕见的历史事件。数年前，英国侵占了非洲一个大国，并且俘虏了国王本人。但是，军事征服并没有解决问题，却带来许多后患，导致大笔开销。一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为此专程去非洲察访，同时英国将军们对屠杀土著的原始伎俩已感厌倦，于是，他们共同向英国殖民部上书，提出一些治理这个国家的方案。可是，反复推行也无济于事。看来，把俘获的国王释放回去，让他复位，从而摆脱这种无利可图的局面，似为上策。具体的步骤是，先把这位国王带到伦敦来，让他观赏这个大都会的奇迹，目睹英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丰腴的物质财富，以便抹去由于英国无视他国边界，肆意侵占其领土而给他造成的极坏印象。但是，国王的伦敦之行由于先前对英国的恶感并没使他心情轻松多少，甚至也没给他什么好印象。他不理解，为什么私人会拥有大片土地，并且靠这片土地为生的要受到勒索；他也弄不懂，为什么在如此巨富的国家里，一部分人终日辛劳地创造财富，不得温饱，另一部分人却贪得无厌地垄断财富，挥霍无度。劳动者愁眉苦脸，财主们凶相毕露。他被异样的恐惧情绪控制着。最初，他为身心的健康而担忧，似乎是烟雾重重的伦敦空气对他很不相宜，谁吸入这

种空气，谁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心术不正。过后，他为自己的性命提心吊胆。因为他得悉，有的欧洲国王在街上被枪杀，几乎没有一个君主不是不止一次地处于危局中；英国女王的保安措施，被认为是无懈可击的，但她对冷枪声也习以为常；欧洲最大帝国的君主①——他的父亲在首都闹市之中竟遭杀害——惶惶不可终日，皇宫门禁森严，重兵把守，陌生人敢越雷池一步，即遭枪击，甚至是应召而来的人如果陌生，也不例外。对这位君主的处境，连他最卑下的侍从也深表同情。情况如此险恶，这位非洲国王简直不敢出去走动；他不得已才去参观了伍尔维奇②兵工厂——英国指望以其毁灭性武器来约束这位国王今后的一举一动，使他对大英帝国唯命是从。掌管他的英国殖民部终于智穷计尽，想不出办法让他消愁解闷，眼看国王的遣返之日渐渐临近。

霍斯金夫人的晚会之后的星期二那天，卢西恩·韦伯来到里吉恩特公园区看望他的表妹。和两位小姐交谈时，他说：

“殖民部有一个想法。这位非洲国王似乎有些喜爱体育运动，并且想见识见识伦敦人在运动方面的特长。因此，将为他举办一次大比武。”

“什么大比武？”莉迪亚说，“我还没见识过哩！这名堂只意味着一场白刃战。”

“这里面会展示出剑术、拳术和军事竞技等等。”

“我倒要去看看，”莉迪亚说，“你愿意一道去吗，艾丽斯？”

“女人家去观看这种比赛合适吗？”艾丽斯谨慎地说。

“在这种场合，妇女们去是为了瞻仰国王的风采，”卢西

①指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

②伦敦附近一城镇，在泰晤士河南岸。

恩说，“奥林匹亚运动协会①已同意，把这个显示英国人的武艺的比试的部分内容，列为它的比赛项目，并且希望观众向比武者献花。”

“你去吗，卢西恩？”

“行，假如没有人伤害我的话。否则，我会叫沃辛顿勋爵陪你们去。这些事情，他比我在行。”

“那么，让他也来吧，一定要来，”莉迪亚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么喜欢沃辛顿勋爵，”艾丽斯说。“他的态度是好的；但他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再说，他太年轻了。跟他说话我就受不了。他一谈就谈到古德伍德②。”

“他就是在极度迷恋体育运动中长大的，”卢西恩说。

“确实如此，”莉迪亚说。“可他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可能成为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人，”卢西恩显出一本正经的神情。

“希望会这样，”莉迪亚说；“但是，对运动感兴趣的人我还是喜欢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那种人我可不欢喜。”

“你这种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沃辛顿勋爵把精力浪费在赛马会上似乎没有必要。我想你不会认为他应该鄙弃政治活动，其实他的社会地位正适合搞这种活动。”

“党派倾轧，玩弄权术确实是激动人心，很有意思的。但是，那比赛马好吗？骑手和驯马师至少还熟悉自己的业务；我们的议员们却不懂行。难道坐在议员席位上——即便是下院政府大臣的席位上——听那些连篇的空话和愚蠢的争辩是一种乐

①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身。

②英国苏塞克斯郡的古德伍德公园附近跑马场的赛马会。

事吗？他们所争辩的是百年之前有识之士早已确定的事。”

“莉迪亚，你不懂政务。每谈到这个问题，你并没否定我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女人生来不能理解政治事务。”

“卢西恩，你有这种想法是极自然的。对你来说，下议院是生活的目的。对我来说，它不过是不学无术的先生们集会的地方。这些先生干一桩事就弄糟一桩事，从最初的预算委员会的拨款到最近的土地法案，没有一件事办好过，他们还趾高气扬地宣称我不配跟他们坐在一起。”

“莉迪亚，”卢西恩心绪有些纷乱，“你知道，妇女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活动，我是很尊重的——”

“那么，把她们放在另一个领域里，或许也将赢得你的尊重。说来遗憾，男人们，活动在他们所熟悉的领域里，也没有赢得我的尊重。这次就谈这么多吧。我还有些家务事要处理，这比一个好的政治家变为一个坏的哲学家这样的事更为紧要。对不起，我要离开五分钟。”

她离开了房间。卢西恩坐了下来，打量着艾丽斯，她又十分急促不安地伸了伸肩胛，想使自己显得庄严些。他对此并无反感；她的态度生硬一点他反而欢喜。

“我希望，”他说，“我表妹的独特见解并没有影响到你。”

“没有，”艾丽斯说。“当然，她的情况很特殊——她才华出众。一般说来，我认为女人不该持有观点。但有些看法女人家是会有的：比如说，我们都明白，罗马天主教有问题。但是，这很难说是一种观点；称其为一种观点是亵渎神明的，因为观点是对事实的一种高度概括。我的意思是妇女不该做政治鼓动家。”

“这可以理解，我很同意你的看法。你说得好，莉迪亚的

情况特殊。她在国外侨居的时间很长；她父亲的个性又那么独特。头脑清醒的人，一旦远离英国，过着异国情调的生活，受着外国思想的影响，不免会产生异样的想法。她的父亲一度真想将他的一个大农场交托给政府，为老百姓谋些福利。可是，他发现这桩事行不通。英国法律条文里没有这种财产转让的规定，也不允许这样的转让。最后，他放弃了这种傻念头，非常周详地明确规定了莉迪亚对他财产的全部继承权。说来简直有些令人遗憾，巨额财富使人养尊处优，无求于人，但也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它使一个意志坚强、知识渊博的人乖僻、自负。生活如此优越的人对于他所属的那个阶级负有某些义务——这些义务，莉迪亚不但漠不关心，而且厌恶得很。”

“我从未干预她在——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我太幼稚了，还不懂这些问题。不过，卡鲁小姐对我慷慨大度，那是别人无法相比的。况且她似乎没意识到自己对我那么宽厚。她的恩情我还没报答完。不管怎么说，”艾丽斯最后自言自语道，“我不会忘恩负义的。”

这时，卡鲁小姐回来了，穿了一件灰色大衣，戴了一顶海狸皮帽，拿来一卷文具。

“我要到大英博物馆去看书，”她说。

“步行去！——单独去！”卢西恩望着她的装束。

“是的。不让我步行，就是夺去我的健康。不让我一个人在我乐意的时间到我乐意的地方去，就是剥夺我的自由——等于撕毁大宪章。但是，这一次，我不坚持独个儿去。假如你回机关去，经过里吉恩特公园区和高尔街，并且不耽搁你太多的时间，那么我很高兴有你陪伴我。”

卢西恩急于想一口应允，但他却老练地克制着自己，装模作样地看看手表，好象早已另有约会。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他

乐于奉陪。

时值夏季，这天下午天气晴朗，公园区行人熙来攘往。卢西恩有些不自在，因为他表妹引起许多人注意。她的头发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火红一团，尽管还戴着一顶黑色海狸皮帽。妇女们带着好奇而挑剔的眼光盯着她，走过她身旁还要回过头来审视一下她的衣着。男人们狡猾地、偷偷摸摸地把她看个饱。几个鲁钝的小伙子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她；几个无赖之徒对她嘻皮笑脸。卢西恩真想把他们踢开，统统踢开。最后他提议换条道，穿过草地抄近路走。他们在树荫下并肩前进的时候，他似乎感觉到，湛蓝的天空、公园的美景使他们的漫步富于浪漫情调，此时此地说些亲密的话语，加深相互的情谊，最为合适。但是，不由自主，他忽然扯到公园的开销问题。原来，对这方面的细节，他因公务关系恰巧有些了解。莉迪亚一听到新鲜事儿就兴致勃勃，认为在今天这个偶然场合里听他谈谈这个话题也好。谈着谈着，他们走过了草地，来到了喧闹的尤斯顿路，他才暂时住了口。当他们离开闹市，进入宁静而幽雅的高尔街时，他突然说道：

“一个女人拥有大量财产就会出现这种毛病，她不大会相信——”他的思路突然岔开了。他没再说什么，但泰然自若，摆出一副仿佛话已说完，因而心安理得的样子。

“你的意思是说她决不会相信她的财产权是正当的么？这个问题过去一直苦恼着我；可是如今却不是这样啦。”

“别乱扯！”卢西恩说。“我指的是她不大会相信她朋友的一片无私的心意。”

“我也没有为此而苦恼。绝对无私的朋友我并不想去找，这种人只能在白痴或梦游者当中出现。至于私心很重的那些人，在我面前，他们无法隐瞒他们的动机。对于其他人，我不

会糊里糊涂地反对他们在衡量我的友谊价值之时正当地考虑我的财产。”

“难道你不相信，即使你很穷，也有人会喜爱你？”

“这种人仅仅为了使我对他更亲近些，才希望我变穷，对此我很遗憾。我十分重视财富给我带来的荣耀，卢西恩。我只好以这种荣耀感来对付财富引起的妒忌。”

“那么说你是不相信人有无私之心啦，可是，有人——有人——？”

“有人要向我求婚吗？正相反，我才不会相信有人看上了我的钱，而不是我这个人。一个人能够独立生活，光明正大地处世为人，我就看得上。那种怕我误解而不对我开诚相见的人我才看不上哩。我不认为一个人是光明正大的，除非他克服了这种畏惧心理。不过，假如他没有职业，没有收入，只是靠我为生而别无企图，我会把他当做冒险家，我会对他——除非我爱上了他。”

“除非你爱上了他！”

“万一这种事情真的发生，那会影响我的情绪，但是不会影响我的行动。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跟冒险家结婚的。我会克制自己不对头的激情，但不会容忍一个坏人当我的丈夫。”

卢西恩没作声，继续向前走，步子大而乱。他低头弯腰盯着人行道看，好象路很难走，还不时用手杖戳戳地面。后来，他抬起头说道：

“你看我们好不好绕贝德福德广场多走一会儿？我有件特殊的事情要跟你说。”

她转脸望他一眼，表示默许。他们走过广场的一边以后，他才这样说：

“莉迪亚，经过一再考虑，我觉得此时此地不宜进行一次

重要的谈话。请原谅我使你白白地多走了一段路。”

“我可不欢喜这一套，卢西恩。进行重要的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显得不合时宜。你要是想说些合情合理的东西，现在倒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贝德福德倒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这种条件恐怕还是求之不得的哩。假如不是这么回事，请表明一下你决意不谈就好啦，但也不要留到以后去谈。欲谈又止总是不对的——即使是政府大臣也不该如此。这样对待我，更是加倍的错误。我生来就对这种做法有反感。”

“是的，”他慌忙说；“不过，请你等一会儿——待警察走过去我再说。”

警察悠闲自在地擦身而过，他的皮鞋触在石板路上咔咔作响。他边走边用一只白手套拍击手掌。

“情况是这样的，莉迪亚——我觉得很难以启齿——”

“怎么回事儿？”莉迪亚迟迟听不到下文就问道，“在一次交谈中你有两次没把话讲完。”接着，双方都没说什么。稍后，她瞟了他一眼，半信半疑地问道：“你准备结婚吗？这就是你老练的嘴巴所不愿吐露的秘密吗？”

“你来参加婚礼，我就准备结婚。”

“这是向我讨好。你这样的风趣我还没领教过。卢西恩，你到底有什么事要告诉我？说实在的，你这样吞吞吐吐很好笑。”

“莉迪亚，你简直使我难以开口。从女人的直观出发，你大概已觉察到我的目的所在，可是，你却有意使我气馁。”

“没有的事。我不擅长做那样的推测。哎呀，要是你还不快点说出来，我马上就去博物馆了。”

“我简直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表达方式，”卢西恩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我相信，你不会把任何卑鄙的动机跟我的——我

的话联系起来。这样提法也许有些荒唐吧。我完全意识到，从世俗观点出发，我没有什么东西能诱使你跟我结合。然而——”

莉迪亚脸色大变，这似乎在关照他，他的话已说得够多的了。“我没想到你会提出这个要求，”她沉默了一会儿——这点时间，对卢西恩来说，似乎很长——又说道，“我们观察到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除非有根线能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卢西恩，你千万别再提这件事了。你我之间现在存在的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性格所能容许的最好的关系啦。你为什么想改变这种关系呢？”

“因为我想使得我们的关系更亲密、更持久。我希望它沿着这个方向变。”

“你提出的这个办法会担风险，会坏事儿，”莉迪亚镇定地说着。“我们配合不起来。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原则分歧。”

“肯定地说，你不会那么认真吧。英国的任何党派都不会代表你这些政见，或者说你这些政治观点。因此，这些政见实际上不会起任何作用，也不会与我的观点发生冲突。况且，这种分歧并不是我们个人生活方面的事情。”

“我看，我们婚后一个星期，这种党派就可能形成——并且会延续到我们死为止。在那种情况下，我看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就很可能成为我们生活方面的矛盾啦。”

他渐渐加快步伐，边走边说：“将你所谓的意见分歧说成是我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太荒谬了。莉迪亚，你没有什么信念。你那些自我标榜的、不切实际的怪念头在英国不会被认为是一种健全的政治信仰。”

莉迪亚没有反驳。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你为什么不去向艾丽斯·戈夫求婚？”

“啊，去她的！”

“男人真没用，巧妙地逗弄他一下，他就原形毕露了，”莉迪亚笑呵呵地说。“我不是说着玩的，卢西恩。艾丽斯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规规矩矩，在准则问题上顽强坚持。我相信她对你的事业稳能助一臂之力。再说，她身体挺健壮。文弱书生正需要攀上这样的女子。”

“多谢你为我出谋划策；但是，我正巧不想向戈夫小姐求婚。”

“我请你考虑考虑。现在你已有时间另作打算了。”

“另作打算！那么说你断然拒绝我了——丝毫不考虑我吗？”

“是这样，卢西恩。难道你没有觉察到你向我求婚是个错误吗？”

“是的！我不能说觉察到了。”

“但是，我可觉察到了。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明确的，正象你喜爱的报纸上常使用的辞令一样。”

“这是个感觉问题，各人的感触不同嘛，”他压低了嗓门。

“是这样吗？”她加重语气说，“卢西恩，你这么说真叫我吃一惊。我从未见过谈情说爱的人象你这么死缠硬磨的。”

“莉迪亚，你这样说我听了真难过。现在我明白啦，这件事情原来就不大有成功的希望；但是，我认为，回绝我时，至少也要文雅些。”

“什么？我粗暴吗？”

“我并没这么抱怨。”

“遗憾得很，卢西恩，但我并无恶意。再说，朋友之间拘

于情面，不开诚布公，就是一种不老实的表现。因此，我向你直说了。你要我换个方式说吗？”

“不，不。我也没有权利生气。”

“别这样讲。既然你也承认这件事不会成功，你就诚恳地表示一下，并没生我的气。”

“我向你保证，我没生气，”卢西恩无限惆怅、无可奈何地说道。

这时，他们来到了夏洛特街，莉迪亚转身向博物馆方向走，同时开始一般性的闲聊，这就不言而喻地了结了这个问题的会谈。在拉塞尔街的拐弯处，他叫了一部出租马车，悒郁而去。临别时，莉迪亚为了抚慰他，朝他笑了一笑，把手挥了一挥。然后，她向国立图书馆走去，在那儿她把卢西恩忘得一干二净。这次突如其来的求婚对她的冲击必将产生影响，然而，她这时还没有觉察。她孜孜不倦地阅读着，直到图书馆要关门，不得不离去。虽说她在馆内已坐了几个小时，但街上还亮堂，她就没雇马车，也没径直朝回走。她听说索霍区有一位书商，他出售一本她需要的那种珍本书。她想，此刻倒是寻找这家书店的好机会。然而，她对伦敦的熟悉程度几乎比不上她对西欧各国首都的熟悉程度。在她的印象里，索霍区的街道和广场是宁静的，象布卢姆斯伯里① 区一样。过了一会儿，她发现自己的印象显然有误，越走越不对头。她的阶级偏见告诉她，穷人必定是很凶恶的，虽然她常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情况并非如此。此时，周围的穷人也没有什么恶相，没有使她心神不安。一路顺风，她来到大普尔特尼街。走过这条大街，她却拐错了弯，在许多庭院间曲折的路径中迷了路。一些工人，他

①伦敦市内大英博物馆所在的地区，原为上层阶级住宅区，后为文化设施集中地。

们的妻子、母亲和多得不可胜数的孩子们在暮色笼罩的庭院里纳凉、闲谈和玩耍。她向一个妇女诉说了自己的难处，这位妇女随即叫一个小男孩给她带路。此时营业时间已过，小孩子领她来到的这条街已行人寥寥。街上只有一家小酒店在营业，店门外有几个无赖在掷硬币赌钱。

莉迪亚的这个向导给她指了路之后就准备回到小伙伴那儿去玩。她向他道了谢，随手从钱包里取出一枚最小的硬币给他，这却是一先令。这一先令对他说来简直是一笔财产，他不禁大喜过望，尖叫起来，疾步跑向一群衣衫褴褛而肮脏的小孩子，去显示这笔钱财。这群孩子是刚从小酒店拐弯处那边奔过来的。匆忙中，他撞到人群前头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身上，这家伙骂了他一顿。小孩子极力反驳，然而，疼痛难忍，就哭了起来。莉迪亚走过来时，小孩子正站在路当中啜泣着。她抚慰他，在他头上轻轻拍了一下，并提醒他那一先令自己可以随意使用。他似乎得到安慰，悄悄用指节抹抹眼睛；可是，脚踝被小孩子撞痛的这个小伙子好象让莉迪亚刺了一记。在他看来，对侵略者进行抚慰是不公道的，对受害者表示同情才理所当然。于是，他盛气凌人地朝她走过来，赌咒发誓地质问她，他哪里得罪了这个小孩子。看她是个女的，并且有几分姿色，他没有谩骂她，深信自己刚才说的话还是很克制的。她并不赏识他的耐性，后退一下，避开他，继续上路。他遭此冷遇，火冒三丈，不由分说拦住她的去路，声色俱厉地又一次质问她。蓦地，他感到心窝一阵痉挛，头晕目眩，身体几乎失去平衡，险些把头栽到路边石块上。当他神志清醒过来，见眼前站着一个衣着惹眼的青年，这人对他说：

“喂，跟一位小姐这样说话象样吗？难道这条街窄得只能容一个人走么？你懂不懂礼貌？”

“你他妈的是谁？你把胳膊肘儿甩到哪儿来啦？”小伙子恶狠狠地诅咒着。

“喂，客气点儿，”卡歇尔·拜伦告诫他。“你嘴巴干净点，假如你想保住里面的牙齿。你敢问我是谁！”

莉迪亚见两人唇枪舌剑，小伙子气势汹汹，她慌了，想去叫个警察来帮卡歇尔解围。然而，一转身，她发觉他们已经被人群围住了，没有想到，她已置身于围观者的内圈，要亲眼目睹即将爆发的一场街头殴斗。她的注意力很快又集中到争执的双方，因为那小伙子突然露出凶相，蠢蠢欲动。卡歇尔似乎也吃惊，急忙退了一步，一脚踏在后面围观者的脚上，他用手示意叫对方走开，同时嚷道：

“嗨，别再缠着我啦。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你给我走开。”

“你跟我没什么好说的！噢！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就是这个原因吧。跑上来用胳膊肘儿对我胃部捅了一记，然后想溜之大吉。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以为穿件天鹅绒上衣就能把人家吓住了吗？”

“好，”卡歇尔强自镇定着；“就算我在你面前没有大丈夫气概。好了吧。满意了吗？”

可是，对方得寸进尺，一再赌咒发誓要把卡歇尔的心肝挖出来，也要把莉迪亚的挖出来，并对她谩骂，言词下流之极。人群兴高采烈，有人向他嚷“干呀！”接着，卡歇尔把脸一沉，说道：

“很好。但是，等一会儿你可别说是我逗你吵架的。现在，”他的语调顿时严厉起来。莉迪亚不由吃了一惊，他的对手也愣了一下。“我要叫你对你刚才所说的话感到懊悔。你小心点儿。”

“嘀，我会小心的，”小伙子针锋相对。“你举手投降吧。”

卡歇尔十分轻蔑地打量了一下对手的架势。“我的手一举你得尝尝土地的味道咧，”他接着说。“包紧你身上的衣服，这样摔下去会好过点儿。”

粗野的小伙子悍然脱去外衣，以示对抗。人群顿时哄动起来。那些围在前面的人，那些站在内圈的人，直朝后面退缩，给对抗者腾出一席之地。莉迪亚站的位置紧靠着卡歇尔，别人求之不得，她却想硬挤出人群；原来她感到头晕、恶心。这时，早已挤到她身旁的一个模样俊俏的屠夫上来献殷勤，郑重其事地劝她别让人挤到她前面来，也不必害怕，并且说：他会保护她的，这场斗殴很值得一看。他说话的时候，人群好象突然朝莉迪亚这边压过来。她怕摔倒，不由得挎住屠夫的胳臂；他乐得把她的手臂夹得紧紧的，好好护着她。这样护卫，她并没见怪，不得已嘛。

这时，卡歇尔站着没动，轻蔑地注视着对方。这个人在“干呀，特迪，”“让他尝尝厉害，特迪，”以及其他更有鼓动性的叫嚷声中卷起了他那褪了色的衬衫袖口。可是，特迪心情沮丧，他带一种形势不妙的预感向前移动。他不敢贸然扑上去，卡歇尔似乎也识破了他的外强中干。这家伙终于不顾一切地挥拳打去，可是，鞭长莫及，这拳打了个空。卡歇尔显然已预料到了，因为对方的脚没敢再向前挪动一步。人们大笑，并且不耐烦地咕哝着。

“你们要等警察来把你们拉开吗？”屠夫嚷道。“别龟缩着不动，好好干呀，是不是？”

卡歇尔听了这样的提示很有感触，他想，不能让快到手的待捕之物给警察抓去。于是，他向对手逼近了一步。群情沸腾

了。莉迪亚身旁的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兴奋极了，又蹦又叫：“干呀，卡歇尔·拜伦。”

特迪听到这个名字吓呆了。他没法掩饰自己的情绪。“这不公平，”他惊叫着，一个劲儿地往后退缩。”“我认输。算了吧，师傅。你太棒了，我不行。”可是，他的伙伴们无情地嘲笑他，并且把他推向卡歇尔，这时，卡歇尔毫不留情地又朝前逼进。特迪双膝跪倒在地。“一个人吃了苦头，总归要发牢骚的，是不是？”他为自己辩护。“师傅，您是正人君子，别跟小人一般见识，我这已经跪下了。”

“跪下啦！”卡歇尔说。“假如我叫你起来，你还能跪多久呢？”他边说边行动，左手揪住特迪，把他拎将起来，顺势将他脸朝天的压在自己膝盖上面，然后拨出铁锤般的右拳，对着他的头。“现在”，他接着说，“你不是跪着了。在我没把你的头揍扁以前，你还有什么要说？”

“请手下留情，先生，”特迪喘着粗气。“我并没有恶意。怎么知道这位小姐是您的好朋友呢？”他边说边挣扎，脸色愈来愈灰暗。“饶命呀，师傅，”他呻吟着。“你掐——掐死我啦。”

“让他去吧，”莉迪亚松开屠夫以后，拉着卡歇尔的手臂说道。

卡歇尔吃惊地松开手，特迪滚倒在地。小伙子起来后将双手对叉在两只袖口里，厚着脸皮朝他苦笑了一笑就走开了。卡歇尔一声不响，把手臂伸向莉迪亚。她此时也觉得走为上计，尽量少说话为宜，就挽住他的手臂，并转身向屠夫道谢。屠夫脸红了，说不出话来。大声提名道姓使战斗中断的那位矮个子男人，这时挥动自己的帽子嚷道：

“无敌的英国雄狮！为卡歇尔·拜伦欢呼三声。”

卡歇尔不大高兴，粗率地说道："别这样放肆地对人家指名道姓，不然，你会自讨没趣的。"

矮个子一溜烟跑掉了；可是，卡歇尔与莉迪亚臂挽臂走开时，人群真报以三声欢呼。他们当中有邋遢的小孩子、特迪那样的粗汉、戴着白围裙就出来看热闹的店主以及脸色苍白的职员。大伙儿敬畏地瞧着这个职业拳击家，惊奇地望着他这位仪态万方的女友，给他俩让路。一群男孩子紧跟着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卡歇尔。他挽着她走在狭路的当中，男孩子们沿两边人行道跟随而行。其中有几个乱嚷嚷，有几个甚至翻起筋斗来。他们嗒嗒地跑着，全神贯注在这位英雄人物的身上，一路上东碰西撞。卡歇尔突然止步不前。他们也立即停了下来。他从口袋里取出几枚铜币，弄得铮铮响，同时对孩子们发号施令。

"孩子们！"周围顿时鸦雀无声。"你们知道我为了保持体力不衰会干出什么事来么？"凝视的目光开始不安地游离开。"每天晚餐，我都要吃一个小男孩，这是临睡前必不可少的。现在，我还没有决定你们当中哪一个最合我的口味；但是，谁要向前再迈一步，我就把他吃掉。喂，你们还是给我走开吧。"他立即将铜币扔出。接着，是一阵哄抢声。于是，"尾巴"甩掉了，卡歇尔与莉迪亚继续走去。

孩子们一散开，莉迪亚就把手臂缩拢来。这时，她开口了，为特迪开脱之后第一次说话了。

"对不起，给你惹了这么多麻烦，卡歇尔·拜伦先生。谢谢你帮我解了围；不过，我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危险。为避免纠纷，我宁愿忍让三分，不去理会他那一派胡言乱语。"

"好啦！"卡歇尔嚷道。"我懂了。你自有办法，希望我最好是自顾自，不干预。刚才我对那家伙太厉害了，你现在可

怜他了，是不是？女人毕竟是女人啊！”

“我并没这么说。”

“喔，我还没体会出其他什么意思来。我可不喜欢在路上跟陌生人无缘无故地打起来，我不是靠打架为生的。我那么做是为了你，你却想叫我忍气吞声。”

“也许我错了。我几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啊哈！不管你怎么说，刚才你发现我突然出现在你身旁时，你还是高兴的吧。请问：你刚才见到我的时候，高兴吗？”

“我——确实很高兴。可是，你用了什么魔法一下子竟把他制服了？掐死他不是玷污了你的手么？”

“这样我才能消气；他罪有应得。”

“这样消气会出事情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人群里有个家伙叫了你一声，那个人好象就吓得魂不附体啦？”

“是么？很奇怪，是不是？然而，你说我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哎呀，那以前我已经跟在你后面走了五分钟啦！你对此有何想法？恕我冒昧地问一句，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跟一个衣服破破烂烂的小男孩在索霍区走来走去？”

莉迪亚不得不诉说原委。当她讲完时，天快暗下来了，他们已走到牛津大街，她忽然想起当天下午在里吉恩特公园与卢西恩同行时的情景，这次象那次一样，她觉得同行者变成了“众矢之的”，在大街上闲逛的许多年轻人都向她的朋友投以好奇的一瞥。

“艾丽斯要以为我失踪了，”她说着向一个马车夫招了手。“再见吧，多谢你。星期五我总在家，我很乐意见到你。”

她递给他一张名片。他接过来看了一下，然后瞧瞧背面有没有写了什么，最后半信半疑地说道：

"我想你会有许多客人的吧。"

"是的，你会见到许多人。"

"哼！我希望你现在就让我送你回家。我只要求送到门口。"

莉迪亚笑了起来。"非常欢迎，"她说，"不过，不会再遇到麻烦事啦，谢谢。我不打扰你了。"

"如果马车夫敲竹杠，向你要双倍车费呢，"卡歇尔坚持着。"我到芬奇利去办事情，是要经过你们那儿的。我发誓，我是有事，"他又补充了一句，唯恐她怀疑，"每星期二晚上我都去圣约翰·伍德·塞斯塔斯俱乐部。"

"我饿了，要赶回去呀，"莉迪亚说。"回去我才活得了，留在这里活不了。想来就上来吧；不过，无论如何马上就得走。"

她上了马车，卡歇尔紧跟着上去，并说天色已暗，不会有人看出他来，可是她没听清楚。在车上，他们谈话很少，很快就到目的地了。车子抵达时，巴什维尔正在门口伫候着。当卡歇尔从车里走出来，这位仆人颇感兴趣地注视着他，并有点惊奇。然而，莉迪亚下车时，他却震惊得目瞪口呆；虽说他训练有素，除了自己的职责以外，对什么事都装作漠不关心，而且装得很象。卡歇尔向莉迪亚告别，并且和她握握手。她进屋时问巴什维尔，戈夫小姐是否在家。使莉迪亚惊讶的是，他没理睬她。而是瞪着眼目送那辆回去的马车。于是，她把问题重复了一遍。

"小姐，"他为之一惊，清醒过来，就说，"她找你已有四次啦。"

莉迪亚这才打消了令人不快的疑虑，肯定她这个一向完美无疵的仆人并没喝醉，她向他道谢后就上楼去了。

第 八 章

一天上午，一个衣着雅致、年轻漂亮的男子，来到唐宁街①一幢大楼面前，求见卢西恩·韦伯先生。他不肯递上名片，只请人简单地通报一声，说“巴什维尔”来拜访。卢西恩即刻答应接见。他进内时，卢西恩很客气地向他点头招呼，并请他坐下。

“谢谢您，先生，”巴什维尔说着就坐下。见来访者一本正经的样子，卢西恩心想这次他来大概是为他自己的什么事；本来他认为一定是为女主人传递信息而来的。

“先生，今天上午我来这儿是为个人一点事情。希望您原谅我的冒昧。”

“不要紧。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巴什维尔，别客气。不过，请尽量把话说简短些。我很忙，花在你身上的一分一秒大概只能从我睡眠的时间里去扣除。十分钟够了么？”

“要不了，先生，谢谢您。我只想问一个问题。我承认，我这样问有些超越我的地位；但是，我顾不了这一切啦。卡鲁小姐象对老朋友一样每星期五都接待卡歇尔·拜伦先生，请问：她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肯定她知道，”卢西恩态度立即变得冷淡起来，严肃地

①英国伦敦西区一街名，首相官邸和一些主要政府部门的所在地。

望着巴什维尔。“你要谈的是什么事？”

“先生，您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巴什维尔凝视着卢西恩。

卢西恩面色大变，把从手中滑掉的一支钢笔重新放置到书桌的笔架上。“我并不认识他，”他说。“我只晓得他是沃辛顿勋爵的一个朋友。”

“先生，”巴什维尔说，突然显得很热切，“与其说他是沃辛顿勋爵的朋友，不如说他是勋爵阁下欢喜为之下赌注的一匹赛马。我倒可以称为是勋爵阁下的朋友，因为我跟他说过话，认识他。拜伦是打拳击的，先生。一个低贱的职业拳击手！”

卢西恩回忆了霍斯金夫人家里的那次集会以及沃辛顿勋爵的体育爱好之后，认为巴什维尔言之有理。可是，他又多少有点怀疑。“这点你有把握没有．巴什维尔？”他说。“你知道你谈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吗？”

“完全有把握，先生。不信，您可去伦敦任何一个体育俱乐部问一问，谁是当代最出众的拳击手，人家会告诉你，是卡歇尔·拜伦先生，他的事情我都晓得。您读书的时候，大概听说过内德·斯基恩吧，他也是个冠军。”

“我好象听到过这个名字。”

“是啊，先生。内德·斯基恩是在墨尔本街上把他拣来的——他那时是个流浪水手，然后教他打拳击。先生，您可能在报纸上已经见过他的名字了。体育方面的报纸老是登载他的事，《泰晤士报》上个月也提到过他。”

“我从来不读这方面的文章。与我工作有关系的那些方面我还来不及看哩。”

“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先生。卡鲁小姐也是从来不阅读

报纸上的体育消息，因此，他有机可乘，找上门来，竟然成为小姐家中的座上客。他就是希望人家认为他是上等人，这一点，尽人皆知，我可以肯定，先生。”

“是的，我也觉得他的举止不大正常。”

“是不正常，先生！呃，小孩子也会看穿他的，他没有见识，无法保密。上星期五，他在小姐书房看到一本新的人名词典——其中有关斯宾诺莎①生平的一篇文章是卡鲁小姐撰写的。您猜，他这时说些什么？‘这是一本好书，’他说。‘其中有十页谈到拿破仑·波那巴，但没有一页谈到杰克·兰德尔；好象后者不如前者武艺强！’从小姐对他谈吐的反应来看，从她在这个问题上开导——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儿——他的方式来看，她还不知道她的这位座上客的身世。那时，我就下了决心，要把这件事告诉您，先生。希望您别以为我到这儿来是为了背后泄私愤。我所要求的是正大光明。如果我在卡鲁小姐面前混充一个绅士，人家把我当成骗子揪出来，我决无怨言；要是他图谋不轨，混水摸鱼，我想，我是有权揭露他的。”

“很对，很对，”卢西恩随声附和着，不管巴什维尔的动机何在。“我看，这个拜伦是个危险人物，谁跟他发生冲突谁就会倒霉。”

“先生，他很精通他的业务。评论拳赛，我比伦敦拳坛的大多数人都在行，但我从来没见谁制服过他。尽管他头脑简单，但是，先生，他有格斗的天才，他击倒过各种身材、体重和肤色的拳击手。最近从黑乡②来了个新手名叫帕拉戴斯，他扬言要击败拜伦；可是，没亲眼目睹，我怎能相信。”

“啊，”卢西恩站了起来，“你来把这桩事告诉我，太感

①十七世纪荷兰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②英格兰中部的工矿区。

谢你啦，巴什维尔。我会小心翼翼地让她知道你已经——”

“请原谅，先生，”巴什维尔说；“请您别跟她讲。我到这儿来不是牺牲别人来讨你的欢心；卡鲁小姐也许不赞同我这次拜访哩。”卢西恩迅速瞟了他一眼，欲言又止。巴什维尔接着说：“假如卡歇尔不承认是干那一行的，你可叫我来作证，我会当面揭穿他——即使这样做很担风险，我也不在乎。不过，先生，我只求您一件事，在卡鲁小姐面前别提我来过。”

“随你便，”卢西恩说着取出了钱包。“也许，你是有道理的。不管怎么说，总不能叫你白白跑一趟吧。”

“这样不行，真不行，先生，”巴什维尔退了一步。“做这种事情是不能取报酬的，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看法。其实，这不过是些私事，我碰巧了解一些拜伦的底细而已，是些私事，先生。”

卢西恩心里并不高兴，一个仆人对别人的事竟然说长道短，而且这又是与女主人有关的事。于是，他不假思索地收起钱包，说道：“今天下午三四点钟，卡鲁小姐会在家吗？”

“我没听说她有什么约会，先生。她要出去，我就打电话告诉您——如果您需要的话。”

“不必啦。谢谢。再见吧。”

“再见，先生，”巴什维尔边说边行礼告别。出了大门，他的气派大了起来。他戴上一双淡黄色手套，提起他先前放在走廊上的那根镶银的手杖，堂而皇之地步出唐宁街，朝白厅①走去。一群乡巴佬正立在街头瞻仰这些宏伟的建筑物，他们真以为他是位年轻的财政大臣。

当天下午，他一直等卢西恩来里吉恩特公园区女主人家

①街名，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

里，可是，空等一场。没有人来访，他就在卡鲁小姐允许家仆涉足的书房里消磨时光，竭力想发掘斯宾诺莎的哲理。一小时之后，他洋洋得意起来，认为自己已经熟谙作者的观点了。于是，他就去擦拭莉迪亚的餐具，以排遣沉闷的漫长夏日。

与此同时，卢西恩在思索，怎样才能成功地使莉迪亚不但与卡歇尔绝交，而且为支持过他感到羞愧不已，从而修正她对未来生活的打算。议院的生活经验告诉他，要改变别人对问题的看法，首先得提供一些有条理、对问题有直接关联的事实。他认为，拳击只是一种残酷无情、法律所禁止的斗殴，类似斗鸡，象斗鸡一样被公认为是陈腐的、应该废止的玩艺儿。莉迪亚动辄把一般的看法贬为成见，因此，他感到有必要把话讲得具体可信些。次日晚上，使沃辛顿勋爵吃惊的是，卢西恩不但来请他共进晚餐，而且兴致勃勃地听他大谈特谈拳赛见闻。

日子一天天过去，巴什维尔变得心神不宁，不知道莉迪亚有没有见到她的表哥，也不知他有没有把他们在唐宁街会晤之事告诉了她。他觉得她对他的态度变了；有一两次，他真想去找那个最有同情心的女仆，问她是否注意到这个变化。星期三，他的疑虑终于烟消云散了。卢西恩来访，在书房里，他与莉迪亚作了一次长谈。巴什维尔自视甚高，不屑在门外偷听；但是，他心痒难熬，巴不得那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仆代劳，别象自己那么顾虑重重。卡鲁小姐非常威严，人虽在书房之内，但威势及于室外；这样，卢西恩才得以私下把事情和盘托出，而不致走漏风声。

卢西恩进入书房时，表情十分严肃，她不由得问他是不是神经痛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他愤慨地回答不是那么回事儿，并且说有件紧要的事情要告诉她。

“什么！又是一件要事！”

“是的，又是一件，”他苦笑着说，“不过，这次与我无关。能不能让我冒昧地就你一位朋友的身世问题提醒你一下？”

“当然可以。你大概指的是维尼特吧。其实，我完全知道，他是一个被流放过的巴黎公社社员。”

“我指的不是维尼特先生。我希望你了解，我并不欢喜他，也不赞许你对虚无主义者、芬尼亚运动成员①以及其他可疑的人物的偏爱；不过，我想，你可能会跟一个职业拳击手划清界限的。”

莉迪亚脸色发白，咕哝道：“卡歇尔·拜伦！”

“那么说，你早知道了！”卢西恩惊嚷起来。

莉迪亚过了一会儿脸色才恢复正常，于是她悄悄坐下，镇定地说：“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不会是别的什么事。好了，是不是请你确切地解释一下，职业拳击手是什么样的人？”

“只不过是职业名称所表明的那样，他是靠打拳击为生的，以打斗为职业的。”

“象军舰的舰长那样。不过，社会并没有把他们归纳为同一类的人——至少，我不会这样。”

“社会不会对他们等量齐观，这是不容置疑的！这两种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请允许我来帮你拨开云雾，看清真相吧。我有时就是想这么做的，但又有所顾忌。职业拳击手，一般说，是天性暴戾的人，有一种在同行之中恃强凌弱的名声；他是在没完没了的打斗之中练出他的拳头功夫的。凭借他的名声，就会有赌徒把赌注押在他身上，说他会一举击败有名的拳

①指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反英运动的参加者。

师。于是，拳击手各自的崇拜者们就打起赌来；赌博双方各拿出一笔赌金，并议定好给拳击手的报酬。为钱而打斗的这些拳击手们，简直象赛马、斗鸡之类的比赛中的动物一样被人豢养、训练；他们殴斗时，野蛮极了，不把对方打得遍体鳞伤、动弹不得，决不罢休。这种比赛往往是在一群喜爱这种斗殴场面的乌合之众面前举行的；也就是说，是在大城市所能容忍的最下贱的一批混蛋以及为它所不能容忍的大批恶棍面前举行的。由于拳赛双方的报酬常常各高达一千英镑，由于常胜的拳击手教授拳术比大学导师的辅导要价高得多，你会看到，只要这个拳击手年纪轻，运气好，他就能赚很多钱。他甚至模仿来学拳术的绅士们的举止风度，来欺骗粗心大意的人——尤其是那些猎奇者——以掩饰他的本性和身份。

“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样的呢？我指的是他没成为职业拳击手之前的身份。”

“喔，他可能是干某种粗活的：肉店伙计、剥皮工人、裁缝或者面包工人。也可能是士兵、水手、警察、侍从之类的人吧？不管怎么说，他准是个平庸的粗汉。这种英雄汉码头附近可多哩。”

“难道他们不可能出身于较高的阶层吗？”

“决不可能，连底层中较好一点的也不可能。失意的上等人不可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这需要公牛般的力气、屠夫样的冷酷。”

“那么，职业拳击手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呢？”

“他得急流勇退。一旦他老吃败仗，人们就不会把赌注押在他身上，他就得不到什么报酬。如果他是常胜将军，那么，胆敢与他较量的对手，处境同样很尴尬。不管他老吃败仗还是常胜将军，这都不是正经事，干不长。要是他有积蓄，他可以

在比赛馆旁边开一爿酒店，向他的老对手和老同行出售最差的烈酒，那么，最后自己也醉死或者破产。假如他不事积蓄或时运不济，就只好去求他以前的拳赛保护人，干点教人打拳击的事。末了，保护人也不保护他了，学生也不来学了，他这时身体已垮了，脸相也破了，名声扫地了，长期的拳击生涯使他的性格变得残忍了，就这样，他又回到劳役大军中，沦为苦力。”

他的话说完之后，她半晌不作声。这使卢西恩的威严傲慢的神情始而加深，继而表现出动摇，最后他觉得受到冷落。因为，看上去，她好象把他忘记了。他正要对她的冷淡态度表示抗议，她却瞥他一眼，说道：

“为什么沃辛顿勋爵把这种人介绍给我呢？”

“是你叫他介绍的。他也许这样想：你事先没有关照就要他介绍，要是你被这个不良分子缠上，就不能怪他。回忆一下吧，是你在威尔茨托肯车站月台上要他介绍的，又是当着这个人的面提出的。谁要是稍为得罪他一下，这个流氓就会耍无赖，别说表示异议、拒绝介绍了。”

“卢西恩，”莉迪亚不以为然地说，“我是要求把我的房客介绍给我的，你不是早就肯定他是个很体面的人，才把狩猎园租给他的么。”卢西恩脸红了。“沃辛顿勋爵是怎么解释他把拜伦先生带到霍斯金夫人的府上的呢？”

“那是一个愚蠢的玩笑。霍斯金夫人一再要沃辛顿带个社会名流到她家里去；他感到厌烦，为了泄愤，就给她带去他所扶持的拳击手。”

“嗯！”

“我不愿为沃辛顿开脱。可是，他办事就是马马虎虎的。”

“他不会马虎的，他完全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不必再谈了。我经常在回想你所讲的有关奇特人物的事情，我以前

还不知道有这种人哩。哎，卢西恩，在书刊上，我读过对世上每个民族和职业都抨击的各类文章。一些很体面的饱学之士也认为，犹太人、爱尔兰人、基督教徒、无神论者、律师、医生、政治家、演员、艺术家以及嗜酒肉者都堕落了。这种人看问题太简单化了，一发现人群中有败类，就把整个人群都否定了。从一个人的职业性质来论述一个人的性格是有些道理的；然而，这有时很靠不住。战争，很残酷，可是，士兵，不一定都是嗜血成性，不讲人道的。我不大同意这种看法，说职业拳击手就是凶暴的危险人物，因为他的职业是凶暴的、危害人的——但愿人们也称它为一种职业。”

卢西恩正要开口，她却接着说：

“现在，我对这个问题不想多谈了。拜伦先生的个人情况你还了解些什么？他是他那个阶层里的普通一员吗？”

“不；我看——同时也希望，他是其中非凡的一员。我已打听到他十几岁时的情况，那时，他在轮船里当勤杂工。可是，他干活干不好，老板不久就把他辞退了；后来，他在墨尔本给一个击剑教练①当跑腿。在那儿，他的天才被发现了。他很快出现在拳击场里，与一个名叫达基特的小伙子正式比赛，这家伙很不幸，下巴颏儿被他打碎了。这就为他的声誉奠定了基础。以后，他又参加了几次拳赛，连战皆捷。其中最后一次，他肆无忌惮，一昧蛮干，竟然把英国对手打死了，那个人困兽犹斗，倔强地硬拚了两个小时。听说，他最后打在那个可怜虫头部的、特殊的一击，在拳坛上被称作‘卡歇尔的杀手锏’；在以后的遭遇战中，他也屡次使用这个绝招，不过，没有能够致人于死地。绝招不灵了，他感到大失所望。于是，他离开了

①这里，卢西恩用了一个法语词组maître d'armes（击剑教练）。他既信口开河，又卖弄法文。

澳大利亚，去到美国。在那里，他重整旗鼓，所向披靡。有一次，他可出风头呢，用他们这一行骇人的新招数把魁伟的对手打翻在地，使之重伤致残。他后来——”

“好了，谢谢你，卢西恩，”莉迪亚低声说。“你讲得够多了。你能说，这都是真的么？”

“透露消息的权威人士是沃辛顿勋爵，他还给我看了许多报纸上的有关报道哩。拜伦自己也许会自豪地为你全面证实这方面的材料。为他说句公道话，在拳击手的心目中，他是个典型人物——生活方面比较节制、举止方面大致得体的典型人物。”

“你记不记得，早几天我在谈论另外一个问题时说，没有把观察到的东西正确地贯穿起来，我们的观点是毫无意义的？”

“记得，”韦伯被她这么一问，感到很窘。

“我认识、了解他的过程正好说明了我这个观点。我们每次相遇时，他的谈话实际上都触及到他那可怕的职业。我还亲眼目睹过人家公然称赞他是拳击英雄；可是，我偏离正轨，也不晓得打拳击还是一种职业，我只在一旁观看，但看不出问题来。”

接着，莉迪亚把她在索霍区的遭遇叙述了一遍，过后，她耐心地、冷漠地听着他的数落。他说，她孑然一身去到那种地方，有失体统。

“哎，莉迪亚，”他说，“请问，这件事你准备怎么办？”

“你想要我怎么办？”

“立刻中断这种友谊。直截了当地叫他别再到你家来。”

“这倒干脆！”莉迪亚嘲讽着。“我会这样做的——不过，不是由于他是个职业拳击家，而是由于他骗了我。好了，

到写字台那边去，替我起草一封措词适当的信给他。”

卢西恩的脸突然拉长了。“我看，”他说，“最好你自己去写。这件事很棘手。”

“是的。这不象你刚才所设想的那么容易。否则，我也不会请你帮忙啦。就请吧——”她又指着写字台说道。

卢西恩一时推脱不了。他勉强坐了下来，稍事考虑之后，草拟如下：

“卡鲁小姐谨向卡歇尔·拜伦先生致以问候，并奉告先生，象往常一样她将外出，社交季节结束之前暂不回返。星期五下午难再接待，深以为歉。”

“我想，你会认为这样就够了吧，”卢西恩说。

“差不多了，”莉迪亚说，一面笑着阅读这封信。“可是，他发起脾气来，叫我怎么办？他会闯将进来，打碎玻璃窗，狠揍巴什维尔的吧？假如我是他的话，我也会被这封信激怒的。”

“他不敢惹事生非。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去报警。”

“千万别去。我们切不可在他面前表现得胆小怕事，勇敢大概是他的基本德行吧。”

“倘若你把这封信誊写好，我愿为你寄出。”

“不用了，谢谢。我将把它连同其他几封信一同寄出。”

卢西恩本想等她誊写，可是，他不走，她就不动笔。他不得已才告辞；此次大功告成，他不禁怡然自得。等他走了，她才拿起钢笔，在他起草的这封信上工整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它放进抽屉里，另外给卡歇尔亲手写了一封：

“卡歇尔·拜伦先生：

我刚才得知你的秘密。很遗憾。你不必再来了。再见吧。

莉迪亚·卡鲁谨启”

到了第二天上午，她仔细地把信重看一遍之后，才叫巴什维尔寄出。

第九章

跟卡歇尔学拳击的小青年们在与师傅练拳时，总要求他拿出真本领来——别跟他们闹着玩——使他们能尝尝他正规的、真正的铁拳，得到锻炼的机会。他却虚与委蛇，不见行动。因为他知道，一个人一旦被著名的拳师打得鼻青脸肿、牙齿松动，人家一定会夸大伤势；那么，这个人的亲友就会私下告诫他别再跟如此粗野的教练打交道了。可是，接到卡鲁小姐的信时，他教拳却出现了一次例外情况。学拳击的一位年轻的禁卫军士兵觉得，卡歇尔精神恍惚，动作反常。他请教练集中思想，要认真地猛击。卡歇尔立即朝他上腹猛击一拳，他一头栽倒，只觉得天旋地转。他撑持着站了起来，面色惨白。这时，他想起有一个约会，要早退。离开场地时，他带着颤抖的声音说道，师傅这一拳头才真叫他过瘾呢。

那人离去后，这段突如其来的空闲时间，卡歇尔开头并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他走来走去，咒东骂西，不时停下来再看看信笺。他愈惴惴不安，就愈激动不已。那位他雇来教授剑术的法国人一出现，他感到此地再也待不下去了。他换了件衣服就出去，叫了一辆出租马车，严词叮嘱车夫快马加鞭驶向莉迪亚寓所。车夫竭力使马车疾驰，不一会，卡歇尔不耐烦地又叫他慢些。乘客这种出尔反尔的脾气，他早已习以为常，因此，

到达目的地时，乘客叫他别停车、缓慢行驶，他并不感到意外。过了一会儿，这位乘客又发号施令，要他把车往回驶。当马车再次经过莉迪亚家门时，小姐的倩影突然闪现在窗前。乘客愤怒而又惊惧地吼了一声，从车上跳下来，径直冲到她家门前的石阶上，猛拉门铃。巴什维尔开了门，他衣着考究，但态度冷淡。卡歇尔激动得几乎不知问了一句什么，巴什维尔断然答道：

“卡鲁小姐不在家。”

“你撒谎，”卡歇尔突然瞪起眼来。“我看见了她。”

巴什维尔一阵脸红，冷漠地说：“卡鲁小姐今天不会见你。”

“去问她一下嘛，”卡歇尔严厉地回敬一句，并向前逼进。

巴什维尔紧闭双唇，一把抓住门，要把他关在门外，可是，卡歇尔猛推一下，使他摇晃着后退好几步。卡歇尔就进入屋内，并随手关门。正当他转身去关门，巴什维尔从他背后猛然揪住他，使他颠踬跌倒在大厅的格子形嵌石地上。卡歇尔当面责备他撒谎，又推门撞击他，巴什维尔访问卢西恩以来压抑着的激奋之情爆发了。他象康沃尔人①那样把卡歇尔摔倒了；既然已经豁出去了，他就严阵以待。

卡歇尔很快站了起来，好象皮球从石板地弹起一样。巴什维尔面对强手不由哆嗦了一下，见卡歇尔右拳挥来，他随即闪开，但耳边嗖地响了一声，他的心也好似被拉扯出来。他转身狂乱地向楼上逃奔，他把卡歇尔因一拳挥空、身体失去平衡而跌撞到楼梯扶手上的声音，误认为是追踪的脚步声。

---

①请参阅第四章有关注释。

莉迪亚与艾丽斯在闺房里正闲聊，这时巴什维尔急促闯入，砰地将门锁上。艾丽斯吓得跳起来直嚷嚷。莉迪亚虽说也吃惊——她吃惊与其说是由于他的行动唐突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于她所熟悉的、一向不露声色的面孔忽然显出惊恐之色而导致的。但是，她纹丝不动地坐着，沉着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巴什维尔半晌说不上话来。后来，他说了些什么，但不知所云。接着，他走向窗前，把它打开。莉迪亚估计他要向路人呼救了。

"巴什维尔，"她凛然吩咐道："别嚷嚷，把窗关上。我自己下去一趟。"

巴什维尔立即跑上来劝她别开门，可是，她置之不理。他不敢强行阻拦。这时，他惊魂初定，为自己的软弱无能羞愧不已。

"小姐，"他说，"拜伦在楼下，他硬要见你。他蛮横极了，我对付不了他。我已使出全身力气——说真的，全身力气。让我叫警察吧。别开，"见她要开门，他嚷道。"如果我们两个人要有一个去见他，那必须是我去。"

"我将在书房里见他，"莉迪亚镇定了下来。"就这么告诉他，叫他在那儿等我——假如你去说而不冒风险的话。"

"哦，请您让他去喊警察吧，"艾丽斯恳求道。"不要去理睬那个人。"

"别乱说！"莉迪亚心里豁朗起来。"我无所畏惧。我们跟职业拳击家打交道时，切不可胆小如鼠。"

巴什维尔脸色苍白，好不容易才克服了双膝的颤抖，往楼下走去。这时，卡歇尔扶在栏杆上直喘气，一边茫然环顾四周，一边揩着额头的汗珠。巴什维尔迈着殉道者的坚定步伐向他走去，在楼梯的第三级上停下来跟他说道：

“卡鲁小姐将在书房里见你。请跟我走。”

卡歇尔嘴唇微微动了一动，可是，并没出声，默默地随着他走。他们进入书房时，莉迪亚已待在那儿。巴什维尔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卡歇尔坐了下来，使她震惊的是，他垂下了头，以手掩面，神经质地抽搐起来。她还没有想出对策，他就抬起他那痉挛、失色的面孔望着她，打算讲话。

“请镇静一下，”莉迪亚说。“听说你想跟我谈话。”

“我不想再跟你谈啦，”卡歇尔嗓音嘶哑了。“你叫佣人把我撵出门外，这够我受的啦。”

莉迪亚见他极力忍住抽泣；她也抑制了自己，毅然说道：“要是我的佣人对你无礼，卡歇尔·拜伦先生，那是他越轨放肆了。”

“不要紧，”卡歇尔说。“现在，他安然无恙，他真幸运。假使我刚才打中他——但是，他现在没事儿。稍为停一会儿吧——我谈不下去啦——我要歇一歇，然后——”卡歇尔停下来喘了喘气，接着问道：“你干吗要扔掉我？”

莉迪亚认真考虑了一下，然后反问道：“你还记得我们在霍斯金夫人家里谈的话吗？”

“记得。”

“你说，要是你的职业让我知道了，我们的友谊就会结束。现在，这个时机来到了。”

“那是我回避问题的遁词。现在，我跟许多被人质问的人一样，发现我当初不是那个意思。谁告诉你，我是个拳击手？”

“我不想告诉你。”

“啊哈！”卡歇尔得意洋洋，虽然仍处于歇斯底里的余势中。“谁在想保密，我倒要请问一下？”

“我这样做，是为了一位朋友，怕他因此招致你的怨恨。”

“为什么？他必定是个男的，否则，你不会如此担心。你以为我会立即去谋杀他。也许他跟你说过，象我这样一个人——一个暴徒——肯定会狠揍他一顿。胆小鬼才那样哩。人们看不起我干的这一行，不是因为我同行中有几个坏蛋——就说宗教界吧，坏的主教多得很——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你尽管放心，我不会把你的朋友怎么样的。我动拳头总是有大笔报酬的。你该知道，一个惯于拿钱才做事的人，是不愿白干的。”

“我发现第一流的艺术家可不是这样的，”莉迪亚说。

“谢谢你哟，”卡歇尔反唇相讥。“我应该向你鞠躬行礼。你承认我干的行当是种艺术，我太高兴了。”

“不过，”莉迪亚严肃起来，“我看，这种艺术全然是倒退的，社会接受不了。你硬要我见你，恐怕这无济于事。”

“我不懂什么社会是不是接受得了。可我想不通，为什么比我差得多的人在社会上神气活现，而我则被社会唾弃。上星期五我在你这儿见到的人，难道都是仁人君子吗？啊，就拿那位戴金边眼镜的法国佬来说吧。上次，我问他有什么比较小的爱好，你能想象得出他是怎样回答我的么？他说，他喜欢把活生生的狗夹在火红的炉子上硬烤，看狗能活多久！嗨，我倒要看他敢不敢活烤我的狗。他还把老鼠身上钉满钉子，瞧它能熬几时。唉，简直令人作呕。你想，我愿跟那家伙握手吗？他要不是你的客人，我无需用钉就可以请这位法国佬尝尝疼死的滋味。你接待他，器重他，却把我一脚踢开！看一看你的亲戚，那位将军吧。请问，他不也是个打仗的人么？只要每天有那么多的进款，他才不管战争正义不正义，而只顾把成千上万的士

兵派出去杀人或者被人杀，这不是他引以自负和自夸的吗？请注意，交战时，他总是离他的部下远远的。去年，他下令杀害了许多可怜的黑人，血流成了河，那些黑人不是他们的对手，就象次轻量级的拳击手不是我的对手一样。我虽坏，可我不会向次轻量级选手进攻，也不会袖手旁观，看另一个重量级的向他进攻。你的许多朋友都到赫林汉[①]去打鸽子。既有仁慈心肠又有男子气概的人就是这样度周末的吧！沃辛顿勋爵随时可以来见你吧，虽然他男子气概过盛，不屑去打鸽子，却认为猎狐是无所谓的。难道狐狸就欢喜被追捕，或者说猎狐者会那么感伤、那么富有同情心，也来咒骂职业拳击手凶残么？请看一看，每年的赛马、猎狐、板球赛和足球赛要死伤多少人！请看一看，在战场上送了命的，又何止千万！你听到过拳击赛场上出人命的消息吗？啊，职业拳击赛兴起一百年以来，在正式比赛中，不幸事件还不到六起。拳赛比跳舞安全，许多女人跳舞时，裙子碰到火，人都烧伤了。意外的事件我只经历过一次，那次我是和一个因生活贫困而亏损了身体的人进行拳赛的。我击倒过他，可是，他还硬撑苦斗，结果累死，同时，也差不多把我拖垮。甚至拳坛老手也为这件事大事纷扰。要是你能看到他们当时的样子，你会以为有个婴儿跌出摇篮摔死了呢。一场拳击大赛给人带来的好处毕竟要比坏处多。既然这种人——什么烤活狗的啦，打仗的啦，打鸽子的啦，猎狐狸的啦以及诸如此类、别的什么的啦——在这里大受欢迎，为什么对我避若蛇蝎，拒之门外呢？”

“真的，我还不知道，”莉迪亚感到茫然；“不过，你的同行们不为社交界所欢迎，和其他类似的人一样，是他们职业

①即赫林汉公园，位于伦敦特区富勒姆，在泰晤士河北岸。

范围以外的不良行为造成的。”

“就算你说得对，通常拳击手不是正人君子。可是，从前某个时候，画家、诗人也不算是正人君子呀。我不禁要问：假如有一个拳击手举止也很文雅，出身也很高贵，和你的朋友们的情况完全一样，为什么他不能来到此地，不能与他们平起平坐呢？”

“差别好象是人为的、武断的，我承认。正确的办法也许是，在不接待职业拳击手的同时，也不让烤狗者、杀人者来访。卡歇尔·拜伦先生，”莉迪亚的语气变了，“我不能和你讨论这件事。社会对你有偏见，我随大流，抵制不了。难道你不能放弃这种低三下四、残酷可怕的行当，去寻求高尚一点的职业吗？”

“不，”卡歇尔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能。情况改变不了。”

莉迪亚表情严肃，沉默不语。

“你还不理解我？”卡歇尔说。“好吧，我把一切都告诉你，让你来评断。我可以坐下来讲吗？”先前谈到莉迪亚的学术界和军界朋友时，他曾激动得站了起来。

她指着身边的椅子让他坐。这种示意动作使他面颊泛红起来。

“我相信，我曾是世界上最不幸、最讨厌的孩子，”他坐下说开了头。“我的母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演员，在她的那一行里，她是顶刮刮的。我能回忆起的第一件往事，是我坐在一个房间角落的地板上，房间里有个大镜子。妈妈在镜前晃来晃去，入迷地朗诵、表演莎士比亚的戏剧。我怕她，因为她对我的举止和外表很挑剔，从不让我走近剧院。对我的以及她的亲人，我几乎一无所知。有一天，我问她，我的

父亲是谁，她竟打我耳光；后来，我特别小心，不敢再问。那时候，她很年轻；起初，我认为她就是天使——我想，我是会喜爱她的，要是她允许我那样的话。但是，不知怎么的，她不允许；我只得把感情倾注在仆人身上。虽说我的感情有所寄托，但情况不断变化，大约每隔两个月，她就把仆人都打发掉。只有一个女佣人除外，她满不在乎，经常威吓妈妈，我小时的生活差不多都是由这个佣人照料的。记得有一次某个女佣人被解雇时，我哭着不依，妈妈就骂我下贱——这话一直伤透了我的心，后来她时常这样骂，到我永远离开家为止。我们娘儿俩性格不同，我忧郁而倔强，她多变而暴躁。刚吃早餐，她有时发起脾气来，一个耳光打得我栽到房间的另一边去。然后，她又叫我乖乖儿子，并且许愿给我买各式各样的玩具和东西，哄我吃完早餐不久，我就断了念头，不去讨她欢喜，也不再喜爱她，变成了一个讨人厌的小子，正象你现在勉强召见的这个人一样。见她高兴时，我只想向她拚命讨东西；她发怒时，我只得绷着脸，憋着气。一天，街上有个男孩子朝我身上扔泥块，我跑回家向她哭诉。她说我是个胆小鬼。这也许是她对我很少说的一句实话，但我至今仍然为此怨恨她。那时，我的心情不断恶化，时常怀疑自己会不会倒霉一辈子，叫人讨厌。后来，我成了个小魔鬼，每当她打我，我就挡开她，露出凶相，她怕我啦。最后，她说我没心肝，把我送进学校，告诉老师，说我是个无法无天的小畜生。临别时，我象个小笨蛋似的，哭哭啼啼，她象个大傻瓜似的，呜呜咽咽难以割舍——请注意，她刚才还对老师说我多坏哩——然后，她就离去；宝贝儿子与她分手后，不禁高声欢呼，庆幸自己转了好运。

“把我放在学校里，我的表现还是很好的。就语音而论，我能与演员媲美，说起话来挺动听；可是读起书来，我连单音

节词也念不好，论书法，我也不行，字母歪歪斜斜、难于辨认。到现在，我的笔头依然比老内德·斯基恩强不了多少。更糟糕的是，我对平等待人没有丝毫的概念。我认为，所有的仆人都应听从我，所有的大人物都可以控制我。我对任何人都畏惧，害怕人家发现我懦弱。我象其他懦弱者一样，在情绪不好时，总是容易发怒动武。你不大会相信吧，使我免于堕落的事，是我擅长拳击。大男孩有机会进行拳击，每星期六下午他们可以和二流拳手、酒鬼比赛，设备几乎一应俱全，只缺围绳和酬金。我们这些小家伙总是尽力暗暗偷学一些。初次参加比拳时，我闭着眼直叫，尽管这样，我还是奋力紧紧抱住对方的腰，把他摔倒。这以后，人家老是拿我开玩笑，要和我比赛，因为我一打就叫。当我学会睁着眼打反击，就再不受嘲笑了。后来，比拳时我就能应付自如了。不知怎么的，我能直觉地捕捉战机，在对手进攻的一瞬间，总是乘机先下手，击中对方。现在，我在拳击场上仍旧是这样来占上风的，因为我知道，对手无自知之明时会干出什么来。这种乘虚而入的拳法，那时对我很有启发，使我大有长进，因此，我成为学校里的拳击大王了，相应地，我就不得不继续这样干。我天性善良，并没有恃强凌弱；作为一个出人头地的拳击手，我不能行为不端，也不能太孩子气。一个男孩子想出人头地，最好让拳击来磨炼他，使自己成材；然而，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出人头地的，恐怕拳击还是弊多利少吧。

“要是我有心读书的话，我早就会喜欢学校生活了。可是，我学不进。老师们责备我懒散——不过，假如他们教授得法，我也不至于那样。后来，我也搞懂了教学是怎么回事儿。至于假期，那是我一年中最难过的日子啦。有的例假日，我被关在学校里，不准回家，真叫我气疯了；有时我可以回家，但

也不好受，妈妈老找我的岔子，责怪我不象个学生样子。我渐渐长大起来，她对我就不再心肝宝贝地紧紧抱着，表示亲热了。实际上，她对我还是那老一套，就是没有感情。在学校里，我出人头地，在家里，妈妈管得我头也抬不起来，把我当成小魔鬼、小废物，这可不是滋味。她看我在普通学校里没学到东西，就把我转到另一个学校，它设在北面的潘利公地上。我在这个学校一直待到十七岁。一天，她来看我，我们照例吵了一架。她说，在我不满十九岁之前，不准我离开那里；我当天晚上就把问题解决了——逃之夭夭。我逃到利物浦，躲进一只开往澳大利亚的船里。饥饿难熬时，我才出头露面；船上的人待我比我意料的要好。我卖力地做些杂活儿，以抵偿膳宿及船费。在墨尔本上岸时，我窘困极了。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生活没有着落。我流浪街头，到处张望，看有没有地方要雇用男孩子当跑腿的或擦门窗的。不知怎么的，我不敢冒失地走进商店去询求工作。有两、三次，我正想试试看，一见店主那副凶相，我就决意停住。我心里想：我可不愿将来给这种人呼来唤去；反正这个城市大得很，我不妨到别处去询求。一天傍晚，我在一个健身馆的墙壁上看到一张招工告示。我看这张告示时，和一个叫内德·斯基恩的老人攀谈起来，他是馆主，那时他正在门口抽烟。他蛮欢喜我，表示愿意收我做个帮手。我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于是，我在他那里边打杂、边学拳。日子一天天过去，内德见我身手不凡，就为我安排了一次拳击比赛，对手是轻量级的达基特。他并且拿出许多钱与人家打赌，说我会赢。啊，内德对我那么好，我怎能使他失望——内德太太呢，简直把我当作她的亲生儿子。我就是这样干上这一行的，不这样，我能干什么呢？其他的事，对我都不适合。即使我能写一手好字，会记帐，但抄抄写写，记

算人家的钱，对一个男子汉来说也不是一种合适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们喜欢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我们能干什么才干什么。人世间，我能做的唯一合适的事情就是拳击。我的一些朋友靠拳击赢得许多金钱和荣誉。因此，我向达基特挑战了，大约用了十分钟就把他打得落花流水。我将他打个半死，因为我怕他，也不知自己力气这么大。此后，我一直干拳击这一行。在威尔茨托肯期间，我正为一次比赛练拳，教练是梅利什。那天，你在克拉彭火车站见到我，我是鼻青脸肿的吧。这是威尔茨托肯恩赐给我的。尽管我气力大，拳术高，可是我内心比小孩子还天真。自从我发现妈妈不是个天使，我总想，有朝一日，天使会来到我的身边。过去，我对女人是不大注意的。作为一个母亲，我妈待我很差，可是，她的容貌和仪态给我的印象很好，她有贵妇人的风采；我在澳大利亚和美国遇见的那些姑娘，和她比起来，简直成了土豆啦。何况她们又不是贵妇人。我喜爱斯基恩夫人，她待我好。为了她，我对她的年轻女客人也很客气；可是，实际上，我很厌烦她们。斯基恩夫人告诉我，她们都看中了我——呀，一流拳击手，最忌讳女人的引诱——她们越挑逗我，我越讨厌她们。我才不会上钩哩。我可以跟男子汉相处得很好，不管他们多平凡。可是，我一遇到女人，我们这一行对她们的偏见就在我身上冒头了。那天，在威尔茨托肯，我见你从树丛中走出来，安详地望着我和梅利什，然后悄悄地离去。哎呀，我还以为天使下凡哩。后来，有一次，我在火车站见到你，并且和你一起步行了一会儿。你很快将天使从我脑海里排除掉，因为天使毕竟是一种虚幻而幼稚的概念——我认为，讲天上有天使，那是瞎说——然而，是你向我表明了女人应该如何待人接物，而不是象我母亲那样。你不仅达到了这种思想境界，而且升华了。从那时起，

我就爱上了你；假如得不到你的爱，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我晓得，我不是个好样的，而且一直如此；但是，当我看到你乐于和那些并不比我好的人交往，我真不明白，在我非常想看望你的时候，为什么让我吃闭门羹。不管怎么说，我总没有烤狗的那么坏吧。嗨，莉迪亚，我不想吹牛，我从来不参加骗人的拳赛，也从未越轨乱打。虽然我仅仅是个中量级拳手，但从未打败过，我跟美国以及英国最强的同级拳手都较量过。”

卡歇尔的话这时才停住。他坐着，凝视莉迪亚，露出渴望的神色，她静静地沉思了一会儿，说：

“真奇怪！我还不晓得有人对我这样误解哩。要是我说，你的职业并没有使我吓得不得了，你对我会有什么想法呢；再说，我知道你是一位艺术家的儿子，并不是象我表哥所讲的是个肉店伙计或苦力。”

“什么！”卡歇尔大声说。“那个尖下巴的家伙说我是个肉店伙计！”

“我并不是有意暴露他的；可是，正如我所说，我是不善于保守秘密的。卢西恩·韦伯先生是我的表兄和朋友，为我做过很多事情。请你别报复，好吗？”

“他没有权力诽谤我，他也爱上你了，我在威尔茨托肯就有所觉察，我很想叫他知道我是不是一个肉店伙计。”

“他并不是这么说的。他讲的话恰好被你的自白证实了。我随便问了他一声，干你们这一行的一般属于哪一个阶层的人，他说他们是做工的、卖肉的，如此等等。你还生气吗？”

“很显然，你不让我生气啊。我倒想知道，他还说了我一些什么。不过，我们当中有卖肉的，他倒是讲对了。拳击界有各式各样的恶棍，不承认也不行。由于拳击是非法的，体面人士就不愿参加。但情况反正是这样：给拳击运动抹黑的，不是

拳击手，而是那些打赌的人。但愿您的表哥没那么黑白不分，胡言乱语。”

“要是你在他之先把你的真实情况告诉我，那就好了。”

“现在，我也希望我曾这样做过。但，希望有什么用呢？我不敢冒险，怕失掉你。你看，你一知道我的底细，就把我拒之门外。”

“情况并没有多大变化。”莉迪亚一本正经地说。

“你本来对我很好的呀，”卡歇尔悲叹道。

“我对你，比你对我，好得多。你本不该欺骗我。我想，我们现在最好分手吧。能知道你的生活经历，我很高兴。我承认，拳击这一行，也许是社会给你提供的最好的职业吧。我不责怪你。”

“可是，你要打发掉我。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有什么要求呢，卡歇尔·拜伦先生？是不是你打垮了一个肉店伙计和苦力之后，和另外拳击师交手之前来我这里作客？”

“不，不是这样，”卡歇尔反驳道。“你把问题看严重了。如今，我不愿在拳坛待太久，我的好运气不会一成不变。不管运气如何，不久，我要离开拳坛，趁我无敌于天下的时候，急流勇退。现阶段，除了比尔·帕拉戴斯好象能和我对阵之外，我仍旧没有对手。假如九月份他真要跟我干一次，我会收拾他的。此后，我就退出拳击界。希望在最后一次我能拿到一万镑的报酬。据说，这一万镑就意味着我每年有五百镑的收入哩。哎，从你的生活方式看，我想，除了乡下的产业外，你在这儿的收入与我的差不多。如果你愿意和我结婚，我们俩加起来每年就会有一千镑的收入。经济方面的事，我不大懂；但是，不管怎样，靠那笔钱，我们可以生活得很好，象体育明星

那样阔气。这就是我直率的、认真的要求，不是么？”

“如果我不接受呢？”莉迪亚颇为严肃地说。

“那么，只好凭你自己去安排你那笔收入了，”卡歇尔灰心丧气地说。“我今后会变成什么样，这和你没什么关系了。我不会为了你或其他女人去见上帝，要是我想得开的话；我——可是，你拒绝了我，再说还有什么用处呢。我知道，我不大会说话，也不会谈情说爱，如果我能象诗人那么表达情意，我要说，我最爱慕你，最崇拜你啦。”

“可是，对于我的收入问题，你估计错了。”

“那一点儿没关系。如果你收入更多，啊，越多越快活。如果你的钱很少，或者一旦结婚你就得放弃财产，那也不要紧，我会很快再挣一万镑来弥补不足。只要你答应我，真的，我就和基督教的拳坛七杰去比个高低，一个接一个打，每一次要酬金五千镑。该死的钱！”

“我比你想象的要富得多，”莉迪亚说，不为所动。“我不能确切地告诉你我有多少财产，但我的收入大约是四万镑。”

“四万镑！”卡歇尔突然嚷了起来。“天啦，我还没有想到这位女王这么富！”

他停了一会儿，面孔涨得绯红，羞愧地嗫嚅着：“我明白了——我一直在捉弄自己。”然后拿起帽子，转身就走。

“你可不该这样不辞而别呀！”莉迪亚在这次会晤中首次表现出紧张不安的神情。

“啊，那太荒唐。”卡歇尔说道。“眼睛蒙住时，我可能是个傻瓜，但眼界打开时，我会懂事的。我现在必须走了。上帝呵，但愿我还待在澳大利亚，没回到英国来。”

“那样也许会好一些，”莉迪亚心绪纷乱。“但我们已认

识了，叹气也没用，现在——有一件事我想提一提。你已经向我指出，我的许多男朋友的职业并不比你的好。我不能完全肯定你的说法；可是，在某一方面，他们的情况和你差不多。就财产而言，他们都比我少得多。恐怕其中有许多人比你穷得多。”

卡歇尔蓦地仰起头，希望似乎复苏了；然而，不一会儿又破灭了。他沮丧地直摇头。

“至少，我得感激你，”她说，“因为你追求的是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我有多少财产。”

“我才不管它呢，”卡歇尔叽咕着。“你的财富，对其他人而言，是求之不得的一件大好事。你很富有，我为你而高兴。但是，你的财富，对我是决定性的一击。它把我打得爬不起来了，是这样的。我越早认输越好；我不会再来了。再见吧。”

“再见，”莉迪亚脸色几乎和他的一样苍白，“既然你要走。”

“鬼才要走哩，”卡歇尔悔恨地说。“不想走，又有什么用处。我的运气不好。卡鲁小姐，我干了一桩蠢事，希望你能原谅我。我太无知了；我没受过很好的教育。”

“除了你把身世老瞒着我之外，在其他方面我并未和你争吵过；这方面我现在可以原谅你——虽说它给我的印象不好。象你这样的当面向我求爱，我经历过许多次了，但都不大能讨我的欢喜。可是，你和我一样，心里有着某种顾忌 你不会向一个比你富裕千百倍的女人求爱；我也不接待职业拳击手。任何一个男子，只要他不是个流氓，会被我的财富吓倒；任何一个女子，只要她不是个泼妇，会被你的职业吓倒。”

“那么，你——就是要对我说这些，”卡歇尔急不可耐。

“假如我是个有钱有势的，而不是个——”

“不，”莉迪亚断然打断了他的话。“我不需要什么假如，我要看事实。”

卡歇尔又忧郁起来。“如果你没有对我这么好，事情就简单了！”他说。“我看，我之所以如此爱你，是因为只有你对我毫不畏避。其他人对我客气，是怕得罪我这个拳王。出人头地使我成了孤家寡人了。这一点，你毫无体会。你明白，我对你有所畏惧；然而，你心地却那么好。”

“富贵荣华使我也成了孤家寡人，因为人们对我的财富以及我头脑里所谓的学问很害怕。我们两个人至少在这方面有共同之点。现在，对不起，请去吧。我们的话就到此为止。”

“我马上就走。可是，我不大相信，你会感到孤独。那不过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吧。”

“也许是。这种感情差不多都是主观臆断的。”

沉默了一会儿。卡歇尔然后说：

“现在，我的心里比刚才好过一些了。你能肯定没有生我的气吗？”

“能肯定。让我们告别吧。”

“真的我不能再来看你么？永远不能吗？——‘永远，永永远远，阿门’”

“还是个职业拳击家，就永远别再来。但是，有朝一日，卡歇尔·拜伦先生成为另外一个人，无损于他的家世和人品，那我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现在，你满意了吗？”

卡歇尔顿时容光焕发，异常激动。“还有一件事，”他说。“在我没有放弃旧业之前，如果你偶然在街上碰到我，你会理睬我吗？我不要求一般的点头招呼，只要求看我一眼，别使我太难堪，好吗？”

“我并不想不理睬你，”莉迪亚郑重其事地说。“但是，你别故意挡住我的路。”

“以名誉担保，我遵命。能偶尔在索霍区那条街散步时见到你，我就很满足了。现在，我得走了。我知道你正急于摆脱我。再会——不过，我还有一句话。也许，你讲的那一天没到来以前，你会结婚吧。”

“说不定；但我不大可能就结婚。象这样的、你无权过问的事情你还有多少要说？”

“没有啦，”卡歇尔大笑着说，笑声响彻全室。“我生平从未比现在更高兴过，不过，我内心深处一直是很难受的。为了你，我还是要试一下。再见。不，”她把手伸给他时，他说，“现在，我不敢触摸它；以后，我要永远握住它。”他一溜烟跑出书房。

这期间，脸色苍白、态度坚决的巴什维尔一直等在大厅里。他严阵以待，主人一唤，他就会冲进去解救。他手边还藏着一把火钳。听到一阵大笑，看到卡歇尔兴高采烈地下楼，他呆若木鸡，茫然失措。

“喂，老朋友，”卡歇尔厉声道，同时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还活着。餐厅里有人没有？”

“没有，”巴什维尔说。

“那里的地毯很厚吧，摔在上面也不疼，”卡歇尔说着就拉他进入餐厅。“过来。现在将你的小花招再耍一回。来呀，别害怕。把我摔倒。注意，不要让我的头撞到火铲上。”

“可是——”

“可是个屁。你刚才手脚不是挺快的么。来！”

犹疑了片刻之后，巴什维尔抓住卡歇尔，熟练地将他摔倒，虽说卡歇尔一被抓住就严肃、当心起来，而且一直是沉着

的。他坐在炉前地毯上思索了一会儿，才站了起来。“我懂了，”他说。“哎，再来一次。”

“响声太大了，”巴什维尔争辩道。

“最后一次啦。这一次不会有响声的。”

“嗨，你真是一个地道的英雄汉，”巴什维尔顺从他，又动手了。这次，他没能摔倒他，却被卡歇尔紧紧勒住头颈，动也不能动，气也不能喘。卡歇尔松开手臂时，又笑着喊叫起来。

“就该这么对付，是不是？”他说。“你不能用同一个花招叫老把式第二次上钩呀。你还有什么别的解数，把人摔倒，叫人认输吗？”

“我有，”巴什维尔说；“但是，在这儿，我不能施展。响声那么大，小姐还以为出事啦。”

“哪一天晚上有空，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卡歇尔说着递给他一张名片，“是这个地址，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本领，看我能不能对付得了。这样，你可以锻炼成材。”

“你太客气啦，”巴什维尔说，一边笑着把名片揣进口袋。

“现在，我要告诫你一件事，这对你一辈子都会有好处，”卡歇尔着意渲染。“今天你太傻里傻气啦。你把一个人摔倒——一个拳击师——然后，象个笨蛋似的站在一旁望着他，等他起来将你干掉么。往后不能这样。人家一摔倒，你要全力扑下去，压着他，用你的肩膀顶住他。要是他推倒你，你就用头功去拚。如果他是个大块头，你就顺势用膝盖顶住他的喉部。可千万别再站在一旁，无所作为。这简直是坐失良机，后果会不堪设想。”

卡歇尔提出忠告时，一面用食指敲打巴什维尔上衣的钮扣

儿，以示强调。最后，他点了点头，开了大门，轻松愉快地离去。

这时，莉迪亚伫立在书房的窗口，看到他走过去。路上有三人也正从这里走过，一个是斯斯文文、悠然漫步的中年绅士，一个是步履艰难的工人，一个是健步疾行的青年，相形之下，卡歇尔步伐轻快而敏捷，神态快活而自信。他正沿铁栏杆行走，使她想起在公园那边铁笼子里踱来踱去、既可爱又可怕的动物。她此时态度娴静，内心快慰，因为她想到，尽管卡歇尔看起来有些吓人，但她并不怕他，候在门外附近的那辆马车把他带走之后，她才转身回到书桌前，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父亲的遗书，坐在椅子上呆呆地望着它，但并未摊开来。

“这总是一件怪事，爸爸，”她说，好象他真在那里听她说话一样，“如果您的好女儿抛弃了老朋友，那些艺术家、哲学家和政治家，而委身于一个不学无术的职业拳击手。我告诉他我一年有四万英镑收入，他却头也不回地就走了，真叫人大失所望。”

她把遗书，好象连同父亲的心，又锁到了抽屉里，然后，按了一下铃。巴什维尔应声而至，显得有些慌张。

“如果拜伦先生再来，如果我在家，就接待他。”

“是，小姐。”

“谢谢你。”

“小姐，恕我冒昧问一句，有人抱怨我吗？”

“没有。”她见巴什维尔不想退出，接着说：“拜伦先生告诉我，你企图强行阻挡他，不让他进来。你这样做，担了很大风险，没有必要。往后，有人死皮赖脸不肯走开，你最好先让他进来，听候我的吩咐。我不是挑剔；相反，我是在支持你大胆工作。当然罗，在特殊情况下，你自己可以看着办。”

“他猛推了一记，把门撞到我脸上，我就不顾一切地和他干起来了，小姐，他有职业拳师的有利条件。否则，我不会摔倒的。”

“你的表现不错，”莉迪亚淡漠地说了一句，就走出书房。

“你待了这么长时间！”莉迪亚进入闺房时，艾丽斯大声嚷着，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走了吗？那些吓人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毛病？”

“毛病出在晚会和跳舞上，”莉迪亚冷淡地说。“这次社交季节够你受了吧，艾丽斯。”

“不是季节本身，而是人，”艾丽斯说着呜咽起来。

“真是这样吗？我刚才和那个人谈了半个多钟点；巴什维尔实际上和他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没有歇斯底里大发作。你坐在这儿一直很安逸，不是么？”

“我并没有歇斯底里大发作，”艾丽斯有些愤慨。

“这样才好，”莉迪亚庄重地说，一面抚摸着艾丽斯的额头，这时，她的伴侣才舒了一口气。

第十章

阿德莱德·吉斯博恩，拜伦夫人的艺名，已经被人们忘却了许多年。现在，她回到伦敦，企图东山再起，人们议论纷纷。首都老一辈的剧院老板当初对她的新戏把握不大，认为她比红得发紫的大明星更刚愎自用，加上他们一与她谈合同，她总是说如今怨恨演戏，决心要退出舞台，因此，他们不敢再请她演出。时至今日，伦敦的年轻戏迷只知道她是个很有名气的、过时的女演员，常在外省巡回演出，挂头牌，不厌其烦地老演莎士比亚的戏剧，骗骗乡巴佬。拜伦夫人是乐于随剧团去各地巡回演出的，在一个城镇呆两星期，反复扮演她得心应手的六、七个角色。这几个角色她太熟悉了，她很少考虑如何去演，除非她没有别的事情要考虑了，而这种情况实际上经常发生。她们每年去外省巡回演出一次，在大部分地区都受到欢迎。在演员中，她倍受称赞，谢幕次数尤其多，声望比她在伦敦时更高，支出更少，收入更多，故而她对伦敦的感情很淡薄，就象伦敦对她很淡薄一样。年事渐高，她知道多攒少花的必要。那次抱怨卡歇尔学费昂贵的时候，她还是很有钱的。他给她省去那笔开销之后，她就去美国、埃及、印度以及英国其他的殖民地，并且变得越来越富。她凯旋归来的那一天，正好是卡歇尔击败费莱英·达切曼，荣获奖品、戴上桂冠的一天。

次日是星期天，报纸上的体育专栏大谈特谈卡歇尔·拜伦的拳术，戏剧专栏大肆宣扬阿德莱德·吉斯博恩的演技。可是，她从来不看体育版，他也从不看戏剧栏。

早年回避拜伦夫人的那些剧院老板，如今死去的死去，破产的破产，或者改行，从事风险较小的行业。有一个剧院的新老板非常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他要颂扬莎士比亚美名的劲头可与卡歇尔在拳赛场上的劲头相媲美。他渴望把《约翰王》再次搬上舞台，并且自己想扮演福尔康布里奇，其实，他的身体条件不适合演这种角色。虽然他没有自知之明，但有一点他是挺清楚的，那就是：现时的伦敦名伶演现代喜剧是令人钦佩的，演古代历史剧却不行，她们一点不象他所谓的——实际上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①所描绘的——那种“独断专行、不可一世的”贵妇人，这种气派，对于莎士比亚笔下的康斯坦斯夫人②这样的人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知道，在外省演出的老艺人当中，对这个角色的谈吐举止把握得住的，不在少数；然而，他又怕她们的表演使伦敦人想起理查森剧团的演出，使福尔康布里奇贻笑大方。过后，他想到阿德莱德·吉斯博恩。有了邀请她的念头之后，一连几个小时他又忧心忡忡，怕她的表演使他相形见绌。但他对自己还是有把握的，相信精湛的演技总会受到欢迎。于是，他向刚归来的这位老演员提出了这个吸引人的要求，同时怂恿报界朋友撰文哀叹庄重派舞台艺术的流失，编造一些，或重复发表女演员西敦斯夫人有关的趣闻轶事。

这一次，拜伦夫人没再说她厌倦舞台生活。她确实一度感

①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英国十八世纪浪漫主义小说家、诗人。

②康斯坦斯夫人和上文的福尔康布里奇均系《约翰王》剧中人物。康斯坦斯夫人是剧中人亚瑟的母亲。

到厌倦过；可是，当她富裕得可以不靠演戏为生时，她的厌倦情绪就烟消云散了，演戏已成为她的一种习惯，象人们生活里的其他爱好一样，甩也甩不掉。能安逸而有把握地赚些钱，她还是很开心的。钱赚得很多，百无聊赖，最后她竟打算脱离英国舞台，去巴黎演出，在伦敦购置剧院等等，在这些怪念头中打发时光。伦敦是她初露锋芒的地方，也是她年轻时在舞台上取得成功、赢得声誉的所在。如今，她想东山再起，在故乡大干一番，使她的艺术生涯锦上添花。因此，她接受了这位剧院老板的邀请，甚至认真阅读了《约翰王》剧本，来探求和掌握作品的精神实质。

她应承之后，老板就大作广告。全市到处都可见到阿德莱德·吉斯博恩的玉照。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了把这位民族大诗人的杰作再次搬上舞台所耗费的巨额资金。预售的第一个月的戏票——除了正厅后座和顶层楼座之外——据说很快销售一空。首相也答应在首演之夕来观赏。剧团做出种种许诺，布景、服饰绝对符合史实。为了确定约翰王时代的服饰，他们研究参照了古画。细节不符也不行。布景设计师不小心将拱门画了一个尖顶，就受到斥责，认为与时代不合。许多贵族老爷还让这位老板浏览他们所收集的古代盔甲和武器，以便使他的装束佩戴酷似那位诺曼底的男爵。除了演技的质量未见分晓，看来万事俱备了。

在谈论中，他们提到一个很值得参考的那个时代的遗物，这是一张羊皮纸手稿，载有亚瑟亲王①生活记事的片断，并附有一帧色彩艳丽的母后肖像。这份手稿曾被已故的卡鲁先生廉价购得，现为莉迪亚所有。于是，既是老板又当演员的这个人

①《约翰王》剧中一人物，即布列塔尼公爵，约翰王之侄。

就向莉迪亚提出要求，希望亲眼目睹这份史料珍品。要求很快被接受，他访问了坐落在里吉恩特公园区的她那所住宅，并称赞她家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宝库。他说，吉斯博恩没能同来观看这帧肖像，实在遗憾之至。莉迪亚随即表示，如果吉斯博恩女士想来看看，她竭诚欢迎。两天后的一个中午，拜伦夫人来访了，当时只莉迪亚一人在家；原来艾丽斯编造了个借口，已经溜到外面去，她认为还是不和女戏子见面好些，这种人她不知到底是干什么的。

拜伦夫人最后一次对蒙克里夫博士的访问已过去好几年了，然而，这几年的光阴在她脸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说实在的，如今她看起来更年轻了，因为这几年里，她牵挂少，无忧无虑。她那潇洒自如、温文尔雅的风度与老板的故作庄重的姿态和假意殷勤的样子适成鲜明对照。莉迪亚几乎没想到他们两个是干同一行业的。她说的话没有那种舞台腔调，是极其普通的话语，但从她口里说出，清脆动听，具有微妙的魅力，这与卡歇尔粗沉的语调迥然不同。然而，一听这位夫人的口音，她认为来访者就是卡歇尔的母亲。特别是他们两人的眼睛极其相似，要是能把这两双眼对换一下，那也丝毫不会影响各自的容貌。

拜伦夫人立刻直截了当地要求观赏那幅画。莉迪亚就领她到书房，几帧精选的画像已叠放在桌上。那张珍贵的羊皮纸手稿置于其上。

“实在很有趣，”拜伦夫人十分欣赏这幅珍品，接着，翻阅下面几幅；莉迪亚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心里挺高兴。“啊，”她立即又说，“这张画里的服饰正合我意。行了，不用再细看其余几幅了，谢谢。啊，他们得把披肩给我用丝绸做，染成紫罗兰色。你看怎么样，卡鲁小姐？从一两桩小事上就可以看

出，你的爱好是很高雅的。”

“你打算为哪个角色设计这样的装束？”

“《约翰王》里的康斯坦斯夫人。”

“可是，康斯坦斯夫人死了三百年之后，丝绸才在西欧出现。那幅画是玛丽·德·梅迪奇的肖像，鲁宾斯①画的。”

“不要紧，”拜伦夫人若无其事地说。“既然戴披肩的女演员与历史上这个人物距离七百年，那么，一个披肩的质料与实际情况相差三百年又有什么关系呢？说亚瑟亲王三个月以后将死于圆形剧院的舞台上，这在时间、地点方面的差错不是挺大的么？我是个搞艺术的，我想我已把生命扑到剧中的人物身上了；当然，我不是个成熟了的孩子，不会依照马卡姆夫人的英国史来演戏，什么对我合适，我就穿戴什么。一感到服装不称心，我就演不好戏。”

“可是，那位老板会怎么说呢？”

“我看他未必会说什么。他不大会一厢情愿地硬要我照搬那张羊皮纸上面的东西。他将要用的那一套盔甲显然就是早几天在伯明翰制作的，他怎么——！”拜伦夫人说着耸了耸肩，由于不大想让老板来过问此事，她连话都没讲完。

“莎士比亚毕竟不大会注意这种小事，”莉迪亚娓娓而谈。

“是的。我很少读莎士比亚。”

“康斯坦斯夫人这个角色你很欢喜么？”

“他们真讨厌，小姐，”拜伦夫人答非所问。“这些男演员看起来很好笑，一点儿不动人。”

“是的，”莉迪亚望了望夫人。“不过，我想知道你对剧

①十七世纪比利时佛兰芒族的画家。

中这个人物的看法。比如说，你欢喜在舞台上刻划母爱吗？”

“母爱，”拜伦夫人说，突然显出崇敬的样子，“是一种非常神圣的感情，它是模仿不来的。你有孩子吗？”

“不，”莉迪亚郑重其事地说，“我还没有结婚哩。”

“是没有。不过，你应该结婚。母爱了不起，它是伦理学的精华。”

“你认为女人都讲母爱吗？”

“毫无疑问。没有例外。卡鲁小姐，请想一想，母亲抚养小孩需要多大耐心，她得一方面放任他、一方面管教他，她得毫无怨言地忍受由于他无知而给她带来的痛苦，她得无数次地宽恕他许多自私，她时刻提心吊胆，唯恐伤害孩子敏感的心灵，生怕他毫无道理地乱发脾气。请想一想，为了永葆人世间最值得艳羡的这种爱，她得事事留神，自我克制，全抛一片心，倾注母子情！请相信，做母亲是个了不起的考验。生为女人是最高的奖赏。”

“然而，”莉迪亚说，“我希望我是个男子。既然你对这方面的事情深思过，我想冒昧地提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认为，通过多年的勤奋自学和训练，从而掌握了一门艺术——比如说，象你搞的这门艺术——也有很大的教育价值？也足以使她成为一个好母亲呢？”

“哪儿有这种事！”拜伦夫人断然说道。“人的好坏，人的命运是生来注定的。十八岁时，我上了舞台，并且很快成名。假如那时我阅历较深，或者大四岁，我就会软弱、笨拙、胆小怕事、死气沉沉，要挂头牌，得爬上十二年。可是，我年轻、热情、漂亮，并且很凶，因为我十六岁时逃出家门，曾上过一次大当。我学演戏象小孩子学祈祷一样容易，一样轻松。我是天生的演戏材料吧。我看别人成年累月地跟自己的短处作

斗争，什么嗓音难听啦，身段粗肥啦，信心不足啦，啊，还有那些纯系臆造出来的毛病。这种斗争也许对他们有教育作用；可是，如果他们天赋好，他们不必那么挣扎，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训练教育。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天才是奇异的人物，平庸之才是应受尊敬的。我得承认，初登舞台时，我的戏路很有限；喜剧我压根儿演不来。可是，我从不为此烦恼，因为我逐渐明白，我以前对许多事情大惊小怪是没有道理的；当我有些成熟起来，我没有去寻求喜剧，它自己却来了，就象先前浪漫主义的悲剧那个不速之客一样。我没有将我之所以成名归之于苦干，但我想，即使我苦干过，其结果还是一样。大部分做工的人认为他们的一切是自己干出来的，就好象孩子认为自己会使自己长大一样。”

“象你这样的艺术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莉迪亚说，“你并没称艺术是最费精力的一种工作。那些艺术家都否认天才的存在，把一切成就归之于苦干。”

“当然罗，一个人从生活实践中可以学会许多东西，舞台上要做的工作非常多。但是，我之所以遇事一学就会，能在舞台上——而不是在厨房里或洗衣房里——大显身手，是因为我有天才。”

“你一定很爱自己的职业。”

“如今，对它不大介意了，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干上演戏这一行，是兴之所至，不能自持；我现在还干这一行，是因为我老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哎呀，其实干了一个月我就恨它啦！我得尽快退出舞台。观众对我有些发腻了。”

“不会吧。你说你年老了，我该信以为真；但是，不是奉承你，你看起来好象还没有到达壮年的样子。”

“小姐，我可以做你母亲啦。我也可以做祖母。也许可

以。”她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语调有些悲伤。莉迪亚抓住这个时机。

“那么，你刚才谈母爱，是从自身经历出发的了，吉斯博恩女士，是不是？”

“我有一个儿子——他是我十八岁那年生的。”

“我相信，他继承了你的天才和丽质。”

“这我可说不上来，”拜伦夫人有点伤心起来。“他一点也不成器。我的话大概吓了你一跳吧，卡鲁小姐。说实在的，凡是慈母对儿子可能做的事，我都做了；可是，他不辞而别，跑掉了。小坏蛋！”

“男孩子有时是会胆大妄为的，”莉迪亚说，同时凝视着来访者的脸色。

“倒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是他的脾气太犟。他的脸老绷着，他的嘴爱辩驳。一个老绷着脸的小孩子有谁欢喜呢。他小的时候，我总是把他带在身边；长大些后，不便自带，我就将他送进学校，花了很多很多钱。可是，一切全白费！我对他真是一片慈母心，而他只感到屈辱，对我冷若冰霜。他有什么好抱怨的呢。这样不听话的儿子，世上少有。”

莉迪亚依然沉默着，态度严肃。拜伦夫人睨视着她，突然接着说：

“可怜的宝贝卡歇尔，”（莉迪亚不由一怔），“我这样讲你，我自己也不光彩啊！卡鲁小姐，尽管他坏，我还是爱他的。”拜伦夫人拿出手帕；莉迪亚见她噙着眼泪，不胜惊诧。可是，吉斯博恩只擤了擤鼻子，态度很沉着，然后，她起身要告辞。她既是卡歇尔的母亲，又是一个很讨人喜欢、很风趣的夫人，莉迪亚哪里肯依，一再挽留，邀她待一会共进午餐；于是，谈话又继续下去。从言谈中，莉迪亚得知拜伦夫人年轻时

读过许多维特[1]式的罗曼史，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空闲时，拿到什么书都看，不管其内容质量如何。莉迪亚通情达理，很有见地，她见拜伦夫人的成就如此奇特，性格如此异常，就把她看成是女辈之中的天才。莉迪亚认为自己才疏学浅，微不足道，纵然稍有建树，那也是耐着性子，苦学得来的。拜伦夫人对小姐的住所、午餐和款待都很满意，她一高兴，越发显得妩媚动人；莉迪亚见此情景不禁遐想，假如某种力量——比如说，爱情的力量——使拜伦夫人欣喜若狂，那就不知道她将如何更加动人呢。最后，莉迪亚感到很惊讶，自己竟然想到是不是能使卡歇尔爱自己，象他的父亲当初爱她这位客人一样。

送走拜伦夫人，只身独处的时候，莉迪亚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她无意使母子会面的这种想法是否对头。很显然，卡歇尔目前是他母亲的耻辱，最好别让他见到她。但是，假如他由于某种原因愿意放弃那种残暴的行当，象她上次规劝他那样，那么，她是愿意为他们安排一次会晤的；这个逃学者的母亲可能从此会好好照顾他，帮他另谋生计。然后，她又自问，卡歇尔会选择什么样的新职业呢，他与母亲的关系会比以前好起来么？看样子，没有令人满意的答复。于是，她想，他为了她，也许会改弦易辙。在这个问题上，她又沉思遐想，想入非非，以致自己都觉得荒唐，摇头自责起来。这时，巴什维尔突然来禀报，沃辛顿勋爵来了。一瞬间，勋爵就随艾丽斯进了屋。自从上次发现他介绍给她的那位房客的真实身分以来，莉迪亚还没有见过他。诚然，他有所顾忌，为了掩饰窘态，他立即打开话匣，海阔天空地闲扯起来。聊了一会儿以后，他神情又显得不大安宁。他看了看表，说：

---

[1]德国作家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主人公。

“我并不想催你们，小姐，可是，那件事三点钟开始呀。”

“什么那件事？”莉迪亚说，心里一直纳闷，他今天来干什么。

“击剑比赛。一个叫什么来着的国王所爱好的事。韦伯告诉我，他已跟你说过我们一道去。”

“啊，你是来接我的罗。我忘了。我答应过吗？”

“韦伯说你答应过。他本来要来带你去；可是，不行了，他叫我替他，还答应往后报答我哩。他还说，你非常想看呢。去他的！”

莉迪亚立刻站了起来，吩咐备好马车。“不急，”她说。“十二分钟之后，我们就能到圣詹姆斯礼堂。”

“可我们得去伊斯林顿①，去农业会堂。那儿有骑术表演，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玩艺儿。”

“喔唷！”莉迪亚惊叹了一声。“有拳击比赛么？”

“有的，”沃辛顿勋爵说，脸色泛红，但仍泰然自若。“多得很。参加比赛的是绅士，当然罗；不过，也许一个回合，就见拳术的高低，并不是了不起的绅士。”

“对不起，我去拿顶帽子，”莉迪亚说着走出房间。艾丽斯早几分钟之前就去换装了，这正是她出风头的好机会。

“你看起来动人极了，戈夫小姐，”沃辛顿勋爵跟她们上车时说。艾丽斯不屑一顾，趾高气扬地昂了昂头，暗自思忖：人家会不会评头论足，认为她穿得过分讲究，而莉迪亚的衣着又太简朴了。在沃辛顿勋爵看来，她们两人各有千秋，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风采，对一个人挺适合的东西，对另外一个人又

①伦敦北部一地区。

是多么不相宜。他似乎觉得，在卡鲁小姐面前自己也变得富有哲学情趣了。

农业会堂，艾丽斯乍一看，简直象个巨大的谷仓。赛场的看台似乎是由许多粗旧的木板箱架相叠组合而成，层层座位的旁边疏疏落落地点缀着红布和旗帜。她被领到楼厅一个包厢的前排座位上，在这儿，铺满糅料渣的赛台尽收眼底。就在这个包厢的前下方有一排栅栏，沿着栏边间隔地放着一盆盆万年青，紧靠栅栏外侧，也有一群观众。他们每人出了一先令才买得这个特权。她不由说到，这样安排是给主办人脸上抹黑，这群人简直就在她的脚下，他们说的话，她听得一清二楚。然而，莉迪亚并没象她那样抱怨，没奈何，艾丽斯遂转移视线，去观赏观众席上的时髦人物。赛台前上方的包厢宛如万紫千红的花坛，绅士们的礼帽和礼服所形成的黑点点交织其间。在这花丛中，有一个装点俗艳的高台，台上放着一把架高了的椅子，上面坐着一个体格魁梧的黑人绅士。他那威风凛凛、目空一切的气势，与他身旁丑恶的保镖发笑时显露出来的呆头呆脑、提心吊胆的样子成了鲜明对照。

“很可惜，我们离那个非洲国王的座位远得很！”艾丽斯说。“我简直看不清这老家伙。”

“你马上就会发现，从这儿看比赛，位置最好。不会有问题。”沃辛顿勋爵说。

他的异样神情引起了她的注意。随着他诡秘的视线，她瞅见，在离她不远的赛台上有一个大约二十英尺见方的围场，这是用桩柱和绳子圈起来的。赛场内空无一人，它旁边有几张椅子、一只脸盆和一个棉球。

“台上那个是什么？”她问道。

“那个！哦，是环形赛场，拳击场。”

"那不是圆的呀。是方的。"

"他们就称它为环形赛场嘛。他们有本事，居然把圆的搞方了。"

蓦地，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军号声，几个骑手跃马进入赛台。莉迪亚自得其乐，悠闲地靠在椅背上，欣赏着马和人的技艺。这段开场戏过后，是奥林匹亚俱乐部的几个成员的表演，这使她想起大理石雕的雅典神像以及米开朗琪罗①塑造的巴克斯②和大卫③。不过，这几个演员横越木马和在单杠上翻腾的姿态没有希腊神像那么优美，也没有意大利塑像那样生动，可是，与前面的骑手相比，他们还是技高一着。沃辛顿勋爵不久对这种节目腻烦了，就对她们低声说，这种无聊的玩艺儿过后，还有一个节目，快刀宰绵羊，一刀劈为两半，再后，就是拳击赛了。

"你的意思是说，"莉迪亚愤慨地说，"他们要放出一只羊，人骑在马背上，拿刀追杀它吗？"

沃辛顿勋爵笑了，并加以肯定；可是，不一会儿，真相大白，所谓绵羊，乃是一只精瘦的死羊。一个身穿军装、手执利剑的粗壮汉子出场了，他先把柠檬、绸手帕、铅条相继劈成碎片，最后，也就是这个节目的高潮，他一刀挥去，羊尸劈为两半。看惯了肉店那种钝刀慢切的气人情景的观众，不禁报以热烈掌声。

现在，奥林匹亚俱乐部的两位先生进入沃辛顿勋爵所谓的环形赛场了。尽管都戴了厚厚的拳击手套，他们还是象征性地握了握手，然后，就周旋起来。你扑来我跳去，两人的右臂贴

---

①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

②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别名。

③指古以色列的国王。

护着各自的身体，象是胃疼难熬，不如此不足以止疼，左拳猛然挥出，又急速缩回，象马蹄乱扒一般。他们都是业余拳击高手，这是莉迪亚听司仪在介绍他们姓名和过去的成绩时说的。她认为这么跳呀、扒呀，很好笑；他们偶尔也短兵相接、几乎扭作一团。这时，沃辛顿勋爵热切地提请她注意的许多动作，她一点看不出，什么开赛拳啦，阻挡拳啦，下避拳啦，还击拳啦，防守拳啦，脱身拳啦。可是，买一先令一张戏票的那群观众，却瞧得挺清楚，他们时而哄笑，时而鼓掌。三分钟过后，当这两个拳手各自仰靠在赛场东西两角的椅子上直喘粗气时，她不禁笑了起来，大概他们精疲力竭了吧。过了一分钟，裁判嘶哑地嚷道："时间到！"于是，双方都站了起来，象先前那样又较量了三分钟。接着，又是一分钟的休息；然后，斗殴进行了四分钟；最后，两人再次握手，离开赛场。

"就这样结束了么？"莉迪亚说。

"结束了，"沃辛顿勋爵说。"这是世上最无害的事儿，也是最好看的。"

"我并不认为很好看，"莉迪亚说；"不过，它的无害似乎是无知造成的。"此时，她心里感到有些不安，就因为卡歇尔操这种她当时不知是无大害的职业，她曾恶狠狠地斥责过他，这不公正吧。

演出并未就此结束，接下去是一些力量与技巧性的节目。除了各种徒手与持械的对打之外，还有马背比武，骑马挑桩①以及英国水兵式的训练操和击剑表演。不一会儿，莉迪亚的注意力就分散了。往栅栏那边的人群望去，她看见一个矮个儿男子，有些眼熟，虽然他的脸背着。跟他说话的是一个身强力壮

①源于印度的一种运动，骑者奔驰时以枪尖挑起打在地上的桩。

的人，穿了一套黄色花呢西服，系了一根绿色领带。这人嗓音粗哑有力，他的同伴的语调却尖声锐气，因此，虽然场内人声嘈杂，留神的人还是能听见他俩的言谈。

“你欢喜那个人吗？”沃辛顿勋爵说，一面顺着莉迪亚的视线看过去。

“不。他有什么了不起？”

“他曾经是个大红人——那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啦。那时，他是全英冠军。我们对他感兴趣是由于他现在是我们一个朋友的师傅。”

“请问他是谁，”莉迪亚说，她想知道他所说的他们那个朋友指谁。

“内德·斯基恩，”沃辛顿勋爵以为她指的是下面那个人。“他在殖民地混得很不错，他和他的家里人就一心一意想到英国来旅游。他的来临轰动了全国。上星期，他与我们那位朋友举行了一次义赛，盛况空前；我们朋友象孩子似的被他打得团团转。这位朋友此次表现极好，他有意让师傅显威风。其实，假如他认真打，他会结束斯基恩这条老命。”

“那是斯基恩吗?”莉迪亚严厉地盯着沃辛顿勋爵，使他吃了一惊。“啊！现在我认出跟他一起的那个人了。他是我的狩猎园别墅两个房客当中的一个——我还得感谢你作的介绍哩。”

“另一个人是教练梅利什吗？”沃辛顿勋爵说，看起来有些傻气。“正是。简直是骑兵的一匹栗色马！——就是那边数过来的第二个人。”

然而，莉迪亚并没有看那匹栗色马。“天堂①！”她突然

---

①Paradise，原意是“天堂”，“天国”，莉迪亚听后就是这样理解的，她不知道这是拳击手威廉·帕拉戴斯(William Paradise)的姓。斯基恩在这里指的是帕拉戴斯这个人。

听到斯基恩这么说，语调显得轻蔑、疑惑。“可能吗？”她想，他这不会是指他回到伦敦之事吧。

“不大可能的事已经发生啦，”梅利什讲。“我不想说，卡歇尔在走下坡路；但他的运气不会老是这么好，我看他近来很不高兴。”

“不高兴，去它的！”斯基恩说。“他为什么不高兴？”

“哦，我知道，”梅利什言不尽意。

“你知道的事真多，”斯基恩反唇相讥。“我想，你指的是他经常向我老婆谈到的那个姑娘吧。”

“我指的是他不可能得到的那个姑娘。是英国一个大户人家的——这小妞儿长得细皮嫩肉，象牡蛎似的，他是在威尔茨托肯遇到她的，就是为了迎战弗莱英·达切曼，我帮他训练的那个地方。他见了她以后，魂也没有了，哪有心思练拳——不管我叫他做什么，他都不肯干。后来，我对他的看法改变了，甚至肯定他会吃败仗。那次拳赛，我跟他打了赌，下二十镑赌他赢，下一百二十镑赌他输。结果，他还是战胜了。那个姑娘真可恶！是她使我输了一百镑。”

“活该，你这个老笨蛋。那次你赌输了，现在你也赢不了，连同你那个活宝帕拉戴斯。”

“帕拉戴斯至今还没吃过败仗哩。”

“我的徒弟也从没败过呀。”

“好，等着瞧。”

“等着瞧！告诉你说，我亲眼见到过他。我看过比利·帕拉戴斯的表演，那不是拳击比赛，那是流氓打架，瞎胡搞，是那样的。瞎胡搞！咳，我老婆的技术还比他高哩。”

“可能是这样，”梅利什说。“不过，你注意，技术高的人几乎都不是他的对手。谢普斯通够灵光的了吧，可是，他只

赢过帕拉戴斯一次，还是由于比利犯规他才胜的。比利那次发火了，竟然动起脚来。那场比赛是比利打得最差的一次；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可是，风雅淑女所喜爱的拳手没有一个能吃得消他那骇人的突击。你想，他会把卡歇尔那卖弄技巧的长击放在眼里吗？他才不会呢；他会用他那锤子般的拳头把卡歇尔的长拳挡开，然后，杀它个回马枪，把他击倒，就象上次解决可怜的迪克·威克斯那样。”

“卡歇尔才不会输哩，我敢跟你打赌。万一他输了，我就到拳场上去揍扁他的头。”说到这里，斯基恩怒不可遏，奚落了帕拉戴斯几句，梅利什只得随声附和，部分地收回对卡歇尔的诬蔑之词，接着，问起卡歇尔的近况。

“他近来不务正业，稀松平常，”斯基恩郁郁不乐地说。“尽陪我老婆和范妮看伦敦的时髦玩艺儿——他们现在也在场，就坐在三先令六便士的座位上，在那些时髦人儿当中。他们每天晚上去看戏，白天去公园看女王出游，如此等等。范妮喜欢叫他陪着，因为他象个上等人，她看不上年老的父亲了，不叫老头儿陪她逛皮卡迪利大街①，要我穿上黑袍，当牧师去。我老婆真器重拜伦。她觉得这孩子太好了，完全配得上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姑娘。她说，那姑娘不理他，纯粹是装腔作势，有意抬高身价，就象我过去比拳时常假装体力不支，让那些笨蛋赌我输，上了我的当一样。女人总很宠爱他。在墨尔本，她们不问我欢喜吃什么饭菜，总是问他，他喜欢吃什么，就给他弄什么。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也常向他提出，问他要不要。这么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你竟然跟我说，会给比利·帕拉戴斯击败。伙计！”

对拜伦夫人的魅力记忆犹新的莉迪亚，这时不禁纳闷，不知

①伦敦一条繁华街道。

那位取而代之、把母爱给予拜伦的斯基恩夫人是何等样人，虽然她只是个职业拳师的老婆。显然，这个人不会促使他放弃拳击生涯。卡歇尔的职业问题以及往后的出路问题再次萦绕莉迪亚的心间。她眼睛盯着台上，但什么也没看进去，只觉得士兵、剑手、杂技演员在上面忙个不停。她的心思游离了，越游越远，好象飞到九霄云外；场内的喧闹声竟然成为远方的哼唧声，最后，化为乌有，什么也听不见了。

蓦地，她见一个面目狰狞的人从赛台那边走过来。他的脸色发青，象青油油的花岗石一样；下颚突出，额头凹陷，好似一只猩猩。她不由打了一个寒战，如梦初醒，视觉和听觉在恢复，对外界有所反应了，感觉到下面有些人在为这个幽灵鼓掌。这家伙狞笑着，一只手搁在桩柱上，纵身越过栏绳。莉迪亚这时评论起来，说这人虽然面目可憎、手脚粗大，体格却很魁梧，他那被灯光照得闪闪发亮的宽肩粗腰使他显得浑身是劲，活力无穷。

“他不是挺结实的么？”梅利什兴奋地嚷起来。“这样一个人够你们受的了吧！”

“啊！”斯基恩显出不屑一顾的神情。“看，那才是个有风度的人！注意瞧。简直是威尔士亲王在逛蓓尔美尔街①。”

听到这句话，莉迪亚也瞧了，只见卡歇尔·拜伦朝赛场走来，他的外表同她在威尔茨托肯的榆林中第一次见到他时完全一样，但神情却较冷漠，他似乎对这样的抛头露面感到厌烦。

“他进场的风度漂亮极了，”沃辛顿勋爵兴致勃勃地低声说。“是不是这样，卡鲁小姐？他简直是阿波罗②，也是森林

①伦敦一街名，以俱乐部众多而著称。

②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是主管光明、青春、音乐、诗歌等的神，也说是太阳神。

之神！人们得承认，我们的朋友很英俊潇洒。他要是能这样进入社交界，啊，女人们就会——”

“嘘，”莉迪亚对他的话听不下去了。

卡歇尔并没纵身跳过栏绳。他慢条斯理跨过去，谢绝了几位朋友的殷勤相助，一丝不苟地戴上一只手套，俨如准备参加一次高雅时髦的集会。左手戴好拳击手套以后，右手不大好戴了，他将右手指伸进另一只手套之后，只得用嘴咬着手套口往上拉戴，这动作宛如饿虎捕食。莉迪亚又颤抖了一下。

“鲍勃·梅利什，”斯基恩说，“我拿二十镑跟你打赌，拜伦会击败你器重的那个猛将。来，二十镑比一镑吧！”

梅利什摇了摇头。接着，主持开幕式的裁判一面先后指着两个拳手，一面高声介绍：“帕拉戴斯：高级拳师。卡歇尔·拜伦：高级拳师。时间到！”

卡歇尔这时才望了帕拉戴斯一眼，这以前，他似乎没把他放在眼里。两人同时往赛场当中走去，伸直手臂握了握手，握后立即缩回，接着各自退了一步，小心翼翼地周旋起来，一进一退，一左一右，象两只豹在决斗。

“我想，他们该学点绅士风度，握手时热诚文雅些，”艾丽斯说，竭力显出漫不关心的样子，但总有沉重之感，对卡歇尔心有余悸。

“传统的仪式就是这样的，”沃辛顿勋爵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一个拳师把对手抓住，拉过来，乘人不备打冷拳。”

“竟然有这样不讲信义的可恶的事！”莉迪亚嚷了起来。

“不过，还没发生过这种事，”沃辛顿勋爵解说。“只是可能。”

莉迪亚转过头去，聚精会神看拳斗。这两个拳手中，她觉得帕拉戴斯的气势不怎么惊人。显然，他很紧张，很兴奋，鼓

足了气，但他也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意。这一笑似乎不怀好意，好象在向观众暗示，他马上要让他们开开心。卡歇尔高度警觉地斜视着他，注意他的动作，这种斜视，在莉迪亚看来，有些凶残可怖。

蓦地，帕拉戴斯目光炯炯；他低头向前跨了一大步，有意虚晃一拳，然后向卡歇尔猛扑过去。接着，砰的一声，爆出了开香槟酒瓶塞一样的响声，只见卡歇尔岿然立于赛场当中，帕拉戴斯倒在栏绳上，窘困中还强颜欢笑，然而，他的白齿却沾满鲜血。

“漂亮！”斯基恩高兴得叫了起来。“漂亮！世界上只有我和我的徒弟能打出这样的上钩拳！现在我真想看看我老婆是怎么笑的！她这下可高兴啦。”

“我们回去吧，”艾丽斯说。

“这一拳与一般拳师打的不一样嘛，”莉迪亚对沃辛顿勋爵说，根本没注意艾丽斯说什么。“这人嘴巴血淋淋的，样子怪可怕。”

“是鼻子流血，”沃辛顿勋爵说。“这，他已习惯了。”

这时，卡歇尔已逼近到帕拉戴斯靠的栏绳边。

“他现在可困住他了，”斯基恩暗自发笑。“卡歇尔已把他打倒在栏绳上；他就是要这样困着他。让这家伙反扑，他敢吗？看呀，判断得多么正确！”

梅利什沮丧地又摇了摇头。这一回合剩下的时刻，对帕拉戴斯来说，很不好受。他穷凶极恶地朝对方的肋部打去；可是，卡歇尔往后一闪，他打了个空。然后，卡歇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敬了他几记，这几拳由于他身后是拦绳，无法后退，由于他行动迟缓，无法阻挡或躲避。帕拉戴斯急着要打对方的脸部，反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卡歇尔是擅长打反

击的。当他矫捷地避过对方朝他头部打来的拳头的时候，他会立即对来犯之敌猛烈反攻，这一手非常厉害。这时，他没有那种彬彬有礼的骑士风度，也无恻隐之心，完全沉溺于恶斗之中；他的手套打得砰砰作响，不是击到帕拉戴斯的脸上，就是捶在他的躯干上。这不大象是一场比赛，对莉迪亚来说，她所看到的只是一场残酷的肉搏，一个不可抗拒的拳击师与一个无力招架的牺牲者之间的肉搏。观众中软心肠的人厌恶这种情景：帕拉戴斯的脸部血淋淋的，鲜血玷污两人的手套，手套上的血再玷污两人的头部和躯干，不一会儿，两个斗士的上半身都沾满血迹。这时，双方老板低声对话，商讨这次拳赛是不是就此结束。最后决定继续进行，因为他们发觉在场的那位非洲国王先前对各项节目一直很冷淡，现在却举起双手，兴高采烈地鼓起掌来。

“比利现在脸色很难看，”两个拳师坐下来休息时，梅利什陈述所见。“上回他踹谢普斯通时就是这副杀相。”

“什么叫做踹！”莉迪亚问。

“用有钉的鞋底猛踩对方的脚，”沃辛顿勋爵答道。“别惊慌，如今他们的鞋底不带钉了。他们干这种事，又不是我的过错，卡鲁小姐。是的，你这样看我，真叫我感到自己有罪。”

比赛的号令又响了。已经用海绵把脸部揩擦得干净了点的两个拳击手机械而敏捷地应声而起。卡歇尔立即向前挪动了两步，看来好象还触及不到对手，可是，一拳猛挥过去，正中额头，把帕拉戴斯打得摇摇晃晃，接着，后跳一步，笑了起来。帕拉戴斯向前猛扑；卡歇尔立即闪开，对方穷追不放，他就侧身兜着赛场退让，不时嘲弄地回头斜视他。帕拉戴斯这时再不装腔作势了，凶神恶煞般地向卡歇尔跳压过去。卡歇尔反击过

来，他也不退让，仍忍着剧烈的疼痛扑过去。于是，两人开始近战。霎时间，拳击声响彻全场，莉迪亚不由想起暴风骤雨打击窗门的情景。片刻之后，卡歇尔脱身了；帕拉戴斯尽管又流血，还想来个短兵相接。不过，这次他还未冲上去，就重重地挨了一拳，一只脚跌跪在地上。他刚支撑着站起来，卡歇尔就扑向他，闪电般地朝他连击四记，再次将他打倒在栏绳上。这一次，卡歇尔没站在原地困逼他，却象顽童一样跑开了。帕拉戴斯张开满是血泡的嘴巴吼了一声，接着把手套拉掉。这时，观众都哄起来；卡歇尔见此情景，也跟着脱手套。可是，他还没脱下，帕拉戴斯却直扑而上，于是，两个斗士在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又厮杀起来。沃辛顿勋爵和一些人激动得跳起来大嚷："犯规啦！不准角力！"接着，全场响起一阵愤怒的吼声，因为两人扭作一团时，帕拉戴斯竟然在卡歇尔肩膀上狠咬了一口。莉迪亚不由尖叫一声，她有生以来还没这样叫过。此时，她见卡歇尔的脸上露出同样的凶相，一把搂住对方的头颈，象搬运煤袋的工人似的将他举起，向后一仰，给他来了个倒栽葱，接着，卡歇尔就势全力朝对方身上压去。两个斗士立刻被一群人拉开，这群人当中有主持这次拳赛的老板、裁判、警察和几位观众。他们是看见帕拉戴斯突然脱掉手套之后一窝蜂挤到赛场边的。接着，双方人员破口大骂起来。斯基恩已爬过栅栏，对帕拉戴斯进行咒骂、恐吓和丑化，后者迷迷糊糊地俯在人身上，极力想睁开铅一样沉重的眼皮，想弄清自己是怎么回事。他身旁的人一面照应他，一面开导他，或者劝慰斯基恩。卡歇尔站在赛场另一端，对老板们大发雷霆，他们责怪他有意犯规，把拳击当成了摔交。

"什么犯规呀——"莉迪亚听见他大嚷。"他咬我，我才把他摔了个——"接着，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她什么也听不

出，只能按他刚才摔打的动作来推测他的意思。他显得怒不可遏；帕拉戴斯清醒以后，行动恢复正常。沃辛顿勋爵这时也进入赛场，劝他息怒，但卡歇尔对他直摇手，示意他别管。卡歇尔向责怪他犯规的老板挥动着拳头，隔一会儿，他又紧握拳头，狂捶自己被咬伤的肩膀，这样，才算压住了场内的争吵和谩骂。这时，斯基恩甚至也告诫说，事情到此为止，不能再闹下去啦。然后，沃辛顿勋爵在卡歇尔耳边又低语一句，他顿时平息下来，脸色发白，羞愧难忍，往赛场角落的椅子上一坐，象要躲避似的。五分钟之后，他与帕拉戴斯一齐从人群里走出，在一片欢呼声中，他们握了握手。卡歇尔显得很自卑。他没有向楼厅张望一眼，似乎急于退场。刚下台，却被一个黑人长官截住了，这位长官领他走向对面高台，去谒见那位非洲国王。这一荣耀非同小可，岂容推辞。

通过一名译员，国王告诉卡歇尔，看了他的比赛，真有说不出来的满足；又说卡歇尔身怀绝技，竟然没有在军队或议会里任职，他感到非常惊讶。最后，提出给他讨三个漂亮老婆，假如他愿意随他去非洲的话。卡歇尔觉得很尴尬。然而，离开国王时，他还是感到很荣幸，并向译员致谢。这位译员，他习惯于在公开场合为国王杜撰巧妙的话语，现在友好厚道地为卡歇尔编造同样巧妙的遁词。

卡歇尔拜见国王之时，沃辛顿勋爵就回到座位上去了。“现在，事情全解决了，”他对莉迪亚说。“拜伦一听我说他的高贵的朋友们在看他，他就一声不吭了；帕拉戴斯欺软怕硬，现在呆在楼下一个角落里伤心哩。他已经认错了，但他仍然认为，不戴手套时，他能击败我们的朋友。他那一方面的人显然也有如此看法，据说今年秋季他俩还要干一场，每人可得一千镑。”

“再干一场！那么，他无意放弃这种职业啦？”

“不会的！”沃辛顿勋爵大吃一惊。“他为什么要放弃？帕拉戴斯的钞票实际上已进入拜伦的腰包了。你已经看到过他有多少能耐。”

“我已经看够啦。艾丽斯，快！我们回去。”

下一个星期开始的时候，卡鲁小姐回到威尔茨托肯。戈夫小姐继续呆在伦敦，欢度社交季节要善始善终嘛，何况这次季节的活动是由一位好客的贵妇人主持的。这位夫人已经把自己的几个女儿全嫁出去了，现时，她不甘心无所事事，很愿再做一番事业，想尽快帮艾丽斯觅一位如意郎君。

第十一章

艾丽斯在伦敦社交季节的后一阶段过得挺惬意。虽说她也以自己与莉迪亚的关系而自豪，但小姐在场时，艾丽斯总觉得自己黯然失色。如今，莉迪亚回去了，艾丽斯骄矜依然，自卑感消失了。自由自在助长了她的气势，也使她增长了见识。她甚至萌发了这种想法，在日常生活事务方面，她的判断力比她的保护人来得高明、稳妥。想当初，莉迪亚不顾她的警告，当真邀请卡歇尔·拜伦来访的时候，她就指出他是个无知的庸人，这种看法难道不对吗？而今，报纸上的文章证实了她数月来试图使莉迪亚铭记在心的看法。那天晚上比赛结束之后，新闻记者在街上就嚷了起来："这两个拳师在非洲国王面前简直是丢丑。"翌日，伦敦的主要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抨击这次职业拳击赛的残酷性以及当局对这种不良倾向竟听之任之，要求立即采取有力措施，杜绝这类事情再次发生。教会的喉舌指出："除非拳击场这个罪恶的渊薮从我们当中铲除掉，否则，我们的传教士就不能称英国是和平福音的发源地。"艾丽斯把有关的评论都汇集起来，寄往威尔茨托肯。

在这件事情上，至少有一个人是与艾丽斯的观点一致的。每当她见到卢西恩，他们都谈到卡歇尔，并且总是不约而同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卡歇尔的怪诞行径满足了莉迪亚的猎奇

心理，但她绝不是看上了他，如今他原形毕露，她再也不会与他恢复交往。然而，如此谈论并没给卢西恩带来什么慰藉？他始终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自卑感。他们再一次相遇时，他不知不觉又谈到卡歇尔；他认为她的见解恰当，令人钦佩。因此，舞会开始之后，他竟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她跳舞。但他们跳舞就没有交谈那么意气相投了。卢西恩正是英国人当中被法国人所耻笑的不论何时总是道貌岸然的那种人，他跳起舞来生硬呆板，笨手笨脚。艾丽斯，这位连梅利什也难以培养出来的精力过人的姑娘，她渴望旋律疾速、舞姿粗犷的那种舞蹈，即使舞伴是个老手，也很难驯服她，很难使她适应伦敦所流行的这种慢悠悠、轻飘飘的交谊舞。和卢西恩跳华尔兹舞时，她觉得好象伴着一根棍子在房间里旋转，其尴尬的样子不亚于庞奇①抱着木棒耍弄。虽说在她的脑海里，他是个道德高尚、地位显要的人，而且还是卡鲁小姐亲密的表兄，伦敦有些舞艺最高的人想给他伴舞而不可得，但跟他周旋了一刻钟，她就觉得是在活受罪。

她开始对有关卡歇尔与莉迪亚的话题厌烦了。她开始对卢西恩的生硬呆板厌烦了。她开始对这里拘谨的气氛尤其厌烦，她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不能越雷池一步。不知怎么的，她竟丧失了警惕性，因为一天晚上，她无意中听到一位贵妇人说她是个傲慢的乡下姑娘。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过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她每说一句话，做一桩事，无不先琢磨再三，会不会再叫那些心怀恶意的人说她粗俗、说她倨傲。可是，她愈竭力追求高雅斯文，她愈觉得捉襟见肘，不但她自己有这种感觉，她推测别人也有同感。她渴望知道莉迪

---

①英国木偶剧《庞奇与朱迪》中驼背的滑稽角色。

亚那种适时适度地处理好每一件事情的诀窍，即使对她这种能耐抵有触情绪。有时候，人家对她很冷淡，她就把这种冷遇归咎于自身的缺点。为人不拘泥虚礼也不行呀。一次，她和一个很风趣的男子闲聊，被逗得大笑，甚至一时竟忘乎所以，后来她感到这次和他在一起最痛快。可是，她见别人即使和傻瓜为伍，也自由自在，自得其乐。后来她担心起来，自己的出身比较微贱，哪能学会令她艳羡的、上流社会的那种温文尔雅的仪态。

她过去一直认为卢西恩在谈吐和举止方面是可靠的典范，但有一天她对此突然怀疑起来。他不会跳舞，说起话来一本正经，自命不凡，跟他谈话，使人感到拘束。对他的见解有敬畏感，是勇敢的表现吗？对任何人肃然起敬是勇敢的表现吗？艾丽斯高傲地抿着嘴，感到不服气，想公然对抗。这时，一件往事突然浮现在她的脑际，使她笑了起来，虽然这件事以前一直使她愤慨。她想起那次在霍斯金夫人府上出现的令人惊骇的场面——卢西恩那直挺挺的腰板忽然失去平衡，身子朝后一仰，一屁股跌坐到那张金黄色的扶手椅子里，让那个职业拳击手的有关"徒劳无益"的理论应验了。卡歇尔那次对卢西恩客客气气的一推，和他朝帕拉戴斯肋部挥去的"砰砰"捶击相比，究竟算什么打击呢？世上真有"徒劳无益"的事吗——比如说，在人的行为举止方面？提出这个问题时，卡歇尔奇特的验证如一线真理的光芒立即闪现在她脑海里。她时常想到这方面的问题。一天下午，她连续去四个朋友家里作客，以崭新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其他客人的举止、仪态，她把最殷勤的人跟最得体的人进行比较，然后又拿自己与上述两种人相比。最后，她才有点信服，这次来伦敦作客期间，尽管她时时悉心效仿时尚，但仍然是忸怩作态，学得不象，——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次

来伦敦真是活受罪，出洋相。

不久之后，在一次灰姑娘舞会上，也就是说，在一次要进行到午夜才散去的舞会上，她与卢西恩又见面了。他是十一点钟到场的，然后，象往常一样，他走过来一本正经地问她，他是否有此荣幸，可以和她跳舞。每次邀人跳舞，他都这么说，一成不变。这一次，出乎他的意料，她的态度有些犹疑，最后只答应“下一轮”和他跳。他照样鞠躬行礼。礼毕，他腰板儿还没挺直，就有个年轻人走过来，声称这次轮到他了，说着把艾丽斯带进舞池。卢西恩宽容地笑了笑，心想，虽然她的态度很友好，与以前差不多，但她的语调近来有时低沉，显得无精打采，这是他未曾料及的。

“希望你能学会反向的旋转，”当他们随着下一轮的舞曲，沿着舞池顺转了两大圈之后，艾丽斯突如其来地对他说。

“我是在反向旋转，”他又惊又气。

“人家是——那么转的。”

他一时无言以对。过后，他缓慢地说：“这方面也许我有些荒疏了。我想，反向旋转不大必要吧。许多人认为那样不雅观哩。”

当他们停下来时——艾丽斯与卢西恩跳华尔兹的过程中总爱出来歇一会儿——他问她可曾接到莉迪亚的信。

“你老问我这句话，”她回答道。“莉迪亚从不写信，除非她有特殊的话要说，说起来也不过三言两语。”

“是的。可是，自从我们分别以来，她可能有些特殊的话要说哩。”

“她还没有，”她被他狡黠的笑容激怒了。

“不过，听到我终于从那位不受欢迎的房客手里收回了狩猎园别墅，她会高兴的。”

“我以为他们早就走啦，”艾丽斯不感兴趣地说。

“他们有一个月或一个多月没去那儿了吧。叫他们把东西搬走，真不容易。不过，现在我们将他们打发掉了。他们丢下来的唯一物件是一本一半被扯掉了的《圣经》，另一半上面鬼画符似地记着赌帐、发汗处方、其他药方以及许多令人费解的备忘录。其中有一段，墨迹已模糊不清，写道：‘罗伯特·梅利什：你的慈母真诚地盼望你按照这本书的教导行事。’恐怕她的愿望没实现吧。”

“太不象话了，他怎么把《圣经》也扯坏了！”艾丽斯庄重地说。然后，她笑了起来，又说：“我明白，我不该笑；但我忍不住啦。”

“我认为这件事是可悲的，”卢西恩很喜欢表露自己是个重感情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可怜的母亲对儿子未来的美好憧憬。”

“书上写的字与墓碑上刻的字差不多，”艾丽斯轻蔑地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

“我很高兴，那些家伙再无借口直闯威尔茨托肯了。莉迪亚太不幸了，她竟认识了他们当中的一个。”

“你这句话至少已说过五十遍啦，”艾丽斯话中有话。“我想，你对那个可怜的拳击手妒忌了吧。”

卢西恩脸色绯红。艾丽斯不禁为自己的鲁莽、放肆暗自吃惊，但她仍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真——太荒唐了，”他一反常态，装作并不介意，但却掩盖不了他那忐忑不安的神情。“戈夫小姐，请问：我会妒忌什么？”

“这，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现在，卢西恩才明白，艾丽斯变了，他已失宠于她了。他

因虚荣心受到伤害，感到痛苦难熬。她过去给他的好印象此刻消失了，她不再是个举止文雅、品德高尚的青年女子。取而代之的是，她是个宠坏了的美人儿。他并不太喜欢举止与他的礼仪观点完全一致的那种女人，因此，他感到，虽然还没断定，她并不是完全朝坏的方面转变。然而，他不能宽恕她最后一句话，尽管他努力克制自己，不露愠色，不显痛楚。

“跟我的情敌较量起来，恐怕我不是他的对手吧，”他笑着说。

“叫他出来，跟他决斗，”艾丽斯轻快地说。“很可能，他不懂枪法哩。”

他又笑了笑。艾丽斯倘若早知道他对她的建议考虑再三之后，认为它不切实际，不宜接受，她就不会这么提了。在他看来，枪击卡歇尔不是一种罪恶，而是他破费不起的一种取乐的玩艺儿。这时，艾丽斯很自信，过去对这位韦伯先生那么敬畏完全没有必要，现在尽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就象以前没有把威尔茨托肯当地的花花公子放在眼里一样。于是，她开始挖苦他，从中取乐。

“说来奇怪，”她若有所思地讲，“那么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居然对莉迪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又不是由于他是个挺体面的人；体面不体面，看来她毫不在乎。我想即使是伦敦最漂亮的小伙子，她也不会看他第二眼，她这个人非常理智，从不感情用事。可是，她却喜爱跟他谈话。”

“啊，那是一种假象。莉迪亚待人接物常使人产生这么一种印象，谁偶然跟她攀谈起来，她对谁就很感兴趣；她这么做只是出于礼貌——并无其他意思。”

“她平时的礼节，我了如指掌。可是，对于他，她的态度就大不一样。”

卢西恩摇头表示责备。“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不能开玩笑，”他说，决意要在艾丽斯面前重树尊严。“戈夫小姐，我想，你也许还没有怎么意识到你的设想是多么荒谬。欧洲许多知名人士都是我表妹的朋友。一个阅历很浅的小姑娘可能被拜伦这种人的外表所迷惑、所欺骗。一个与作家、思想家、艺术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常有交往的妇女就不会犯这种错误。毫无疑问，这家伙的庸俗和粗野作风只能使她感到新奇一阵子；但是——”

“但是她为什么叫他星期五下午去看她呢？”

“那只是客气话，因为他曾经在街上为她解过一次围。”

“她本来也可以请警察来帮他解围的呀。我看不是这个原由。”

卢西恩这时对艾丽斯怨恨起来。“很遗憾，你居然认为他们会好下去，”他说：“我们继续跳华尔兹好吗？”

艾丽斯的话语并不意味着她一点不谙世故，没有意识到莉迪亚与卡歇尔之间的鸿沟。

“我当然知道，那是不会的，”她说，态度仍很傲慢。“我不是那个意思。”

卢西恩有些茫然，不知她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立即投入到华尔兹旋舞之中来回避这个话题。艾丽斯担心坚持己见有伤情谊，就收敛了一些，把话题转向政治时务，对他在唐宁街所担任的公务涉及的范围之广，包含的门类之多，表示惊叹。听了她的恭维话，他心安理得，神态俨然。她也感到满意，这天晚上，靠自己的手法，总的说来，抬高了身价，赢得了尊敬。但是，她错了。她对政治、公务一窍不通；他明知道她故作姿态，言不由衷，她的称颂无甚价值，然而，他觉得，在她幼稚的心灵深处，她是崇敬他的权势的，这是不会错的。最刺痛他

的是她小看了他，说他妒忌那个卑贱的拳击手，怪他跳起舞来笨手笨脚。

舞毕之后，艾丽斯陷入沉思，既思量卢西恩的条件，也考虑社会上的婚姻观点。卡鲁小姐回去以后，艾丽斯经常长吁短叹，因为她听说过的那些高贵的先生们有他们自己的活动范围，决非一个无名的、陪伴人的人所能打入。她只是在募捐舞会上偶尔受到接待和欢迎；至于那种持久的热乎劲头和海誓山盟，只有从威尔茨托肯本地青年人那里看到过，但她却把他们视为小丑或讨厌鬼，其中包括沃利斯·帕克，这位卓尔不群的大学毕业生、学者和绅士。既然她成了一个能出入上流社会的美人儿，又不把沃利斯·帕克放在眼里，她就注意起那些高贵的先生。他们是些年轻人，家境不富裕，生活很奢侈，作为舞伴，他们比卢西恩·韦伯强多了，但作为生活伴侣，不值得考虑。艾丽斯尝过贫穷的苦水，从未遇到过称心如意的人，只接触过优美的诗歌，这还是她多年前学的、脱离实际的东西。她认为，一个只能提供粗茶淡饭、普通衣衫的男子决不是一个好丈夫。但她并不是一个思想很差的女子，决不会误入歧途，嫁给经济富裕、品质恶劣的人。她需要金钱，但又不只是金钱；在这里，她觉得很难如愿以偿。那些风流倜傥、出身显贵的美男子往往挥霍无度，债台高筑，他们的收入还没有沃利斯·帕克向她炫耀的那么多。那些有钱有势的纨袴子弟不仅在学识方面，在外表和谈吐方面，也不如帕克。迄今为止，还没见过一个既富裕又风雅的男子向她表示过丝毫爱慕之意。

七月里一个晴朗的上午，在一个马夫的陪同下，艾丽斯骑马来到海德公园。公园内的骑马道此时景色最好。马和骑手沐浴在清新明丽的晨光里。此时，还见不到那些懒洋洋靠在马车里的、脑满肠肥的阔人，也看不到坐在凳子上妒怨阔人的游

客。艾丽斯先前很少骑马，但是她的骑术比人们想象的要好些，坐在马鞍上，样子还不错。她从起点轻快地驱马慢跑到弯道，沉醉之中，突然见前方奔来一匹高头大白马，骑在马上的是沃利斯·帕克。

“啊！”他高兴得叫了起来，故意卖弄他的骑术，娴熟地拨转马头，同时脱帽行礼，殷勤致意。“你好呀，艾丽斯？”

“喔唷！”艾丽斯惊喜交集，一时不知所措。“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从哪里弄来的这匹马？”

“艾丽斯，我想，”帕克说，他对自己的表现所取得的效果感到满意，“我到这里来的目的，跟你的一样——欣赏这里美丽的清晨的景色。至于说罗齐南特，是我借来的。这匹栗色马是你的么？请原谅我这样冒昧地提问。”

“不是，”艾丽斯有点面红。“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

“啊，很难说。逢社交忙季我总来这儿兜兜风。但是，一年之前，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碰到。”

说到这里，艾丽斯觉得不对头，他话中带刺。于是，她将话题岔开。“上次分手后，你去过威尔茨托肯吗？”

“常去。我至少每星期去一次。”

“每星期！珍妮特从没对我提到过。”

帕克露出狡黠的神态，暗示他知道事出有因的可暴，他没吭一声。艾丽斯面露愠色，无意屈尊求教。于是，他立刻问她道：

“辛冈鲍勃小姐近来好么？”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呀。”

“你很明白我指的是谁。是你所依赖的贵族保护人，卡鲁小姐。”

艾丽斯一阵脸红。“你太鲁莽了，沃利斯，”她紧握马鞭嚷道。“你怎么敢称卡鲁小姐是我依赖的保护人？”

沃利斯突然严肃起来。“我不知道你不喜欢别人提到她对你的恩典，”他说。“珍妮特从没有忘恩负义地议论她，尽管她没给珍妮特任何好处。”

“我并没忘恩负义地议论她，”艾丽斯抗辩道，差点儿哭出来。“我敢肯定，你在家乡老对他们说我的坏话。”

“怎么能这样说，你对我的人格太不了解。实际上，我常为你辩解。”

“辩解什么？我干过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啊，我没有什么意思。这件事一开头你就瞒着人，因此，我想，你认为自己错了。”

“我并没瞒着谁，也不允许你这么说，沃利斯。”

“我永远是您的驯服而恭顺的仆人，”他自鸣得意地说。

她假装没听到，挥鞭驱马小跑。白马不善小跑，帕克只能使它碎步紧跟。艾丽斯怕因此引起他的讥笑，立即羞怯地勒马缓行；白马遂稳步跟随，它一面嗒嗒而行，一面有节奏地摆动着它那过长的鬃毛和尾巴。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帕克终于开口了。

艾丽斯不屑作答。

“我看还是现在让你知道为好，”他接着说。“事情是这样的，我想跟珍妮特结婚。”

“珍妮特不会答应的，”艾丽斯立即反驳道，然后思量着这个使她惊奇多于欣喜的消息。

帕克很自负地笑着说道：“假如你向她表明我们已经分手了，我想，她就不会反对了。”

“就这样分手了？”

"是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象我们没有交往过那样。珍妮特认为我们已订婚了。你进入上流社会之前，许多人也都这样认为。"

"人家怎么认为，我阻止不了。"

"他们都知道，至少我已经在准备体面地结婚。"

"沃利斯，"她语调突变，"我看，我们最好还是分道扬镳吧。我在公园里骑着马和你兜风，这不好，因为有人知道，我除了身边有个男仆之外，这儿无亲无故。"

"随便你，"他冷淡地说，心里仍在踌躇。"我可以去告诉珍妮特，说你希望她跟我结婚吗？"

"那怎么行。我不希望有人跟你结婚，更别说我姐姐啦。珍妮特各方面比我强多了，她应该得到一个更好的丈夫，比我该得到的更好。"

"我赞同你的说法，不过，我不大明了，那和你有什么关系。据我所知，你自己既不愿意和我结婚——请注意，我仍然很愿意和你结婚——也不让别人和我结婚。是这么回事么？"

"你可以告诉珍妮特，"艾丽斯语气强硬、容光焕发，"即使我们——你和我——注定要终生共同生活在荒岛上，我们也愿——不；还是我写信告诉她。这样最好。再见。"

一直沉着的帕克，这时面露惊恐之色。"艾丽斯，我请求你，"他说。"不要在她面前编造这种无稽之谈。你不能这样无中生有，败坏我的名声。"

"你真喜爱珍妮特么？"艾丽斯说，声音有些颤抖。

"当然喽，"他愤慨地回答道。"珍妮特是个挺可爱的好姑娘。"

"我总是这么说的，"艾丽斯颇为恼火，竟有人占先一步受到赞赏。"我将告诉她真实情况——除了一般表兄妹的关系

以外，我们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在我这方面，决不会超越这种关系。我要走啦。不知前面那个人对我有何看法。”

“对不起，和我说话，使你低就了，”帕克嘲讽道。“再见吧，艾丽斯。”他一面漫不经心地告别，一面勒住缰绳、脱帽致意，然后疾驰而去。说每逢社交旺季他常来公园骑马兜风，这是不真实的。其实，艾丽斯上午常来海德公园骑马这件事，他是从珍妮特那里得知的。为了相遇时条件相等，他特意租来这匹白马。在他看来，一个男子骑着马在跑道旁边的一条路上和一位小姐会面才不致在社交上有失体统，不管她所结交的朋友多么高贵。

至于艾丽斯，她在回去的路上，想起他说她依仗卡鲁小姐，就感到很痛心。对她来说，当务之急似乎是摆脱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如何摆脱？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结婚，此时此刻，她觉得自己愿意跟任何人结婚，不管他的外表、年纪和性格，只要能给她提供卡鲁小姐那样的社会地位就行。这个社会的习俗和礼仪，近来她已掌握了。

第十二章

秋季来临的时候，艾丽斯在苏格兰跟朋友学打猎；莉迪亚仍住在威尔茨托肯，整理她父亲的书信，撰写传记，准备出版。她没有在城堡里写，那里的房间不是圆顶的、拱顶的、金碧辉煌的、长廊式的、三角形的、六角形的、奇形怪状的，就是象《天方夜谭》里描绘的那种阿拉伯式的，那不是她追忆父亲的适当场所。为了寻求适宜写作的环境，起初，她想在榆树林中建造一个楼阁。可是，她不愿让一群石匠、木匠、瓦匠来骚扰，也不肯坐等竣工，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因此，她就差人将狩猎园别墅打扫、粉刷了一番，以应急需，餐室改成了舒适的书房。书房当中放置了一只写字台，当她面对房门坐着，透过一扇窗，能看到有榆树遮阴的狭长通道；透过另一扇窗，可见一片林木和草地，一条公路以及一条运河横亘榆林与草地之间。极目望去，草地的尽头是绿色的山坡，那是放牧羊群的地方。其他几个房间由几个女仆占用，她们将别墅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卡鲁小姐的午餐，听候她的召唤，有时为她往返奔忙于城堡与别墅之间。无事可做时，她们就在屋外晒太阳，读小说。莉迪亚在这个隐蔽之地一连工作了两个月，脑子里整天充满着昔日和父亲共同生活的情景，仆人有时跟她说一句话，会使她大吃一惊，如梦初醒。8月12日那天，女仆菲比走进书

房和她说话时，一时间，她竟手足无措。

“对不起，小姐，巴什维尔想跟您说几句话，不知行不行？”

她应允了，于是，巴什维尔走了进来。自从上次与卡歇尔较量以来，他原先那副冷静沉着的神态始终没怎么恢复。他的举止和言谈还是象以前那样彬彬有礼，但是，他的神色显得局促不安。他近来和男管家的关系很紧张，因为后者责怪他干活时手忙脚乱。这次，他是来请假的，想下午出去一趟。他很少请假外出，自然一请就准。

“今天，街上很拥挤哩，”当他向她道谢时，她说。“你知道为什么会拥挤的？”

“不知道，小姐，”巴什维尔羞愧地说。

“12日开始，人们出外打猎啦，”她说；“但我想，这和街上的拥挤现象不可能有任何关系。附近有没有什么比赛，或者集市什么的？”

“我一点也不晓得，小姐。”

莉迪亚将笔蘸了些墨水，又全神贯注到写作上面去了。巴什维尔回到城堡之后，就拿出最时髦的行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爱好体育的乡绅，然后出去度假。

上午安然过去了。狩猎园别墅笼罩在一片静谧的气氛之中，只能听见莉迪亚书写的沙沙声，她所喜爱的、机件外露的那只钟发出的滴答声，厨房里偶尔传出的陶瓷器皿相碰的铿锵声，鸟儿的吱喳声以及女仆的说话声。午餐的时间快到了，莉迪亚有些急不可耐。她放下笔，望了望钟，见钟面上有尘迹，就用羽毛掸帚把它掸掉。然后，她漫不经心地向窗外的榆林景色看去。在那儿，她似曾见过森林之神。不过，这时她看到的却不是具有浪漫色彩的神，而是一个人，一个警察。她诧异地

盯着他。这是一个戴头盔、留黑胡须的警察，给绿色的原野印上了一块深色的污点。他不声不响、小心翼翼地沿着狭长通道在搜索。莉迪亚按了一下铃，菲比应声而来，莉迪亚吩咐她去问警察来干什么。

年轻的女仆很快就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她说还有十几个警察隐蔽在公路旁，这个警察不愿意讲来干什么的，只问她这儿有几个门通公园，门是不是经常上锁，她有没有看见许多人到附近来过。她认为肯定附近有人被谋害了。莉迪亚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吩咐开午饭。她用餐时，菲比焦躁地盯着窗外，听任主人自己照应自己。

"菲比，"餐毕，杯盘被拿开时，莉迪亚说："你到大门口那里去一下，问问门房警察来干什么。但不要出门。要待在里边。埃伦带东西到城堡那边去了没有？"

菲比勉强地作了肯定的回答。

"喔，你不必在那儿等她，尽快回来，万一有事，我要叫人。"

"我这就去，小姐，"菲比说着一溜烟走掉。

她走后，莉迪亚从容不迫地又提笔书写起来，不时地停笔注视远方的林地，好奇地凝望山坡上的羊群和树梢上的鸟儿。蓦地，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展现在眼前。一个半裸体的、腋下挟着一个黑东西的人象脱缰的马一样在远方的林间通道上狂奔，立即又消失了。莉迪亚心想，这家伙准是在河里洗澡时受到搅扰，不得不挟着衣服逃跑。她想想也好笑，然后又转过身去继续撰写。室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着，门闩猛地被推掉，冲进来的竟然是卡歇尔·拜伦。他站在门口惊呆了，没料到莉迪亚在这里，室内大变样。

他自己的样子也大变了。他穿着一件粗呢上装。这件衣服

显然不是他的，只到他腰部那么长，袖口也太短了，以致前臂半裸着；显然，在这件借来的上装里面，连衬衣都没有。他下身穿着一条白色齐膝短裤，上面沾有烂草和绿色的污渍。短裤前面的裤腰夹里已翻垂外露，腰部围了一条绯红的丝带。脚上穿了一双系鞋带的短靴，短袜筒的边翻盖其上，小腿全部裸露着，强健的肌肉显然可见。他的脸部沾满了汗水、灰尘和鲜血，一部分污血似乎已被海绵块擦过，伤口旁边血迹斑斑。左眼下面凸起的青块差不多有胡桃那么大。青块下边的颚部和右面颊也是紫一块、青一块的，口唇一边已划裂了。他光着头，短发蓬乱异常，两只耳朵好象被砂纸锉过一样。

莉迪亚向他看了一会儿，他也望着她，半晌说不出话来。她欲言又止，忽地跌坐在椅子里。

“我不晓得这里有人，”他低声说，嗓音嘶哑，气喘吁吁。“警察在追我。我已经斗了一个小时，跑了一英里多路，我真筋疲力尽——再也跑不动了。让我躲到后房里，别告诉他们有人来过，好不好？”

“你干过什么？”她竭力克制自己的恻隐之心，站了起来。

“没干过什么，”他回答，还不时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老一套，就是那么回事。”

“警察为什么追你？你的样子为什么这么可怕？”

听了这句话，卡歇尔显得惊慌起来。桌子上一个纸盒的盖子嵌有一面镜子。他拿起盒镜，焦急地照了一照，见镜中人并没有破相，他才松了口气。“我还好，”他说。“伤口不大，不会留痕迹的。这乌青块”——他欣慰地指着左眼下的肿块——“明天会消掉的。总的说来我还挺好。只是我的肺现在受不了。呼——哧！跑了这一阵，我的心胀得象牛心那么大

了。”

“你要我掩护你，”莉迪亚厉声说。“可你到底干了什么？你杀了人吗？”

“没有！”卡歇尔嚷道，惊愕中他瞪起双眼，一只眼瞪得很大，可是，另一只眼睁大之后又慢慢闭拢了。“告诉你，我又跟人打了，是私下打的。你不想看我进监狱吧，是不是？那家伙真该死，”说到这里，他愤怒地又回到她提出的问题上来，“汽锤也打不死他。打到他身上就象打到一袋铁钉一样。啊，我的钱，我的时间，我的训练，我每天的心血都白费啦！真叫人伤心。”

“出去，”莉迪亚难以控制她的厌恶之感。“我才不管你的事呢。你怎么敢跑到我这儿来？”

卡歇尔脸上用海绵块揩过的部位变得惨白，他的心又激烈地跳动起来。“好，”他说，“我走。替你养马的小伙子也不会这样见危不救的。”

他说着打开了门，但立即又把它关上了。莉迪亚朝窗外望去，看见一群警察和老百姓沿着狭长的通道匆匆而来。卡歇尔向四周环顾了一眼，既显得可怜，又想豁出去，俨如困兽一般。形势险恶，莉迪亚不忍拒绝。“快！”她嚷着，一面把内室门打开。“进去，别哼出声——克制一下吧。”他绷着脸，犹疑不决；她朝地板狠狠地跺了两脚。于是，他顺从地溜了进去。她随即关上门，回到书桌旁，她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她此时的紧张情绪不亚于孩提时代做了错事而瞒着保姆。

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门被冬冬地捶了两记。

“进来，”莉迪亚说，强自镇定着。外面的人迫不及待。她话音未落，一个警察已破门而入，并立即向四处探望。他看了眼前的景象似乎吃了一惊，遂向莉迪亚举手行礼，以示歉

意。他正要开口，这时，菲比面红耳赤地跑过来，一手抓住房门，鲁莽地质问他要干什么。

“别站在门口，菲比，”莉迪亚说。“到我这边来，我不叫你走，就别走开，”她又吩咐道，这时，女仆正朝内室的一扇门走去。“喔，”莉迪亚客客气气地转向警察，“这是怎么回事儿？”

“对不起，小姐，”警察和颜悦色地说。“你有没有看到刚才有个人在附近经过？”

“你是不是指那个衣着不整，挟了一件黑色衣服的人？”莉迪亚说。

“正是那个人，小姐，”警察眉飞色舞。“他往哪里去啦？”

“我来指给你看，”莉迪亚说着从容镇静地站了起来，领警察走到门口。此时，门外围了一群本地人和五个警察，有两个人被押着，一个是梅利什（没穿外衣），另一个是个鹰钩鼻子，这种人，莉迪亚在赛马场经常见到。她的手指着卡歇尔刚才跑过的榆林通道的那个方向，但心弦绷得非常之紧，似乎为自己的欺骗行径感到内疚。然而，她说起话来，泰然自若，并没引起警察的怀疑。

这时，几个农民走了过来，每个人都声称，他们在林中空地走过时，确实看到过这样一个人，但对他的去向，各执一词。正当他们争执不休，好几个外表酷似被押的那个鹰钩鼻子的家伙混进人群，并恶狠狠地窥视着警察。少顷，又来了一小队警察，带了一个犯人，后面也跟着一伙人，巴什维尔也在其中。

“最好你进屋里去，小姐，”先前与莉迪亚谈话的那个警察说。“我们要一致行动，人手太少了。这个人，你不宜

看。”

可是，莉迪亚已经看了这个人一眼，并且猜想，刚来的这个犯人大概就是帕拉戴斯，虽然他的脸部伤痕累累，面目难以辨认。他的装束与卡歇尔的差不多，只是他的腰部缠了一条白点蓝底的围巾，双肩裹了一条毛毯，透过毯边皱折之间的空隙，他肋部的肌肉清晰可见，紫一块，青一块，肿得厉害。他那副面容真吓人，血肉模糊、肿块隆起，只有一条眯缝和一个孔洞显示出他的眼睛和嘴巴，其余部分已不可分辨了。他的眼睛仍然能看到一点，因此，他用他那受伤的肿胀的手拉拢毛毯，然后，嘶哑、含糊地恳求小姐赏一杯饮料给为老板竭尽了全力，只落得如此下场的拳击手。有个人拿来一瓶酒，梅利什要求暂且松绑，给帕拉戴斯倒酒喝。白兰地酒刚刚润湿他那臃肿的嘴唇，他叽咕几声，然后嚷道：

“他吃不消了，不敢再打一个回合，就叫人去喊警察。我是准备奉陪到底的。”

警察令他住口，并围住他，莉迪亚的视线被遮住了，虽然他的处境激起了她的恻隐之心和厌恶之情，但她没让这种心情形之于色，只叫他们把他带到城堡去，给他喝点什么。她接着又说，大伙儿可以同去吃点东西。警察此时也筋疲力尽，口干唇焦，不宜耽搁的看法动摇了。莉迪亚象平时处理家务一样，立刻就将这件事定了下来。

“巴什维尔，”她说，“请你把他们带去，好好招待一番。”

“我的外衣被人家偷去了，”梅利什愁眉苦脸地对巴什维尔说。

“你能不能借件上装给我，管家兄弟，一两天之后，我就还给你，警察老爷大概会宽大为怀，不致把它从我身上剥掉

吧。我也是个正人君子，在这儿，我曾是小姐的房客。”

“你的好朋友比你更需要一件外套哩，”警察说。“这儿有没有马车夫用过的旧斗篷什么的，可以借给他披一披，我保证他用好就送回来。我不欢喜带着一个披毯子的家伙招摇过市，象个野蛮的印第安人似的。”

“屋里我有件外套呢，”巴什维尔说。“我给你去拿。”莉迪亚还没有找出借口来阻止，他就出去了。后来她听到他从后门又走进别墅来。她觉得人们突然屏声静息，似乎看穿了她的骗局。梅利什一直等待时机反驳警察刚才说的话，这时就愤怒地说：

“你说我的所谓好朋友象什么人来着？要是我以前看见过他，你们可以把我当作一个说谎的人，把我打死好了。”

莉迪亚望着他，就象一个殉难者望着自己即将和他铐在一起的另一个不幸的人一样。他在蹈她的覆辙——撒谎。这时，巴什维尔已经穿过几个房间，从内室门来到书房，拿了一件侍从用的旧外套出来。

“给他穿上这一件，”他说，“跟我到城堡那边去。从那里南面的塔楼，我们可以看到方圆五英里之内的条条道路，用大望远镜的话，路上的行人，清晰可见。请原谅，小姐，我想最好也让菲比去帮点忙。”

“当然可以。”莉迪亚说着盯了他一眼。

“到城堡那边，我会给需要衣服的人拿几件穿穿的，”巴什维尔又说了一句，想回盯她一眼，但赧然作罢。“喂，年轻人，跟我走。”

“谢谢您，小姐，”警官说。“今天上午为这件事我们够苦的啦，现在，我们别的事不干，只去喝两杯，祝您健康。”他又行了个礼，莉迪亚也向他点了点头。“你们几个人靠拢

些，”他说，这时人群已随巴什维尔去了。

“咳，”梅利什讥笑着，“挤在一起，象呆头鹅似的。英国老百姓被警察逮住，又遇上一大群人围观，这种情况叫人真难受。”

“是这样，”警官说。“你刚才玩弄的那花招我已经识破了；还有一个人我明天会捉到的。尽管你表现不差，没想挣脱，但说来遗憾，你丝毫没有透露你们用的那些圈绳、木桩藏在什么地方。谁帮我找到这种圈绳和木桩，在开庭时，我就会为谁说好话。”

“什么圈绳、木桩的！胡扯！根本就没有什么圈绳、木桩。只有人在闹着玩的——玩的，假如那也叫做拳击赛的话。我可没看到什么拳击赛；可你好象说你看到的。当然罗，你心明眼亮，我不行。”

莉迪亚站在别墅门口目送他们离去，一直到落在队伍最后的一个人影消失为止。她转身走进书房时，卡歇尔正小心翼翼地从他所隐藏的内室走出来。他激动的神色消散了，显得沮丧和忧虑，这仿佛是紧张之后的一种精神反应。

“他们都走了吗？”他说。“你那个佣人是个好样的。他答应给我拿几件衣服来。你，当然更好了——怎么啦？你要到哪里去？”

莉迪亚已戴上帽子，正敏捷地围着披巾。她的双颊泛起阵阵红晕，她的眼神和鼻息一向很沉静，此刻却激动、急促起来。

“请你跟我说话呀，好不好？”他语气平和地说。

“就这么说，”她忿然回答。“从今以后，我再不想见你。我生活的准则被破坏了。我说了谎。我也使得我的仆人——一个正直的人——成了我的帮凶，都说谎。我们比你还糟

糕，当众撒谎比你那野蛮的技艺更恶劣。这就是我们的相识给我带来的好处。我这里已成了你的避难所。你留在这里吧。我再也不会回来。”

卡歇尔惊呆了，不由退了一步。他面部顿然失色，难堪得犹如一个小孩子为了偷吃食品橱顶层放着的甜食，竟然把整个橱子唏里哗啦地拉倒了一样。她离去的时候，他无言以对，呆若木鸡。

回到城堡之后，她径直进入闺房。法国女仆随即将接待过程气呼呼地描绘了一番，说那些警察正在楼下享用面包、乳酪和啤酒，帕拉戴斯的伤口已被梅利什包扎好了，无需惊动外科医生。莉迪亚吩咐她派巴什维尔到别墅去一趟，叫他当心点，别让外人再在那边逗留。她又关照女仆们，在他回来之前，不要到那边去。然后，她坐下，尽力控制自己，不去想这件事，但做不到。她只得屈从，就仔细考虑这场祸该如何了结才好。一种念头占据她的脑海，这就是，由于警方听信了她的谎言，节外生枝，使得整个事件复杂化了。根据读书观察、思考和她的生活经验，她相信，隐瞒真相，欺骗当局，必然产生恶果，虽说恶果到底如何，可能想象不出。在她看来，诡谲之极的哲学谬论和卑劣之极的谎言，同样都是不能允许的。卡歇尔潜逃的过错尚可估量，但说谎的过错就无法估量了。她肯定这是种罪过，因为她无法预见她的所作所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她疑虑重重，由于她父亲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并且对她思想影响很大，她无法从宗教方面获得心灵上的慰藉。事情明摆着，她该做的，就是叫人去报警，把包庇卡歇尔的骗局和盘托出。但是，她办不到。她的理智战胜不了感情，下不了手。在心烦意乱之中，她初次尝到了谎言给她带来的痛苦。她已经撒了谎，怎么能够挽回呢，覆水难收呵。

女仆终于回来禀报，说那群人都走了。女仆退出后，她立起身，一个人在房间里缓慢地来回踱步，思绪万千，不知这样度过了多长时间。又有人来了，这次，是巴什维尔。

“哼？”

她的语气吓了他一跳，他从来没见过她如此高傲地对待仆人。他真不明白，自己变得这样离奇，竟成了她的帮凶。

“他自首了。”

“你指谁？”她问，感到很震惊。

“指卡歇尔，小姐。我为他拿了几件衣服到别墅那边去，可是，我到了那里却不见他这个人。我到各个出入口去寻找他，最后却发现他跟警察在一道。他们告诉我，他是刚刚自首的。他并没说去过哪里；他显得——咳，愁眉苦脸，象吃了败仗一样。”

“他们会怎么处置他？”她问，脸色苍白。

“上个月，有个人也是这样逃跑的，结果被罚服六个星期的苦役。他很可能受这种处罚。这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小姐，您要是能看到他服劳役的话，你也会这么说的。”

“那么，”莉迪亚厉声说，“就是为了看这”——她怕提这种职业名称——“这场斗殴，你才请假出去的！”

“对的，小姐，是这样，”巴什维尔无可奈何地说。“在那儿，我还见到沃辛顿勋爵和许多贵族、绅士哩。”

莉迪亚想严厉地批评他，但她克制了自己，又显得心平气和起来，说道：“你还是不该去那种地方的。”

巴什维尔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嗓音颤抖着说：“去见识一次那种场面，是一般人向往的呀；但是，看一次就够了，至少对我是如此。请原谅我这么说，小姐。啊，气氛可真紧张热烈呢！沃辛顿勋爵以及支持卡歇尔的其他一些人，对卡歇尔的对

手大声诅咒谩骂，他对手那一方面对拜伦同样咒骂——喔，我不是上等人，可我想我能象正人君子那么循规蹈矩，即便丢了钱，也不会那样激动。”

“这种表演，往后别再去看啦，巴什维尔。对于你的娱乐、消遣，我不想强行规定什么；可是，我认为，在爱好方面你若学沃辛顿勋爵的那个样子，到头来不可能对你有好处的。”

“我并没有学他的样子，”巴什维尔涨红了脸。“打拳击的人是您给藏起来的，小姐。可您对一个普通观众为什么看不顺眼呢？”

莉迪亚也脸红了。她不觉冲动起来，认为他太放肆，简直目无主子，犯上作乱，真想好好教训他一番。但是，她又觉得他的话并非全无道理。“他逃到我家里来避难，难道你要我出卖他吗？巴什维尔，你也没有告密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巴什维尔说，脸上露出既悔恨又自豪的神情。“既然我被一个比我好的人战胜了，我就有足够的勇气在他有危难的时候不去妨碍他，不会卑鄙自私地捉弄他。”

莉迪亚有些茫然，带着询问的眼光望着他。他把手挥了一下，好象抛出了什么东西似的，然后，肆无忌惮地说。

“在某一方面，我跟他一样好，甚至比他更好。一个仆人，会比一个拳击师更加被人看得起。他已经向你诉说，他爱上了你；恕我冒昧，最后，我要向你倾诉，我对你颈项上的丝带的感情，比他或他那样的人对你整个身心的感情浓厚得多。上次，他装作上等人，对我作威作福；后来，我跟卢西恩提过这件事，并把他的老底全部揭了出来。可是，今天，当我发现他躲藏在别墅的餐室里，我并没乘机进行报复，显然，我很明

了，如果你心目中不再有他，你决不会窝藏他的。你很清楚，为什么在你知道他一天的所作所为之后，他向警察去自首。但我要让他时来运转，他是好样的，好人会有好报的。对不起，”巴什维尔补充说道，力图使自己恢复常态，“一俟通知，我就离开这里，给你添麻烦了。不过，假如你今晚就让我走，那算你赏脸啦。”

“你最好——”莉迪亚说着镇定地站了起来，竭力摆脱他的话在她情绪上所造成的奇妙的影响。她真没想到，自己会这样吃惊、受辱、被爱。“你是不宜再待在这里，你刚才太——”

“我刚才说话时，就料到这一点，”巴什维尔立即断然插言道。

“离开这里以后，希望你好好干点事儿，沿着正人君子所选择的道路前进，象说过和你大意相同的话的正人君子那样。你这样表白心迹，我并没生气，你有权力这样做嘛。如果你今后高就，需要我证明什么，我会高兴地说，我相信你是个正直的人。”

巴什维尔鞠了一躬，低声而激动地说，他不想再干伺候人的行当了，但，她这样肯定他，他感到很自豪。

“你是能做高尚点的工作的，”她说。“倘若你干一番事业时，财力不足，尽管来找我，我会帮你一些忙的。你在我这里一直是克尽职责、殷勤周到的，感谢你。再见吧。”

她朝他点了点头，就离开房间。巴什维尔感到愕然，恭恭敬敬地还了个礼。她不见了，他还是站在原地，动也不动；但他神志恍惚，急于想弄清楚刚刚是怎么回事。他只感到事情过去了，好松一口气啦。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爱上了这样一个女人。他突然想起，他已向她表白了爱情，同时也意识到，在

她面前，他是没有资格扮演爱人这个角色的。他现在认识到，自己还很年轻，很微贱，很无知，是舒适的城堡和仁慈的小姐惯坏了他，使他头脑发热。他如梦初醒，悄悄回到房间，一面打点衣物，一面琢磨如何将他的离职之事向同事们谈得冠冕堂皇些。

第十三章

翌日，莉迪亚工作的时候，心绪不宁，感到孤独。要是今天打电报邀请那些年轻、活泼的小姐来聚会，明天准能收到热情洋溢、乐于赴会的复函；倘若要请人秋季来威尔茨托肯城堡玩耍，肯定会有更多的只讲实利的朋友不遗余力地逢迎。不过，她明白，如果他们来，只能使她懊悔，自己先前的生活不该过得那么孤独。于是，她继续回避那些爱慕她的财势的人，虽然他们还不知道她到底多么富有，只是羡慕和感戴而已。作为一个女伴，艾丽斯不能令人满意。她年轻幼稚，把大量的时间、精力花费在如何使自己的仪态符合上流社会的要求上，简直成了莉迪亚额外的精神负担，使她难于忍受。

莉迪亚有些吃惊，她几次想到吉斯博恩女士，并且不由自主地试图邀请她，但是，她对给卡歇尔的母亲写信有些疑虑，就克制了自己，不愿去追根究底了。她决心要战胜孤独感，于是，她愈加勤奋地撰写父亲的传记。为了消除疲劳，恢复精神，她每天在附近散步一小时，傍晚时分还驾着小马车出去兜风。巴什维尔的工作如今由老管家和菲比来代替，莉迪亚决计以后不再雇用年轻男仆。

一天下午，她正散步归来，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平台上跟管家谈话。时值初秋，天气尚暖，但这位女子却披了一件镶皮

边的黑绸披风，上面缀着沉甸甸、乌油油的珠子。由于威尔茨托肯当地妇女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季节都会盛装来访，卡鲁小姐断定，来者必然对她有所求，要么是为学校的远足来募捐，要么是为戒酒联欢节筹款，要么是为了嘉奖威尔茨托肯教区一位副牧师来征询意见。

走近一看，这个素不相识的人原来是位上了年纪的贵妇人——可能也不是贵妇人，长长的卷发披盖着双耳，发型早已过时。

“卡鲁小姐来啦，”管家简慢地说，似乎很不耐烦。“你最好自己去跟她谈。”

听他这么一说，她显得有些烦乱，并向莉迪亚一本正经地行了个礼。从她的礼节和卷发来看，莉迪亚猜测她是舞蹈学校的校长。然而，她那粗壮的体型和鲁莽的举止仿佛说明她不是个搞艺术的，也许是一家酒店的老板娘。她那善良的面孔显得忧虑重重，她的态度窘促而谦卑，莉迪亚不禁温和地还了礼，等她开口。

“希望您原谅我的冒昧，”陌生人颤栗着说。“我是斯基恩的妻子。”

莉迪亚好象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斯基恩夫人有点脸红。过了一会儿，她继续说，好似重复一篇早有准备、经过排练的演说。“假如我能单独和您说几句话，那我感到非常荣幸。”

莉迪亚觉得事情有些棘手，面容略显严厉；可是，无缘无故地拒人于门外不合她的性格。她请客人进屋，并把她领到圆形会客室里。这里，珍奇的装饰、摆设和斯基恩夫人想象中贵族人家的富丽堂皇完全吻合。这位前冠军的妻子是个教授礼仪课的专家，可是，在莉迪亚这样一个礼仪权威面前，她显得局

促不安；还好，她稳妥地坐了下来，没有出差错，无可指摘。进门入室，对一般人说来，似乎是一件简单的事，可是，就斯基恩夫人而言，却是受她所教授的艺术准则严格制约的动作。这种动作复杂精巧，在她的子弟中，几乎没有人能在一个月之内练好这种动作。斯基恩夫人很快摒弃了这个杂念。当真正的烦恼压在她心头之时，她觉得自己老了，不必过分考虑这种繁文缛节。

“啊，小姐，”她恳求着说，“这孩子！”

莉迪亚立即明白这指的是谁。可是她重复了一遍，“这孩子？”好象不了解对方的意思。她即刻又责备自己言不由衷。

“小姐，我们的孩子。卡歇尔。”

“斯基恩夫人！”莉迪亚申斥她。

斯基恩夫人完全理会莉迪亚语调的涵义。“我清楚，小姐，”她申明。“我很清楚。可是，我不来找您，又有什么法子呢？您对他说的话，叫他伤心极了；他活不下去啦。”

“对不起，”莉迪亚直截了当地说，“人们不会为这种事情活不下去的。卡歇尔·拜伦先生是体质强、心肠硬的人，不会例外的。”

“会的，小姐，”斯基恩夫人忧郁地说。“你是指他的职业而言吧。你不会相信，象他这样打拳击的人还有感情可言。啊，小姐，要是你能象我一样了解他就好了！心肠比他软的人世上少有啊。卡歇尔简直是个小孩子，他的感情太容易冲动。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比他坚强，但却伤心而死，就是因为这种行业给他们带来了不幸。请您想一想，当一个心地高尚的年轻人被一位女士说成是一头野兽，他会有什么感触呢！那句话太重了吧，小姐，话的确太重。”

她这么一说，莉迪亚倒很尴尬，停了半晌，才回答。她

说：“我对拜伦先生不大了解——我和他见面还不满十次，你知道么，斯基恩夫人？也许你还不晓得上次他窜到这儿来的情况吧。我当时大吃一惊，另一个人被他打伤得那么严重；我当时是说过他们的行为象野兽。我那么说，很对不起你，因为他讲过，他把你当成母亲，并且——”

“啊，不！没有这回事，小姐。非常对不起，引你说出这句话来；可是，内德和我与他的关系不会超过你的管家和家庭女教师与你的关系。这一点恐怕你还不理解，小姐。他跟我们没有亲属关系。我敢肯定，他出身于上等人家，有过上等教养。圣诞节我们回墨尔本，他就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象先前不认识我们一样。”

“但愿他不要忘恩负义，把你们忘得一干二净。他已同我说过他过去的情况了。”

“他可没告诉过我这方面的情况，小姐，你看，他对你真是一片心意啊。”

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斯基恩夫人觉得第一个回合结束了，她已占了上风。

“斯基恩夫人，”莉迪亚单刀直入地说，“请问你到我这儿来，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想要我做些什么？”

“是这样，小姐，”斯基恩夫人有些为难，“这孩子近来非常苦恼。他没得到你的欢心——这是第一件叫他失望的事——精神上一直非常痛苦。接着，是农业会堂的那次拳击比赛，帕拉戴斯那么胡缠乱打。卡歇尔听说你在场，后来又看到报纸上对自己的诽谤，他认为，你会信以为真。他坚持这种看法，我对他毫无办法。我不厌其烦地劝说，一遍又一遍地——”

“对不起，”莉迪亚插言道。“我们最好开诚布公。说也

没用，我对那件事的感触，他猜错了。使我吃惊的是，他对他的对手如此残酷。”

“哎呀，那是他该做的事，”斯基恩夫人瞪着眼说。“我想请问你，小姐，”她接着说，似乎有些责怪莉迪亚不谙事理，“一个正直的人是不是要履行诺言。请相信，打一场那样的拳击，一个象样的职业拳击手通常可得的报酬是半个几尼①；帕拉戴斯得到的就是这个数目。但是，卡歇尔为保全名声，报酬少于十个几尼，就不比赛；当然，后来谈妥了，他比赛了，也赢了。如今，一般拳击手处于他这种情况，进入比赛场之后，就会装模作样地打几记，混时间，骗钞票。但是，卡歇尔不愿那么做，他为人正直，品格高尚，象君主一样。他自讨苦吃，你是亲眼目睹的。虽然报酬只是微不足道的十个几尼，但是他打起来挺认真，全力以赴，好象是参加有一千个几尼奖金的锦标赛一样。他这么正直，你一定不会认为他那么坏了吧，小姐？”

“我承认，”莉迪亚不由笑了起来，“你对他们这笔交易的看法，我想也没想到过。”

“当然不会，小姐。外人不会想到的，除非他们对这种行业的奥妙很熟悉。哎，小姐，正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没得到你的欢心，他大失所望啊。你很难想象他伤心到什么程度。后来，又出现了要与帕拉戴斯比拳的这桩麻烦事。这次，先商定帕拉戴斯可得五百镑报酬；可卡歇尔表示报酬不能少于一千镑。他以前从来没这么贪心，没料到近来他在钱财方面这么斤斤计较，我想，那是为了你的缘故吧。然后，就私定比赛地点了。梅利什一心想把拳赛搬到这里附近什么地方来举行；可

①请参阅第六章有关注释。

是，这可怜的孩子，生怕这桩事传到你的耳朵里，不敢答应，后来，还是他们开导，说八月份你会出国的，他才同意。这次合同终于签定了下来，我那时很高兴，他那里想到后来竟为这件事愁得要死。在准备比赛的训练期间，他多么想见到你！可是，他克制了自己，竭力踏踏实实、诚心诚意地坚持练到底。他练得妙极了。临比赛的那天上午，我还见到过他，他象个耀眼的天使一样，别的女人见到他也会动心的。内德疯了似地跟人家打赌，以二十比一的代价赌卡歇尔赢。假如这次他赌输了，我们现在就破产了。卡歇尔马上就要把帕拉戴斯击败，这时，警察突然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象个孩子似地惊叫了起来，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叫人痛心的事。他本来可以早十五分钟把对手击败的，可是，为了使内德赌的面更广，赢的钱更多，他故意拖延时间。”说到这里，斯基恩夫人不能自持，擤起鼻子来了。“后来，事态出现高潮，他窜到你那里去，躲了起来，最后又向警察自首。虽说沃辛顿勋爵过后把他从警察局保了出来，可是他羞愧难当，大失所望；时间浪费了，快到手的钱飞掉了；你的那些话又那么带刺。这些不幸的事一古脑儿都朝他压过来，他的心真要碎了。如今，他整天愁眉苦脸，不论是我、内德还是范妮，谁也消除不掉他的愁苦。人家对我说，不会让他进监狱；如果叫他进去，”讲到这儿，斯基恩夫人伤心至极，竟哭了起来，“肯定他不想活了。上帝宽恕这些可怜的人儿吧。”

别人的忧伤常使她心软，但是，眼泪并不能赢得她的同情，哭哭啼啼使她厌烦。

“他那个对手下落如何？”她问。“你听说过他的情况吗？我想，他进医院了吧。”

“进医院啦！”斯基恩夫人重复着，惊恐地忍住眼泪。

“谁？”

“帕拉戴斯，”莉迪亚勉强地说出这个姓氏。

“他进医院！嗨，你太天真了，小姐，我昨天还见到过他，真象一头丑恶的野兽——他脸上并没留下伤痕，还瞎吹，说上次要不是警察来，他会好好收拾卡歇尔的。他是个卑劣下流的人，的确是这样。我很难过，我们的孩子忽略了身份，竟然跟他那号人斗起拳来。听说，卡歇尔前次赢得极漂亮，你也在场观看的。我想，你受惊了吧，小姐，当然喽，这种场面你还不习惯。后来，内德回来证实了这个好消息，我竟开心得拿起酒瓶就往他嘴里倒酒，谁知竟然浇到眼睛上，拿眼睛当嘴巴呢。卡歇尔斗拳时虽注意防卫，但那场比赛之后，有三天他几乎睁不开眼。别认为他们莫名其妙地为钱在卖命。你可不要有这种想法，小姐。如果你结婚了——我只是这么假设，”斯基恩夫人说到这儿，立刻补充了这么一句，想使对方镇定下来，因为她见莉迪亚突然打了个寒噤，“如果你嫁给一位极其著名的外科医生——这也许门当户对，看到他给人家截肢，你准会晕倒。其实，这种事，他每天都得去干，为生活嘛；然而，你会为他感到骄傲的，他有能耐作这种手术嘛。我对内德，就抱有同样的感情。说实话，小姐，我是不要他进拳击比赛场的，就象皇家禁卫军军官的妻子不要她的丈夫赴战场去杀害可怜的黑人或法国人一样；但是，这是他的职业，人们认为他了不起，我也就随大流了。现在，我对他干的这一行很感兴趣了，特别是认为这对大家并无害处。你可不要认为内德打断过人家的手或脚，上帝不容的——卡歇尔也不会这样干的。啊，小姐，真谢谢你，对不起，太麻烦你们了。”她见一个仆人端着茶进来，就这样表示谢意。

“我还是，”过了一会儿，莉迪亚接着说，“不大明白你

为什么来看我。就你个人来说，我是很欢迎的；可是，你指望通过来看我，怎样去宽慰拜伦先生的心呢？是他请你来的吗？”

“他宁死不会这样做。是我自己要来的，我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来做什么？”

斯基恩夫人转身环顾，见屋内没有第三者，感到满意，就凑上前去，跟莉迪亚语气很重地耳语道：

“你为什么不愿跟他结婚呢，小姐？”

“因为我不喜欢，斯基恩夫人，”莉迪亚自以为是。

“请考虑一下吧，小姐。这样一个好机会到哪里去找啊？您想想看，他是个多好的人！是世界冠军，也是个上等人。这双重身份，以前没人有过，往后也不会有人有。我见过许多冠军。但是，他们够不上跟象您这样的人交朋友。我与内德结婚的时候，他就当上冠军；可我家里的人认为我低就了，虽然那时我只是个舞蹈演员。拳击场上的选手大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虽说他们是国家最精悍的武士，但女人是不能与他们交往的。你很幸运，被一个绅士拳击手爱上了。一个女人还有什么更多的企求呢？你到哪里去找象他这样健壮、漂亮、彬彬有礼的男子汉呢？至于他的品格，我可以告诉你。在墨尔本，你可以想象得到，几乎所有的姑娘和妇女为他搞得神魂颠倒。我可以向你明言，那期间，每天晚上总有两三个女的到我家来，目的只不过是要看看他。可他，这可怜的、天真无邪的孩子，若无其事，睬也不睬人家。他总是离她们远远的，兴高采烈地跑到拳击厅去，跟绅士们练起拳来。然而，她们总是追过去，透过门缝多看他一眼也好。他可从来不多看她们一眼。卡鲁小姐，你却是他看上的第一个人，我相信，也将是最

后一个人。要是他早已有了心上人，这他瞒不了我，因为他的性格象孩子一样直率。他的正直，恐怕你想也没想到过。一次，有人向他提出，打赢某场拳击他只能得二百镑，打败了不是一文得不到，而是能净赚八百镑。小姐，你见多识广，你知道，不大有人能抗拒这样一种诱惑吧。可是，他就能。拳击界有些高手，遇到有利可图时，比赛起来就装模作样，名打实让，看到他们那种样子，你就会联想到在位的女王，怀疑她有时有意让敌国在战场上打赢。我的内德名声很好，人家不会认为他是那种卑劣的职业拳手；可是，有一次，他竟输给了那个矮小的基拉尼·普里姆罗斯，第二天他出去买了一匹马和一辆轻便马车。真没想到，他也会耍这种玩艺儿！啊，小姐，我把丈夫的老底都给端出来了；可是，我要告诉你，卡歇尔从来没有这样输过，虽然一些别有用心的赌徒几次三番动他的脑筋，想以优厚的报酬引诱他照办。我从没听他说过一句骂人的话，也从没看他沾过酒。只有一次是例外，那天是内德的生日，他也喝了，只不过是说几句笑话，大家都没有酒后失态的事。啊，请想一想吧，要是你愿意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你往后该会多幸福呀，小姐。一位地道的绅士，世界冠军，朴实、正直，象没有出生的婴儿那样纯洁，在任何社交场所，他都能站得出，能跟你作伴，何况，他爱你已经爱得发狂了！你是他心目中的天使——我相信，小姐，你有天使般美好的心灵。我可要告诉你，他有时拿范妮跟你比较，这使她感到很尴尬，因为她认为这样比对她不利。我想，小姐，您的心肠不会这么硬，把他拒之门外吧。”

莉迪亚朝椅子背上一靠，惊奇地望着斯基恩夫人，接着，不禁莞尔而笑。斯基恩夫人也报以微笑，但是，她那仍带严肃的表情却显示了这种意思：她所讲的那些话，决不是笑谈。

“既然你滔滔不绝地极力劝说，我一定花些时间考虑，”莉迪亚说。“我会认真对待的，斯基恩夫人；你对我的影响不小啊。现在，让我们转换话题，谈谈其他事情。你的女儿很好吧，我想。”

“真谢谢你，小姐，她身体很好。”

“你也是这样吧？”

“还可以，”斯基恩夫人颇爱听关切之语，不喜欢直说自己身体很好。

“你一定有种独特的安全感吧，”莉迪亚望着她说道，“因为你的婚姻很幸福，丈夫斯基恩先生是这么著名的一——一位拳击专家。有个强有力的后盾，能不称心吗？”

“啊，小姐，你不大知道，”斯基恩夫人跌入自己的苦楚所设立的陷阱之中，并没考虑到这对卡歇尔不利。“我总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出事情。内德不喝酒时，他沉静极了；要是喝了酒，他就跟他们那伙人一样了——谁向他挑战，他马上就同谁打。如果被警察逮住，算他倒霉。对于拳击手，是没有公道可言的。那时期，只要指责他是个职业拳击手，就够了，法官老爷随即会把他打发进监狱，使他的拳击学校关闭，让他威信扫地。我就是这么悬着心过日子的。至于说我有后盾，我宁肯让人家洗劫五十次也不敢向他提一个字，生怕他大吵大闹。晚上，我同他乘车回家时，我常偷偷摸摸多给车夫一些钱，以免车夫发牢骚，顶撞内德。这都是他贪杯误事。先生们都以在公开场合能和他说句话为荣；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上来要请他客。第二天上午他才发现自己脚穿长靴躺在床上，手腕扭伤了，眼睛乌青了，于是，他就拚命去想，前一天晚上自己干过什么。婚后三年中我所吃的苦，说也说不清。后来，他发誓戒酒，逐渐变好——我再没见他象人们所说的那样醉过，他只偶

尔小饮，一年不超过三次。这是上帝赐福，是威斯敏斯持① 一个送牛奶的人把他打败才使他猛醒，使他羞愧难当。我叫他记住这个教训，远走高飞，别再跟他那些难兄难弟在一起了。到澳大利亚以后，他混得还不错，我们逐渐兴旺起来。”

“卡歇尔爱闹事吗？”

提问的语气比较重，斯基恩夫人恍然醒悟，自己的牢骚发得不适时机。“不，不，”她辩解道。“他滴酒不沾；至于说拳击赛，请你相信，小姐，他跟人家闹起来也不过是偶然的，一生中就那么两、三次——次数很少。他只渴望结婚；成了家，他就终生坚定不移了。如果让他这样发展下去，天晓得，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会一蹶不振的——不，现在已经一蹶不振了——然后，会酗酒；然后，他会失去学生，搞坏身体，被人击败，并且——小姐，你只要说一句话，就能挽救他。我是不是可以去告诉他——”

“不行，”莉迪亚说。“绝对不行。我只能这样跟你说，你已经使我过去逐渐形成的、对他某些行动的看法有所改变。但是，叫我嫁给卡歇尔·拜伦先生，这是世上绝对办不到的事。先不说他个性方面的种种问题，只说这种婚配未必有，就足以吓坏一般的妇女。”

斯基恩夫人不大理解她的意思；然而，她的目的，夫人是明确的。她站了起来，边走边灰心丧气地摇头，说：“我晓得这是怎么回事了，小姐。你认为他身分低。你的亲戚会反对。”

“毫无疑问，要是我答应的话，我的亲戚准会大吃一惊；他们的反应，不管是对是错，我必须考虑。”

①英国议会所在地区。

“我们不再打扰你，”斯基恩夫人说着却止步不前。“一两个月之后我们将离开英国。”

“这对我虽然没有关系，但我很遗憾，我还没有同你好好地闲聊过。”这里，莉迪亚言不由衷，她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变得欢喜硬着头皮说谎。

这句恭维话并没有使斯基恩夫人宽心。她又摇了摇头。“你太客气了，你这么说我不敢当，小姐，”她说；“我可以给孩子捎个口信去吗？你尽管对我说好啦。”

莉迪亚沉思了一会儿。最后，她说：“对不起，我上次对他说的话太刺耳了，既然是形势所迫，看来，他不那样做也不行。他的职业给他造成的经济状况我倒不是看得很重的。总之，我看不惯拳斗；上次那场拳赛使我大为震惊，因此我说话不够理智。可是，”莉迪亚接着说，并且向斯基恩夫人作了一个警诫性的手势，以遏制她那越来越高涨的情绪，“如果你把话传过去，你能不能使他明白，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实事求是，决不是表达爱情？”

“少许的安慰，他就够了，小姐。我只告诉他，我见过你，你那天所说的话，并不意味着什么，——”

“斯基恩夫人，”莉迪亚轻轻插言道，“目前暂且不要告诉他什么。我最后会拿定主意的。如果他在两周内没接到我的信，你可以随意告诉他。你等得及吗？”

“当然等得及。请随便，小姐。不过，梅利什组织的义赛明天晚上举行，况且——”

“梅利什和他的义赛跟我有什么相干？”

斯基恩夫人面露窘色，歉然低语：但愿这孩子给自己争气，保住名气。

“为梅利什的利益去斗拳，去击败对手，他不会落后的。

请记住，两个星期之内别提我的名字。就这么说定了，好吗？”

“请随便，小姐，”斯基恩夫人重复地这么说，心里却不大满意。可是，莉迪亚并没有进一步安慰她，因此，夫人就告辞，同时希望大家事事如意。莉迪亚执意留她一起吃了些糕点，过后，亲自驾马车送她去火车站。临别前，莉迪亚突然又回到原先的话题，说：

“拜伦先生爱思考吗？”

“思考！”斯基恩夫人加重了语气。“不。原先谁也没有象他那么无忧无虑，轻松愉快，小姐。”

在回伦敦的路上，斯基恩夫人颇为纳闷：一位年轻小姐，没有年长妇女陪伴，独居一座城堡，跟佣人们说起话来随随便便、客客气气，这恰当么。她到家后，并没有把这次短途旅行告诉斯基恩先生，他性格粗犷，勇武有余，谨慎不足，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保密，只有暗定的拳斗地点是例外。斯基恩夫人晚上迟迟未睡，跟女儿谈开了，先逗弄她，说卡鲁小姐的城堡富丽堂皇，继而安慰她，说卡鲁小姐身材瘦小，头发发红，体形很差（范妮头发乌黑，手臂粗壮，是卡歇尔的得意门生之一）。

“反正一样，范妮，”斯基恩夫人后来接着说，一面拿起蜡烛，此时已是半夜两点钟，“事情如果成功，卡歇尔也成不了一家之主。”

“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范妮说，“要是他不愿再跟著名的职业拳师打交道，到头来被一窍不通的有钱人所瞧不起，那才叫自作自受呢。”

与此同时，莉迪亚在乡间道路上驾车行驶好长时间才到家，为了克服心绪的紊乱，她强自振作，把注意力集中到父亲

传略的撰写上。为了有一章专门描述父亲的文学爱好，她近来一直查阅父亲珍藏的书籍，看有没有作了标记或眉批的段落。现在，她又来查阅了，但这次她不是井然有序地涉猎，而是站在书房的木梯上，把一本本的书随手取下，偶尔浏览它几页。在杂乱的翻阅中，下午的光阴不觉过去，夕阳西下，树影拉长。她查阅的最后一本书是一册诗集。书里并没作过什么标记，但书是敞开着的，显然，这一页从前是经常摊开的。莉迪亚首先读到的是这几行：

赤诚之心暖融融，
铁石之心冷冰冰，
我岂能以冷冰冰酬报暖融融；
硬、冷、小，
还有哪种心比这更糟？

莉迪亚急忙从梯子上下来，退到椅子旁坐下，一再默读这几行诗。夜幕降临时，她才立起身来。她把书放在书架上，然后朝写字台走去，自言自语："这里面的疑问过去缠住了我父亲，如今也会缠住我，除非我一劳永逸地解开心中的疙瘩。倘若我以后有了孩子，倘若他能够免遭这种心灵上的自我谴责，那他的免疫力必定是从他父亲那方面获得的，而不是从我这方面——从感情丰富、不善思考的父亲那儿，而不是从动辄内省、勤于思考的母亲那儿。但愿如此。"

第 十 四 章

几天之后，卡歇尔接到一封信，当时他和斯基恩全家正坐在一起吃茶点。他一见信上的笔迹，双颊涨得绯红。

“啊，天呀！”坐在他身边的斯基恩小姐说。“让我们看看。”

“去你的，”卡歇尔嚷了起来，见她动手来抢，随即把她挡开。

“别搅和，范妮，”斯基恩夫人和缓地说。

“没搅和啊，好老师，”斯基恩小姐说，一面亲热地将手搭在他肩上。“我只瞧瞧姓名——看是谁写的。让我看看嘛，好卡歇尔。”

“一个普通人来的，”卡歇尔回答。“好啦，走开吧。你还要搅扰我，下次你来找我上课，我就要叫你不舒服了。”

“那倒很可能，”范妮轻蔑地说。“今天是谁使你这么来着？我倒想搞搞清楚。”

“那么，你就用右拳，先朝他下巴狠狠来一记吧，”斯基恩嘶哑地说着，大笑起来。

卡歇尔避开范妮，走到房间另一端，打开信笺，内容如下：

卡歇尔·拜伦先生：

希望你来见一位女士——我的一个朋友。明日下午三时，她将来舍下。届时，请光临，不胜荣幸。

莉迪亚·卡鲁

于里吉恩特园林寓所

接着，长时间的沉默，室内一片静寂，只能听到时钟的滴答声和前冠军咀嚼小虾的声音。

“但愿是好消息，卡歇尔，”最后，斯基恩夫人颤抖着说。

“我可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卡歇尔说。“你看得懂吗？”他随手把信递给养母。斯基恩这时也不吃虾了，瞪眼望着老婆读信。在他看来，她这个本领非同小可，简直是科学文化的奇迹。

“我想，她提到的这个女人就是她自己，”斯基恩夫人稍加思索后说。

“不会，”卡歇尔摇了摇头。“她总是说一不二的。”

“噢，”斯基恩狡辩道，“但是，她写的，可能并不是她要说的呀。这封信写得糟糕透顶，谁也说不上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从前签定的那些合同，其中有些地方也叫人看不懂，虽说那种文章是世上写得最好的东西。”

“你最好去一趟，看看她是什么意思，”斯基恩夫人说。

“对，”斯基恩说。“去找她，把心里的话都倒出来，孩子。”

“这太突然了吧，不会讨好，”范妮说。“她可能更加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哩。”

“你要是她，会怎样呢？”卡歇尔带着嘲弄的神气说道，一面接住她不屑一顾、抛将过来的那封信。

“假如我是她，我就很自重，才不理你呢。”

“别瞎说，范妮，”斯基恩夫人言道。“这太尖刻了。内德，你不该嘻嘻哈哈的，那不是鼓动她吗！”

次日，卡歇尔黎明即起，散散步，饱餐一顿，练拳，洗澡，按摩；三点钟，他精神抖擞地来到里吉恩特园林。敲门后，他以为巴什维尔应声而来；门一开，他吃了一惊，迎面而立的是个女仆。

“卡鲁小姐在家吗？”

“在的，先生，”这姑娘说，竟然对他一见倾心。“是拜伦先生吗？”

“是我，”卡歇尔答道。“我说，有没有人和她在一起？”

“有一位太太，先生。”

“啊，嘿——嘿！好的，就见见吧。决不气馁。”

姑娘把他领到房门口，将门推开，他一进去，她就轻轻关上门，也没通报一声。他来到的这个房间，长长的，亮亮的，吊灯高悬。四面墙壁都挂着画。房间的尽头站着两个女人，背朝着他。一个是莉迪亚；另一个仪态高雅、身段优美，进来的假如是旁人，不象卡歇尔这样心事重重，这人准会被打动的。他盯着莉迪亚，往前走了几步；两位女士听到轻微的脚步声，就转过脸来。蓦地，他大惊失色，止步不前，真想转身飞逃而去。莉迪亚向他伸出手时，她的女客对这位来访者先是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一下；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象骤然发现了丢失已久的玩具一样，接着就惊叫道：“我的宝贝儿！”她好似天鹅般优美地扑过去，把他搂住。在她的拥抱中，他把他那涨红、窘困的脸伸过她的肩，并向莉迪亚瞟了一眼，不无讥讽地说：

“这大概就是你所谓的天性的表露吧，一定是。”

“啊，你已长得一表人材啦！”拜伦夫人说着将他推开一

些，好仔细端详他。“瞧你多漂亮，小淘气，自己看得出吗？”

“你好，卡鲁小姐，”卡歇尔说着挣脱了她的手，转向莉迪亚。“请不要介意。她只是我的母亲。至少，”他又说，似乎在纠正错误，“她是我妈妈。”

“你从哪儿来的？你去过哪里？我有七年没见你啦，知道吗，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他就是我的儿子，你看，卡鲁小姐。再吻我一下，孩子，”她深情地抓住他的手臂。“你的肌肉多发达呀！”

“你要怎么亲，就怎么亲吧，”卡歇尔说，学生时代他脸上常浮现的愁云这时又朝他袭来，但他抗拒着。“你身体还好吧。看样子你很硬朗。”

“是的，”她讥笑着说。对他有些失望，在这激动人心的场合，他的表情如此平淡，实在出乎她的意料。“我好得很。你的话还是那么精练。干吗把头发剪得这么短？你该让它留长些嘛，况且——”

“好了，让我说，”卡歇尔抢先道，见她抬起手来要整理他的卷发，就麻利地挡开了。“别管我的头发，不然，我就从那扇门出去，你会再一次七年见不到我。你要么认我这个儿子，包涵着点，要么不认我，让我走。押沙龙①和门多萨先生②留长发遭到不幸，我可要留短发。”

拜伦夫人变得冷静了些。“好！”她说。“随你的便吧，卡歇尔。”

“随便些，我们两人都随便些才好，”他说。“你还没讲

①《圣经》中的人物，大卫王的第三子。他反叛大卫失败，骑马逃跑时从大橡树下经过，头发被树的密枝缠住，给吊在那里，遂被杀害。

②指佩德罗德·门多萨（1501—1537），西班牙远征里奥德拉普拉塔（今日之阿根廷）的军事首领。1536年2月他创建布宜诺斯艾利斯，翌年4月回国时死于海上。

几句话，我就感觉到，我赌气出走好象只是昨天发生的事。”

“这件事办成功了，我也觉得很吃惊，”莉迪亚插言道。“我特意请你们来见见面。你们的外貌很象，这曾引起我的猜疑，拜伦先生把他的冒险经历告诉我之后，我觉得自己的猜疑是有根据的。”

这触动了拜伦夫人的虚荣心。“他象我吗？”她说着仔细端详起他的相貌。他并没回看母亲一眼，毫不掩饰自己的委屈情绪，对莉迪亚说：

“这就是你叫我来的原因吗？”

“你失望了么？”莉迪亚说。

“他见到我，一点也不高兴哩，”拜伦夫人哀怨地说。“他没有感情。”

“好了，她还有一个小时的话要说呢，”卡歇尔望着莉迪亚讲，因为他觉得看着莉迪亚比看着妈妈来得舒畅。“不过，不知你介意不介意。我可不在乎。尽管说下去好啦，妈妈。”

“你认为他真象我吗？”拜伦夫人对莉迪亚说，对他并不在意。“对，我想是如此。是有一些——你结婚了么，卡歇尔？”倏地，她对自己的提问又表示怀疑。

“哈！哈！哈！”卡歇尔大笑起来。“没有；可是，我盼望着，将来有这么一天。”他说着大胆地向莉迪亚又瞥了一眼；她却凝视着拜伦夫人。

“现在，来谈谈你自己各方面的情况。你做什么工作？但愿，卡歇尔，你没有上舞台吧。”

“舞台！”卡歇尔傲慢地说：“你看我象个演员吗？”

“你当然不象，”拜伦夫人说，有些心血来潮，“尽管你也有一些那种可恶的职业性的气质。从北方那所讨厌的学校不辞而别之后，你做了些什么？你是怎么生活的？你自食其力

吗？”

“我想，是这样的，不然，我就会过寄生生活，象伊莱贾[1]一样。就我所受的教育而言，你看我最适合干什么呢？也许是飘洋过海吧！逃离潘利以后，我当了水手。”

“水手，居然当了水手！哪儿象。请问，你现在获得了什么职位？”

“高职位。登峰造极的地位，”卡歇尔简慢地说。

“拜伦先生现在并没干水手这一行，他已把它放弃了好几年啦，”莉迪亚说。

卡歇尔望了望她，显露出哀求和责备的神色。

“他如今的行当与众不同，确实是这样，”莉迪亚固执地接着说，“而且还很吓人哩。”

“你能不能少说些？”卡歇尔嚷道。“你不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嘛。干吗要惊动她，惹恼我？你还要讲，我就走。”

“怎么回事？”拜伦夫人说。“你是不是在做什么不光彩的事，卡歇尔？”

“事情她不是讲了嘛。我刚才也跟你说过。我开办了一个健身房，就这么回事。这没有什么不光彩吧，我想。”

“健身房？”拜伦夫人轻蔑而厌恶地重复着。“荒唐！你必须放弃这种行业，卡歇尔。这很愚蠢，很低下。当然罗，你太自以为是了，不回来投靠我，不管工作是否得当。我想，现在我得给你提供——”

“要是你给过我一点钱，我会——”卡歇尔见莉迪亚面色郁悒，就没把话往下讲。他停了片刻，迈了一步，脸上闪现出一丝狡黠的笑意。“不，”他说，“跟你发脾气只能对你有利。

---

[1]公元前九世纪希伯来的预言家。

你以为你了解我，你要逼我。好，瞧吧。看你再惹我发火。”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生气的嘛，”拜伦夫人说着自己也发火了。“你的脾气好象已变得难于控制——啊，不如说，还是老样子；你的脾气从来没有和顺过。”

“不是的，”卡歇尔颇有兴致地嘲弄、反驳道。“我没有理由发脾气吗？说我愚蠢、低下，我还没有理由吗？呃，我想，你一定认为自己是同小卡歇尔在讲话，那个你所心疼的小淘气。但是，你错了。跟你说话的这个人——现在，您尽管惊叫吧，卡鲁小姐——是在澳大利亚、美国、英国三国获胜过的冠军，三次锦标赛的银牌获得者，一次金牌获得者（这枚金牌你可以在《约翰王》一剧中戴用，假如你认为适合的话），是英国宫廷贵族、绅士心目中的拳击专家，是世界拳坛公认的职业拳王，每场比赛的报酬至少五百镑。这个人就是卡歇尔·拜伦。”

拜伦夫人惊诧得倒退了两步。过了一会儿，她说：“啊，卡歇尔，你怎么会这样的？”接着，她又凑上前来，说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出过国，同那些粗野的大汉斗过拳？”

“是的，我斗过。”

“并且还击败了他们？”

“是的。你可以问问卡鲁小姐，比利·帕拉戴斯与我周旋了一小时之后，他成了什么样子。”

“你这个孩子真了不起！这样一种行业！这几年斗拳期间，你仍用原来的名字吗？”

“当然用真名实姓。我并没因此感到害臊。我常纳闷，你是不是在报纸上见过我的名字。”

“我从来不看报。可是，你一定会听说我回到英国来了。你为什么不来见我？”

“我怕你不愿意见我，”卡歇尔很不自在，不敢看她。“哎呀，”当他想再朝莉迪亚看去，试图振作精神时，却发现她不见了，于是就嚷了起来，“她怎么溜掉啦。”

“在这种情况下，她让我们两人单独呆在一起，是做得对的。现在可以跟我谈一谈，为什么我的宝贝孩子对自己的妈妈想要见他的事，也怀疑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卡歇尔被母爱所打动，有些伤感。“可是，他那样做了。”

“你真不懂事！你难道不知道，你一直是我的心肝宝贝——我的独养儿子吗？”

卡歇尔这时坐在她身旁的矮凳上，不胜感慨地哼哧着，并没说出什么。

“你见到我高兴么？”

“是的，”卡歇尔忧郁地说。“我想是如此。我——啊，”他忽然兴奋地嚷了一声，“也许你能在这儿帮我一个忙吧。我这才想起来。我说，妈妈，我现在非常苦恼，我想，如果你愿意，可以帮上我这个忙的。”

拜伦夫人揶揄地瞧了他一眼。可是，她以平和的语气说：“我当然愿意帮助你——只要能帮上忙——我的宝贝孩子呀。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卡歇尔双脚不耐烦地磨蹭着地板，然后，一跃而起。稍稍停顿一会儿，这时他好象在忍住心头的愤慨。

“金钱方面的事，从今以后你别再去考虑吧。我一点也不需要这方面的帮助。”

“我很高兴，你在经济方面独立了，卡歇尔。”

“是独立了。”

“可要随和些哩。”

“我够随和啦，”他任性地叫了起来，“只是你不愿意听我诉说。”

“宝贝儿子，”拜伦夫人不无懊悔地说。“到底什么事？”

“啊，”卡歇尔心绪平静了些，“是这样。我要跟卡鲁小姐结婚！就是这件事。

“你要跟卡鲁小姐结婚！”拜伦夫人的柔情消失了，口气显得严酷、轻慢。“傻孩子，你知道——”

“我都知道，”卡歇尔毅然说，“知道她是谁，我是干什么的，以及一切有关的事情。我是要跟她结婚。而且，我一定要跟她结婚，如果先得把伦敦社交界时髦人物一个个收拾掉，我也肯干。你帮不帮忙，随你的便；但是，如果你不愿帮忙，你可别再叫我宝贝孩子。好啦！”

此时此地，拜伦夫人威权丧失殆尽。她和颜悦色地坐着，半晌说不出话来。过后，她说：

“我不懂，到底有什么难处使你不能如愿。对你来说，这是一门好亲事呀。”

“是的，但对她来说，是非常糟糕的。”

“我真不懂是怎么回事，卡歇尔。要是你叔叔过世的话，我想你可以继承多塞特郡① 的产业。”

“我可继承一笔产业！你当真？”

“当然。你还不知道你的这位亲戚是谁吧？”

“我怎么知道？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是说我有个叔叔吗？”

“他叫老宾利·拜伦吧，对。”

“啊，好哇！但——但——我的意思是——他是我的叔

①英国西南部的一个郡。

叔，我就可以成为他合法的继承人了吗？”

“是的。沃尔福特·拜伦，你父亲另一个哥哥，死了好几年了，那时你还在蒙克里夫学堂；他没有儿子。宾利是个单身汉。”

“可是，”卡歇尔细心谨慎地说，“最后会不会出现某种麻烦事，对我的——”

“亲爱的孩子，你在想什么，讲什么呀？你的继承权再明确不过啦。”

“喔，”卡歇尔脸红起来，“过去有些人说你没有正式与爸爸结婚。”

“什么！”拜伦夫人勃然大怒。“啊，他们不敢如此胡言乱语的！这不可能。当初你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

“我当时没考虑到这一点，”卡歇尔匆忙为自己辩解。“我太年轻了，没注意这件事，现在，事情过去了。我父亲已去世了，是不是？”

“他死的时候，你还是个婴儿。小傻瓜，你时常问到他，惹我生气。别再向我提到他。”

“你不高兴，我就不提。不过，我就问一问，妈妈。他是位绅士吗？”

“当然。这还用问！”

“那么，我就可以象那些自命和她社会地位同等的时髦人物一样神气了吗？她有个表哥在政府部门工作；这家伙自称是内务部的秘书，可能是坐在大厅的高大座位上处理公文的吧。我会象他那么神气吗？”

“你母亲的家世才真正叫好，卡歇尔。拜伦家族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人家，虽说他们的家族是英格兰最古老的世家之一。”

卡歇尔眉飞色舞起来。“他们一年有多少收入？”他问。

“我不知道如今有多少。你父亲总是钱不够用，你爷爷也是这样。但是，宾利是守财奴。他一年大概有五千镑的收入。”

“这笔收入足够他维持闲适生活，足够了。卡鲁小姐说过，她不能指望一个男的象她那样拥有惊人的财富。”

“真的？那么，你跟她谈过这个问题了？”

卡歇尔还想讲什么，这时，一个女仆进来，说卡鲁小姐在书房里，待两位客人谈完话，请进书房坐一会儿。仆人出去后，他迫不及待地说：

“我希望你回去，妈妈，让我去书房单独跟她谈谈。你住在哪儿？我晚上到你那里去，把情况全告诉你。假如你不反对，就这样吧。”

“我怎么会反对呢，亲爱的孩子？你能肯定，这样匆匆忙忙地去，不会坏事吗？她不会着急的，卡歇尔，我们的情况她知道了。”

“完全可以肯定，现在，我的机会来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什么时候该行动，什么时候该完成，我总有一种直觉和把握。这儿是你的披风。”

“就这么急促地甩掉你可怜的老母亲吗，卡歇尔？”

“啊，烦死了！你不老。我要你这么出去就这一次，你不介意，是吗？”

她颇有感触地微笑着，披上披风，把脸凑上去让他亲。他不习惯这种姿态，反而吃了一惊，于是倒退一步，不由采取守势，仿佛回到拳击赛场，遇到迎头阻击。他很快定了神，亲了她一下，耐着性子送她到大门口，然后轻轻地把门关上，让她独个儿走出去找马车。接着，他悄悄上了楼，走进书房，莉迪亚在里面读书。

“她走了，”他说。

莉迪亚放下书，抬头望了望，见他单独走来，又低下头，以掩饰她那突如其来的一阵惊恐之状。她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情绪，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没有吵吧。"

"上帝保佑，没吵！我们还亲吻了，象斑鸠那样和好。她哄了我一会儿，使我不由自主地又喜爱她了。她回去了，我要她去的。"

"为什么你叫我的客人回去？"

"因为我要单独跟你在一道。别显得大惊小怪的。她谈了一大堆有关我的事，改变了你我的处境。我的身世没问题。我是伦敦郡一个世家的财产继承人，家族的祖先是随征服者①来英国定居的，同时，我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现在，我能够使老韦伯②吃瘪了吧。"

"噢，"莉迪亚颇为严肃。

"哎，"卡歇尔不怕难为情地说，"这笔财产对我唯一的用处是可以成全我的婚事。使我不再以斗拳、教拳为生。"

"要是你结婚了，你对妻子，会不会象对你母亲那么温顺呢？"

卡歇尔扬扬得意的神气消失了。"我知道你会这么想的，"他说。"我总是那样对她的。我控制不住啊。她使我看起来象个傻瓜，象个野兽。我跟你发过脾气吗？"

"发过，"莉迪亚说。"只是，"她添了一句，"你对我还没有深恶痛绝。"

"啊！只是！这个'只是'太玄了。可我并不厌恶她。血总比水浓，我对她岂能无情；只是我忍受不了她那唠叨劲儿。但是，对于你，情况就不一样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

---

①指英王威廉一世。诺曼底公爵威廉于1066年征服英国，自立为王。
②指莉迪亚的表哥卢西恩·韦伯。

这个人不善于抒发感情——倒不是说对唠叨还有感情。至少，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的。不过——你还是有些喜欢我，是不是？”

“是的，我有些欢喜你。”

“那么，”他说，有些不自在，“你愿意嫁给我吗？我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傻瓜，过一阵子，你会更喜爱我的。”

莉迪亚脸色发白。“你有没有考虑过，”她说，“那样一来，你会无事可干，我却忙得不可开交，并且可能忙得不讨好呢？”

“我不会没有事干。不打拳击，我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好做。我们厮守在一起，无忧无虑。相互爱慕的人不会有苦恼的；互相厌恶的人不会安宁的。我要尽力使你幸福。你不必担心你的写作会受干扰，我并不要你把一切都献给我。我为什么要那样呢？凡事都得入情入理。你是我的人，而不是别人的人，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会属于你，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你不是别人的人，我不属于其他任何人。设想一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故，有什么好处呢？让我们签定合理的条款，以后就看我们的运气了。你天性温柔，为人厚道，不致嫌弃我吧。”

“这可是一笔棘手的交易呀，”她疑惑地说，“你得放弃你的职业，而我，除了这种索然无味的逍遥自在，一无所失。”

“我发誓永不再打拳击啦；你不必做任何保证。这笔交易不是挺容易成交的么。”

“是的，对我很轻便。但对你呢？”

“别管我。你照自己的意思办好了，我也照你的意思办。你知书明理，因此，你喜欢做的事，准没错儿。我武艺高强，你见多识广，对吧！”

莉迪亚环顾四周，似乎想临阵脱逃。卡歇尔焦急地期待着。沉寂了好长时间。

“这不可能，”他哀婉动人地说，“你不会由于我是个职业拳师，而怕我吧。”

“怕你！不是。我怕自己，怕将来，同时也为你担心。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已打定了主意。我在安排你们母子会面之时，就决心接受你的求婚，一旦你再次提出。”

她悄悄站立起来，期待着。拳击师的那种粗犷豪放的气概烟消云散了，他的脸涨得通红，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也有些茫然，但不由自主地向他挨近了一步，抬头将脸对着他的脸。他心慌意乱，随手搂住她，亲吻她。倏地，她挣脱开，双手紧握他上衣的翻领，头颈极力朝后仰，以致她的整个身体几乎悬空而起。

“卡歇尔，”她说，“我想，我们是世界上最傻的一对恋人了——我们自己还心中无数呢。你真爱我吗？”

她很快镇静下来，没进一步表达情意。他仍然怪难为情的，并且明显地表现出急于要走的样子。见此情景，她立即叫他离开一会儿；不过，他一应承，她却茫然若失，懊悔不已。

离开她家后，他径直朝他母亲给他的地址赶去。这是坐落在威斯敏斯特地区的一幢大楼，它分成许多公寓。他乘电梯来到七楼。他步出电梯之时，突然看到卢西恩·韦伯沿走廊走过。他忽然心血来潮，跟了上去。对方进房之时，他正好赶上。卢西恩正要关门，却关不上，转脸一看，竟是卡歇尔。他顿时脸色发白，急速往里走，来到写字台旁，从抽屉里抽出一只左轮手枪。卡歇尔惊吓住了，倒退了两步，扬起右臂，好似要挡开攻击。

“喂，”他呼喊起来。“把那——那玩艺儿放下，行不行？否则，我要呼救啦。”

“你要是再过来，我就开枪，”卢西恩显得很紧张。“我

要教训教训你，你那原始的野蛮行径，在文明人的先进武器面前是软弱无能的。你出去。我并不怕你；可我不允许你来打扰我。”

“你不害臊，”卡歇尔愤怒地说，“一个人好意来访问你，你却这样对待他。”

“嘿，好意，当然喽，当你看见我自卫得很好的时候。”

卡歇尔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啊，”他说，“你以为我来向你进攻吧。哈哈！你拿着一支手枪对着我——还称它什么先进玩艺儿。但是，你不敢开枪，这一点，你很明白。你最好把它放好，不然，它也许会自动走火哩。看傻瓜瞎弄枪支，真叫我难受。我这次来，是要告诉你，我将同你的表妹结婚。你高兴吗？”

卢西恩大惊失色。他不能否认；但他固执地说：“我才不信你那一套呢。你撒谎。”

卡歇尔激怒了。“我再对你讲一遍，”他说，语气咄咄逼人，“你的表妹已和我订婚了。讲我是个骗子吧，朝我脸上打一记，如果你敢的话。喂，看这儿，”他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只皮夹，从中取出一张钞票，“要是你打我一拳，我可以把这张二十镑的钞票赏给你。”

卢西恩怒火中烧，被他不承认是惧怕的一种情绪弄得涣散无力、有些麻木。他硬着头皮往前走。卡歇尔伸出下巴逗引他，阴森地咧嘴笑着说：“朝这里打，先生。二十镑呢，别忘了。”

这时，卢西恩恨不得拿他的全部政治机遇、社会地位来换取职业拳击手的胆量和拳术。要摆脱卡歇尔的嘲讽，要免于责备自己是胆小鬼，似乎只有一条出路。他紧握拳头，拚命打去。拳头挥了个空，他踉跄向前，跌倒在对手身上，对手大笑

着抓住他的手，拍拍他的背，说：

“有两下子，伙计。我还以为你是个孬种；可你很勇敢，欢迎你来参加拳击大奖赛。我将告诉莉迪亚，为了二十镑奖金，你跟我大打出手，并且光荣获胜。跟拳击冠军比过高低，不是很值得自豪的么？”

“先生——”卢西恩欲言又止，说不下去。

“你就在这里坐一刻钟，别喝任何东西，就会好起来的。精神恢复了，你会高兴的，因为你胆量不小。暂且再见吧——我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滋味，我去啦。请务必不要借酒浇愁，酒会使你更糟糕的。再会！”

卡歇尔走掉之后，卢西恩颓然跌坐在椅子里，单恋的复萌、妒火的复燃在煎熬着他，使他颤抖不已，这种单相思和嫉妒心，正象他读书时穿的上衣一样，对他早已不适合，不相宜了，他在学生时代就体验了这种感情。他试图证实自己的盛怒是有正当理由的——不是由于这个暴徒的粗野奚落，而是另有堂而皇之的原因。他自言自语地说，想到莉迪亚要跟这种人结婚，他怒不可遏，因此才报之以老拳。正如卡歇尔所预料的，他为自己的英勇沾沾自喜。他这种情绪和他内心深处的感受是有抵触的。他觉得，是一种恐惧和仇恨心理促使他对人大发雷霆的；在这个人面前，他本该把自己树立为一个严肃、高贵、颇有涵养的典范。他思绪烦乱，头晕目眩。他十分不适应的暴力行动给他精神带来的紧张状态，使他想得更多，思绪更乱。实在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戴上帽子，出去乘车向里吉恩特园林驶去。

他走进莉迪亚房间时，她正全神贯注地读书。他眼力迟钝，看不出她神色有任何变化。她仍然是那么娴静；她望他时，眼睛甚至未全然张开；握手时，他感触很深，象往常一

样。那天她在贝德福德广场拒绝他之后，虽然他对她不再抱什么幻想，但是，当见到她真要委身于另一个人——如此这般的另一个人时，他仍感到失败惨重，痛苦难熬。

“莉迪亚，”他原想慷慨陈词，但未能摆脱习惯的辞令，这已经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就叫了她一声，“听说有件事发生了，我感到非常震惊，不知说什么才好。是真有其事吗？”

“消息传得真快，”她说。“是的，真有这回事。”她说得这么从容不迫、客客气气，他一时反倒无言以对。

“那么，莉迪亚，你会成为大悲剧的主角，一出比我在舞台上见过的更大的悲剧。”

“这简直是奇谈怪论，不是吗？”她笑他把话说得耸人听闻。

“奇谈怪论！事情将是灾难性的。我相信，我可以这么说。你却安逸地在这里看书，若无其事。”

她一言不发，把书递给他瞧。

“《艾凡赫》[①]！”他说，“是本小说嘛！”

“是的。你是不是还记得，在不大了解我之前，你告诉过我，司各特的小说才是适合妇女阅读的作品？”

“我是讲过。但我不可能只谈文学——”

“你要谈论的东西，我并不想岔开。我刚才正想告诉你，我是半小时以前偶然翻到这本小说的。那时，我东寻西找——我承认——想找一本浪漫派的作品读读。艾凡赫也是个拳师——小说的前半部之中描写了拳斗。我在想，二十四世纪的浪漫派作家当中，将来会不会有人来发掘我丈夫的英雄业绩，把他当作英国十九世纪的西特这个古朴而光辉的形象，介绍给全

①英国作家沃尔特·司各特写的一本小说。旧的译名是《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世界。”

卢西恩挥动了一下手，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我一直搞不懂，”他说，“象你这样有能耐的女子怎么老是如此刚愎自用，异想天开。啊，莉迪亚，你那了不起的天赋和才能到哪里去啦？要是我触动了你的心弦，让你感到痛苦，还请包涵；但这件婚事，我觉得似乎太反常了，我不得不指出。你的父亲使你成为世上这么富裕、这么有教养的女子。在九泉之下，他会赞同你这样做吗？”

“我似乎有这种想法，他培养我，就是要我成为这样的人。而你要我同谁结婚呢？”

“当然罗，配得上你的男子为数很少，莉迪亚。但是，这个人，最配不上你。为什么不嫁给一位正人君子呢？即便他是个搞艺术的、写诗歌的或有其他天分的，这我也想得通；说实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受到阶级偏见的影响。但是，我想说，情况是明摆着的，你如果实事求是，就绝不会掉以轻心——这个人，出身微贱，他所干的行当连下层社会也看不上眼；他不学无术，粗野蛮横，现在极不光彩地正听候法律制裁！可能你已考虑过这些事了吧？”

“考虑得不很深；这些事情对我影响不是很大。其中有一件事，我可告慰于你。我总是把他当作正人君子，你所谓的那种正人君子。事实证明，他是这样的人——而且确实很有身分哩。至于他将面临的审讯之事，我已和沃辛顿勋爵谈过了，也和有关的几位律师讨论了。他们断言，由于警方没有掌握足够的罪证，他们可以为他进行有力的辩护，免他坐牢。”

“免他坐牢，这不可能，”卢西恩愤愤不平。

“或许是不行。据我所知，当前这种情况也许不能为他开脱罪责，反而会使他罪加一等。不过，假如他们判他坐牢，那

也不要紧。他尽可安慰自己，一旦他出狱，我肯定嫁给他。”

卢西恩的脸拉得老长。他不再争辩了，面无表情地说：“想不到你竟甘心受骗。假如他是个有身分的正人君子，情况当然就大不相同了。”

“我看，情况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两样。好了，老练的表哥卢西恩，我已经满足你的要求，我不连累你，不和屠夫、瓦匠之流缔结婚姻，你不是告诫过我，干卡歇尔这一行的通常都是这类人嘛。啊，我想为你讲句公道话。你要说，我这个阅历不深的朋友卢西恩深感不安，因为他目睹这个颇有现代文化素养的完美无缺的姑娘，竟然委身于一个配不上她的男子。”

“这正是我想说的，只是，你谈得过于谦虚。这个好姑娘不仅具有现代文化素养，而且很有天赋，能够欣赏高度文明为人类幸福带来的每一件意想不到的新事物，她却要委身于这样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其职业与爱好如此与众不同，怎能理解她，怎能进入她所生活的上流社会呢？”

“请耐心听我说，卢西恩，我想把事情的奥秘跟你解说一下，世上其他人要曲解我，只好由它去吧。首先，请让我说，即使是个完美无缺的姑娘，她也得嫁人，以便把智慧的火把传给后代。最好的出路当然是嫁给另一个完人；但她是个可怜的女孩子，甚至连自己的完美之处也鉴别不出，别说对于另外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了，只得找个凡夫俗子，聊以自慰。这个凡夫俗子是谁呢？不是她的表兄卢西恩；因为飞黄腾达的青年政治家必须有贤内助，她能耍女性的手段，善交际，会拉拢，而这种贤内助，所谓的完美无缺的姑娘是不适合的。这个凡夫俗子，象你刚才提过的一样，也不是一个文人。

这位完美无缺的姑娘已经做过一个文人[1]的助手，如今不想走老路。对于诗人、小说家之流的病态般的内省和女人样的忸怩，她厌烦至极。至于艺术家，优秀的都已结婚了，其余的在千百本评论书籍中虽被誉为有才华的、象神一样的人物，但这些人和那些阿谀奉承他们的人一样叫人难以忍受。不行啊，卢西恩，这个完美无缺的姑娘已用她童年时代的辛劳还清了这笔文艺债。将来，她会尽可能地鉴赏、利用文学与艺术，但她决不会在他们的艺术创作室里干那种单调乏味的苦役。你说，她至少可以嫁给一个正人君子。可是，她所认识的正人君子，要么是些业余艺术家，即有专业艺术家的妄自尊大、却没有专业艺术家的才华的那种人，要么是些寻欢作乐的人物，就是说，是些舞蹈家、网球运动员、屠夫和赌徒。不是正人君子，我不会考虑的。如今，在这个完美无缺的姑娘眼里，一个职业拳击手，和带着三只猎犬追逐野兔的卑鄙的人相比，是个英雄。请想一想，这个可怜的完美无缺的姑娘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分析自己的生活道路，认为是无可指摘的——他苦恼时，就牢骚满腹，如意时，就兴高采烈，象个小孩子（而不象个现代的男子汉）——他诚实、勇敢、魁梧、漂亮。卢西恩，请睁开眼瞧瞧，卡歇尔相貌堂堂，你却没有公平论断。他已经二十五岁了，可他脸上一条皱纹也没有。他既不思虑重重，也无浪漫气质；他既不萎靡不振，也不老气横秋、忸怩作态。他的神色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的神色迥然不同——与我的大概也不一样。他的面孔是异教徒偶像的面孔，这个偶像永远焕发着青春，决不是'浮士德'式的人物。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卢西恩？”

“我得说，我不理解。要么是你失去了理性，要么就是

[1]这个文人是指莉迪亚·卡鲁的父亲。

我。如果你不爱读《浮士德》就好啦。”

“对不起，我一解说起来，就这么婆婆妈妈地唠叨一通，吹嘘自己的爱人。不过，我不想再争论下去，我说过的话假如你还不理解，越往下说，那就越发迷惑不解了。总之，情况是这样的：实际上，我很相信遗传学，由于我的体质单薄，思想病态般活跃，我认为，自己爱上一个身体强壮、思绪稳定的人比较适合，比较可靠。你可以理解了吧，这是优生学上普通的观点。假如我告诉你，我选中这个平庸的拳击手是因为我走遍了半个文明的欧洲，大失所望，没有发现比他更合意的人，那么，你会再次说我丧失理智了。”

“我知道，凡是你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你会去做的，”卢西恩凄凉地说。

“你愿意成全我们这件事吗？”

“成全不成全，事情又不是由我说了算。既然你们的大事已定，我只能作为不可避免的事来接受它。”

“不。你冷落卡歇尔，就是不成全；与他友好，就是成全。”

卢西恩脸色绯红，神情犹疑。她望着他，无言地敦促他要豁达些。

“还是告诉你吧，”他说。“刚——刚才——我见过他。”莉迪亚点了点头。“他没有通报就来到我的房间；我误解了他的来意。实际上，他是硬闯进来的。于是，我们发生了口角。他后来嘲弄我简直叫人受不了，他——希奇古怪地——给我二十镑，叫我打他一拳。说来很遗憾，我打了。”

“你打啦；后来怎么着？”

“应该说，我想打他；可是他闪开了，要不然就是我没有打中。他把钱给我，就走开了，临行时，对我评价显然很高。

可我认为自己是很不行的。”

“什么！他没有还击！”莉迪亚嚷了起来，刚刚失色的脸又红润了。“你竟然向他动手！”她接着说。

“他没还手，”卢西恩并没理会她的责备。“也许他太轻视我啦。”

“这不公平，卢西恩。作为一个职业拳师，他这次表现很好！当然喽，你不会妒忌你谴责他赖以为生的那种高超技艺。”

“我错了，莉迪亚；我妒忌他赢得了你啊。我现在明白，我的行动很轻率。我愿意向他道歉。要是没有发生这件事，就好啦。”

“事情既已发生，还有什么办法。我相信，你也会承认，事情还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完人的事谈好了，现在我要给你读一封艾丽斯·戈夫寄来的信，这封信显示了她性格方面的崭新变化。六月份以来，我还没见过她，这期间，她在智力发展方面，好似长了三岁。请听她这段话。”

于是，他们的话题就转向艾丽斯。

卢西恩回到寓所后，随即写了一封信，并且在就寝前把它寄出，信是给卡歇尔·拜伦的：

仁兄：

请恕我随信附上一张钞票，这是你今天晚上丢在我这里的。今晚之事，我深以为歉，请相信，这是由于我对阁下来访之目的产生误解所致。公务过忙、用脑过度给我精神上造成的混乱乃产生误解的直接原因。我希望不久能荣幸地见到你，当面祝贺你们结婚之喜。

真实的朋友

卢西恩·韦伯

第十五章

下个月，卡歇尔·拜伦、威廉·帕拉戴斯、罗伯特·梅利什三人同时出庭受审。拜伦和帕拉戴斯是这场非法职业拳击赛的当事人，梅利什这次是帕拉戴斯的教练。他们三人的罪状，在冗长的起诉书中有详尽的叙述。这份起诉书原先还包括被捕获过的第四个人，可是，大陪审团对涉及此人的诉状不予受理。被告人都申辩自己无罪。

辩护的理由是，这场拳击赛不是职业性质的，是可以举行的，只不过当事人的情绪不大对头，是为了泄私愤。宿怨是在伊斯林顿一次拳击表演赛中结下的。在那次拳赛中，一个拳击手向另一个拳击手搞突然袭击，并且用牙咬。为了自圆其说，还提供这样的情况：拜伦在威尔茨托肯租了一栋房子，并请梅利什来和他同住；帕拉戴斯是应梅利什的邀请来乡间度假的。这样就解答了，为什么他们三人那天都在威尔茨托肯的问题。拜伦与帕拉戴斯见面后谈到他们在伊斯林顿经历的那件事，最后商定，用古老的英国方式来解决争端。于是，他们来到一块场地，公平地坚决地斗起拳来，直到警察赶来才中断。警察见他们那副样子，误认为是场职业拳击赛。

卡歇尔·拜伦的律师辩护道，职业拳击赛是一种残暴的消遣形式，但是，两个赤手空拳的人之间的公平合理、光明正大

的拳斗，却从未受过国家陪审团或法官的严厉制裁，尽管这种拳斗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无疑是有碍社会安宁的一种行为。由于被告双方的关系如今极其融洽，责成被告往后遵纪守法也就行了，可以说了结得当啦。他接着又争辩说，反对我们这种观点的唯一证词来自警方，警察当局自然不愿承认逮捕毫无根据。为了证实这次拳赛蓄谋已久，是场非法职业性比赛，他们坚持说，拳赛是在围栏内举行的，四边有木桩和栏索。可是，木桩和栏绳在哪里？这些东西并没出现过。讲到这里，他（这位律师）提出，正象他早先提出的一样，不是因为这些东西长了翅膀飞掉了，这显然不可能，而是因为这些东西仅仅存在于追人追得头脑发热的一队警察的幻觉之中。

起诉书上又断言道，两个被告人当时身穿拳击服。但是，盘问的结果表明，所谓拳击服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两个斗士为行动方便起见，干脆赤膊上了阵。最后证实，帕拉戴斯是——啊，穿着天国①的传统服装的（哄堂大笑），直到警察借来一条毯子让他披上为止。

两个拳师被指控斗殴、致重伤，可是，人们看不出任何证据，这反而暴露了警方夸大其词，该受责备。尤其在提到帕拉戴斯的时候，他们宣称他已破相了。站在陪审团前面的一个被告席上的，就是所谓在几个星期之前刚破了相的那个人。假如警方宣称的属实，那么，这个被告的面貌现在怎么会毫无损伤，呈现在众位眼前的这副脸色，怎么会如此健康、愉快呢？（人们再次大笑。帕拉戴斯困惑地也跟着微笑起来。）人们说，他被对手拜伦打得伤势十分严重、可怖，不过，伤痕奇迹般地消失了。拜伦是个娇生惯养的年轻绅士，他的力气和胆量

①Paradise，按音译，是帕拉戴斯，它的字意是天国，天堂或伊甸乐园。穿着天国的传统服装，即没穿衣服。这里，Paradise一语双关，妙趣横生。

明显地不如他那身强力壮的对手。毫无疑问，拜伦是倚仗平时在模拟性的格斗中练得的拳术，在和模拟完全不同的、真正拳赛的情况下，与这样一个人一决雌雄的。这人结实的肩胛和严酷的面目应该使拜伦明白，这场艰难、危险的拳赛简直要拿命去拚。还算幸运，拜伦的鲁莽没给自己带来重创之前，警察就来干预了。然而，有人断言，他在这次遭遇战中实际上击败了帕拉戴斯——把他打得破了相。这种论断为警方的证词服务，是公正的典范，但它与一般常识相去甚远，始终难于令人置信。

接着，法庭的注意力转向拜伦和他的值得称道的老实态度。他知道被追踪，马上就走了出来，向警察自首。可以肯定，假如帕拉戴斯没有当场就擒，他也会象拜伦那样办，丝毫不反抗。这样的行动准则很少体现在两个犯法的职业拳击师身上。

起诉书上有一点对被告人拜伦不利，说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职业拳击手。但是，没有旁证材料；倘若他真做过见不得人的事，那将不难核实。拜伦先生乐于承担沃辛顿勋爵及其他朋友所证实的另一种不好名声，那就是他将和一位出身高贵的小姐结婚。结上这门令人艳羡的好亲事的绅士难道会冒有失体面、毁坏容貌的风险，为对他无足轻重的一笔钱，或是为了他的友人几乎当成是耻辱的那种荣誉感，去参加一场职业拳击赛吗？

有关被告的证据很不充分，这似乎显示，他们是老实正直、无可指摘、值得尊重的人。有一件事实给人以不良印象，本来可能对帕拉戴斯不利，那就是，他是个职业拳师，而且性情暴躁，但另外一桩事也传开了，说他好几次给警方提供援助，以他的技艺和力量帮助当局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秩序。至

于说，他脾气暴躁，这归咎于警方的误会，他们晓得他干的行当，就把这次争斗当作一场职业拳赛。

梅利什是运动员的教练，因此，到庭为他作证的人差不多都是与拳坛有关的人士；尽管如此，他们的证词还是可信的。

总之，即使具有强有力的佐证，这次指控也很难令人信服。何况，并没有证据——警察没能出示任何物件说明这是一场职业拳击赛，如栏绳、木桩、合同，既没有赌金，也没有赌金保管者，除了不幸的梅利什之外，没有任何支持者；然而，他的嘴被一项规定封住了，这项规定明显地无视公道，它不准被告申辩，说明事实真相。实际上，别的什么都没有，只有警察的幻觉，他们在对质过程中，不仅相互抵触，而且也显示了对于职业拳击赛的性质与特点的全然无知（一种应当受到高度赞扬的无知）。后来，律师信心十足地大胆指出，起诉的理由尽管写得巧妙，提得尖锐，但它完全站不住脚。

上述话语，以及具有同等价值的更多的论点，是由一位比较年轻的律师饶有兴味地提出的。他重新安排了随之而来的情况，感到事实真相走样了，渐渐隐去了，因此，兴致高起来了。卡歇尔有一阵子听得心神不安。他的婚姻被人提及时，他脸都红了，显得很不高兴；可是，答辩进行时，他一直敬畏地凝视着这位律师，生怕地球豁个裂口，吞掉这个如此别出心裁、任意歪曲事实真相的人。有一两次，法官甚至也笑了起来。他一笑，陪审员也乐了，可是他一敛容，再显严威时，他们立即也严肃起来。在座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警方是对的，这是一场职业拳击赛；关于就这次拳击赛打赌的事，所有的体育报刊在数周以前就报道过了；卡歇尔是当代最厉害的拳师；帕拉戴斯不敢就上次中断了的拳击赛提出复赛。然而，这位律师断言，这些事情是不可信的、没有意义的，人们听得很

开心，对他很钦佩。

剩下来该做的事是由法官来否定这个答辩，或者默许答辩者的观点，从轻发落被告。被告吉星高照，他们见到的这位法官年事已高，并且不无依恋地想起了克里贝、莫利纽克斯两位拳师的全盛时代。他开始总结，告诉陪审团，警方未能证实这是一场职业拳击赛。过后，公众放声大笑起来，他们一找到时机，只要不致被撵出法庭，就这样喧笑。显然，公众已经不把这次审讯看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了。

最后，陪审团宣判梅利什无罪，卡歇尔和帕拉戴斯犯了一般殴斗罪。他们被判处两天禁闭，各交保证金一百五十镑，以保证一年之内安分守己，老实做人。保证金很快就交了；刑期是从审理之初的那一天算起的，审讯一结束，两人即被释放。

第十六章

卡鲁小姐认为，与卡歇尔结合之前的这种特殊关系不宜持续过久，因此，没怎么耽搁，就和他结了婚。婚后，卡歇尔仍旧福星高照。婚礼（这是一次平民式的、不公开的结婚仪式）过后三星期，他的叔父宾利·拜伦去世了；卡歇尔不得不要求继承叔父在多塞特郡的遗产，尽管他已做了表示，希望律师们不要拿遗产问题以及他们的有关事务来打扰他，让他俩先安安逸逸地度完蜜月。然而，财产的转让不是一蹴而就的。由于他母亲的性格反复无常，不愿意将必要的家庭情况和盘托出，以及法律程序的耽搁，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财产继承权才正式确立，祖先府第的大门才向他敞开。律师们办好此事，如释重负，他们一直动摇不了他的信念：情况是一清二楚的，但是，裁判被收买了。他的意思是说，大法官①受贿了，要剥夺他的财产继承权。

他的婚姻是异常幸福的。为了干一番事业，他办了农场，但却损失了六千镑；接着，他从事园艺，稍有起色；后来，经营起商业来了，成了伦敦几家贸易公司的理事；最后，被激进党派推举为多塞特郡派往议会的代表候选人。他以压倒的多数票当选为议员。他声音宏亮，风度翩翩，以他自己的深得人心

①职位最高的法官，英国内阁阁员之一，兼任上议院议长。

的观点和从他妻子那里汲取的广博的见闻，不久就在下院内外赢得一些声誉。他第一次出席议会的那天晚上，就泰然自若地发表了他的首次演说。说实在的，他所担心的只是夜盗、大坏蛋、大夫、牙科医生以及街口这个事故频繁的地方。一见报纸上刊有任何意外灾祸的报道，他就拿来一本正经地读给莉迪亚听，并且反复诉说自己得意的、固执的一种看法：一个人要安全，那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拳击场。她唯恐他缺乏系统的锻炼而有损他的健康与体形，她也知道，他反对大部分野外运动①，理由是那些玩艺儿不人道；因此，她提出，他可以戴上拳击手套去练练拳。但是，他对这个已心灰意懒了，并且持有一种偏见，那就是，对已婚者而言，打拳击是不相宜的。美满姻缘终于结束了他的拳击生涯。

他初恋时的炽热感情虽已过去，但对妻子的赞佩之情一直未减。她遇事深谋远虑，以不辜负他对她的信赖。她生活并不空闲，忙于撰写几篇学术论文以及一本抨击大学、中小学教育现状的著作。他们的儿女继承了母亲的敏锐和文雅，父亲的健壮和不爱读书的性格。孩子们有些早熟，冒失，对爸爸没大没小，对妈妈的尊敬主要表现在他们碰到难事就向她求援。她从不处罚他们，也不责骂他们；孩子们行为不端时，她就是听任他们自然而然地自食其果，启迪他们认识到那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他们很快就萌生了鲜明的是非观，这比托儿所、幼儿园管教孩子的通常办法具有收效大得多的约束力。为博得孩子们的好感，卡歇尔待他们很宽厚；莉迪亚私下跟他谈到孩子们的事情的时候，他差不多都是这么说，小淘气们对他很厉害；或者说，他深信无疑，孩子们生来就比他们的爸爸老练。莉迪亚

---

①指打猎、赛马、射击等活动。

也常有这种想法；不过，照管这几个惹人烦恼的小家伙对她也有一个好处。这样，她就不大有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或者这样一个事实：她那爱情的幻想不复存在了，她对卡歇尔的评价降低了。可是，孩子是她的得意之作；不久，她逐渐把他也当作孩子们当中的一员。她平时很少想到，只是空闲时才考虑到这件事，那就是，她似乎觉得，她在终身大事方面所作的选择基本上是明智的。

一听说莉迪亚要结婚，艾丽斯·戈夫就认为，自己必须返回威尔茨托肯，尽快忘掉这短暂的、社交生活方面的荣耀。她感谢卡鲁小姐的宽厚慷慨，并请求辞去女伴的职务。莉迪亚允诺了，但又说一时少不了她，经不起这个损失，就暂且把她挽留了下来。初冬的一天，卢西恩来访，他向表妹吐露自己渴求魂牵梦萦的那种小家庭乐趣，并且听从她的劝说，去向艾丽斯求婚。艾丽斯愤然拒绝——这倒不是由于她认为他配不上自己，而是因为一想到要回威尔茨托肯老家，她感到很吃亏，影响前途，一有机会泄愤，就免不了把气出在第一个冒犯者的头上。他上次不大起劲，这次却变得急不可耐，没磨蹭多久，就把她引诱得软了心。人们认为卢西恩结了一门好亲事。情况是这样，他很幸运。她给他管家、待客、安排社交活动，事事精明干练，于是，她的请帖深为想结交体面人物的人们所觊觎。现在当了主妇，她的模样甚至比她做姑娘时还要好看。她在社交礼节方面显露出的威严气派使得神经紧张的新来帮手惊恐不已。这种滋味，她初来威尔茨托肯城堡时是亲自尝到过的。她有时邀请姐姐和姐夫来聚餐，一年两次——仲夏和复活节。她从不承认沃利斯·帕克或卡歇尔·拜伦是正人君子，但是，后者她还是经常邀请的，虽说他在餐后往往对刚结识的新友们直言不讳地谈到他以前的光辉战绩，不管他们的职业和偏见如

何。她对莉迪亚依然非常尊敬，从未在她面前抱怨卡歇尔；只有一次是例外，那次，他听说不久之前夜贼闯进一位主教的家里去抢劫，就向这位主教示范，一旦与盗贼格斗起来该如何打断他的脊梁骨。

斯基恩一家返回澳大利亚，继续干他们已干了多年的那个行当，犹如拜伦夫人在英国继续搞老本行一样。卡歇尔总是称斯基恩夫人为"母亲"，称拜伦夫人为"妈妈"。

尽管女性对威廉·帕拉戴斯的力量和勇气很佩服，对他的名声很艳羡，但他与卡歇尔、斯基恩不一样，脑子不灵，时运不济，始终没讨到个好老婆。他嗜酒成癖，自那次官司以后，他的脑子断断续续地没清醒过多少天。卡歇尔退出拳坛以后，帕拉戴斯自诩为英国拳击冠军，并且向世界拳坛挑战，应战者是各种各样爱出风头、欢喜格斗的年轻体力劳动者。帕拉戴斯连赢两次，后来，在准备训练期间，由于贪杯，遂被击败。不过，这时候拳击赛再度声名狼藉，卡歇尔以其卓越的拳术和憨直的人品使拳击赛声名大震的局面，昙花一现般地过去了。帕拉戴斯在拳坛上身败名裂以后，法院又传讯了他，撤消以前对他的宽大处理，监禁他六个月。监狱里绝对禁酒，这样倒使他的健康和精力得以恢复。出狱后，他重操旧业，打赢了一场拳击赛，但接着又旧病复发，嗜酒如命。那是他拳斗生涯的最后一次胜利。由于他生性凶暴，再加经常酗酒，很快就声名扫地。但他另外一方面却出了名，这就是，他欢喜宣扬的那种胜仗，没能再次赢得；他只好与一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在拳击场上比高低，可是，照样惨败于他们手下。后来，他在一家酒店当侍役；酒店老板发现他是个酒鬼时，立即将他辞退。不久，他沦为乞丐。在苦难中，他听说以前拳场上的对手在竞选议员，就去求他接济。那时，卡歇尔不在家，到多塞特郡他自己的老家

去了，莉迪亚见他比上次遇到时穷愁潦倒得多，就周济了这个贫苦的可怜虫。隔了不久，他又登门求助，这次，见到卡歇尔了。卡歇尔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并且扬言，倘若他敢再来打扰莉迪亚，就要叫他粉身碎骨，说着，朝他扔了五先令，撵他滚蛋。卡歇尔对帕拉戴斯的鄙夷和仇恨简直无异于一个德高望重的教授对江湖骗子的厌恶。帕拉戴斯买了几个便士的食物，但又吃不下去，其余的钱却用来喝白兰地酒。他以肠胃能承受的最高速度将这种烈性烧酒一饮而尽。不几天，几家体育报纸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并把他的死因归咎于“他在与卡歇尔·拜伦进行的那次著名的拳击赛中受到重伤而导致的这场肺痨病。”